李涵秋 著

中國現代言情小說大系

戰地鶯花錄

（下）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内容简介

李涵秋曾有“民国第一小说家”之称，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言情小说”的风格。

本书叙述了三对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主角林赛姑男扮女装，青年军官赵钰遂欲与之结为秦晋、谁知林赛姑已暗中与赵钰之妹赵瑜情投意合。林赛姑举家南迁，途中又遭军官陶如百抢亲，于是引出一系列恩恩怨怨……作者以生花妙笔，巧织故事，各对爱情主角时分时合、一对引出另一对，一会儿阴差阳错，一会儿柳暗花明，欲知结局，请看本书。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现代言情小说大系

战地莺花录

（下）



李涵秋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 十 二 回

谒岳丈林耀华拒婚　请救兵赵璧如就道

赵珏听到此处，方才将心上一块石头轻轻放落，重又笑问道："这又奇了。令兄既将林小姐劫来，何以不能遂其所欲，其中情节大是可疑，宗大哥若不以外人见待，何妨将这其中缘故，细细一谈呢。"宗久安笑问道："赵大哥殷殷垂问这林家小姐，是否同这小姐有些瓜葛？"赵珏猛不防被他问着这一句话，确中心病，不由脸上一红，幸喜残灯不明，尚不至被宗久安瞧破，疾忙掩饰说道："宗兄又来多疑了，我同这林家小姐素昧生平，那里会有瓜葛？只不过因为他是我们本省的人，他父亲先前做过省里议员也是人人知道的，忽然从路途之间出了此事，听来觉得很有趣味，所以向宗兄问得一问。"宗久安笑道："既如此说，可以不消瞒得吾兄了。家兄自幼天性懦弱，父亲见背之后，全是家母教育成人。家母对于愚弟兄们严厉非常，愚弟兄亦颇能自尽孝道。家兄一营填防新塘之时，所有家眷人等，在三日之前便已拔队前走，约定了船泊妙音河岸旁，等候家兄。家兄因为久蒙陶旅长眷爱，此次远发，那些同僚的军官，不无逐日的预备酒宴替家兄饯行，因此少有耽搁。偏生便在广州火车上遇见了林家小姐，心中遂动了一点爱慕之情。后来又知道他也是官眷，家兄业已娶过妻室的人，便是想

同那边提议婚姻，知道也无济于事，所以只是在火车里行止不安，寝食俱废。嵇夷白原是同家兄一路走的，猜出家兄的用心，因此替设计策，等待到石龙镇时候，假以护卫为名，已将客寓里的情形一一看在眼里。当夜便差遣了两名卫队，嵇夷白也结束齐整，轻轻的破户而入，将林小姐背负出来。一经得手之后，好在石龙镇离妙音河本不甚远，家兄一干人便连夜的奔到妙音河上了兵船，立即开行。这件事当时家母同我们都不得而知，见这女子上船，深以为异，当即向家兄询问。家兄百般支吾，说是在虎门一带买的人家女孩子，将他带回来做妾的。可怪那小姐并不啼哭，只顾张着眼四面瞧看。其时我的母亲只不过嗔责家兄年纪尚轻，不应该糟蹋人家子女把来做妾，倒是家嫂听见这话十分恼怒，立刻同家兄开起谈判，大起酸风，吓得家兄缩着头躲在一旁不敢开口。那林小姐看出这种情形，他猛的走至家母身旁，跪下来叙述他在石龙镇被劫的一番缘由，侃侃而谈，并无畏怯之色。”赵珏听到这里，将手掌一拍，笑说道：“妙呀，毕竟曾经当过女学生的，其举止动静与寻常女子不同。此事若在别人，除得一死之外，更无别法了，他竟会这样有胆有智，真使我们一班男人家倒地百拜。以后的事你也不须说了，定然令堂老太太不许令兄纳这小姐为妾，以至令兄大失所望了。”宗久安笑道：“赵大哥真是明见万里。家母听见那小姐的话，好生愤怒，旋即将家兄唤至面前，痛痛的责备了一顿。依家母意见，还要押着将船开回，送这小姐再返石龙镇，交给他的父母。那时候我就发了些议论，说林小姐的家眷在石龙镇不过暂时停歇，火车一行，他们定然赶赴省里去了，便是送小姐回去，也怕徒劳往返。好在这小姐的父亲也在省里当着差事，随后看有机会，再行送小姐回府罢。家母深以为然，便将这小姐留在身边，看待得十分亲热。一直等待抵了新塘以后，军营驻扎下来，寻好了公馆，家母还怕林小姐不乐同老

年人周旋，各事受了委曲，于是将家兄撵在营里住宿，命林小姐同家嫂在一个房间里款洽。说也奇怪，家嫂性情最是一个不能容物的人，不知何以见了林小姐非常亲爱。我未曾动身之前，只见他们两人形影不离，偎肩握手，任是亲姊妹也没有那样温存体贴。有时候家兄想回房暂歇，都被家嫂撵逐出来，说有林小姐在房，不便留他别生枝节。可怜家兄千方百计，想出法子来将林小姐劫得到手，转白望着家嫂同他亲热，自己想同林小姐说句话儿也不容他有这奢望，岂非徒耽了恶名，毫无实惠吗？还有一件事更叫人委决不下，当初林小姐来时还时时刻刻的想着父母，巴不得家母立刻遣人送他到省，讵料自从同家嫂联络以后，他不但不思念家人，及至听见家母有送他回去的消息，转有些留恋家嫂，不忍别去。所以由去年残冬以至今日，林小姐简直没有离去舍间的意思，岂非怪事。兄弟时常还说着笑话儿，林小姐幸喜是个女流，虽然同家嫂这样恩爱，尚没有人疑惑他们别有暧昧。然而窥测他们两人耳鬓厮磨的形态，虽寻常人家夫妇还及不来他们的情好。此刻家嫂只多着家兄一人，会面时就同他赌气，家兄也说不出来的苦楚，这也叫做自作自受了。”赵珏益发高兴，笑得拢不起嘴来，说道：“天下的事，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道理，男女相悦，固是常事，然而两女相悦的情形，也有时候种种出人意料。这林小姐也是前生缘法，不但令嫂同他分拆不开，就以舍妹而论，当初同林小姐交好的时候，不是也同令嫂一般，成日成夜价在一处谈笑，几乎没有半刻功夫可以离得。……”宗久安按着笑道：“赵大哥说话我早觉得有些藏头露尾，若非林小姐同大哥这边有些瓜葛，料想不应如此关切，此刻大哥言语之间可是流露出来了。林小姐既然同令妹如此亲爱，可想大哥对于林小姐一定有特别感情，对此名姝断无不存爱慕之理。大哥先前还同弟一味支吾，可想不肯以知己见待了。”赵珏因为林赛姑虽陷险境尚未失

身，非常高兴，一时说话不及检点，无心中将认识赛姑之事全行呈露，经宗久安蓦然一问，不禁羞惭满面，连连拱手说道："实不敢欺瞒吾兄，林小姐在家乡时候曾经同舍妹在一处学校里求学，彼此情致尚称亲密，不时的也常向舍间走动，舍妹前天听见林小姐被劫消息，十分哀感，屡次逼着兄弟向宗大哥询问。至论弟与林小姐实无别的关系，吾兄切勿多疑。"宗久安也只付之一笑。两人谈得许久，不由都有些困倦，觉得天色已是将近破晓，大家和衣睡倒。

一梦沉沉，一直睡至第二天红日东升，方才起床梳洗。这时候赵珏一眼看见大门外面有一个人将头向里边伸得一伸，吃了一惊，正待查问，那人慌忙说道："少爷还在这里呢。家里小姐分付小的过来告诉少爷一句，昨天营里拘获的那个姓武的党人，于清晨时候业已在校场枪毙。小姐同太太很不放心小爷，命家人过来叮嘱少爷就赶紧离了此地，向广东去躲一躲罢！不可再回家去，招惹外人耳目。这是一百元钞票，太太交给少爷在路上使用的。……"说着，便从身边掏出一叠钞票，递在赵珏手里。赵珏猛然听见武星斋枪毙，觉得一个活鲜鲜的人，不多几日还在一处吃酒谈笑，转瞬之间已成异物，不由呆呆的出了一会神，良久方才望着那人说道："你回去禀明太太同小姐，说我就依着太太分付，若得了机会，立刻就往赴广东，叫太太同小姐不用悬念我。我到广东一有了下落，立即写信回家，家里有什么事故，可以随时告我。"那个家人垂手答应了几个是，旋即出门，匆匆走了。此处赵珏便同宗久安谈及武星斋事迹，宗久安冷笑了一声只不开口。赵珏当晚便同宗久安商议，准备连夜的偷赴广东，去投奔他哥子陶如飞那里权时歇足。两人计议已定，赵珏当即取了两张钞票共计十元交给郝龙妻子，谢他两日照应之惠。一直候至黄昏时分，雇了一个人挑着行李，两人跟随在后径上火车。

幸喜路间却不曾被人觉察，不到几日功夫，两人已抵广东新塘地方。宗久安领着赵珏，直向他哥子营中走去，及至走到那扎营所在，抬头一望，吃了一吓。只见营址全无，剩了一片荒凉野地。幸喜这地方已入他们南边汛地，没有妨碍。宗久安立刻寻着一所警署，问他们这陶营长的兵队如何已不在此地，还是迁了驻扎之所。当时那个警长接着名片，已知道宗久安是陶营长的兄弟，立刻请进局中，邀宗久安同赵珏坐下。宗久安当即询问他哥子移营何所，是否可仍在新塘一带地方？那个警长忙答道："营长驻防敝处，地方上甚资得力，无如在上月里省里有紧急公文，转饬令兄带领军队进驻武汉，仍归陶旅长节制，他们全旅都开赴长沙去了。"宗久安惊问道："这又奇了！长沙现为南军所占，该处军队很是不少，如何又将虎门陶旅长调开去助战，其中想有他故，未审警长还知道移营的原委么？"那个警长见宗久安问到此处，遂将坐的那张椅子向前移得一移，附着宗久安耳朵说道："近有敝友新从岳州而来，据闻我们这边先前进攻北军颇获胜利。因为北军虽众，久无战斗之志，而且湘中山路崎岖，形势险峻，北军途径不熟，屡遭挫折，我军着着进行，声势浩大。不图于一月之前，北边又遣了几营人来助攻长沙，我军初尚不以为意，叵耐内中有一个营长，说是由陆军学校毕业出身，新近升为营长的，这军官深明韬略，智识非凡，兵力既不足以挫其凶锋，贿赂又不足以移其素志，一味的同我们这边作对，我军是以迭次败衄，湘西一带岌岌可危。令兄移营该省，大约便因为这个缘故。"宗久安听了这一番话，不由吃了一吓，咂着舌头说道："不妙，不妙。自从两方面宣战以来，并不曾遇见这种劲敌，这个营长真是初生犊儿不怕虎，未免有些过于认真了。万一容其屡获胜仗，再荐升至旅长、师长地位，其时位分愈大，资格愈深，那时果然拿定他的主意，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这件事倒也很棘手的呢！

我们在背地里说句老实话，两方战事大抵全恃虚声，并不要一定炮火相加，血肉相搏，闹到末了，只须两边平均些权利，也就韬戈束甲，不作他想。此番闹出这样一个冒失的营长出来，陡然长了北方气焰，不是‘和平’两字永远没有希望么？这也要算是国家的气数，人民的浩劫呢。”赵珏这时候在一旁静听，心里猛然触起一个人来，忙插口问那警长道：“请问一句，北边带领军队由学校毕业的这位营长，不知可调查出他的姓名，是那一省的人氏？”那个警长笑道：“我们中国号称共和，然而阶级悬殊，依然如故。这营长果然做到什么督军、巡阅使的身分，虽没有经济学术，然而他的大名鼎鼎，自会脍炙人口；若是爵位卑微，再加着出身学校，为人人所憎厌，任是他虽有战功，也没有人肯时时提着他去嚼念。我的那位相识，他也是老于宦途的朋友，当时我听见他说话，也曾问及这营长的名姓，敝友笑说‘草茅新进，委实不曾注意及此’，两位先生也不必着急，大约一经到了省里，就可以察访出来了。”赵珏点头称是。宗久安因为新塘这地方没有什么洁净旅店，便同那警长商议，意欲在局里权歇一夜，明日再搭赴火车进省。那个警长连连答应，随即招呼警勇，将他们两人的行李安置妥贴。

一宿无话，次日宗久安别了那个警长，偕着赵珏依然就道。不到两日功夫已抵省垣。宗久安知道他哥子此番虽然带领军队直趋湘岳，兵凶战危，断然不会将家小挈去。于是先行打听他哥子家眷的公馆寓在何处，当时便有人指点他所在。他便将赵珏安置在一个旅馆里，独自回去拜见他的母亲，并诉说在福建失事之由。他母亲深替他担着惊恐，也就将他哥子调遣出发的事迹，一一告诉了久安。久安问道：“嫂嫂他们想还安好？林小姐定然随着母亲一路到省，此时想还住在我们公馆里？”他母亲笑道：“你嫂子近来有病，镇日恹恹的也不大思量茶饭。请了医生替他

诊治，有的说他是气恼伤肝，有的说他是已经怀了两个月身孕，究竟叫人也猜摸不出。依我的见识，他这病并没有别的大事，一定是害的想念林小姐的病。……”宗久安吃惊道：“怎么林小姐不在我们家里了？这也难怪嫂嫂想念他，他们情爱又密，从前是形影不离的，如今硬生生替他们拆散开来，无怪嫂嫂弄出病痛来了。”他母亲笑道：“彼此都是女人家，在一处相好，亲爱也是有的，只不曾见你这嫂嫂同林小姐的这样如胶似漆，大约也是前生缘法，别人也无从替他们解释。至于林小姐当初被你哥子糊涂弄回家来，依我当时便想将他送还他的父母，后来不料林小姐同你嫂嫂谈得来，因此便延搁下了。如今既已到了省里，我们又知道他家父母的官阀，随即命人传信给他父母，不免扯了一个谎，说是他家小姐在路途上被盗匪所劫，是我们官兵看见将他救出险地，特地送小姐合浦珠还，现今留在内眷身边，不日便送他遄回公馆。可怜他家还有一位老太太，因为想念这孙女儿，几乎一病不起，如今得了这个喜信，说不出他合家的快乐。他父亲立即来拜会你的哥子，流水般的道谢不迭。并说在石龙镇失事之后，原想你哥子替他捕盗，不想兵船业已开放，几乎束手无策，谁知小女性命仍为营长所救，真是万分感激。另外还备了好些礼物送到我们家里，你哥子也同他谦逊了几句，当时他父亲就将林小姐接回去了。我还笑望着你哥子说：‘幸是这样做作，一点不露痕迹，还落得人家感谢不尽。否则，靠你那些糊涂主意，白糟蹋了人家女孩子还在其次，譬如今日大家都在省里办事，万一被别人知道，弄得身败名裂，如何是好！照我这样做去，岂不波平浪静，一点形迹都没有？”

宗久安仰着头想了想，不禁皱眉说道：“母亲这番作用，原是算无遗策，但不免有一层可虑：在路间救林小姐这句话，不过欺瞒一时耳目，保不住林小姐回去不将其中实情一一告诉出来，那

时候哥子的名誉依然不免损失。而且姓林的万一同我们这边作对起来，尽可以提出诉讼。”他母亲也笑起来，说道：“这一层倒也亏你想得周到，但是已不消你这样多虑了。先前我也因为这层缘故，想拿话去叮嘱林小姐，叫他不可在父母面前露出被我们劫夺的痕迹。那林小姐真个异样聪明，他不等我开口，已猜出我的意思，他一味承揽，说断然不使父母知道。这事初时我还疑惑他，或者拿这样话来搪塞我，并非出自真意。后来他老实说出来，说他同你嫂嫂非常要好，万一将你哥子劣迹诉知父母，将来父母如何会允许他同我们这边来往？既不许同我们这边来往，他遂没有会见你嫂嫂之日。所以这事全出自他的主意，决然不露出一字，所以我也相信他得过。你如不信，这林小姐虽然回了他的公馆，还不时的隔着三日五日，来会你嫂嫂，有时候耽搁迟了，一般同你嫂嫂睡在一处。”宗久安笑道：“原来有这样缘故，那就无怪林小姐自然不将那些事告诉他父母知道了。但是哥子业已入湘，一时还不见得回来，我在福建会见一个朋友，本是赶来投奔哥子的，过不了几日，我或者还须同他向湖南去走一趟。目下他住在栈房里，如若公馆里房屋尚多，儿子的意思还想请他住在家里来，各事便当些，不知母亲意下如何？”他母亲说道：“既是你们的好友，理应将他接回家来住着，况且你哥子出外，厅上及书房里也没有人用得着，叫人家冷清清的住在栈房，成个什么样儿。”

宗久安听见此话十分欢喜，又到旅馆里将前后事迹告诉了赵珏。赵珏怔了怔叹道：“我此番到粤，原想在令兄这里会一会林小姐，替舍妹传达口信，不料他又回去了，岂非缘浅。”宗久安笑道：“这有什么打紧？我不是告诉你的，林小姐虽然回去，他不时的还来看望我家嫂嫂，如若得着空儿，便请家嫂替你们介绍介绍，便可会见他了。……”当日赵珏便将行李移入宗久安公馆

里面，并拜见了他的母亲，住了几日，倒也安然无事。赵珏此时算是已得着林赛姑消息，便详详细细写了一封家信寄给妹子赵瑜。又因为他妹子曾经嘱咐他去拜会林耀华，择了一个日子，果然径至督署，想同林耀华见一见。名刺虽然已经递了进去，耀华知道他便是在家乡里曾经求过他的女儿结婚的，此时赛姑若果是个真实女郎，那赵珏虽然求婚未允，然而既有这一重香火因缘，耀华对着他少不得要另眼看待，无如这时候赵珏虽是大言不惭以未婚的女婿自待，其实耀华心里却没有这一件想头，论同乡名分，见与不见大可无关紧要，况值政府初立，诸务殷繁，署中出入又戒严非常，当时将赵珏的名刺拿在手里掂了几掂，旋即定了主意，命人传话出去，说是“公家事繁，实没有暇晷可以晤客，问一问来人居住，改一天我再去回拜罢”。赵珏在辕门外边候至许久，不料得了这种冷淡消息，他简直使出他娇客气性，愤愤的掉转身子就走，家人赶着问他住在何处？他一声儿也不理会，径自跑回宗久安公馆。

却好宗久安正坐在书房里，见他脸上气色不好，便笑着问他所为何事？这般不快。赵珏到此更忍不住，立即滔滔不断将以前向林家乞婚，林家允许等待彼此年纪大些，方才可以联姻的话，说得痛快淋漓。又道：“谁想我不远千里亲来拜见我们那位岳翁，他简直招待都不招待，这不是有心奚落我吗？怪道那些旧小说子上讲起来都说是女婿贫穷，丈人就不肯相认。往常还疑惑是编书的故作此欺人之谈，拿我这件事印证印证，真是古今一辙，先后同揆，你想我可气不气？”赵珏一面说，一面拿手揉着肚子，只嚷胃脘疼痛，引得个宗久安拍手大笑。指着赵珏脸上语道：“哈，哈，哈！我说你这也委实不是知己朋友，以前林小姐出了这件事被死鬼武星斋披露出来时候，我无意中就瞧出你那一种仓皇样儿，端着酒杯子几乎不要流下泪来。过后我又询问你是

否同林小姐有无关系，你又推得一个干干净净，说是林小姐不过同你们那位令妹有同学之谊，这也罢了。及至已经到了舍间，你还是藏头露尾说要同林小姐见面，又说是替令妹传达口信。我请问你：既然同林小姐没有瓜葛，此番去会他阿父，见也好，不见也好，为甚又引经据典闹起旧小说子上面的嫌贫爱富呢？照这样看起来，老实说，你前番要想会林小姐一会，我还拟嘱托家嫂替你们介绍介绍，如今你同林小姐既是未婚夫妇，这种嫌疑事体，小弟还不敢担此干系呢。”赵珏连连向宗久安作揖道：“好哥哥，好哥哥！算兄弟欺你的不是，但是我也实有苦衷不便尽情披露，如今既已瞒不住大哥，以后还求各事周全到底，庶不负我们萍水遭逢，芝兰投契。”宗久安笑道：“好呀！大家既然在一处相好，凡事也须剀切商量，我已猜到赵兄的用心，大约不能求见于尊翁，定然急思求见于令嫒了。停会子等我面见家嫂，叫他早晚约林小姐过来让你们谈一个体己儿，可好不好？”赵珏笑道：“荷蒙厚爱，小弟心感已极，改日只有备一席东道奉谢。”宗久安笑道：“自家的好弟兄，这奉谢的话倒也可以不消讲得，只是将来有什么秘密事件，不要将人瞒得实腾腾的便好。……”

果然这一晚宗久安径自走入内室，预备同他嫂子斟酌邀约林小姐到这边会晤赵珏的事。刚刚跨入二门以内，猛见他的嫂子正坐在母亲身旁掩面哭泣，他母亲也是流泪不止。只听见他母亲说了一句是：“当军人们的这碗饭委实吃不得了，占了优胜是他督军省长们的快活，至于像你的丈夫动不动就充前敌，炮子上不曾安着眼睛，一个不防备有没有性命都是料不定。”正说到此，已见宗久安走得进来。他母亲便问道：“战地上的消息，你在外间听见什么没有？说是我们南军覆败的不少了。”宗久安惊道：“连日报纸上虽然说是北军占领了岳州一带，究竟未知是否确实，母亲这话是打从那里听见的？说得这样紧急。”他母亲又说

道："今天是你嫂嫂的哥子，到我们这边来报告的。他说有几个朋友新近打从湖南贩卖棺木下来，经过岳州，战云弥满，北边有一个营长甚是利害，着着向前进步，不认一毫情面，他的兵队又整齐，军律又严肃。"说着又伸手搔着头，说道："他说这个人姓什么呢？好像是圆溜溜的圆字，又像是四方方的方字，连他的名儿通共只有两个大字，我的记性真是不济了，如何一时间再想不起来！"他嫂子便插口说道："这营长姓方名钧，叫做方钧。他不过新近才带领了一营人众，他便这般扬威耀武，很想要替政府里出一番死力，可算得一个不达时务的人物呢。据说你哥子的战线，便同这姓方的在一处，别人家是拚着命的，你还不知道你哥子胆小如鼷，平白地听见炮声，他还没命的掩着两个耳朵，可想这几日里，不知他要吓得什么样儿了。"说着，又掩面呜呜的假哭。宗久安此时原想替赵珏说去接林小姐的话，无如见着这样神态，再也不便开口，勉强安慰他们几句，重又踱回书室。

赵珏看见宗久安出来，忙迎着问道："林小姐几时可抵尊府？令嫂定然是赞成的了。"宗久安没精打采懒懒的说道："对不住，赵兄委托之事，实在不曾能达目的。并不是家嫂不肯接他，只因他们心绪恶劣，一时间不便向他们提起这事。"赵珏惊问道："令嫂有何心绪？定然因令兄出外久了，闺中少妇，望远颦眉也是常理。"宗久安笑道："那到不然。家嫂听见战地消息不佳，又恐家兄有什么意外变故，是以镇日价颦眉泪眼，简直没有一毫兴致。"赵珏笑道："我记得我们在新塘时候，听见那个營长叙述北军胜利，说是有一个新来营长十分强硬，不知道这营长毕竟是谁？"宗久安道："适才家嫂倒提着的，说是叫做什么方钧……"赵珏听到此处，不由跳起身子说道："哎呀！原来果然是他上了前敌了。他的军事学识是不错的，无怪南军有这番挫折了。"宗久安惊问道："难道赵兄这同营长认识不成？"赵珏

笑道："岂但认识，他同我是同学至好，我由京里回家时候，他还不曾出京呢。"宗久安慌忙向赵珏作揖笑道："原来赵兄同这方营长是同学至好，这番战绩，大约非赵兄不能收束全功。停刻兄弟当禀知家母及家嫂他们，好叫他们放心，并请赵兄明日便偕兄弟起程，径向长沙一走。赵兄志在护法，又极文明，为国为民，想断无推诿之理。"赵珏笑道："方营长虽是髫年交好，然而目下他已投效政府，我居南军，同他处于反对地位，即使到了战地，又有何益？若论两军交绥，杀敌致果，我的学识不见得高出于他，这胜负之数尚未可知。况且我尚不曾得着新政府里的委任，手无斧柯，何从作战事上计画？宗兄快不要如此高兴。"宗久安笑道："赵兄又来迂腐了。我已经同你讲过的，南北相持，看似势不两立，其实都是虚声恫吓，没有一次当真攻击。此番请赵兄往赴长沙，也断断不用你亲临战地，这其中奥妙，此时且不便明白宣布，等到那时候自有办法。至于你若是建了这次大功，你还愁南方新政府里不给你重要位置？好哥哥从此飞黄腾达，指日高升，倘若不忘故交，兄弟仰求你提携的地方正多呢。"宗久安说毕，就想转入内室去告诉他们这话，赵珏忙拦着说道："不是兄弟勒指宗兄，若令嫂不将林小姐请得来同兄弟见一见，我决不同宗兄往赴湘岳，此约必须同宗兄立定。"宗久安想了想笑道："若是等你同林小姐相见，不是又耽搁了动身日期！罢罢，好在两军相持，一时尚不至别有变动，等我同家嫂斟酌办法，再来回覆赵兄。"

宗久安进入内室，先将赵珏认识那个方营长的话说了一遍，又说不日便须同赵珏到哥子营里相机行事。他母亲同嫂子听了非常欢喜，一叠连声催宗久安同赵珏赶快动身，好救陶如飞的性命。宗久安又望他嫂子笑道："话虽如此，只是赵珏知道嫂嫂同林小姐是闺中密友，意思想请嫂子介绍他们见一见。"他嫂子笑

道："这个如何使得？林小姐他的身分何等娇贵，如何我们这般冒失去引他见一个蓦生男子，他知道不是还要嗔怪我们无理？"宗久安笑道："嫂嫂你若是如此作难，那赵珏便不肯到长沙去了。嫂嫂须忖度忖度，还是哥子性命要紧呢，还是林小姐的体面要紧？我还有一句话告诉嫂嫂，这林小姐当初同这赵珏已有过婚约，只是因为彼此年幼未能实行，算起来他同林小姐究竟不能说是蓦生的不曾见过。"他嫂子听见这话，不由怔了一怔，重又笑起来说道："这位赵先生原来是同林小姐那边求过婚的，照这样看起来，他既定然要同林小姐会面，我又何苦白白去阻拦他们。请你转告赵先生，明日我一定将林小姐请过来便了，至于林小姐肯见不肯见，却与我没有相干。林小姐明天既来，后天便须请赵先生起程。"宗久安笑道："那个自然，嫂嫂放心。"

且说宗久安这嫂嫂原是姓缪，小字兰芬，为人生得玲珑娇小，年纪虽然已经十九岁了，然而同赛姑站在一处，却像是同胞姊妹。陶如飞初娶兰芬时候，非常爱畏，闺中一切举动，悉听兰芬指挥，从来不敢违拗。论他们夫妻恩爱，也算如胶投漆。无如陶如飞见猎心喜，平白地将一个乔装女子的赛姑擒劫回家，兰芬初则由妒生恨，少不得与陶如飞大起冲突。继而知道赛姑是个假女郎，她那时候不但不怪夫婿多事，反觉得这一段姻缘十分感激他为自家撮合。借着亲爱赛姑为名，转双宿双飞异常快乐，只苦了一个陶如飞被撵逐出房，孤另另的空帏寂寞，叫不出连珠价的苦恼。抵省以后，赛姑虽已回家，他是知识未开的少年，既有个赵瑜做了他先事之师，又有个兰芬做了他后起之秀，他也渐渐的不遵父母约束，时常到陶公馆里去走动。这一天忽然兰芬那里打发人来请他，他得了这个消息，立刻收拾齐整，坐上轿子，一直抬至陶公馆门首，跳下来便走进上房。

兰芬一见了赛姑，便上前同他握手，笑吟吟的将他邀入房

里，含笑问道："近日在闺中作何消遣？我不请你，你再也不来，我把你这鬼灵精的妮子，为何连自家一个未婚夫婿都不去招待招待，反叫人家闹到我这里来，要来问你一个背夫潜逃的重罪，我不知道你将来怎样死法呢？既骗人家的妇女，又骗人家的男人，你好好跪在我面前，替我招出几时同这未婚夫婿订约的？若有半字虚诬，看我拧你的小嘴。"赛姑被她这一番话说得一时懵懂住了，羞得脸上红了一红，咬着指头笑道："你不要拿这些话葬送我，不过隔了几日不见你，便同我瞎三话四，我有什么未婚夫婿呢？老实告诉你，若讲到我的未婚夫婿，除得是你，更有谁人？"兰芬向他眨了一眼，不禁含羞说道："悄没声些！你不防着给别人听见。"赛姑趁势侧身坐入兰芬怀里，笑道："你也怕人呢！我便应该给你开心的？只准你打趣我，我才打趣你一句，你就责备我起来了。"兰芬笑道："谁人打趣你的！你去想想，在家乡时候，可有一个姓赵的向你求过婚的？你没的还要瞒我。"赛姑笑道："呸，原来是婉如的哥子，这个人难不成已到广东了，他巴巴的来干什么的？"兰芬笑道："干什么呢？还不是赶来同你结婚！你们的秘密，横竖我也不明白，他好在想见你一见，你们见了自然知道。"赛姑笑道："生剌剌的，我不好意思见他，姐姐替我回他去罢！"兰芬用手按他的额角，笑道："哎呀，好一位千金小姐！简直连一个生客都不肯去见了。你休得引我使起性子，轻轻的揭开你的黑幕，问你还是应该去见这姓赵的，还是应该鬼鬼祟祟的偷来见我？我也不欺你，并非我当真替这姓赵的出这样死力，实在因为想他往赴战地，同北军去秘密运动，免得如飞的性命有损。"赛姑此时忽然敛了笑容，重重的将兰芬望得一望，不禁将个头低垂下来，沉沉无语。兰芬笑道："同你闹了一句顽话，你便生气了，可想你这人十分寡情。"赛姑忙摇头说道："不是，不是。我只怪你衾边枕底讲起来都说

是同我恩爱似的，不曾将你那丈夫放着一毫在心坎儿上，如今可是你亲自说出来了，拿我这不要紧的脸面去恭维别人好让别人救你家丈夫的性命，你叫我听着可生气不生气呢？”说毕，又噗嗤一笑，用手指刮着脸羞道：“真个试出你这人心来了，你还有甚狡赖？”兰芬红着脸说道：“我虽然喜欢你，不喜欢他，然而他毕竟没有同我们结下什么海样深仇，何至连他的性命都不顾呢？好在我也没有本领辩得你过，你见也由你，不见也由你，我永远不来问你，省得另起疑心。”兰芬说着便将赛姑推下身来，自家老拿眼望着帐钩子不去理会赛姑。赛姑知道他真是委曲了，又见他那种娇嗔样子，不由暗暗发笑，忙向身边站的一个侍婢笑道：“榴姑娘，请你出去替我告诉二老爷一句，说我即刻出来会那姓赵的客。”那侍婢刚待出房，兰芬放下脸色喝道：“阿榴，转来！别人家的闲事，要我们多管则甚？你敢擅自出去，看我打你这贱人！”赛姑笑道：“姐姐真个生气了，姐姐各事平时都耽代我，妹子年轻，说话不知道轻重，如今已是懊悔不迭了。姐姐也不用使性子打阿榴，让妹妹交给姐姐打杀如何？”说着，左一揖，右一揖，不住的向兰芬陪罪。兰芬不由微微一笑，指着恨道：“论我要同你赌气，便该再不理你，无奈我的心肠太软，又搁不住你这可怜样儿。阿榴，你便替林小姐去一趟罢！”阿榴答应，含笑出了房门。此时赛姑又牵着兰芬衣袖，要他一齐到厅上去。兰芬笑道：“呸，你又要胡闹了！你虽是外面装着女孩子，毕竟与女孩子不同，我是个什么样人？你忍心舍得叫我出见生客。”赛姑笑道：“我一个人怯生生的，请姐姐陪我去走一走，不要你到厅上去他见他，只躲在屏风背后，听我们讲话可好不好？”兰芬被他缠得没法，只得顺从着他，两人携手步行而出。

其时赵珏刚坐在外间同宗久安议论湘岳战事，忽然听见内里传出话来，说林小姐即刻出厅同自己相见，不由又惊又喜，立即

背负着手，向厅上来往闲踱。宗久安笑了一笑，不便坐在一处，便推说有事，自向外边书室里去了。不多一会，果然见那林赛姑轻盈袅娜的走得近前，向赵珏欠了欠身子，低头含笑。赵珏忍耐不住说了一声："小姐是几时抵省的？自从小姐动身以后，舍妹十分悬望，至今并不曾见小姐这里寄过一封信函，所以他是时时放心不下。学生因为舍妹记挂小姐，所以不辞千里跋涉而来，若是小姐得暇，还宜寄给舍妹一函，方好让他宽慰，免至想出病来要紧。"赵珏这时候因为在宗久安这边，不便提起赛姑路间被劫的话，这也是他用心细处。赛姑又笑了一笑，说："婉如姐姐那边我不久已发信去了，计算日期，此时想该收到。至于路途之间发生的变故，我一一也写得明白，婉如姐姐料想一定会体贴我，不至怪我寡情。大哥此番到来，不知抱何宗旨？万一能在这地方觅一安插，伯母同婉如姐姐，何妨将他们一齐接到广东。家乡里风鹤频惊，也不是个福地，大哥还该打定主意才好。"说到这里拧了一拧，又笑说道："我父亲在督署里熟人很多，大哥何不同我家父亲去见一见。"赵珏笑道："谁说不曾去谒见老伯呢？无如老伯将学生摈诸大门以外，这也是没法的事。"赛姑笑道："这又奇了！大哥不必着急，等父亲回家时候，我自然会代大哥道达来意。须知我求我父亲替大哥谋一位置，不一定为的大哥，我只想婉如姐姐能赶快来此，大家把晤一番，我便喜欢不尽。大哥如若写家信的时候，再替我问问婉如姐姐的好，请伯母的安。大哥且请方便，我此时向后面去坐地了。"说完，折转身子，便走入屏风背后。赵珏还待有满腔心事想同他再叙一叙，不料他走得太快，又不好上去拦他，只眼睁睁的看他进了屏风，不由发呆了好一会，深深的叹了口气，快快向炕沿上坐下。觉得赛姑几时不曾相见，身段体态比较前番又高了些，便是说话周旋也十分老练，不像当初腼腼腆腆的光景。心中又爱又恨，转弄得六神无主，心

志不安。宗久安打探得赛姑已走，方才缓缓踱入来，笑向赵珏说道："好呀！你们夫妻俩不知谈了几多体己话儿，为何便轻轻又放他走了？这须怪不得我。家嫂既然作成你们会面，赵兄还该早早收拾，明日偕同兄弟一路动身。"赵珏也只点了点头，心里更说不出许多委曲。

且说赛姑打发了赵珏之后，匆匆转入里面来见兰芬。早见兰芬背着脸，盈盈的已向上房走去。赛姑赶在他的身后，笑着说道："好姐姐，怎生不等我一等！"兰芬也不答应，依然直向前去，一直走入自家卧房，扑通向椅子上一坐，蛾眉双蹙，手支着颐儿，一言不发。赛姑走近他身畔低低笑问道："不过累姐姐走了几步路，又这般不快乐起来，毕竟猜不出你所为何事？可又来！我又不是真正女孩子，难不成同男人家说了几句话，又该你发起醋劲。哎呀，你这人委实难缠。"兰芬将手一推，冷笑道：你同男人家说话是你的本分，我何尝敢来怪你！只是你平时同我说过什么的，说你在家里的时候，从来不曾同别的女子交涉，可算得是一个清清白白黄花女儿，如今可被我听得出来了，左一句婉如姐姐，右一句婉如姐姐，还要将人家赶紧接到广东，让你们好常常会晤。你若不是因为这婉如姐姐，也不替人家做哥子的寻觅位置了。你真是个多情多义的人，我知道你那婉如姐姐听见你这番意思，定然十分感激你，同你格外要好。我也是个明白透亮的人，与其等你那个婉如姐姐来的时候再来冷落我，倒不如趁在这个当儿，你还去做你的小姐，我还做我的少奶奶，各自丢开了手，免得弄到末了，彼此生着嫌隙。"当时兰芬越说越气，不由纷纷珠泪一串一串的挂下腮颊来。此时赛姑方才知道厅上同赵珏的话，已被他一一听见，心里暗暗发笑：这又是我的不是，既然同赵瑜有这样交涉，何必苦苦又将他引至屏风背后，算是我自寻烦恼。想来想去没有别法，只得狡赖着说道："奇怪！你又白白

的生气了！这姓赵的妹子，当初本是我的同学，他哥子既然到了此地，少不得也要问问他的消息，人家一个做女孩儿的，他那里知道我是男子不是男子？到了你们嘴里，就应该编派我们这些话了。”兰芬冷笑道：“人家不知道你是男子，你会使你的手段，容易叫人家知道你是男子呢。就如以我而论，初次同你相见，也猜不出你是乔装，后来同我相处既久以后，你想想那时候，你是个什么形状儿？真个叫人哭笑不得。由此类推，我一个妇人家尚不免入了你的圈套，他们当女学生的看见你长得这样俊，便论你不是男子，他们还该爱你，何况你真个是子建重生，潘安再世呢！”此时赛姑也没有什么辩白，只得低言密语，百般的将兰芬安慰妥贴，少不得两人又盘桓了一日。林公馆那边傍晚打发轿子来接赛姑回去，兰芬送过赛姑之后，便将宗久安又请得进来，催促他赶紧同赵珏去往赴湘岳。至于赵珏是否肯去与不肯去，尚未可定。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十三回

吃花酒贻误兵机　失军心巧来说客

且说前回书中，从陶如飞家里传说湘岳战事，北军着着进行，南边形势上显有一部份岌岌可危。陶如飞适当战地，以一个素无军事学识的人，叫他统率健儿，炮火相见，自然是退避三舍，兵气不扬了。但此等事迹，不过缪兰芬姑媳听的道路传言，总未可据以为实。便是提着的那个营长方钧，说他怎生了得，究竟怎生了得的情形，作者因为要叙述赛姑一段艳史，便轻轻在那个北京城里方钧编练军队的时候，兀的就把他搁置下来，心里颇觉得十分抱歉。如今且趁赵珏同宗久安尚未动身之际，偷点空儿，再将方钧事迹补叙补叙，好让诸君读这部小说，似乎还有点眉目。

方钧自从将兵额补足之后，日日操演，不肯懈怠。他又能不拿出营长身分，嘘寒问暖，共苦同甘，看待那些兵士，仿佛像是自家弟兄们一般。要晓得中国人心虽坏，然而你果然以诚心感化他们，他们也没有不知道感激的道理。说也奇怪，自此以后，那方钧所带的军士，看去只有一营，他那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简直同千军万马一般。众志可以成城，这也算得近日带兵的官长里不能有二，不可无一的了。他将军队驻扎在一处地方，便日日听

候调遣南下消息。无如那时候政府里对于南军，主战主和，意见尚不能一致。及至过了新年，还不曾有拔队的命令。方钧闷闷不乐，轻易又不肯回转自家公馆，见他那一位赛金姨娘，镇日价坐在营里，只好从那些报纸上看看外边的情势。这一天又看见报上载着我们那位东邻，对于民国很有跃跃欲动之势，方钧猛的将报纸向案上一掼，站起身来失声长叹，说道："可恨，可恨！家里人一般的醉生梦死，不知亡国即在目前，若要救中国之亡，必先将内乱靖得一靖，若讲到和呢？必须两方面开城布公剖心相见，暂时将那权利的思想抛置一边，不能借着讲和的名儿，偷偷的乘隙而动。你也乘隙，我也乘隙，那和议便议到一万年，也没有成功的指望。若是战呢？不是南方将北方屈服下来，便是北方将南方屈服下来，到那时候，或者还可以有个归结。万一不痛不痒，今天开一排枪，明天放几尊大炮，旷日持久，不独苦了他们那一般百姓，等到我们大家弄得筋疲力尽，外人不消同我开战，只须向我努一努嘴，挥一挥手，我们还敢不俯首帖耳，惟命是听吗？"方钧越想越害怕起来。好在闲着没事，便命一个卫队备好了马，跨上去直向团长营帐里走来，意思想探问探问政府里可有出兵消息。是时虽是正月天气，北方寒冷，只见那四山积雪，皑白如银，两旁大路上衰柳枯芦，瑟瑟作响，彤云压得密层层的，似又有重做严寒模样。

方钧走了好几里路，那团长营址已在目前，营门前立着两名荷枪兵士，看见方钧跳下了马，直望里走，慌忙喊着"立正"，举枪而立。方钧略点一点头，同跟着自己的两个卫队，已走入营房。其时便走过一个兵士来，问方钧可是来会团长的，现在团长却不在营里，请营长便到里边歇一歇。方钧听见这句话，心中很不乐意。刚待要问他团长现往何所，话还未曾出口，耳边早听见外面一匹马蹄声音，滑汯汯的直窜到营门口方才停住，倏的便跳

下一个人来，身上背着一封公文，双手取下，递入那个同方钧讲话的兵士手里，说："赶快招呼你们大人，我也不能耽搁，急于回去销差去了。"那个兵士笑嘻嘻的向那人询问道："大哥请略歇一歇，这封公文，大哥定然知道内中详细，不知有什么紧急事故，何妨先行告诉告诉我们知道。"那人笑道："你问什么呢？这还不是调剂你们升官发财的道路儿。昨天听说总理在阁议席上已经一意主战，清早便有人打电话到我们旅长那里，命全旅陆续出发。故此旅长就发下这角公文，分付你们团长率领各营先行，作个前队。须速即日南下去当前敌，省得弟兄们老远在京里闲着没有事干。倒是弟兄们须得赶紧将这件公事送给你们团长看一看，倘若误了时刻，那也不是顽意儿。"那人说毕，又笑了一笑，旋即出营跨上马飞驰去了。

此处方钧在旁边听得明白，心里兀自吃了一惊，便向那兵士说道："先前听说团长不在营里，我的意思本想转回去，改一天再来谒见，如今却是不容不等你们大人见一见了。你先将公事送进去，我便在应接室里坐一会罢。"那个兵士果然便捧着那封公文，匆匆走入营后去寻觅副官，好让他先行开拆。谁知不多一刻，那个兵士空手走出来向方钧说道："叵耐我们大人不在营里，便连副官也不在里面，公文已经书记长先生开视过了，说是限在明日拔队起程，若是今晚再寻觅不到团长，这件事怎生发落呢？"方钧笑道："你们大人不在营里，定然便在他自家公馆，只须多派几位弟兄们去寻一寻，断没有个寻觅不到的道理，何须你如此着急。"那个兵士冷笑了一声，又低低向方钧说道："若说大人在公馆里，这断然是没有的事，他既然同着副官一齐出去，他们取乐的所在，那就不得而知。往常三日五日在外间流连，这也是稀松平常的事，那里想得到部里今天忽然来了这封雷厉风行的公事呢？怎生不叫人急煞。……"两人刚在闲话，这个当

儿，里面果然传出话来，分派了好几名兵士，向各处去寻访团长同那个副官，务尽今晚请团长到营会议出发的事件。兵士们那里还敢怠慢？立即有好些人都纷纷出营去了。那个同方钧讲话的兵士，还站在应接室里唉声叹气。方钧笑道："团长消遣，左右不过在那些地方，你看他们已经纷纷出营探问去了，你还愁团长今晚不回营预备吗？"那个兵士又跌脚叹道："营长倒不用说这样宽脾大胃的闲话儿，别的大人们逛窑子、吃花酒，原也是寻常的举动，便是他手底下人也都知道在什么地方，惟有我们这位团长，他的脾气与别人不同，固然公馆里太太同姨太太管们束得紧，不容大人妄走一步，然而大人却又防着被部里知道他的踪迹，偏又喜欢干这些把戏。他在这些上面守的秘密，大约无论什么事儿，也比不过那样精细。除得我们那位副官是大人心腹至好，两人常在一处，至于贴身爷们，大人也从不曾挈带过一个。适才这些弟兄们虽然大家跑得出去，至于寻得见大人寻不见大人，怕还拿不住十分把稳呢。"方钧听一句，心里踌躇一句，暗想：寻不到团长是他们的干系，且不必去管他，我的营里既然得了这样消息，也须赶紧回去料理料理，免得临时慌促。想到此处，便站起身来说道："若是大人一经回营，请你们飞快递一个信到敝营里，好让我亲自来会大人，面领指示，此刻我也不能再行耽搁了。"说完这话，也就踱出营门，跨上马依旧从原路而回。

且缓表方钧回营作何布置，单说那位团长，原是北直隶人氏，复姓闻人，单名一个镜字。在前清时代倒是好好一个行伍出身，惟目不识丁，生平又痛恨咬文嚼字的人，看见读书的士子，便像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今年业已有四十多岁，性情却极狡猾，刚才他营里那个兵士议论他的说话，却很有九分不冤枉他。目下眷了一个妓女，名字叫做爱琴，原是个住家的，与那些窑子不同，却没有多人向他那里走动；自从结识了这位团长，更

是摒绝一切，拿出他全身本领，单单来对付闻人镜。闻人镜因为这地方很是秘密，便一心一意躲在那里取乐，醋劲又极其利害，固然不许爱琴应外间酒召，便连寻常男人也要自家许可，方才准他出来见客。他这嫖妓又瞒得人实腾腾的，只有身边这个副官，年纪还轻，面目又生得不恶，是闻人镜的心腹，他到爱琴那里，都携带着这位副官做他的一个清客。最可喜的是那个副官虽然陪着团长在一处顽笑，他却没有染指的希望。原来这副官是江南人，自幼儿不幸成了天阉，决没有剪边的嫌疑。因为目前正是元宵佳节，论外间官样文章，虽然煌煌示谕令人民一概遵用阳历，所有当初的那些元旦、元宵名目，务须一律改除，好做成一个民国维新的气象。其实那些百姓们固然阳奉阴违，就以官场而论，当这金桥铁锁火树银花的佳节，谁也不是笙管嗷嘈，酒筵征逐。闻人镜以为作战的计画，一共不曾有个切实消息，逢场作戏，少不得便赶在这灯节前后，悄悄的约了那位副官，早一溜烟跑向爱琴那边度节去了。一连乐了三日。他那里想得到便在这第四日上，不做美的国务院忽然议决出战，陡的命这位闻人团长抛却桑中之喜，转作成他一个三军之惧呢。这时候满营的人，大家都交头接耳，议论南下的事件，无如兵士们再也没处去寻他这位团长，直把个书记长先生急得走头无路。公馆里也得了这个消息，也纷纷遣人四出，只差敲着锣儿，出着招贴。足足等了一日一夜，依然不曾见团长同那副官回来。这件事若是在前清时代，像闻人镜这件延误军机的罪名，哼哼，重则军法从事，轻则也须撤换差委，听候严办。好在目前是中华民国，大家共和，做官的带兵的诸公偶然高高兴，做错了一件两件事，也稀松平常得很，谁也犯不着出来查问，同自己家里的人做起对来。况且今日你能摘我的短处，明天我也会出你的乱子，不如你哄我，我哄你，乖乖哄乖乖，混到那里算到那里罢了。老实说，他们有兵权的武人，

有时高兴，便想占据城池，劫夺饷械，也没有人敢来过问，你道利害不利害？诸君若是再替闻人镜捏着一把汗，怕他因这件事闹出乱子来，岂非看小说淌眼泪，白白的替古人担忧么？然而话虽如此，一个堂堂团部营里，又是行将出发，几千名兵士在那里伸着头垫着脚盼望团长，偏生那个团长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也就一时生了些惶恐。

方钧等到第三天上，依然是石沉大海，毫无消息。这一日，他更不能再行忍耐，想了一个主意，忙忙的跨马跑到团长大营，同书记长斟酌，说："目下是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湘岳之围，现尚未解，而汀漳乞救，又函电交驰。团长另有要务羁缠，无从觅其踪迹，但是我们这些充当营长的，各有干系，各有前程，势不能因为团长一人，大家转来替他分谤。在鄙人愚见，便请先生发行几封公函，将那几位营长都约到营里来，先行开一开会议。或是按兵不动，静候团长回来发落，或者我们就将各营预先出发，走一站算一站，团长随后率领大队按程而进，表面上庶几不致贻外人口实。愚见如此，不审先生以为何如？……"此时那位书记长先生也没有一定主见，听见方钧说出这话，也便连连称是，说："兄弟立即照办。大约尽今晚可以开会，营长还是在此稍待一待呢，还是先请回营，俟诸人到齐然后再行奉请。"方钧笑道："兄弟那里布署都已齐备，正无须再行回去，便在此处坐候罢。"那个书记长极口称赞，道："足见营长实心任事，兄弟佩服已极。"他说着这话，随即走入他那个办事室里，去发布公函去了。方钧闲着没事，却好室里有现成的烟茶，他便随意吸着雪茄，躺在一张虎皮睡椅上暂为休息。

看看等至日落时分，那几位营长得了开会消息，陆续齐到。大家围坐在餐桌左右，那书记长遂将方钧的话，复行说了一遍，大家交头接耳斟酌了好一会，不约而同的都说是："方营长起先

说的那个按兵不动的主意甚好，至于不奉团长命令先行出发的话，兄弟们却不敢赞同。方营长青年任事，发表此等意见，固然想见一片热心，然而未免尚欠些阅历，大家属在同事，苟有所见不敢不告。方营长要晓得如今世界，既然没有君主，我们唯命是听的只有团长权力最大。得他的欢心，便可保全地位；拂他的主见，可以立触祸机。所以我们全体的主张，只要将团长敷衍好了，外人还敢来干涉我们的事么？至于什么陆军部，他们尽管闹他们的官样文章，我们大可以置之不理。不然，我们的资深格老，不怕方营长见怪，比较方营长经的阅历算是最多了，难不成方营长想得到的，我们还想不到吗？不过预先出发这句话，实在有些对不住团长。万一团长责备兄弟们轻举妄动起来，他就可以立时贬你做连长做什长，到那时候，还懊悔不懊悔呢？”这一番话说得那书记先生拍掌喊好，惟有方钧气得鼓着腮颊儿一言不发。

这时候刚待散会，猛从外间气喘吁吁的跑进一个兵士来，笑道：“好了，好了！副官业已回营了。”那几位营长忙立起身问道：“大人可回来不曾？”那个兵士又说道：“我们远远的只见副官独自骑着马在大路上行着，却不曾看见大人。……”此时各营长听见副官已回，十分忭慰。大家步出营门外面，果然看见那匹东洋高头大马驮着那个副官，颠头播脑的缓缓的踏着雪地而来。虽然四山暮霭，暝色沉沉，那副官披着一件大红猩猩的外套，映着沿途瑞雪，却也看得十分清楚。早跑过几名兵士，捉住那马的嚼环，拥至大营门首，轻轻将那副官扶得下来。谁知那个副官，正是宿酒未醒，余醺犹在，嘴里不住的喃喃，还喊着“五魁”、“八马”猜拳口令，众人十分好笑，一齐拥入室内。副官随即向炕上躺下，四面望了望，见许多营长都约齐了在营里，不由吃了一吓，笑问：“今是有何事故，怎么全行光降？兄弟陪团

长多吃了几杯酒，幸亏兄弟酒量还好不曾大醉，团长却是醺然不省人事，命兄弟回营取他那一块醒酒宝石，立刻还要到团长那里，命婆子们煎汤让他喝了好睡呢。”说毕，朦胧双眼，又模模糊糊起来，越显得他粉面通红，星眸饧涩。众人真是没法，不得已又向他身上摇了摇，附着耳朵告诉他道：“副官还须禀明团长，部里有了命令，分付团长整军南下。现已迟延了好几日，我们因为寻不见团长，未敢擅自专主，务恳副官快去说一句，兼请团长立刻回营，好预备几时出发。”

那个副官虽在昏沉之中，然而这几句话却深深的刺入他耳朵之内，倏的翻身坐起，跳下炕来。正待说话，猛不防使劲太猛，将炕面前设的一个痰盂儿，豁琅琅一声倾翻过来，一个立脚不稳，平空直栽下去。幸亏旁边站着一位营长，身长力大，轻轻将副官抱入怀里，唇馥汗香，真个叫人魂销魄荡。那个副官重又嫣然一笑，口里谦逊着说道：“得罪，得罪!不曾碰坏了那里么?”于是重行站起，向面前那几位营长周旋了几句，立刻分付兵士们将自家的马备好，说：“既然有这样要紧事件，无论团长醉成什么样儿，我有本领都要强着他回营。诸位今晚不如先行请回，明天再听团长的命令罢。”那几位营长无不唯唯答应，惟有方钧瞧着这样举动，心中很不为然。

至于那个副官骑着马，一口气又跑转爱琴那里，大踏步直向爱琴房里走进。爱琴见是副官进来，笑着摇摇手低声说道：“大人正在床上酣睡，你休得再去惊动他。今天他的酒委实喝得不少，我要替他代喝一两杯他都不依，有这自告奋勇的本领，却不向战阵上去使用，转在这些酒筵上面闹得烟舞涨气，像煞不肯退让一步。你的醒酒石取来没有？停会子他又该骂你兔儿崽子了。”副官正色说道：“你不用在这里开心，还讲什么醒酒石呢！我是特的转来请大人回营的。部里有了公事，叫我们向南边

去剿灭那些蛮子，今夜来不及动身，明天一准起程了。”那个爱琴猛的听见这句话，顿时吓得粉脸失色，勉强笑说道：“你不用在这里枉口白舌的胡说，好日歹时辰，万一真个应了这话，那些冲锋打仗的事，也不是什么好顽意儿，宁可你同我开心罢！阿弥陀佛，但教耳闻不教眼见。”副官也笑道：“你的话怕不有理，便是我们同我们这大人，谁也愿意开这样的差使？无论吃了这一碗瘟饭，他要叫你走，谁敢赖在京里不走呢？好姑娘，你替我将大人唤醒了，我要将适才那些营长讲的话告诉他，看他如何办法。若再迟挨下去，他不怪他吃酒误事，他还待骂我给苦头给他吃呢。”爱琴听到此处，知道副官讲的不是顽话，真个已成事实。眼见别离在即，不由心里一酸，止不住纷纷的落了满襟袖的眼泪。副官在这个当儿，也是呜呜咽咽低头不语。

爱琴不得已一步一步挪至闻人镜床畔，出手轻轻推了一推，闻人镜一个翻身，重又将脸掉过去，向里边睡着。副官更忍不住也抢近几步，“大人”“大人”的喊了半晌，闻人镜方才微微醒转，含糊问道：“谁在这里聒噪？快替我将他推出去！”副官低说道：“是我，有要紧公事来禀大人的。”闻人镜又道：“原来是兔儿崽子又走回来了，我眼睛瞧不见物事，你果然是兔儿崽子，你刷的发儿是怪香的，且低下头来给我摸一摸，我才相信呢。”那个副官这时候没奈何，只得挨近床面前，伸过头去给闻人镜去摸。闻人镜摸了好一会，不禁怪笑起来说：“不错，不错。你有话只管讲罢！”那个副官便将适才回营听见出发的话，详细说了一遍。闻人镜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那酒意便醒了许多，连忙披衣坐起，拍着枕头骂道：“谁想的这样主意，当真叫我们南下了，大新年里好好的酒不肯去吃，谁耐烦跑这老远的路同人家去拚命？他们做总长的只知道动动嘴儿，什么辛辛苦苦，还是我们当武官的去受罪。有了好处，他们又一古拢儿拿去热闹，就不记

得是我们拿着性命去换得来的了。兔儿崽子！你回去替我分付他们一句，就说再等些时，瞧瞧南边是个什么光景儿，再行出发不迟。”爱琴听闻人镜讲一句，他便点一句头，到此方才笑容可掬，向那副官说道：“我的话如何？大人是最明白不过的，他忍心将我一个人放在这里？并且他这身体是离不得女人家伏侍惯的，一旦孤另另带兵南下，他在路上耐得寂寞，我在家里还耐不得寂寞呢！部里大人们若是有什么闲话，包管仗在我身上，我去替你的大人说情。……”说着，又掩口笑了一笑。那个副官被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也有些心动，便接着说道：“大人的主见怕不有理，只是新补充的那个方营长，他的宗旨却与别人不同。自从得了这样消息，便几次三番的闹到大人营里，要同大人面议南下的事件。这几天不曾见大人回营，他说得更是好笑，预备联合各营先行起程，至于大人走与不走，他是一概不管，你看他这不是有意割大人的靴鞠子么？这些话都是各营营长背后告诉我听的，大人若是真个不愿意出发，倒要将方营长联络好了，方才有济，不然他那些煽惑军心的议论，却很是可虑呢！”闻人镜听了大怒，骂道：“方钧这奴才，他是几时才带兵的？若不是我有心提拔，不怕他部里再有许多倚靠也是无用。如今他公然胆敢同我反对起来！军营无共和，他不要做梦，倚仗他是学校毕业出身，放我们这些老行伍不在眼里。就着你回去向这姓方的营里走一趟，叫他一切听我命令，他若是有一点儿违拗，我立刻有本领撤他的营长，到那时候，不要怨我寡情。”副官当时听了这番话，十分得意，重又出门跨上马，也不再拢团部，简直风驰电掣的一路向方钧营里而来。

方钧坐在自家营帐里，正自没好气，又不便发作，只捧着一份报纸在那里消遣。霎时之顷，忽有外边兵士跑入方钧面前，报说：“副官大人单身来见营长，有要紧公事面谈。”方钧将报纸

掷下，忙叫“请进”。那个副官笑吟吟的公然高据上座，未及开口，方钧先行问道：“团长此时毕竟勾留在什么地方？他听见出兵消息，想已赶速回营，出发之期定在何日？”那副官笑道：“方营长你忙什么呢？这件事团长自家不吃紧，你又何苦在这里面白费唇舌。大家落得先将这新年快活过去，随后再看看南边形势，好决行止，也不为迟。我们好在都是自己弟兄，团长不满意你的去处，我也不告诉你了，省得你听见吃惊。我知道你的用心，以为这番南下，若是好好的得几次胜仗，就可以多博些一等文虎、二等文虎，其实你这想头也算呆了。目今政府里那些大老，谁不是醉生梦死，那里会分得出黑白，有功的不赏，有罪的不诛，已是习成惯例，你便忙得去立点功业，不见得便有什么好处到你。你瞧那几位营长不是同你处的一样位分，他们就会见风转舵，顺水推船。团长要走呢，他们便跟着走；团长不肯走呢，他们落得在京里养婆娘吃花酒，谁也不肯去恼团长，碰他的老大钉子。你若是以我的说话为然，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许去向团长营里混闹。”方钧初时听见这副官议论政府的那番话，倒也暗暗点头，觉得他不为无见，后来又听见他说自己是胡闹，不由怒从心起，严声厉色的吆喝着说道：“你这厮讲话须得仔细！像团长躲在外间狂嫖滥饮，方才算得是胡闹。我向营里去探问出兵日期，兀自正事，该你编派我一个胡闹的罪名？你放明白些！你附合团长做的那些勾当，我那一件瞧不清楚？不要恼了我的性子，莫说是你这点点副官，任是他团长的位分，只要他所为不正，看我有这本领去责问他。”那个副官却是阴柔成性，方钧虽然同他侃侃辩论，他还是一味的盈盈含笑，低说道：“咳，你们初入军营，少不得还有些锋芒太露，若是经历过一番磨折，那少年豪气定然也会减得下来。我劝你的都是金玉之言，你若不见听，怕后来不要懊悔，才算得是生成铁汉呢！”方钧益发焦躁，跳起身子指着

那个副官，骂道：“我为什么懊悔？你不过仗着团长的怜爱，好让你去媒孽我的短长。好，好！你须告诉我，团长此时究在何处？省得你独自一人去讲我的不是，不如我同你一齐去会团长，便亲自在那里辞差。”副官又笑道：“你辞差不辞差与我又有何干？你要面见团长，尽管在他营里去等候，我又不知道他的下落，叫我怎生告诉你呢？”方钧睁圆两眼，怒道：“你这厮还自狡赖，你不是同他在一处吃酒？此时如何会推诿起来。老实说，今晚你若是不将团长下落说得明白，也休想出我这座营门。”那个副官咬牙冷笑道：“哎呀，照你这样蛮横，还要戕杀副官呢！”方钧也笑道：“这个正不消说得，像你这样无耻的长官，便多戕杀几个，算替我们军营里除一小人，又替百姓们去一个大害。”说着已从腰间掏出一柄手枪，透亮的放在案上。那个副官见势头不好，他嘴里虽自强硬，心里毕竟觉得性命要紧，深恐方钧真个做出来，忙拦着说道：“你也不用同我闹这样顽笑，枪头上没有眼睛，万一将内里子弹冒出几个，身上便是老大窟窿，要补也补不及。我真个不知道团长下落，我也不能编着话来哄你，你且放我出营，我替你去寻觅他的所在，再来告诉你，想你也须相信我得过。”方钧知道他话已经软了，若是再吓他一吓，包管可以打探着团长踪迹。主意已定，便将眼睛向帐下一望，暗暗示意。好在他们两人在帐里吆喝的时候，其时已有许多兵士伸头垫脚的围拢在两旁观看，此刻见营长向他们表示意见，顿时噪声如雷，大家都喊起来，说：“我们抛着家，别着父母，原想替国家出一份力儿，博得个上进。今日政府里有令南下，转是团长藏得影儿也瞧不见，眼见得我们这营也没有出兵的指望了，弟兄们不如先将这脓包副官砍了，然后再反他娘的，一齐去同团长算帐。”一面说，一面就有人汹涌的要想上前来杀副官，只吓得那个副官粉脸失色，不住的向方钧哀求，说：“团长的下落我一定明白宣

布，但求你命他们速行归队，我便感激不尽。”方钧正待答话，不防从斜刺里冒冒失失的跑上一个人来，一手扯着那副官臂膀，轻轻向外一扭，疼得那副官像杀猪也似的喊起来。方钧看了看那人，正是他表兄刘镛，心里益发好笑，知道他为人卤莽，说得出便做得出，当真闹出别的乱子来，慌忙上前拦着说道：“副官既允许我们交代团长下落，你们大家都须看我分上不可动武。”刘镛喊道：“我也不管他是副官不副官，他将团长交给我们，一百件事与他无干，他若有半点同我们支吾，我只扯下他这条膀子，让他好生回营。”副官不住口的哀告道：“扯下这膀子，还得好好的回营么？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一一都依从你们便了。”

刘镛此时更不迟疑，轻轻的将那副官抱入怀里，跑出营门，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倏的跳上了马，双双向大道上驰去。方钧那里还敢怠慢？也就跨马跟在后面，又带了几名兵士吆喝而来。好笑那刘镛一面走，一面问他的路径。他若迟慢得一句，刘镛便在他臂膀上使劲捽他一下，吓得那副官千依百顺，真个指着刘镛，一径到了那个爱琴住的宅子门首。副官又向刘镛哀告道：“团长大人便在里面，请你将我放得下来，留点面子给我，不要被别人家看见笑话。……”这时候方钧亦已赶到他们马前，忙命刘镛轻轻将那副官扶得下马，又上前向他安慰了几句，便命刘镛同那几个兵士在门外听候消息，自己偕着那个副官走入内室。却好闻人镜正同爱琴并坐在一处，猛的看见副官同方钧走得进门，不由的又愧又气，倏的立起身子向方钧打话。方钧近前行了礼，遂侃侃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向团长说了几句吃紧的话，说是“军情紧急，部里的命令，无论如何，我们当军人的总宜服从，不可安心先从自己家里反对起来，叫南方听见，益发轻视我们，方是正办。”闻人镜听着，虽然满肚皮的不甚愿意，然而方钧发的议论委实堂皇冠冕，一时没有话敢去驳回他，转笑嘻嘻的向方钧道歉，

说："这样重大事件，营里的人并不曾有人给信给我，以至延误了时期，不料营长如此热心，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明日一早，便请贵营长率队前行，兄弟随后便统领各营兼程而进，料还不至误事。"方钧见团长看待自己非常隆重，满腔愤气也就消灭了九分，又得了明日拔队的命令，欢喜无限，退了两步，便向团长告辞。团长还假意留他在此稍坐，他那里肯答应！欣然出了大门，将适才的话告诉刘镛，大家笑了笑，径自回营，预备清晨出发去了。

惟有那个副官在方钧营里受了许多罗唣，先前见方钧在此，又不便向团长诉说。及至方钧走后，副官便含悲带恨，将前后情事一一告诉明白。只气得那个闻人镜半晌不能言语，只得用好言抚慰了他一番，说："横竖他在我的肘腋之下，我们随后再看机会摆布他不迟。"这便是北军在前出发的情形。方钧拔营走后，那个团长少不得也牵领各营，按程向湘岳一带进发。

且说方钧的营兵走近湖南地界，命前队向前哨探，已知离南军驻扎的地点不远，方钧便使全营离他们二三十里驻扎下来，休息了一日。这个消息已传至南军各将佐的耳朵里，其时适值他们这边屡获胜仗，北方的军队不是溃散，便都纷纷的打着电报向政府乞援，或是请求停战。所以南边听见方钧不过来了一营，其初毫不介意。有一天在半夜里冒冒失失的去冲方钧的营队，谁知方钧早已有了准备，立即发了口令，大家迎敌上去，那枪弹像雨点似的，要是不发，发了没有个不中的，直打得南军落花流水，退走下去约莫有五六十里地方。南方将佐这才知道方钧是有军事学识的，与寻常那些军官不同。一直隔了有好多日不敢近前，再同他对敌。方钧在地方上驻扎了好些时，山川形势与民情风俗都察看详细，他遂得尺则尺，得寸得寸，一步一步围拢过来。话休絮烦，前后约莫也有大小十余战，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利，所有湖南地方，倒有一大半没有南军踪迹。纷纷的捷报，沿途派着兵士向

团长营里去报告，闻人镜听了兀自欢喜。无奈那个副官记着方钧的嫌隙，越听见他得的胜仗，心里越不舒服，百般的在团长面前媒孽方钧的短处，又暗暗授意军需处，叫他按月的饷银扣着不发。方钧没奈何，只有在本省同那些绅商会议，请他们先行垫发军饷，俟一经领到银子，随后再行偿还。地方上感激他军律严明，从来不曾骚扰过居户，也都愿意替他出力。后来那个副官知道这样事迹，益发由愧生恨，又想了一个主意，便假托团长的命令，发给他一封公函，命他尽在本月里将湖南全省肃清，若是办不到这地步，定然是意存观望，显有与南军私通形迹，定行撤他差委，听候查办。方钧接到公函之后不觉吃了一吓。南军得了这样消息，欢喜不尽，拿定他们老主意，给你个两不照面，把些军队全行分布在那些山深林密之处，任是你方钧再利害些，也叫你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看看又相持了二十余日光景，不但无肃清之望，而且连一个胜仗都没有这指望。

方钧正自焦烦，忽从这一天里，团长派遣了一个人过来，说是方钧劳师糜饷，意存观望，着令即日来营听候查办，所有全营军队，即行交给这新营长统带。方钧浩然叹了一口气，随即将那个新营长请得进营，历述在先的战况，以及目下的形势，实缘南军狡猾，不肯出来同我们宣战，我只有一营的兵士，人数不多，分剿既嫌于势孤，包抄又无此大队，实在并无他故。那个新营长只淡淡冷笑了两声，也不大理会方钧，便逼着他快将全营名册送过来查点人数。方钧没法，只得照着办理，命刘镛将名册检出来，送至新营长座前。又传齐了全营的人，告诉他们这番事迹，那些兵士们不听犹可，听了这句话立刻喧哗起来，说："我们营长委实有功无过，团长不明，听信副官谗言，要撤换我们营长，我们死也不能答应。"当时众口一辞，其势汹汹，只吓得那个新营长缩颈如龟，躲在一旁大气儿也不敢出。方钧忙向众人演说，

大旨说是“军营撤换营长自是常事，你们随我虽不多时，然而平日我叮咛告诫你们的地方，料想大家也还记得，此刻若是意气用事，酿出意外变故，叫我有何颜面立于世界，那时候你们不是爱我，转是害了我了。”刘镛在这个当儿本已有些愤不可遏，想待发作，因为听见方钧这一番话，却不敢造次，只怏怏的站过一边去了。这时全营兵士虽然未敢妄有举动，然而大家交头接耳，互相私议，便很有些不甚安静。方钧少不得还要同那新营长勉强周旋，晚间备了一桌筵席陪他饮酒，筵散之后，安置了床帐，一直等待他安寝之后，方钧才缓缓踱入自己营帐。不无又多饮了几杯闷酒，一时心绪潮涌，吃一两盏酽茶，觉得浑身有些燥热，兀自将外边大衣脱了，只穿了一件短衫，步至庭下。

其时已是暮春天气，刚值月半，云端里那一轮皓月照得如水银一般，树阴不动，万籁无声，远远的听见刁斗声音凄人怀抱，望望身边，只有郝龙一个人站立在侧，方钧不禁慨然说道：“郝龙，郝龙，你看中国的事还能叫人满意么？我这小小功名原不足惜，但是把我以前所有的全功，包你不出两三星期，定然又弄得一败涂地。咳，我并非一定帮着政府欺压南军，不过像这样不疼不痒的战事，一日没有个结束，那和议一日没有希望。万一像我这样实心任事的人多联络几个营头，结实的同南边鏖战一番，叫他们不敢再想着滋生事端，然后再顺着长江三督提倡和议，天下太平可以立致。谁想连我这样一个人，上头都容不得我，还百般的向我来薅恼，任是内阁里日日言战，日日言剿，是再不会收良好结果的。用人的人既然如此，被人用的人自然不得不如彼。鸡虫得失，成败何常，只是苦了那一班老百姓们。商辍于市，农叹于野，不知几时才享得到承平幸福呢？……”说着，使劲的将脚在地上蹬了蹬，那两眶清泪也就不由簌簌的堕落襟袖。

郝龙见这光景，刚待要拿话去安慰他，忽然帐外走入一个兵

士说："营门外面有一个人要来求见营长，我们问他姓名，他也不肯告诉我们，说营长会见他自然认识。我们见他形迹可疑，已命人将他拘留住了，因此来禀营长，究竟怎生发落？"方钧凝了凝神，说道："这地方我并没有什么熟人，这人来求见我又有何意，你们可曾将他身上搜检搜检，看可有什么暗器没有？"那个兵士回道："这个不消营长分付，他一进营时，我们就搜检过了，却是不曾带着暗器。"方钧点点头，说："你们就将这人请出来罢，等我见了他便知分晓。"兵士答应走得出去，方钧重行又将大衣套好，站在阶沿下等候。

不多一会，果然看见那个兵士引进一个人来，远远的看见方钧，便笑道："天乐！故人见访，你如何不肯相见？未免有些自矜贵宠了。"方钧已知道这人来访，却待笑着迎接，猛从身后跳出一个汉子，蹿得上前，一把扯住那人的手，笑得合合的说："你不是同我们一路到京里去的赵大哥？你可将我想煞了，怎么到此刻才赶得来。"方钧笑拦道："你且让璧如坐下来细谈，何用你这般冒失。"赵珏认得他是刘镛，也向他周旋了几句，方才同方钧分宾主坐下，郝龙也上前相见。赵珏笑道："好极，好极，好极！你也到营里勾当了，随着天乐，料想是不错的，他近来深得政府宠任，又蒙团长垂青，怕不业就功成，指挥如意。论起我的际遇，委实就不如你们了。"说着，又掉头向方钧笑道："天乐，你看我这话讲的是不是？"方钧此时听见赵珏发出这些议论，很有些觉得面红耳赤，笑拦着说道："至好弟兄多时不见，何必拿话来挖苦我们，显见得你不以朋友见待。未审吾兄此时现居何所，此番见访又有何故？"赵珏故作失惊说道："我的话是句句打从肺腑中流出，何尝有挖苦吾兄的意思，即以湖南一省而论，自从吾兄驻节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师长、旅长的位置，指日可望，岂但区区职守足以大展鸿才！不比弟近年来

萍迹东西，浪游无定。因为有人传说战绩，行将迁调大用，是以跋涉至此，希望不弃，遇有机缘时候，携带携带，便感激不尽。”方钧听到此处，又不便说出什么，只长长的叹了口气，低头不语。赵珏已窥其意，故作怫然说道：“兄弟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仰求提挈，今日方兄对于兄弟如此落寞，早知情薄，不免悔此一行了。”方钧刚待答话，刘镛更忍耐不得，接着说道：“晦气呀，赵大哥你早也不来，迟也不来，无巧不巧的，赶在今日到我们营里来讲这话儿，方大哥此时还仰仗别人提挈他呢！他还有这势力转来提挈到你？什么师长、旅长的指望！连他这小小营长，眼见得已经取消了。他这一取消，我们大家拍拍屁股，都滚他娘的臭蛋。算当初我们白白的替团部里出了许多死力，这算是酬报我们的谢仪。”赵珏失色说道：“刘兄又在这里同我取笑了。他们北军里的弟兄们，打起败仗来，走的走，逃的逃，到了末了，也不曾见有一个人敢去治他们的罪名。像天乐兄建着如许功劳，不升迁他也罢了，如何会将他的差使撤去，这不是刘兄在此有意欺负我！……”刘镛是个急性子的人，心里受不得一点委屈，那里容纳得住赵珏这些冷讥热讽的说话，立时暴跳如雷，上前使劲的扯着赵珏手腕，高声吆喝道：“赵大哥你如不相信我，现有凭证在此，可知我生平断不会说谎。团长那里，今日已将新营长遣派到营，明日便接收我们的军队。我欺骗你，难道这个新营长也帮着我欺骗你不成？”赵珏膀臂被他扯得十分疼痛，还是方钧拦着，说道：“镛哥你讲话仔细些，这些事你还提他则甚！如今的世界，像这样不公不平的事，也算是不一而足，何况于我这小小营官。”郝龙在旁在插口说道：“赵少爷你倒不用冤枉我们这刘先生，他的话委实没有半字虚假。只是有些不近情理，所以赵少爷听去，觉得同扯谎一般了。”方钧冷笑道：“大家都不必替我不平，我此时已是功名心淡，明天将这些军队点交清楚，回去间家

父商议商议，若能措置得三五千金，倒想向欧美一带走一趟，练习练习智识，将来好替同胞们做一番事业。如今是故人相晤，理宜及时行乐，论我这行将罢职的营长，一杯水酒还可以预备得来。郝龙你便替我分付火夫们一句，看有什么下酒的肴馔随意取出些，一并算钱还他们。”郝龙答应了，果然从外间捧进几样蔬菜，一壶美酒，四个人将桌子移至月下，彼此对坐下来，一杯一杯的畅饮。方钧从席间便询问赵珏去年回家的状况，并慨然说道：“还是吾兄见机甚早，当初决意不入政府的旋涡，其时弟之私意，未尝不以为吾兄过于激烈，政界里贤愚不一，何至竟不可一日与居。弟此时是已经弄得身败名裂，回想近年种种事迹，进固嫌其多事，退还觉其太迟。然而弟之初心，却与一般薰心利禄者不同，即此一端，故人如君，想还可以相谅。”赵珏笑道：“这也难怪吾兄，我们中国事的成例，大率都是这样。譬如有一个新进少年，心里总想蓬蓬勃勃的出来做一番事业，及至在政界里混得个三年五载，不肖的一定同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苟其自爱，势必至造就得你灰心短气，无适而可。一年一年的沉顿下去，头发也白了，眼睛也花了，筋骨也消磨了，不得已为子孙打算，不由的把当年一团盛气付之流水，换了一副黑心，伸出一双辣手，改了一种面目，软了一把骨头，然后举国才没有一个完人，历代才没有一个志士。浑浑噩噩，长此终古，任人宰割，谁曰不宜。我不谓大清帝国如此，中华民国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换汤不换药，那里去起沉疴；换了一座新舞台，唱戏的还是旧时脚色，那里会做出好戏？天乐如今不过是小试其端，遽遭磨蝎，哼哼，我怕你不改一改你的肮脏脾气，你将来位置愈高，跌的斤斗还要愈重。这些话你权且当我讲着顽的，也不必认真，但留着应验罢了。”郝龙越听越觉得津津有味，只是点头晃脑，不住口的称赞，唯有那个刘镛，经赵珏这几句话触起他的愤怒，端起大

杯子喝了有十来杯酒，跳起身子，指着政府骂了一顿，又指着团长骂了一顿，又牵涉到那个新营长身上，也痛痛的骂了一顿。方钧竭力拦着他，他也不听。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十四回

捕间谍全营哗变　释兵权志士宵征

方钧不得已搭讪着向赵珏问道："伯母同令妹等在故乡里想还安好？"赵珏听他问到这一句，猛然触起赵瑜在家里将方钧戒指烧毁的事迹，不由脸上红了一红，忙含糊答应道："合家托庇，均皆安好。不瞒吾兄说，只是林家小姐已不在福建了，我跑回去却赶得一个空。"方钧大笑起来，重行问道："哎呀，林小姐为何好好的不在福建？他这一走不打紧，不是白白辜负了你一番的热心。室迩人遐，可想你近来心绪也很恶劣了。"赵珏叹道："美人薄命，自古已然，林小姐不幸也生得这副花容月貌，便因为这上面几乎将性命白丢掉了。"方钧虽是少年英武，然而听了这样话头，也就不免大大吃了一惊，忙追问林赛姑的遇险始末。赵珏便将他如何随着家眷往赴广东，行至石龙镇地方在火车上露了一个军官眼目，遂想出法子来将赛姑劫夺回去，意思之间想纳为簉室。方钧恨恨的说道："军官么，这些事迹应该是他们做的。我常说我们中国掌握兵权的人没有别的本领，遇上峰则胁肩谄笑，待百姓则敲骨剥皮。另外还有一件长处，见了人家女子稍稍有点姿色的，不是暗骗，就是明抢，仗着他那手枪厉害，真是无恶不作。像这样倔强，便该遇见敌国里人也须同他们决一决

胜负了。谁知他们的态度却又不然，人家枪声还不曾响，早一溜烟的抱头鼠窜，只恨爷娘少生着两只腿脚。纵是带了点伤痕，也只须在他们脊背上仔细去数；若讲到胸腹上面，却是光滑滑的，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据吾兄适才所说，林小姐随着他的父亲就职督署，论这姓陶的也要算是同他家文武一体，休戚相关，路途之间不去保护他们也就缺了同僚情谊，何况再行去渔猎颜色，为鬼为蜮，叫他同骨肉流离，生死抱憾呢！我想林小姐他也是个宦们后裔，一定不会屈身俯就。咳，到了这时候，怕这位小姐性命定然要危乎其危了。我想起来了，这姓陶的不是在南军里充当着营长？那厮全然不知道战法，有一次他驻扎的营棚却好紧对我的火线，他冒里冒失也不晓得防避，被我们迎头痛击，几乎叫他全军覆没，以后死也不敢同我对垒，你看可好笑不好笑？”赵珏也笑起来说：“他的位置原是打从别的上面夤缘来的，他原不知道什么叫做火线，可惜白白的送了无数兵士性命也是冤枉。至于他劫林小姐回去，却不曾损着他的毫发，因为他娶的一位夫人非常厉害，看见他挟着一位如花美眷，那里容纳得下？立时雌威大发，狮吼震天，一转移之间这林小姐不为夫婿之小星，转作闺人之爱宠。林小姐虽然是个袅袅婷婷的女孩子，任他手段便是寻常须眉也还及不来他的权变，他居然能将机就计，把一个陶家夫人骗得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这一点清白之躯遂不至为奸奴所污。”方钧慌忙以手加额，笑向赵珏说道：“原来林小姐有如此胆量，如此心胸，化罗刹为天堂，易戈矛而衽席，真是吾兄将来一生之福，可敬可贺。自此以后，若何结局呢？”赵珏笑道：“到了广东之后，陶夫人亲自将林小姐送还他的父母，说他家小姐在路间为强人劫夺，是他们军队保护着出险的。可怜林小姐的父母只须他这位爱女好好还家，其余的事迹也不再去追究，固此他们两家转非常亲密，小姐同陶夫人常时往来不绝。”方钧笑道：“这可

以算得是不打不成相识了。吾兄得了这样消息，大约也可以将一条心肠好生放下，否则替吾兄设想，那时光景委实好生难受呢。”赵珏笑道：“天乐所论自是不差，林小姐这事不独兄弟悬心，即以舍妹而论，觉得尤其关切。我此次赴粤的缘故，全是舍妹逼着我去的。”方钧惊问道：“原来赵兄此行还是从广东来的，并非从福建来的？”赵珏点点头，又将在福建遇见宗久安同武星斋的事迹约略告诉了一遍，又说：“宗久安原是陶如飞兄弟，我寄居广东时候，东道主人便全是宗久安替我做了一个地主。”才说到此处，方钧便又四面望了望，除得刘镛同郝龙陪坐在席间饮酒，其余帐下还立了几名卫队，方钧向他们说了一句，说：“你们可以各自归寝，此处不消你们在此伺候，若是我有什么吩咐，再行传唤你们进来不迟。”那几个卫队连连答应径自出帐去了。

是时已是敲过三更，夜凉如水。方钧立起身来向赵珏笑说道：“自家弟兄们原没有什么可避的嫌疑，但是他们不知进退，怕听见吾兄新近打从南军那边而至，不无私相疑议，所以兄弟打发他们走开，好让我们讲话。照吾兄这样口气，觉得吾兄此行不专为寻访兄弟而来，或者其中另有缘故。只是可惜兄弟已经以身许国，吾兄苟有意见还须先行斟酌，可讲的则讲，不可讲的还宜缄默，不要伤了彼此情谊才好。”这几句话转把个赵珏说得毛骨森悚，暗念：这事好生不妙！我此来原是替宗家弟兄作说客的，如今被他这一番话将我噤住，叫我如何启口呢。心里虽这般想，面上依然不露出来，忙笑着说道：“吾兄真是多心，南北目前虽然以意气相争，论其究竟毕竟都是同胞，何必显分畛域。只怪兄弟同林小姐爱情浓挚，一抵广东时候便想去晤他颜色，知道陶夫人同他有一番情谊，所以夤缘得宗久安住在那里，千方百计哀恳陶夫人将林小姐接得来与他面会了一次。不料陶夫人有挟而求，震于吾兄鼎鼎威名，怕她夫婿有点差池不获安然遄回故里，便嘱咐

兄弟到此谒见，意思想请吾兄穷寇勿追，是凡遇见陶营长的军队稍稍让点地步，好留着异日相见。”方钧正色说道：“吾兄这话又错了。他是南军，我为北派，既马牛之不相及，又胡有情义之可言！老实说，即以吾兄而论，此时入营闲话，原是看的当初同学之好，又因为吾兄未尝受过南方委任本无嫌疑，不妨把酒畅谈。哼哼，若是吾兄不自揣度，真个为他人的间谍来营窥探动静，或是想来劝我与他们联络，我方钧虽然认识故人，我的军法却只认识奸细，准你翩然而来，却不容易许你安然而去。我看赵兄还是见机的好，休得扰我军心紊我法纪。”方钧愈说声色愈厉，郝龙插口说道：“席间叙旧，赵先生最好不必牵涉军事，我来陪赵先生多饮一杯。”刘镛听见吃酒更不怠慢，立刻端起杯子咽咽的喝落肚里，将杯子向他们三人照得一照。赵珏只得趁着他们热闹，也就随意喝了几杯，不再提起适才的话。方钧觉得时候已是不早，站起身来招呼人将酒筵撤去，便留赵珏在帐中下榻。

次日清晨，方钧更不迟延，当即检齐了营中册籍并关防等件准备移交给那新营长，一直等至早饭时候并不曾见那新营长出来。方钧十分焦躁，便向身边一个兵士问道：“新营长还睡着不成？”那个兵士垂手回道：“当营长未曾起身之先，那新营长已经出营，只吩咐了我们一句，说营长若是问我，说我停一会就来，此时且不必去惊动你们营长。”方钧想了想，猜那新营长或者另有别事出营走走，且等他回营再行交代他的簿册不迟。横竖闲着无事，只得背着手踱入赵珏住的那间房里，赵珏业已在那里盥洗。见是方钧不禁笑着站起身来迎接，彼此刚待说话，远远的猛送来一阵人喊马嘶的声音，并向半空中放了一排枪。方钧猛的掉转头来凝神向外间静听，怕是南边军队侦探到我这里新旧交替之际，带兵来攻我无备。正沉吟之顷，外间已跑入一名兵士，仓仓皇皇的向方钧报告说：“不知何意，那位新营长忽然带了两营

大队将我们的营址全行包抄过来，口口声声只喊着叫我们将营长同南军那个姓赵的奸细捆绑出去，万事干休，否则，立刻逼我们纳缴枪械，全营遣散。急请营长示下，究竟怎生办法，好让弟兄们大家预备。”方钧听见这个消息，只急得目瞪口呆，说道："这是打那儿说起？他也不察一察我们的细情，竟自捕风捉影加我这种罪名。”又向那个兵士说道："你赶快出去替我告诉他们，我停一会便出营同那新营长相见。便是到了团长那里，我自有话分辩，他几曾见我这营里藏有奸细。”那个兵士还不曾转身，赵珏早拦着说道："天乐，你此时如何可以出营？这件事全是我招惹出来的，以至累你受此疑谤，最好将我绑了献给他们，你的冤屈可以不辩而自解。”方钧正色说道："大哥这话太小觑我方天乐了！莫说你本非奸细，不合听人诬蔑，即使你真个是替南军出力，今日既然在我营里，我同你又是姻眷，也不能白白的让你陷入他们网罗。拚着我不再想在政府里吃这一碗军界的饭，总要同他们折辩折辩，便是死了，也落得个清白之名。”方钧一面说，一面便挥手命那兵士出去。那个兵士怏怏的向外边走了不多一会，又听见全营哗噪之声如潮而起，一口同音都喊着，说是我们方营长平时看待我们俨同骨肉，昨日新营长径来接事，我们业已各抱不平，因为营长谆谆劝嘱叫我们服从命令不可滋生事端，所以暂时忍耐，看那入娘贼的团长将我们营长究竟怎生发落？如今益发混闹起来了，便诬栽我们营长私通奸细，要想置营长于死地。我们都是衔齿戴发、父生母养的好男子，那个没有良心，忍白白地叫那些入娘贼来坑害我们营长。我们已是同心合意，没有别的方法，先公推一个人来向新营长那里去接洽，替我们营长剖白一番。那厮若是肯听，我们也不敢生事，万一他不答应，我们拚着散伙各自回家去做生意，断不愿意再向新营长那里听他调遣。一唱百和，那一遍震天价的声息煞是叫人听着害怕。方钧虽然在里

边竭力禁止，那里禁止得住！

赵珏瞧见这个机会，知道人心可用，旋即挺身上前，轻轻将郝龙唤至面前，低低嘱咐他几句。郝龙欣然应命，跑出营门跨了一匹快马，飞也似的向新营长营里驰去。不曾隔了有一杯茶时候，郝龙已是连扒带跌撞入营里来，一一的告诉大众，说："赵先生适才吩咐我到新营长那里替我们营长竭力剖白，谁知那个新营长一味恃蛮丝毫不讲情理，限我回营在十二小时内必须将营长同赵先生双双献出，还要我们缴还枪械，各自散伍，方才可以息事。我更待同他辩论，他竟自发了命令叫兵士们将我打出营来，又扣留了我骑去的那匹快马……"郝龙的话也不曾说得完毕，那时候全营兵士益发愤不可遏。帐外早又跳出一个长汉，胁下挟了一枝快枪，不待方钧发落，嘴边打了胡哨，那些兵士们也就随着站起队来，立待出发。赵珏一眼见是刘镛，知道他使起性子便连方钧也有些畏惧他，暗暗欢喜，忙近前将刘镛先行拦着叫他不用匆促。刘镛急得跳道："都是你这位赵大哥，昨夜不知怎生跑向这里闯出偌大乱子。祸事已在眉睫，你还来拦着我不去同他们厮杀，难不成真个要我们将方大哥送得出去？"赵珏笑道："话虽如此，也要想个万全之策，你算是十分勇猛，然而论起他们人数到底比我们多出一倍，若不使点小小妙计，如何可以取胜？"刘镛将枪向地上一掼，说道："我便依你，看你这军师怎生用计？依我没有别的话讲，只是同他们拚命。"赵珏此时更不同他多讲，依然将郝龙唤得近前，附着耳朵向他说了几句。郝龙随即迈步走出营外。方钧看见他们如此作用，知道势在决裂，也没有别法可想，只是顿足长叹慨然说道："可恨，可恨！我们中国人简直毫无道理。我一个好好的人，他们一定要陷我到没有路走的地步，你叫世界上稍有气节的志士焉得不灰心短气哩！"

且说郝龙领了赵珏的言语，便驰向营外对着他们前队高声说

道："奉方营长的命令，请贵营暂退十里，营长当将奸细捆绑出来，并亲自单身到贵营里听候新营长若何办理，决无贻误。"前队里听见郝龙所讲的话很近情理，立即传禀了那位新营长。新营长大喜，当时传下命令，吩咐向后面退去。两营之众约莫也有七八百人，登时翻翻滚滚的掉转身子便走。这个当儿方钧的营里见他们大队业已移动，猛的开枪痛击，那枪弹子像雨点一般只顾从背后劈劈拍拍的打来，新营长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用的是计，直待他阵线一动，勒也勒不住的时候，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都是赵珏在那里调度，方钧也无可如何。及至新营长再要转来迎战，那时所有兵士已被他们打得抱头鼠窜，锐气全失。况且方钧全营的兵都挟着一团愤愤不平之气，各自为战，一可当十，十可当百。新营长所带来的士卒本不预备开战，又是些贪生怕死的，怎生抵敌他们得过？勉强还了几排枪，旋即纷纷逃窜，直向荒村大道上驰去。后边赵珏、刘镛率领大队乘胜追逐，足足赶了有十二三里多路方才停歇。那个新营长检点人数什已去了六七，回头看见追兵已远，大家腹中饥饿起来，又苦于乱山之中无多居民，所有军士已不成队伍，各人背着快枪四分五落的去向村中掳掠牲畜。居民看见他们这种模样，吓得惊啼走避，一村中霎时大乱。兵士们正在兴高采烈，不防从山凹里起了一片枪声，接连便是一队南军打着鲜明旗帜迎头痛击，这些兵士们那里还有抵御能力？抛下许多枪械四散奔逃。赵珏同刘镛的军队又已一步一步的在后面蹑踪而至，同着山里出来的南军会集在一处。这一次新营长所带的两营可算全军覆没，还亏那新营长两条腿跑得快利，毕竟被他逃回旅部，报告这番损兵折将去了。

哈哈，读书诸君读至此处，只知道那个冒冒失失的新营长不识进退上了赵珏赵大哥的当，还不知道那个号称有军事学识屡战屡胜的方营长轻轻的也上了赵珏赵大哥的当。其中原委，若不待

在下详细叙来，究竟不得一个清楚眉目。

且说陶夫人自从将赛姑小姐接过来会见赵珏以后，赵珏虽然不曾得着什么佳趣，然而那个陶夫人却算是替他尽了心力，因此便有挟而求，日日催逼着宗久安同赵珏一齐往湖南设法去救他的夫婿，赵珏没奈何只得拣了一个日期同宗久安两人束装就道，及到了湘省之后，其时方钧正是烂然战绩、顾盼飞扬的时节，着着进逼，逼得那些南军躲避不敢同他开战。宗久安将赵珏引入他哥子陶如飞营里，陶如飞正在呻吟床褥。原来开战之顷，右臂上中了一颗枪弹，虽然经军医用药敷治不至有性命之患，然而他是个柔脆不堪的肢体，经此大创也就十分苦楚。宗久安先行安慰了一番，后来又将赵珏同方钧自幼交好的话告诉了他，此次请他到此，原想借重他去说动方钧，劝他不必同我们这边苦苦做对，在哥子看来这主意还使得使不得？陶如飞听了始则点首不语，继而叹气说道："那方营长的为人十分可恼，先前我们这里也曾设法着人去向他接洽，他一味的恃蛮不理。据他的意思简直想同我们见个高低，不将我们这边平服了他死也不肯甘心。这个人要算是个不达时务，其实他便死命的替北政府里出力，不见得政府里就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给他。我们若一定同他讲究实力呢，原不见得操必胜之权，然而我们已拿定主意同他相持一天算是一天，他要开战我偏不与他开战，看他怎生奈何我们？今天赵兄此来，兄弟固是十分快慰，然据你的口气便想将这方营长运动过来，怕还是水中捞月，断然没有指望，且放着再看机会罢了。"宗久安听了也自没有话说，转是赵珏心里暗暗称奇，说：不料方天乐这一个少年陆军学生，他公然有这本领叫南军听见他便亡魂丧胆，而且立志坚定不为浮言所摇，不愧名将风度。可惜北政府不知使用人材，仅仅叫他做了一个营长，长材短驭，千古伤心。我此番虽是答应了替他们向方钧接洽，照这样情形看来，此事却委实有些

棘手。况且方钧他是屡获胜仗，其气正盛，我便前去会他，他听见我这些不近情理的话，如何肯降心相从呢？赵珏自此在陶如飞营里住了有好多日子，只是闷闷不乐。陶如飞伤痕渐愈，得了暇便去会晤陶旅长，并告诉他赵珏此来的意思。那个陶旅长也正在筹画方钧的事件，没有一个头绪办法，听见这话，便命陶如飞去将赵珏请来，大家从长计议。

这一天赵珏便往见陶旅长，陶旅长看见赵珏人才表表，兀自暗暗钦佩，开口便问若何去运动方钧之策。赵珏摇着头说道："这件事并非是我不肯尽心，委实这其间有许多妨碍，若是那个营长初抵湘省未立战功，学生以当年同学之情去同他求见，兼告诉他南北情势以及曲直从违的道理，他倒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或者觉得我们这边护法二字名目正大，他竟翻然改计，倒戈来降亦未可知。如今不幸两军相见已历多时，他一边替北政府里立了许多功绩，一边又同我们这边结了不共之仇，你叫他焉得不着着进行，希图大举。凭我这一个人同他的交谊，如何可以轻易将他说转过来？"陶旅长听到此处不由愁眉双锁，将手掌搓了几搓，说道："照先生这样讲法，简直觉得这种计策没有指望了。如今是同他打仗是打他不过，这方营长一日不除，便是我们南军一日的心腹大患。先前我还不肯将这叠叠败耗去报告我们政府，总想恢复过这一口气来替我们大家保全面子，如今更不消说得，老实同这方营长拚一拚老命罢！我在明日便打一电报给政府里，叫他将驻扎衡山以南的几枝黔桂军队一齐遣发到此，大家迸力去杀他娘。他左右不过一营多人，也不是铜浇铁裹三头六臂？我们十个人打他一个，总还不至再输给这奴才了。"赵珏笑道："话虽如此，方营长手下虽只一营，他后面也还有一旅之师远远的做他后应，旅长这里会添兵，他们那里不见得便没有兵来帮助他同我们对垒？"

陶旅长其时尚未及答言，侧首却好坐着一位参谋长在那里听他们发这些议论，此刻见赵珏说到北边旅部添兵相助方钧的话，慌忙插口说道："这一层赵先生大可以不必为虑，那个方营长目前所处的境遇，兄弟却侦探得十分清楚。我知道那个方营长这时候败固足以为罪，胜亦未必为功，他仗着他这一团血气之勇一意孤行，其实那团部里不满意他的人很多很多，巴不得他一败涂地，如何还肯添兵助他进战。兄弟所以说这一件事，赵先生大可以不必为虑。"赵珏听见这话，猛然触动一件心事，疾忙追问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北军虽然不讲道理，难不成不希望自家去打胜仗，转思量打个败仗之理！其中委曲，还望详细示知，以便学生斟酌进行，勉答陶旅长嘱托之意。"那个参谋长又笑道："赵先生又未免过于高视北军的程度了。他们看似在一个政府里做事，然而各人有各人的党羽，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进则相妒，败则相倾，全没有一毫剖肝沥胆的血性。你想那方营长以一个新进学生，见习不到三个月便一跃而为营长，这虽然是他的造化，毕竟未可自恃，总须得处处联络感情，好希图同他们沆瀣一气。谁想他不明世事，一味卖弄他的才具，藐视一切，指挥自如，同营的人固然入不得他的眼睛，便是他的堂堂上司闻人镜，他也是退有后言大不满意他的举动，新年在京城里他们彼此还大大的闹了一场意见，几乎决裂。"说着便将当时方钧因为出兵问题挟制副官寻觅团长的事迹，自始至终说了一遍。又道："所以方钧此次单独带领一营先趋湘岳，并非闻人镜好意，正是要拿他的短处以为报复自己仇恨之计。不料这方营长偏生了得，竟自负气冲着前敌，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战再战真个立了许多功绩。在别的上官听见这样消息应该着实欢喜，无奈这闻人镜别有命意，越是听见他获胜越是着恼，倒有好几次克扣他营里军饷不发。近来又限制他在这一月之间须将湖南全省克复。你想北政府里所用

的人，如此惫赖如此糊涂，任是方营长再出些死力又有何益？只不过这方营长不达时务，依然一味的还想同我们做对，并不留一点后来相见地步，这也由于年纪太轻，少不更事，赵先生看去觉得可笑不可笑呢？”赵珏接着笑道：“既然有此机会，我们这里正好将计就计了。但不知这些情形还是参谋传闻得来，还是命人去谍知消息的？若果然其中情节没有舛谬，不是学生夸口说，这方营长说他来投降包管在学生一人身上，可以立奏功效。”那参谋笑了笑，望着赵珏说道：“不瞒赵先生说，两军相见彼此虚实固然不可不知，至于方营长同那闻人镜的事迹，兄弟非但得之传闻，这消息委实十分翔实。益发告诉你罢，方营长单是得罪闻人镜其情却还可恕，惟是他冒冒失失恼了他面前一个副官，这就算他是晦气了。那副官是闻人镜极宠任的人，方营长有一次同他大大的闹了一个过不去，那副官自受他这口气又没有地方可以发泄，因之此次方营长种种的掣肘，全是他一个人在里面作祟。那副官同兄弟却最要好，不时的同我往来信函，并叮嘱我有什么可以致死方某的计策，他一定可以相助为理。所以这些情节，兄弟却无不了如指掌。”赵珏愈听愈乐，拍手笑道：“好极，好极！方营长所处地位，在别人看起来已是危如垒卵，他自己不知道轻重还以为是稳若泰山，这件事不消十日功夫，包可致方营长于座下。我此刻也不久留，仍然转回陶营长那里去了，一经有了机会，恐防要用着军队地方，还请旅长给我一个权限，容我自行调遣。”陶旅长大喜，说：“使得，使得！赵先生几时可以行事，兄弟在此静候佳音。”赵珏笑道：“大约等到方营长肃清湖南全省限期已满，那时定然另有举动，我便在那时候见机而行。”说毕，辞了陶旅长径自回营同陶如飞斟酌进行事件。

这一段说话还在那个新营长未曾来向方钧接事之前，及至这一次赵珏已经打听明白，知道方钧肃清全省的限期已满，闻人镜

已派了人来撤他的差委，赵珏慌忙向陶如飞笑道："事机已熟，贵在进行。今夜我便去同方钧相见，好歹都要叫他们并了伙，那时候方钧没有安身之地，不怕他不入我的牢笼。但是你须将本营的全队调往东北角上那座殿金山背后埋伏着，远远打听我们消息，做我的一个接应。"陶如飞连连答应。又怕赵珏一个人前去有性命之险，想叫他多带几名兵士暗暗跟随着。赵珏道："这万万使不得！像这样秘密的事，耳目愈多愈足误事，还是让我独自随机应变的好。"所以方钧这一天营里，日间才来了一位新营长接他的事，夜间便无巧不巧的来了一位赵珏同他叙起旧交，在旁观的看起来都以为是适逢其会，其实那里晓得全是赵珏用的玄虚呢。赵珏既然知道那新营长住在营里，故意去访方钧，已是叫那个新营长起了疑心，加之席间又百般的怂恿刘镛，激得刘镛没口子的乱骂，那个新营长非聋非瞽，岂有个瞧不出光景的道理？背地里悄悄出营，带领兵队来捕获奸细。在那新营长方且以为事出万全，殊不知道这种种事迹早在赵珏计算之中。及至将方钧逼得没有法子可想，赵珏竟公然替他发号施令起来。先命郝龙出去同对营答话，骗他们将营移动，军队一移遏止不住，他们营里便趁这个机会霹霹拍拍的真个开起枪来，所谓"攻其不备，出其无意"。况且方钧全营兵士因为旅长赏罚不明久已积愤在胸，触机即发，当这鏖战时候焉有个不以一当十之理？便没有南军接应，那新营长两营的人也断断抵御不过方钧这一营的人。加之追逐到殿金山旁边，南军不期而至，可怜新营长所带来的两营兵士十分存不到三四，死者死，降者降。陶如飞那一营的全队，大家唱着凯歌仿佛来接方钧的军队一般，一霎时聚集在一处。

赵珏跨马入营，亲自会见陶如飞，彼此好生欢喜。陶如飞便同赵珏商议要亲自去会方钧，赵珏连忙向他摇手，说："这且暂缓。适才我瞧方营长的意见，虽然事出仓卒，强迫他出了这般举

动，至于同我们这边联络，还得待我去向他疏通好了方才可以万全，第一件却卤莽不得。我们此时依然将全队退扎原处，等候我的消息。”赵珏说完这话，依然跨马驰入方钧营里。

此时方钧的队伍业已吹着鼓号，全营的人稍稍齐集，检点人数死者不足十余人，其余负伤的亦只有二十多名。方钧站在营里，正自慷慨演说，询问全营的意见，究竟作何归结。其时议论纷纭，倒有一大半预备归降南军，倒戈相向。方钧未及答应，已见赵珏下了马，单身入营。方钧先行谢了他帮护营救之惠，后来遂议论到一身的行止，不由失声长叹，说：“我为北军出力可谓竭尽智谋，不图见忌谗人百般谋陷，以至今日弄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固然由于我方钧一人德薄能鲜，诚不足以及物，威不足以服人，然而北政府里像这样倒行逆施，恐怕战祸延长下去终难操必胜之权。此刻我已获罪北军，势无束手待毙之理，行将绝人逃世，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但是这一班弟兄们和我共事多时，也可算得是些自家心腹，也不能为我一人累着他们霎时解散。老实说，我国今日的程度，凡来充当兵士的还不能讲到进则为兵退则归农，所以必须替他们筹一立功建名之路。好在吾兄雅蒙南政府里的眷顾，不妨便率此全队隶属你们那边营长麾下。不是兄弟夸口说，这一班弟兄倒是训练有素，颇有点军人资格，决不至贻人口实。谨将全营名册印信统交吾兄，吾兄如若见爱务祈不必推委，将来好生看待他们就仿佛好生看待了兄弟一样，兄弟是非常感激的。……”方钧说到这个分际，不觉一阵心酸，禁不住洒下几点眼泪来。谁知这个当儿众兵士听见方钧的话，顿时沸反盈天，众口一辞，说：“方营长到那里，我们愿意到那里，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誓不退避。若是营长不同我们一路走，将我们抛撇下来听候别人驱遣，我们死也不肯承认的。”赵珏这时候站在营里，看见他们营长同兵士这样的情形，不禁点头赞叹说：“难

得，难得！我们中国带领军队的也还有如此的程度，真是叫人倒地百拜。天乐，你也不用如此执拗，你去替他们想想，他们与其跟着我投效南军，在先不会就服从那个新营长，还不至酿成如此重大变故。一营的人舍生忘死从枪林弹雨里争得性命，他们又为着谁来？你此番不体恤下情，转要舍着他们而去，自然是个能说不能行的了。况且你渺渺一身，杳无着落，此番闯下的祸事，北政府里不见得同你干休，努必到处捕捉你去问罪。自投罗网丈夫不为，我为你计，大约除得到广东去走一趟别无良策，你仔细去想想以为何如？”赵珏的话方才说毕，刘镛早就喝采不迭，喊道：”赵大哥的话一点不错，无论什么人如若不服从他这言语，我先同他拚命。方大哥你也不用三心两意罢，除得向南军里寻觅生活，左右是个死路。我们今天杀了北边许多人马，那些忘八还能放你得过吗？”方钧向刘镛吆喝了一声，说：“凡事还宜从长计较，像你这样浮躁转使我没了主意。赵大哥今夜权在兄弟营里住一宿，明日兄弟再陪你去会晤陶旅长何如？”赵珏见他已经答应，心下十分欢喜。方钧又将众兵士安慰了一番，叫他们勿得乱动，一切总候我的命令，不至有误。众兵士们听见这话不由欢声雷动，大家各归队伍。

方钧当晚又发了许多银两，吩咐那些什长买了许多酒肉，做个犒赏筵席庆贺早间胜利。这一晚只把个刘镛乐得手舞足蹈、酒到杯干，吃得酩酊大醉，不曾终席，他兀自呕吐狼藉，别的兵士们将他扶入卧榻上睡了。赵珏同方钧在席间一递一杯的对酌，赵珏百般拿话去挑逗他，替他解释愁闷，方钧依然郁郁不乐，郝龙坐在旁边也猜不出他是何命意。大家吃了一回，约莫有二更时分，方钧便催着收了酒宴，各自转回营房安歇。那些兵士们虽然欢呼畅饮，然而方钧的营规素来讲究，依旧轮番不时的在营外一带巡逻，怕发生意外变故。半夜之后大家辛苦已极，陆续就枕而

酐。

第二天，一觉醒来刚是黎明，赵珏是心中有事的人，便自一咕碌坐起。正待下床，猛不防方钧营房里那几个伺候的兵士失声怪叫起来，赵珏大惊，顾不得穿好衣履，趿着鞋子跑过来查问。那几个兵士正在那里指手划脚的讲话呢，说："我们并不曾离开一步，怎生会将营长白白跑掉了，岂非怪事？"郝龙得了消息也赶入房里，指挥他们不用声张，说道："安知营长不是出外便遗，少停定会回营，你们这一吵嚷转叫人没了主意。"众兵士听见郝龙的话甚是有理，遂分派了几个人向营外去寻觅。惟有赵珏心中明白，不觉失声长叹道："天乐真是有血气的汉子，我赵珏对他多有愧色了。郝龙你不用过于把稳，你还瞧不出营长昨日的神态，他见众人不容他走，其时便成竹在胸，打算背着你们潜逃了，但是他这一走，路途之间很有些妨碍，我转替他不甚放心。……"赵珏正在说话，刘镛已从房里跳出，双手揉着眼睛大惊小怪的喊叫起来，说："怎样，怎样，营长会不见了！你们在营房里伺候的人都是死的，怎生营长悄悄出营，你们连影子都不知道？好，好！你们若不将营长寻出来交还我，我先拿刀砍了你们驴头，然后再将我这颗脑袋也砍下来。营长这样人都白白跑掉，不想在军界里打混，我们还活在世上有什么意味呢？"刘镛愈说愈气，急得暴躁如雷，只吓得房里那几个兵士泪如雨下，说："刘先生，我们谁还愿意营长走么？你要砍我们砍了也好，从今以后我们也没有别的指望，不如死了倒还干净。"这时候方钧失踪的消息一霎之间已传遍全营，大家闹轰轰的都进来查问情事。

赵珏深恐人心浮动闹出别的乱子，先行将刘镛安慰好了，叫他将全营名册检点出来，等我来询问他们的宗旨。刘镛没法，果然将名册送至赵珏面前。赵珏先命各兵士都归队伍，然后站立在一座高处，先行演说："方营长不愿归附南军的缘由，人各有志，便

是我同他那样交情也断断不能相强。至于你们此刻既已叛了北军，复行失了营长，这一营的人众也必须替你们谋一个下落，我此时的意见，营长虽走，将来总还要出来做事的，你们好容易编练成军，解散了也是可惜。依我的主意，不如径由我带领着你们暂时在南边领着饷银，然而我虽然抱这热心替你们打算，却不委曲你们，至于顺从不顺从还凭你们各人意思，断不相强。我如今先按册点一遍名，以我的话为然的，便一例的站在左边，不以我的话为然的，便一例的站在右边。是站在右边的人我依然发给你们一月恩饷，让你们好好归去各安生业。我这样办法，便是你们营长听见了料还觉得欢喜，不枉他辛辛苦苦训练你们一场。”赵珏当时宣布了这话，随即点起名来。其中情愿归附南军的占了倒有大多数，向右边望去，寥寥的只有数十个人。赵珏大喜，登时按名发饷，将遣散的军士打发出营，然后又向刘镛劝说，叫他在南军里慢慢寻访方钧，刘镛先还不肯，禁不得赵珏百般安慰他，刘镛方才答应。部署已毕，赵珏便命刘镛依然督率全队在原处驻扎，自家骑了快马来向陶如飞弟兄接洽。陶如飞的欢喜自然不消说得，旋即同赵珏并骑到了旅部会见旅长，将赵珏设谋获胜前后事迹一一陈述明白，又说到方钧不愿投效南军业已潜逃的话。旅长大喜，先向赵珏慰劳了一番，又道：“可惜方营长那样英雄，我辈不能将他罗致帐下，以后还须仰仗赵先生将他踪迹探访出来，我们得同他见一见才好。”赵珏一一答应。旅长坐了一会，便走转他的办事室里同那几个参谋斟酌，意思要将方钧那一营的兵队便归赵珏管带。大家听了异口同声都觉得这办理甚善。旅长旋即命人先将陶如飞唤至里面，将适才的话告诉他，命他向赵珏先容，此时权且屈他做个营长，等候我将此番战绩详细报告政府，然后自然另有升迁。你出去须得将我的意思说明白了，他们当陆军学生的眼界甚高，委屈了他们动不动就会发起脾气，你看那个

方营长不是榜样？他们这种人比你陶如飞却自不同。旅长说完不禁笑起来，说得陶如飞满面羞惭，只得欠着身子答应不迭，当将这话同赵珏商议，赵珏也感着那陶旅长看待自己不薄，登时应允了。所有不足的人数以后陆续添募，居然成了一支劲旅。

说也好笑，北军闻人镜同那位副官千方百计想出法子来，将一个方钧弄得一败涂地，不但不能建树功业，而且孑然在逃，更不知栖迟何所。他们虽然折了一营兵士，却是甚中下怀，快乐无似。那知南军自从方钧遁走之后，决不像前此回避不战，处处让着北军了。加着那边添了一个赵珏，他的军事学识却也不在方钧之下，没日没夜的偷着空儿就来攻挚。北军始则也还勉强同他们开开炮火，后来迭次败衄，大家提着赵珏名字便吓得忘魂丧胆。不消半月功夫，这湖南一省是当初被方钧占领的地方，到这时候都一处一处的退让出来，一直将闻人镜那几营兵队逼回岳阳城陵矶一带，闻人镜没命的打着电报向四处乞救。此时长江上下游各督军方提倡和议，谁人肯发兵来救他？只急得闻人镜束手无策，只得自家向南军要求停战起来。

这些琐事我也没有工夫去细细替他们记述，转是方钧自从逃出营门之后，孤行其是，表表不群，这个人倒也算得是个铁中铮铮，庸中佼佼的人物。他这一走颇关系着北边政局，我倒有些放他不下，不知他的主意究竟向那一方避祸。谁知他在那个时候早已定了主见。他心里暗暗想着，赵珏赴粤的时候，他的家眷依然还在福建，又知道那福建地方兵连祸结很不安静，我既已同他妹子赵瑜有了婚约，至今一共还不曾行着结婚礼式。徒然在外间东征西荡，不曾得着半点好处，倒受饱了满肚皮肮脏浊气，英雄气短自然就儿女情长，我此时不如径向福建去走一趟，拜见了赵珏母亲，顺便就在那里同赵瑜结婚，岂不大妙！于是那天夜间，便在营里取了好些钞票以及散碎银两装在一个皮包内，轻轻踅出

营门。所幸那些守卫军人因为多吃了几杯酒，夜深人静，兀自倚在门边睡着了，梦中听见方钧脚步声音，轻轻问了一句，方钧也不答应，跨上大路如飞而去。走至天明，拣了一所旅店权行歇下，休息了半日，打点行路的办法。先前本拟由武汉东下径往上海出口，又恐上海一带侦探厉害，万一北军嘱咐他们探访我的踪迹，我若前去，不是自投罗网？不如仍由湖南赴广东，再由广东转赴福建，虽则绕点道儿，路途之间还觉得平静些。主意已定，登时结束停当便向粤中一路进发。说不尽饥餐渴饮、夜宿晓行。沿途听人传说以及报纸上刊载的军事消息，知道北军叠叠失利，将自己当日所占领的地方一概仍归南军掌握，不由浩然长叹。暗念中国用人万一都像这般颠倒，将来怎生同列强并立，眼见得这锦绣河山，未知闹到什么地步？且喜我今日已是脱离军界的关系，暂且歇一歇肩，大丈夫不能虚生世间，先行将这家室之好达了我的目的，然后再相机行事。若能替国民出一分力量，少不得还要出山一走。但是我此时算已陷在困境，此去投奔岳家，论赵璧如妹子的为人或不至遂以冷眼看待，惟是他的母亲湛氏尚不知他宗旨何如？然而天下事总不能预料，且待到了那里再看光景罢。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十五回

索戒指小妹娇嗔　证盟言秀姑访旧

好笑那个方钧挟着满腔的婚姻欲望，兴匆匆的直往福建来，只恨作者那时不曾身当其境，万一果然同我们那位方大哥一路走着，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扯着他脖子抱着他腰肢，苦口叮咛劝他不必多此一番跋涉。为什么缘故呢？赵瑜赵小姐同林赛姑的事迹读书的人是明白的，书中的人都是糊涂的，你以为你那一枚金戒指儿交给他哥哥赵珏，赵珏又曾告诉过你说是同他妹子戒指交换过了，海可枯石可烂，大约这一段婚姻断然没有阻碍。其实天下事，那里便能由着人的心说怎样就怎样呢？岂但方钧同赵瑜的姻事是如此，便是上帝摆布世人，今日这个样儿明日又换了那个样儿，其中种种颠倒错乱也只是如此。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界上若非极有智慧极有见识的人，也断断逃不了这些泡影幻觉，你看还可怜不可怜呢？想到此处，觉得那方钧的事犹其小焉的了。我如今且趁方大哥在路途上跑的那个当儿，先行将赵家小姐的情事叙得一叙，然后他们那一段情中趣史方才有个头绪。

且说赵瑜自从送着她哥子赵珏出走之后，她一面是悬心她的哥子在路上不要再发生变故，一面又悬心那个林赛姑至今总不曾得着他的确实消息，镇日价愁眉双锁，茶饭不思，把一个生龙活

虎的女学生，也就弄得像个怀春少妇、忆远闺人。她母亲见她这样，真是又怜又爱，百般的逗她嬉笑。她也知道母亲的用意，有时勉强陪着闲话，无奈一到了自己闺中转又展锦被而心酸，背银灯而肠断，真是做女孩儿家说不出来苦况。好容易等到半月之后，并不曾接到她哥子的家函，转由广东寄来一封信。封皮上却是林赛姑亲笔写的，接到手中，芳心里不由跳了几跳，心慌意急匆匆的拆开来一看，却没有多说别的话，大略只叙了叙在路途之间小受惊恐，如今已安抵省垣，会见祖母同父母，恐姐姐悬念，特此告知等语。赵瑜益发着急，究竟不知道他是受的什么惊恐，事迹若非重大，也断断不至耽搁这许多日子，到今日方才抵着省垣。左思右想，只恨这些男子们不能体贴女郎意思，不细细告我这其中情节，不免拿着信又流了一回眼泪。刚思量覆他的信，叵耐他那信后依然不曾将在省住的居址明白写出，仍旧是个无从投处。赵瑜暗暗发恨，赌气将信摔在一旁不去理会。谁知不曾隔了三日，赵珏由广东发来的信亦已寄至，其中叙述的情节还比赛姑详细些，心里不由欢喜起来，便想写一封回信，给他哥子转达赛姑。

这一天刚刚磨好了香墨，匀纸执笔，正待书写，外间又有仆人持着一封信送入来，说是依旧从广东寄至。赵瑜便搁笔不写，见封皮上又是赛姑亲笔，芳心快乐已极。忙拆开来看视，一张一张的笺纸倒好有十数张之多，赵瑜方才知道赛姑所寄的信不过是个大略，至于这封信里，方才将他从前所历的境遇一一的详细写来，便是目下所住的地址也清清楚楚的开列在上面。赵瑜斜签着身子，坐在靠窗口一张睡椅上，从头至尾看了下去。谁知她看过之后，忽然没精打采的将那封信掼在一旁，不似先前高兴。有一个短鬟在旁边侍立，也不敢去问，只得轻轻的递过一杯茶来。赵瑜皱着双眉说道："搁在那里就是了。到一处地方，落一处痕

迹，常常的装着这模样去哄骗人家，怕天雷不来劈……”说到此处又忍住了。不由一阵心酸，顿时泪如雨下。原来林赛姑这一次寄给赵瑜的信函，其中已将同陶如飞妻子双飞双宿在一处的话详细告诉了他，并不隐瞒，并说陶夫人看待他如何亲密，我虽然回家之后，不时的还同他往来，真说得如花如火，像似在赵瑜面前炫耀一般。其实论赛姑的用心，并非抛却赵瑜全行爱好那个陶家少妇。不过他年纪尚轻，于风月一道，尚不省得怎生叫做情澜醋海。据他的意思，以为将这话告诉了赵瑜，赵瑜应该听了替他欢喜。他哪里想到赵瑜同你已有终身之约，你这样到处沾花惹草，万一将一颗心改变过来，叫他将来作何结局呢？赵瑜看见后面又说到他哥子累次向自己缠绕不清，简直要想同他订立婚约，我又不好告诉他并非女子，叮嘱赵瑜寄信给他哥子时候，或者暗暗点明这事，好让他死心塌地，免得再行向我纠缠。赵瑜当时看到此处，不由将双脚跺了跺急得笑起来，暗暗说道：这又奇了！当初同在家乡时候，我常常留他在一处起卧，这是母亲同哥子都是知道的。在旁人的意思，以为我辈同是女郎，共枕同衾原不要紧，今日我忽然告诉哥子，说你不是女孩子是男孩子，叫我置身何地？况且一经张扬出去，仆婢们口齿尖刻，有什么话他们说不出口，这件事岂不是给苦头给我吃么？断然却使不得。

当天在灯下便踌躇了半夜，免不得要写封回信给他，至于提到陶家夫人的话，只轻描淡写暗中规讽了几句，大致说名誉要紧，长此诱哄人家妇女，万一被人瞧破形迹，身家性命两有妨碍，能俟大局平定，还望回闽一行，稍慰怀念等语。写完之后，反覆看了几遍，心中总觉得恹恹不乐。自念同赛姑这件姻事，非常暧昧，将来不知究竟作何结局。这一夜对着孤灯转勾起无穷惆怅，一直挨至三更已过，方才和衣而睡。第二天便有些神志恍惚，对着镜子照了一照，已是消瘦了好些。早间循例走入后进去问他母

亲安好，湛氏见她这种模样，不由惊问道说："瑜儿你怎生如此委顿，敢莫又受了些风露，身子觉得不爽么？昨天我听见广东寄来好几封信，想是你哥哥的手笔，你看他信上道的是些什么言语，不妨告诉我知道，让我放心。"赵瑜慌忙笑着说道："女儿正为这件事特地来禀明母亲，哥子在外各事都还妥贴，如今住在一个朋友处，尚不曾觅得位置，果然在广东耽搁久了，那地方也在破格用人之际，哥子不至久赋闲居的。至于女儿昨夜因为忙着回哥子的信，不无耽搁了多点时候，身上觉得有些困倦，其余并没有病痛，请母亲不用替我操心。"湛氏点头叹道："像你们这样花枝般年纪，各事都要自家知道保重才好呢。我看你自打从去年一病之后，到今日总不曾十分复原，你今年不过才得十几岁的人，万一弄得亏损下来那还了得！至于你哥哥在本地闹下乱子，好容易平平安安的到了广东，就是神天庇佑。我们家里逐年虽有亏累，然而尚还敷衍得去，也不在一时想他在广东去拾金豆子。你写回信给他，就说我吩咐他的，叫他在外边处人接物总宜以谦和为本，比不得在家乡里多有亲友照看。他去会他丈人时候，他的丈人能提挈他最好，若是不行也不可苦苦去逼人家，虽说是翁婿情深与寻常人不同，然而也须相机行事，不可使出他那牛性子，动不动就向人家赌起气来，要紧，要紧。"赵瑜连连点头，心中也有些发笑。坐了一会，便辞了母亲，依然转回她的房里。

隔了几天，赵瑜正盼望赛姑回信，谁知赛姑并没有信到，他哥子赵珏转寄了一封家信回来。上面说到业与林家小姐在陶夫人处晤会过一次，此番因为北军厉害，陶如飞力不能御，陶夫人知那北军营长系是方钧，强着我同宗久安往湖南一走，以便相机运动方钧，同南边联络一气。兵情紧急，刻不容缓，指日便须启程，以后所有家函权且停寄，一俟我回到广东之后，有信到家，再决行止。赵瑜得了这信，遂持至母亲处，告诉她哥子现已不在

广东，母亲嘱咐他的话暂时大约不必寄去。湛氏听了，不禁双眉紧蹙，说道："你哥哥也太卤莽，怎样又闹到开战地方去了！他又不是军营里的人，任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与你有什么相干？何须告这样奋勇去替别人家出力。老实说这是瑜儿你知道的，你哥哥虽然在陆军学校里充当过几年学生，不过是纸上谈兵，究竟不曾有过若何经验，万一再同人家开起枪炮来，他有什么能耐？当真去充甚好汉。他的耳根子委实软，人叫他怎样他就怎样，他竟不想上有老亲，下有弱妹，这千斤重担子将来都倚托在他身上，假如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生说法？"湛氏说到此际，不禁纷纷落下眼泪来。赵瑜忙拿话安慰道："母亲也不用如此焦烦，这等事让哥哥去阅历阅历也好。若说做了陆军学生就真个不能临阵，那方钧不是也同哥哥一样，他为何公然在北边领着军队，偏生叠次打着胜仗，叫南军听着他的名字都害怕。他起先又何尝是打军备里磨练出来的，事在人为，拿哥哥的学问去比较那个姓方的，不见得就不如他。况且哥哥此次虽是亲临战地，又不公然去同他打仗。他信上明明说着想去运动姓方的同南军联络，可想没有闹着枪炮的危险。母亲在这个当儿就替哥哥担起心来，将来母亲还能拦着哥哥不让他去军界里谋一位置，说是我家赵珏虽然在陆军学校充当学生，原是纸上谈兵，断断不能同人家打仗，转把来当做一个女孩子看待。还有一句老实话告诉你老人家，请你老人家放一千二百个心，大凡军界里的人，位置越高，那性命越是保全得稳。便是偶然同敌军对垒起来，那些在火线上拚命的全是些无名的兵士，至大不过有些什长、队官押着众兵士开枪，至于做到营长，也就拿着一副望远镜子站得远远的瞧看，若是得了胜利呢，他就吆喝着向前进，向前进……一个不尴尬。事机不顺，他本来站在后面，掉转脸来飞跑，比别人又急又快，任是满天的炮花弹子，一点儿也擦破不到他们身上。营长如此，推而至于旅

长、师长，益发可想而知。只是苦了那些儿郎们，伤脑折足，糊里糊涂的死得没有分晓。横竖打死一半兵士，再招一半兵士，按名索饷，与他们那些官长丝毫没有干碍。所以近世里讲起开战，若是当兵士的稍明大义，除得同敌国打仗理当奋不顾身，如逢着自家人杀自家的人，简直给他一个不去理会。看那些争权夺利的长官，还敢滋生事端，挑起南北恶感呢！所以哥子的事，母亲千万不要替他过虑。”赵瑜这话一说，真个将湛氏说得笑起来，指着她说道："我料不到你这点点年纪，把外间情势都被你看得透澈了。若是叫你做了兵士，那些军界长官还想有饭吃么？以后快不要说这些伤时的话，防着给别人听见，不是又该编派你是军界一个革命党了。”赵瑜只是格格的笑个不住，又抬头望着她母亲说道："女儿的话还不曾说得完呢，母亲又来同我打岔。女儿的话母亲若是不肯相信，眼前还有一个凭证，哥哥信上不是说的南边带领军队的那个陶如飞，他不是做到营长身份了，你看他左一次失败损折了无数兵士，右一次失败又损折了无数兵丁，他既然带领这一营的人，敌军的炮子儿又不曾长着眼睛，如何只拣那些兵士去打，就不曾偶然飞过一弹半弹打到他身上来呢？可想他每次必然离着火线很远很远，一经败下来，他定是比别人先跑。女儿不是笑话他，他简直也不必叫做什么陶如飞，不如就叫他做逃如飞罢。”此时直把个湛氏笑得揉肠摩肚，用手指着赵瑜额角骂道："你这妮子，越说越不成话了，人家打了败仗，你还拿话奚落他做甚？同是一般的营长，这姓陶的怎生就远不如方钧？我就不相信那个方少爷，当初在我们家里走动的时候，不过一个文弱弱的书生，像煞没有缚鸡的气力，如何到了战阵上就这般厉害起来？敢是在北京里一趟，重又换过一个人了。可惜我此时没有瞧见他的机会，万一竟瞧见他，我倒要细细去看他有甚本领。”当下母女二人又说了些闲话，方才各归寝室。

隔了几天，赵瑜果然便不曾去写回信，只是觉得赛姑没有信来，又恐怕他接到我那一封信，心里老大不甚愿意，疑惑我有醋他的意思，那就辜负了我的心了。暮春将尽，天气暄妍，福建边界虽然时时有紧急的兵信，至于省中经督军布防周密，倒还安然没有什么战事。赵瑜闲暇时候，除得读几卷书，弹一阕风琴消遣消遣，只在她母亲膝前亲承色笑。湛氏觉得有这爱女随侍左右，把思念儿子的心肠也略略放下。只是看着她这女儿年纪渐长，风貌娟然，比较人家寻常闺娃委实赛过几倍，暗念：若非国事阽危，大局不靖，我家这瑜儿也该议及婚姻的时候了。此时她哥子又身居异地，也没有个可以商议的人，只好权时等待。

这一天，赵瑜正坐在她母亲房里，湛氏指挥着女仆们把箱笼打开，将冬间所穿的皮衣服一一晾在院落里去晒，忽然门外走入一个家人，持着一张名片，交至一个女仆手里，说："快去禀明太太，外间有一位方少爷求见，请问太太还是请他进来不请他进来？"那女仆随将名片呈给湛氏，湛氏接向手里一看，不由失声说道："哎呀，这不是分明方钧方少爷么？他如何会走到这地方来，岂非怪事！"忙高声喊住那个家人，问道："你看那个方少爷还是独自来的，还是带着军队来的？"那个家人笑回道："方少爷是单身到此，以外并没有别人。"湛氏格外迟疑，拿着名片向赵瑜笑说道："这个怪也不怪？这方少爷不是正在湖南带领兵队，你哥哥跑去运动他的，如何他们不聚在一处，转轻车减从的跑到我们家里来则甚？"赵瑜听她母亲问自己的话，只是鼓着小腮颊儿一句也不答应。湛氏又沉吟了半晌，忽然惊慌起来，说道："莫不是珏儿出了什么意外的事不成？"想到这里，顿时面目失色，牙齿索索落落的抖个不住，也不再同赵瑜斟酌，一叠连声向那家人说道："你便赶快出去，请方少爷到厅上等我一等，我有话当面问他呢！"那个家人连连答应，立刻飞奔出外。不多

时又进来禀说："方少爷已坐在厅上，请太太便出去罢。"湛氏加了一件外衫，叫赵瑜在房里坐着，自己匆匆的扶了一个侍婢向厅上走来，径自会晤方钧。

方钧一眼看见湛氏出厅，忙立起身子，恭恭敬敬行了一鞠躬礼，让湛氏在上首坐。湛氏立意不肯，方钧这才斜签着身子坐下。湛氏先自笑说道："久已听见方少爷在北边很是得意，当初你同珏儿在学校里读书时候不曾料有今日，不多几天前还接到小儿的信函，说方少爷近在岳州同南军开战，威名远振，真是替你欢喜不尽。不知方少爷怎生有这闲工夫向福建走这一趟，还不知近来方少爷会见珏儿没有？"方钧被湛氏这一番诘问，心里不禁有些惶恐起来，暗想：我此番是专为求婚而来，若将在前的失败事迹一一告诉了湛氏，他们妇人家见识，岂非听了要十分颓丧。然而又不能全行扯谎，只得粗枝大叶将在湖南的情形说了一遍。随即又说道："璧如大哥在营里已经会过，他立意劝我附合南军，我因为本来带着北边军队，此时虽然卸责，却不愿意掉转脸来又同北边军队坏了感情，所以和璧如不辞而别，先行料理料理家室的事务。不瞒岳母说，家门薄德，自先母见背之后，老父又娶了一位姨娘进门，为人很不尊重，小婿是以离了战地并不肯再回北京，又知道璧如远在广东，岳母这边也没有多人照应，特地单身到此。一者替岳母问安，二者求岳母一个金诺，要让小婿再行回去，同老父商议，便可择定吉期来娶小姐过门，然后小婿方可以放心在外间重建立一番功业。"好笑，这时候方钧嘴里不住的左一个岳母，右一个小婿，直把个湛氏朦住了。彼此相对，一时间又不好拿话去问他，说我家女儿几时许配你的？只得支支吾吾，一味的含糊答应。说道："原来方少爷此时已不在军营里了，兵凶战危，原是这样的好。况且你们年纪尚轻，将来也不愁就没有事做。珏儿起先我听见他也要到湖南战地，心里便很不以为然，如

今将方少爷的比喻起来，可想你本来是带兵的，尚且掼下来潜行到此，他又不曾得着一官半职，又何苦去冒这样危险呢？但是方少爷几时抵的码头，目下行李还是在船上，还是在客栈里？我这里命人去替你去照应，好搬移到舍间来多住几时。”方钧欠身答道：“这个可不劳岳母悬心。小婿当时匆匆背人就道，原不曾携有行囊，好在近日交通便利，凡有客栈，陈设应用各物一概齐全，小婿昨日已抵码头，就近在城外一所栈房住下，因为风尘劳碌，权且休息了一夜，不曾过来拜谒，深以为歉，以后还是容小婿在外间住着，一切方便些，打扰岳母处有日，原不在一时岌岌。”湛氏笑道：“这也罢了，但是今晚仓卒，不及备得筵席，明日早些到舍间来便酌，聊当替你接风，千万不可推却。”方钧连连答应，说：“谨遵岳母的命，决不迟误。”

他们两人刚在厅上叙话，此时内外仆人等均知道这方少爷是来同我家小姐思量结婚的，不免背地里互相议论。赵瑜面前用的那个小婢，先本随湛氏出来。自家便躲在屏风背后听他们讲话。这会儿听见方钧所发的议论，句句都关系她的小姐，她本也不知道轻重，得了这样消息，立刻跑转回来，悄悄走入赵瑜房里，望着他的小姐笑道：“原来姑少爷同太太是商议小姐的喜期，如今太太还不曾答应，在我看这喜期能早些时最好，也让我们多热闹热闹。”那个小婢正站在一旁手舞足蹈的谈笑，别的仆妇们各各凝神静听，猛不防赵瑜早走过来啪的一个巴掌向那小婢脸上打去，打得那小婢哇的一声哭起来。赵瑜指着她骂道：“你满嘴里胡诌些什么？平时容你快嘴惯了，知道的也说，不知道的也说！”赵瑜愈说愈怒，更待上前来打那小婢，经别的仆妇们上前劝解，闹的正不得开交。

外间湛氏已送出方钧，依然蹒蹒的步入后进，嘴里不住的嚼念道：“这是打哪里说起，几时有这一回事的？若是说他孟浪

呢，他也在外面做过一番大事，到不得个更像这般冒失，真真叫我委决不下……”一面说一面已走近赵瑜房外，又听见那婢子啼哭，慌忙问着何事？仆妇们便将适才吃小姐打了的话告诉湛氏。湛氏不由笑起来，进了房便向椅子上坐下，说道：“这也难怪这孩子糊涂，叫人听了去，他真是我们家里的姑少爷了！我这岳母的称呼，倒被他叫得腻烦起来。这种事偏生叫我又不能拦他……”说着，又回转头来向那几个仆妇说道：“不错，当日你们大少爷也曾同我提过这事，是他亲口说的，这方少爷的为人怎样诚实，做事怎样敏捷，不如将妹妹的终身就托付他罢了。其时我还对他讲，说方少爷很是不错，我心里也极喜欢他。只是你妹妹年纪还小，让他多在我身边做几年女儿，替我消消愁，解解闷，一时间还忙不到他婚嫁。我还说着笑呢，等你娶了亲事，再替你妹妹择个婆家也还不迟。你们大少爷听了我这样话，他也就答应了。难不成这句闲话儿便被方少爷听见？就任是被方少爷听见，也不能拿这句话据为口实，硬算我将女儿已给他聘了不成？”湛氏说毕，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再回头望望赵瑜，只见她气愤愤地对着一面菱花镜子照看，兀自不来理会他们。湛氏又笑道：“瑜儿你也不用为这点小事生气，凡事都要我们做主呢。答应不答应，这也不是一相情愿的事。但是事出有因，你毕竟再去想想，还有什么缘故在这里面？”赵瑜这时候已将一个脸掉转来，向着他母亲恨恨的说道：“这件事总还得去问问我那糊涂哥哥！母亲通记不得去年我在病中，曾经赌气毁去一个戒指的事儿了，他也不问个三长两短，兀的自做主张把人家一个金戒指儿换得来，偏生又瞒得我实腾腾的，哄我是在银楼里新配的式样儿。我那时候还在梦里，简直连一点影儿都不知道。不是神差鬼使，忽的叫他亲口说出来，如今我还依然套在手指上，羞人答答的，岂不要叫别人看着笑话？我不知道他如今也有二十岁左右的人了，做起事来依

然这样冒失，真真要把人呕死。”赵瑜说着，那粉脸上也就止不住珠泪晶莹，潸然不语。湛氏失声笑道："哦，内中原来还有这些缘故！你们叫我从那里去晓得？你这哥子真算得个少不更事，你父亲虽然没了，上头还有我呢！怎么这样大事不同我禀明白了，公然就替妹子将婚姻许给人家。这方少爷的为人幸亏我们还是知道的，万一是个陌生的人，他也不问人家是跛子、瞎子，只要他们交情亲密，彼此谈论得来，就轻轻将自己的妹子双手赠给人家，这个如何使得？好孩子，你也不用为这些没要紧的事伤心，放着我一天不死，总不能叫你受了委屈。”湛氏说到此处，又将眼睛四面望了望，遂发话道："你们大家都站在这里发呆做甚？各人还去干各人的职务，这也不是什么新闻故典儿，听了去好让你们白嚼舌头。”那些仆妇知道湛氏是要打发他们走去，各人会意，并将那个小婢一齐带出房外。

此时，赵瑜房间里只剩了他们母女二人对坐着。湛氏方才将身子向前挪了一挪，低低含笑望着赵瑜，说道："瑜儿，瑜儿！我有一句体己的话要同你斟酌，你看可使得使不得？自古道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做了一个女孩子少不得都是要嫁给人家做媳妇的。你的年纪如今也算长成了，我仔细瞧看方少爷的为人，将来倒还有点出息，不是那些不尴不尬的子弟。他此番又是挟着一个高兴，巴巴的到我们这里来求婚。我在先还有些憎怪他卤莽，如何没有一点影子便满口贼我做他的岳母。就你告诉我的一番事迹而论，可想全是你哥子做的主张，他也不知道，我还睡在鼓里一般。千不怪万不怪，只怪你哥子太不长进，为甚不等我答应了，就同别人家交换饰物。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与其我们再行回绝方少爷，叫方少爷面子上难下，不如就将机就计，径自将你的终身许给他罢。目下兵荒马乱，还不知这中华民国要捣乱到几时，趁我活在世上，亲眼看见你们成了家室，

也放下我一条肠子，省得你们在我面前，我还替你们耽许多惊恐。你是个孝顺孩子，这又是你的一生大事，也不须学那些小家女子装做害羞，不愿意张口吐舌的说话，只须你答应了，我明天就请出人来做一个媒妁，明白的订了婚期，好让方少爷来娶你，或径是赘在我们家里也好。当时赵瑜猛的听见她母亲说出这一番轰雷掣电的话，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得眼泪直流，好容易拿定神志，含泪款款的向他母亲说道："母亲适才所说的话，全是为女儿终身计较，女儿虽然愚蠢，道不得个便不知道体贴母亲的用心。况且做女孩儿家的在别人面前用着害羞，在母亲面前更用不着害羞的道理。只是女儿此时主意已经拿定，因为家中也没有多人，哥子又远赴广东，一时还不晓得可能回家来走走，所赖以侍奉母亲的可算只有做女儿的一个人了。女儿今年不过才得十五六岁，也不是议及婚嫁的时候。女儿总想再在母亲膝下，晨昏定省三五个年头，然后等哥子将嫂嫂娶得回来，那时候女儿便是去到人家做媳妇，也还放心得下。母亲此刻若不体贴女儿意思，也同哥哥一样，硬行替女儿做主，只是母亲也不怜惜女儿，女儿细想起来，更有何生趣！与其嫁了离着母亲，不如死了离着母亲倒还要干净些。女儿所说的话并非把来恐吓母亲，但是女儿有女儿的苦衷，虽是生身父母也断断不能相强，姓方的误于哥哥卤莽也怨不得别人。还有一件紧要的事，趁他此时在我们家里，母亲必须同他交涉好了，方才可以让他走路，否则女儿也断不能就此含糊下去。"湛氏夫人笑道："你不许他婚姻也就罢了，还同他有什么交涉？又来叫我母亲去做难人。好孩子，凡事能敷衍过去便过去罢了，随着自己性子要怎样就怎样，那是万万行使不去。是哪一件事这样要紧？你且说出来给我听听。"赵瑜急道："哥哥当初将人家戒指换得来，虽然给我毁掉了，然而我自家那个戒指，至今依然还在别人身边，这个如何使得？不趁此时机，母亲替我向

他索还给我，蹉跎下去，毕竟不尴不尬，落这痕迹在人家手里。外人不知道是我那糊涂哥子做的事，万一将来传说出去，叫女儿这颜面何以见人？”湛氏想了想，皱眉说道：“你的话怕不有理。但是一件，我们既已回绝他的姻事，他们少年心性自然大失所望，此时又紧紧的逼着他索还戒指，知道他还肯答应不答应呢？在我的意思看来，也不必在这一时忙着，等你哥子回来，还是叫他去同方少爷接洽，料想那个方少爷也不能勒措住这戒指不交还你家哥哥，你看我这主意如何？”赵瑜冷笑道：“我那糊涂哥哥，他能在日后替我索还戒指？他倒不在当初冒冒失失的将我戒指送给别人去了。母亲还处处倚仗他，做女儿的是万万不能遵命的。这一件事总得求母亲替我做主。”说毕，又珠泪纵横，十分哽咽。湛氏笑道：“你多的日子都耽搁下来了，何在这一时着急！况且你又不是另行有了夫家，方少爷这头亲事能辞别则辞，不能辞还依你哥哥做主也不妨事。我就猜不透你这心里好像同那方少爷有什么仇恨似的，这也叫人很觉得奇怪哩。你权且耐着，等我明天会见方少爷时候再行相机行事，总求能如了你的心愿，何如？”赵瑜见她母亲肯替他去索戒指，方才止住泪痕，只是闷恹恹的一夜，也不曾好生安睡。

湛氏真个在头一天里便吩咐家人们预备一桌筵宴，明日请方少爷到家来午膳。又因为赵珏不在家里，没有人款待方钧，又不便让他一人独酌，于是又命家人分头向亲戚那边，请了几位年纪高大的老者做了陪客。到了第二天午刻光景，众位亲戚都到，方钧挟着满腔高兴也就向赵珏家中走来，只不曾会见湛氏，仅仅同那几位老者周旋了一番。众人都知道方钧曾经带领军队，在湖南一带很立了些战绩，在先还疑惑他是个赳赳武夫，见面之顷，却是一个文弱书生，大家心中非常敬慕。入席之后，众人便问长问短，不住谈论湖南战事。方钧老大不很愿意同他们周旋，只顺口

略略酬答了他们几句，转不时的掉转脸去，向屏风背后偷瞧，简直有自命娇婿身份模样。依他的性子，恨不得将那几位亲友抛撇下来，亲自走入上房去，想与他岳母叙叙家常才好。闷闷的吃了好几巡酒，筵席将散，方钧甚不耐烦，胡乱吃了饭。大家纷纷散坐，家人献上香茗，便在这个当儿，里边走出一个丫鬟，走至方钧面前，低低笑说道："太太吩咐，请方少爷略坐一坐，我们太太等客散后便出厅来，同少爷有话面谈。"方钧听了这话十分欢喜，忙立起身子连连答应。众人已听见这仆妇的话，大家知趣，便都起身作别。方钧转自做主人，一一将他们送得出去，重又转回厅上，端着茶杯坐在一边。

良久，已听见仆妇们传话出来，说："太太出厅了。"方钧此时笑脸相迎，早又恭恭敬敬抢近了几步，口称岳母。湛氏笑了一笑，说："方少爷请坐。适才多有简亵，实在因为小儿远出，家里无人奉陪，少爷千万不用客气，不知可曾吃饱了不曾？"方钧笑答道："岳母那里话！忝系至亲，同自己骨肉一般，岳母又赐盛筵，寸心感激不尽。不知岳母……"此时湛氏已同方钧对面坐下，只听见他口口声声呼唤岳母，心中委实好笑。听到此处，忙接口拦着说道："方少爷这样称呼，万不敢当。"方钧猛然听见湛氏说出这两句话来，好像兜头淋了一勺冷水一般，不禁爽然若失。忙欠了欠身子，重又说道："岳母……"湛氏笑道："方少爷又来作此称呼了，名分所关，不得不以实言奉告。当初小女待字闺中，原不肯急于将她远嫁出去。小儿同方少爷本系同学至好，性情又极相得，那时小儿也曾在我面前提议此事。我随即同小儿商议，说是论方少爷的为人，将来不愁不飞黄腾达，敝处极愿攀附这门亲事；无奈膝下只此一女，年纪又还稚弱，急切还议不到婚嫁，并叮嘱小儿委婉转达鄙意，想已在方少爷洞鉴之中。此番承蒙不弃，枉道过访，甚慰下怀。无如方少爷满口里向我这

边请求婚期，以便迎娶小女过门，聆言之下甚是惊骇。当初本未尝同府上订过婚约，何得草率从事，无媒无妁便议吉期？又恐怕少爷误会其意，是以今日特设薄酒酌，将少爷请得过来，申明此说。横竖小女尚未许字他人，方少爷仍宜先行回府同尊大人那边议妥洽了，然后再定行止，才是正办。这时候论少爷同小儿情如手足，我便占长些，还该呼唤我一声伯母为是，这岳母二字万不敢当。”方钧在这个当儿，忽然听见湛氏说出这番话来，真是出自意外，脑子里像劈了一个焦雷一般，又羞又气，更不等待湛氏再往下说，急得跳起身子，正言厉色的答道：“哎呀！岳母此话打从哪里说起？小婿听去一点也不明白。论男女婚姻大事，岂可以随意答应，又岂可随意翻悔。当初仰附清门，自知非分，然而小姐是岳母家的，那时候允与不允可以一言而决，为何业已允许于先，今日忽然又支吾于后？仓皇反覆，无论贤如岳母，不该作此出尔反尔之谈，便是像小婿这般不肖，也不能将这件事当做玩意儿，忽的向岳母悔婚起来。圣人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一小婿此时忽然别有所眷，蓦地到岳母处说是不要小姐了，岳母试想这事，如何可以准许小婿，竟让小婿自由行动起来？目下小婿聘定小姐为妻，不但亲戚朋友大家都已知道，而且几于闹得通国皆知。小婿若听岳母这边一相情愿的话，知道的呢，说是岳母做事殊欠正当；不知道的，还要疑惑小婿在外不知做了什么歹事，以至见屏华族，连自家岳母都不肯承认起来，岂非天大笑话？这还是就情理而言，若论事实……”方钧说到此，转气愤愤的将赵瑜小姐那一枚戒指，从他手上使劲脱下，托在手掌上，送至湛氏面前，冷笑道：“喏喏，这枚戒指不是小姐的珍饰？当日明公正气，从璧如大哥身边亲手交给小婿的。别的事件可以假得，难道小姐妆奁之品，他会无故的飞到小婿的指头上不成？璧如大哥曾经亲口告诉我的，小姐婚事已蒙岳母允许，又得小姐同意，所以

将这枚戒指交换了小姐的戒指送入闺中去了。文明时代男女婚约，第一以交换信物为重，其余传红过礼，那还是官样文章，可无可有。况璧如大哥他也是个在外阅历过的少年，并非儿童可比，他说的话做的事，小婿难道还不能相信？也没有那时再行来向岳母询问的道理。还有一说，小姐生在府上，也算是千金之体，即使岳母或者鄙弃小婿寒微，另行有攀附高门的用意，小姐也断不能顺从岳母的乱命，说是可以将小婿搁置一旁，另行同他人结为夫妇。妇人从一而终，名节何等郑重！岳母若是怜爱小姐，还宜再请三思，不可草率从事，要紧，要紧。”方钧一面说，一面早又将那枚戒指轻轻向手上一套。

此时可怜只气得那湛氏夫人只管低着头，翻着白眼，恨不得从方钧手上将那枚戒指夺回来才好。又想：方钧这点点年纪，说出话来真是刀斩斧削，一点漏缝也没有，叫我再拿什么话来同他辩驳？无缘无故，又被他骂我做乱命，饶着被他骂了还不能开口。千不恨万不恨，只恨赵珏那孩子如何竟瞒得我实腾腾的，胡乱替他妹妹做出这样事来。依我意见，何尝不可以将机就计。生米煮成熟饭，不如一双两好，就将瑜儿嫁给他也还不错，偏生那个牛筋的孩子，提着方钧好像深仇宿恨似的。去年平白的又将人家戒指毁掉了，你此时叫我为难，去向人家索回戒指，假如人家戒指还了你，你又拿什么东西还给人家呢？别人家说起来有儿有女，可以让做母亲的喜欢喜欢，像我家这一对儿女才好呢，没的不能叫我喜欢，还生生的寻出烦恼来给我生气，真是不知哪一世的冤业！湛氏越想越恼，不由提起袖子来揩拭眼泪。仆妇们在旁边看这光景，委实觉得有些难受，忙倒了两杯茶来，一杯递在湛氏手里，一杯送与方钧。方钧只管摇头晃脑，口里不住的说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湛氏想了半会，方才挣出一句话来，说：“方少爷你也不必怪我，当初这件事，实系我睡在梦里一点

都不知道。你方才所说的话何尝不近情理，好在小儿他不曾死，老实等他回了福建，我再问他以前怎生同少爷接洽的。至于小女婚事，到那时候再议行止，可好不好？”方钧摇头笑道：“赵大哥他一时如何就能回来？即使他已经回来，他也断不能同我图赖。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婚姻一层是我终身大事，一误不容再误，再不能像这样延宕的道理。还求岳母做主，将此事说定了，好让小婿放心。起先小婿倒还可以耐得，如今照这神情看起来，夜长梦多，延宕下去格外防生枝节。难得今日同岳母面晤，还是要求岳母金诺的好。”方钧一句紧逼一句，真把个湛氏夫人闹得没法，不答应他呢，他又实逼处此，简直不容我推诿；若是答应他呢，瑜儿方且要向他索还戒指。如今是戒指不曾索得到手，转被他逼出我的话来做凭据，瑜儿他定然不肯径自干休，还防闹出别的岔枝儿来，如何了得？左思右想，实在无法可处。尽管彼此对坐了一会，半晌没有话讲。

方钧又等得不耐烦起来，刚待再行拿话去追诘湛氏，不料外间忽然的匆匆走入一个家人来，向湛氏夫人面前说道：“禀夫人一声，适才来了一位少爷，口称要求见太太并我家小姐。家人们问他名姓，他又不肯说；听他口音，像是本地人氏又带点北京腔调儿。家人们回说太太在厅上有客谈心，他一定不依，并说如若太太有事，不妨同小姐会一会也是一般的。家人们不敢做主，特地进来请太太的示下。”湛氏此时已经被方钧闹得脑筋昏乱，巴不得有个人出来解围方好。此番听见家人的话，慌忙站起身子，说：“请进来，请进来。”家人垂手答应了一句，径自出去。湛氏便向方钧笑道：“好在这样大事也不是一言两句可以决断，方少爷仍请在客寓里暂住几时，少不得自有办法。”方钧十分无奈，少不得起身告辞，口中还喃喃的说了几句，说是一个蓦生的男客，如何竟想同小姐会一会，可知小姐文明，无怪母兄主持的

婚姻可以随意悔赖的了。

方钧说话之时，已经走至庭下，湛氏不知可曾听见，只遥遥的送了两步。果然在先那个家人已引进一个少年到来，屏门左右却好同方钧打了一个照面。方钧因为挟着满肚皮懊恼，一总不曾留意那个少年是谁。那个少年一眼看见方钧，转露着吃惊模样，将身子偏了偏，让方钧走了出去。抢了几步，见湛氏站在大厅阶沿石上，回头向那家人问道："这位是否赵太太？"家人答应了一声"是！"那个少年陪着满脸笑容，近前深深一揖，随又行了跪拜的礼。湛氏忙一把扯着，仔细看去，怔了一怔，觉得这少年面目很是生疏，从来不曾会过，当时便动问名姓。那个少年盈盈的笑道："小侄姓刘，单名一个镛字，在先本住在福建省内，居址离伯母这边不远，因为无缘不曾过来谒见。后来家母等挈眷往赴北京，伯母这边的少爷曾经搭赴敝眷海船一同北驶。不幸家父遭风覆没，所以家母等至今留滞京师，不能返里。小侄近因有件要事，特地单身回乡一走，不辞冒昧，愿借尊府勾留数日，不知伯母意下如何？"湛氏听了方才明白，想起前番方钧有个姑丈由家乡移居北京，珏儿蒙他携带，不但路途之间不肯要他的川资，后来到京还在刘家宿歇多日，那刘氏太太看待他十分周密。有此一番情谊，今日他的儿子到我这里，我如何可以轻慢！忙接口说道："原来是刘家少爷单身到此，想起来一点不错，当日小儿种种叨扰，至今未曾报答。少爷既然光降，舍间虽然无多屋舍，若是少爷不嫌简亵，便在此耽搁几日不妨。但是我有一言奉问，论起亲谊来，少爷同方少爷正是姑表弟兄，适才方少爷出门时候，如何不曾同少爷款洽，难道他不认识少爷不成？况且我听见小儿说过的，自从方少爷督队南征，少爷刚在他营里相助一切，朝夕聚首的人，说不得隔了几时便同陌路，这还求少爷解说明白，免至滋人疑窦。"那个少年见湛氏重重诘问，大有疑惑他的去处，不

由脸上红了一红，再掉头一望，又见许多家人仆妇站列两旁，不好说什么，只得拿话支吾道："小侄进来时节，原看见表兄出门，只是他低着头匆匆而行，小侄因为急于求见伯母，遂不暇同他招呼。小侄此时并不料表兄也在此间，他的住址近在何处，还求伯母明白见示，大约早晚总当去看他，仓猝之中，正不须忙着同他款洽。"湛氏听他的话说得也是近理，便不往下再问，立即让着那少年向炕上坐下，自家坐在侧首椅子上相陪。仆妇们重行泡上茶来。

这个当儿，湛氏便拿眼细细赏鉴那个少年，只见他生得瘦削削的，眉目之间藏着一团英秀之气，翠眉绿鬓，楚楚可怜，虽然及不得赵瑜，然而比较起方钧同赵珏来，自是另有一种风度，看得湛氏又怜又爱，遂不住的问长问短。那个少年对答如流，口齿又极清利，湛氏此是遂不觉移爱方钧之心又爱到那少年身上去了。暗想：我家瑜儿，倘能嫁着这样少年，倒是天生佳偶，比方钧一味伉强武自是不同。又忙问他一路来风尘辛苦，何连一个家人也不携带？此时腹中可否饥饿，我叫他们去预备饭菜，便在舍间盘桓盘桓。所有行李寄在何处？还须命家人们去替你移置舍间。那个少年笑道："小侄此番出京，本系匆匆就道，行李无多，只随身携了一个衣包，此时尚放在城外客寓，倘蒙吩咐贵管家替我携来，我便不再向城外跋涉。连日奔走，委实辛苦，饭倒可以不必忙着，但是伯母面前小侄知道还有一位小姐，不揣冒昧，思量同她见一见，未知伯母还肯俯允否？"说着站起身子，便想向后一进里走去。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 十 六 回

叙往事暗订意中缘　因悔婚又成天外客

湛氏觉得这少年形踪甚是诡秘，你是一个男人家，如何不待我答应，就想去会我的女儿。我家赵瑜刚因为方钧求婚的事抱着满肚皮的委屈，此刻若再蓦然让这位少年去同她相见，她又该嗔怪我做事卤莽，或竟反过脸来，得罪了人家亦未可知。当下沉吟了一会，疾便上前拦阻那少年，说道："小女身子不爽，此时正坐在闺中，不便去招呼她出来同少爷相见，等稍缓一二日，我再命小女同少爷会晤罢。"湛氏才将这话说完，谁知那个少年只微微含笑，依然大踏步直向里走，口内说是"伯母不必客气，我见了小姐之后尚有要言面禀，决不至叫小姐怪我猛浪"。他说着只管前走，湛氏十分着急，拦又拦不及他，少不得也跟着进来。仆妇们见这样情形，又是好笑，又是疑惑，暗暗议论着：我们太太今日不知哪里来的晦气，适才好容易将那一位方少爷打发走了，如今又遇着这位刘少爷，非亲非故，公然又想会我家小姐纠缠不清，包管小姐见了又该同太太生气。大家这时候也就都跟在后面，拥入后堂。其时赵瑜刚坐在自家房内支颐无语，只管心下沉吟：不知母亲同那姓方的若何交涉，若能将我的那枚戒指索转回来，真是万分之幸，否则我与赛姑虽有婚姻之约，将来被姓方的

知道，这其中种种的纠葛，还不知若何结局？想将起来，我这终身都是我哥子误了我了。刚自纳闷，耳边猛听见外边送进一大阵脚步声音，内中便有个仆妇喊着说道："请小姐出来，有客要求见小姐。"赵瑜吃了一吓，从窗格子里偷眼看见有一位少年同着母亲一齐进来，赵瑜暗暗叫声：不好，这一定是那姓方的同母亲讲话讲得决裂了，或者母亲竟引他进来同我当面交涉。但是我虽然自负文明，然而要叫我因为婚姻的事同一个蓦生男子打话，究竟有些惭愧，不如回决了他，不去与他相见方是正办，主意已定，随即掉转脸来，向身后站的那个小婢说道："你去禀明太太，说我身子懒得动弹，不能出见生客，还请太太将这位少爷请在厅上坐一坐罢。"

小婢得了这话，忙忙的出房，迎头已经遇见那位少年，刚将赵瑜吩咐的话向湛氏说了，湛氏尚未及答应，那个少年更不容分说，早一脚跨入房门。一眼看见赵瑜，上前便是深深一揖，吓得赵瑜慌忙还礼不迭。好在方钧当初是赵瑜看见过的，如今这个少年却不是方钧模样，心里益发着急，暗想：这人好生无礼，便是要同我相见，也该在堂上行礼，如何这般冒失竟跑入人家香闺里来，毕竟是何用意？湛氏一面跟着他进房，一面忍不住怒气勃勃，刚待发话，那个少年忽又向湛氏纳头便拜，说："伯母在上，容侄女有言奉告，侄女刚才在外冒名刘镛，那原是侄女兄弟名字。侄女原名秀珊，并非男子，厅上家人们很众，侄女不便报告来历，是以借求见小姐为名闯入内室，将侄女来意一一奉禀。"刘秀珊说这话时候，将房里房外仆妇人等均听得呆了，互相惊奇诧怪，窃窃私议，便是湛氏也还半疑半信，尽管拿着眼睛向秀珊上下打量。转是赵瑜察看出她举止言谈宛然是个女郎态度，而且她心里是最明白的。暗想：我那个赛姑既然可以将男作女，这一位秀小姐定然可以化女为男。总之世界文明，第一裙下这双天

足，已经算得雌雄无别，所以一时化装，叫旁观的人那里去分别清楚？想到此处，不由笑含含的让秀珊坐下，启口问道："姐姐适才所说的话，妹子很是明白。当初家兄在北京时候曾蒙令堂太太多所照拂，总以骨肉看待，哥哥也曾告诉过我。那时候令堂垂爱，并拟将姐姐同舍下附为婚姻，无如家兄别有用心，一时间未及应允。此番姐姐来得正好，不妨在舍间多盘桓几时。"刘秀珊此时忽然听见赵瑜提起这些闲话，不由羞得脸上通红，忙含糊分辩道："小姐说哪里话来？这等事妹子全然不知。妹子此番南行正是别有用意，小姐不必多所猜测。"

湛氏在旁看见赵瑜同这秀珊小姐很为浃洽，心上方才将一块石头放落，不禁笑道："刘小姐这般打扮，委实叫人一时看不出来，如今既已说明，即请刘小姐在小女房里改换装束。小女有现成衣履任从穿着，免得像这样子启人疑讶，不知小姐意思以为何如？"秀珊含笑说道："承伯母垂爱，侄女感激万状，既在闺中同小姐相处，这非男非女如何使得？理当遵从伯母慈命，便请哪位姐姐引我到一处卧室里梳洗。"赵瑜忙接口笑道："姐姐又来客气了！不嫌简亵，便请姐姐在妹子这里盥洗，妹子理当在旁伺候。"秀珊连连谦逊了几句，大家早将秀珊拥入赵瑜盥洗的一间套房里，七手八脚，脂奁粉盒陈设了一大堆在梳桌上面，赵瑜又在箱柜里取了好些衣服出来。此时早有婢子们替秀珊小姐将发辫打开，重新编好了鬏髻。湛氏站在一旁笑道："小姐初上厅时，我早看见小姐背后发辫垂垂，正在自己思量，以为如今是共和世界，满人结束久已革除殆尽，如何这位少爷依然拖着一条光油油的大辫？或者北边风俗与我们这南几省大不相同，哪里猜得到其中还有许多缘故，想起来真个叫人发笑。"秀珊小姐也是一笑。霎时间头已梳完，解下外边衣服，将赵瑜的袄子穿得起来，只是秀珊身段比较赵瑜略高些，那袄子微嫌窄短，紧紧的缚在身

上格外觉得时式。赵瑜又取出一对金镯、一副耳环、两枚戒指轻轻替他戴上，秀珊也不谦让，只低低说了一句，说："多谢姐姐，权时借戴一戴，至于妹子的钗环首饰也略略带了些出京，预备改装时应用，只是此时还放在那个皮包里，一俟贵管家将妹子那个皮包取来，然后再将诸物奉还罢！"赵瑜笑道："姐姐尽管戴着，不用悬心，好在妹子此时并不需用，急急提着还我则甚？"秀珊照着菱花镜子略略抹了点脂粉，装束完毕，复行走至堂上向湛氏行礼，又对赵瑜拜了几拜。

湛氏吩咐仆妇们去预备晚宴，依然将秀珊邀入赵瑜房里坐下，然后才一长一短问他此番何以出京，毕竟为的什么事故？秀珊脸上微微一红笑说道："侄女奉家母之命，原是径赴湘南去访家兄踪迹。只因去年表兄方钧在京里做了营长，家兄瞒着母亲便去表兄那里投营效力，其时家母便不以为然。后来因为表兄的军队驻扎在京，并没有出发他处的消息，家母稍稍将愁怀放下，背地里却总是愁眉泪眼，以为家父当日在海中覆没，尸骨至今永无下落，膝前仅有一子，又冒险入营，她老人家真个镇日价的怨恨。侄女虽百般的承欢色笑，却也无济于事。不料今年正月里，陆军部里忽然下了一条命令，吩咐表兄他们军队克期南下，平定长沙一带的乱事。家母得了这个信息，叠次命人去唤家兄回来，命他向营里辞职。谁知家兄天性卤莽，不但不以母亲的说话为然，而且严声厉色的同母亲辩驳。又说什么当兵乃中华国民的义务，不趁这时候在外间建立番功业，将来弄得老大无成，何以对先人于地下？闹了一顿，他便拔起步来依旧回他的营里去了。只急得母亲坐卧不安，饮食不进。随后又走到舅舅那里，意思想请舅舅招呼表兄一声，不肯过问家兄前往。无如舅舅平时同表兄不甚钟爱，表兄的行动一概不肯过问，依旧劝母亲自己同家兄接洽。及至家母回来时候，已有人传说表兄那一营军队先行开拔，

前赴长沙去了。母亲那时只有哭泣份儿，更没有法子可想，镇日镇夜只是焚香祝天，保佑表兄他们一战成功，早早奏凯旋京，图个家人会晤。自是以后，每日将上海、天津的许多报纸交在侄女手里，逐报观看湘省战事。却喜各报纸上都盛称表兄的战绩，说是湖南等处被南军占领，地方一一被表兄军队克复过来很是不少，指日便有肃清之望。虽是报纸上所登载的话未可全然凭信，然而众口一辞都是这样说法，料想不全是捕风捉影。母亲听了十分欣慰，平时也曾逼着侄女叠次写信寄给家兄，家兄那里却从不曾有过一封回信。也不知他们行营无定，寄信的人无法投递；也不知是家兄疏懒，不愿意寄信到家。据母亲的意思，只愿他们早早回京，便是得不着他的家信也还罢了。谁知在这半月之前，忽然在报纸上发现一种不可思议的噩耗，说是表兄那一营的人全行覆没，所有夺回的地点依然入了南军掌握。侄女当日得到这种报纸，不曾防备，禁不住簌簌的滚下泪来，却被母亲一眼瞧见，知道外间出了岔事，立即逼迫侄女详细告诉她老人家知道。侄女那时候便想掩饰也掩饰不及了，少不得将大略情形说了一遍。家母聆言之下立即昏晕过去，吓得侄女手足无措，忙同仆妇们将她老人家唤醒过来。她便一口咬定家兄同表兄他们定然没有性命，嚷着闹着立刻要亲自南下，去向长沙一带访问家兄的踪迹。好容易经侄女们劝住了，说是报纸上不过是有闻必录，若要打探真确消息，还须去告诉舅舅，请舅舅向部里电报处去询问询问，方才不至误事。母亲觉得这话有理，随即坐着轿子去会舅舅。谁知舅舅也听见外间传说，父子之间虽然不甚和睦，然而听见这样消息毕竟天性所关，当即安慰了家母几句，去向部里查问。部里真个已接到团长通报，说是这桩事迹是千真万确。母亲当时便同舅舅商议，告诉自家要去寻觅家兄的话。舅舅也说得好，说论理这件事应该我向南边去走一趟才是道理，无奈我身躯孱弱，稍一劳动那

痰喘症候立即举发，又因家中没有多人，只剩一个舅母，她又年轻不能操持门户，是以我虽有南下的心肠却万万不能遂成事实。至于你此番思量孤身前去，固然你是轻易不大出门的女眷，一路上很不方便。即以你京中这份门户而论，镛儿已是不在家了，单单只剩下秀珊一个女孩儿，你必定也是心悬两地。在我看还是再等一等，等钧儿有了切实下落，然后再写信去叫他们赶紧回京也不为迟。当时母亲听了这一番话，觉得也近情理，便也踌躇未决，当即依然转回舍间，只是愁眉泪眼，镇日价长吁短叹，直弄得睡眠不稳，茶饭不思，往往从睡梦里还提着家兄名字，一般倏的惊醒了。侄女儿见此情形，委实十分难受，便自家打定了一个主意，情愿替母亲辛苦一趟，悄悄的到南边来探访家兄的音问。初时母亲还不肯答应，后来斟酌了好几次，又知道当初先父在日，向左近省份贩卖货物，常时携带侄女就道，所有道途险阻舟车往来倒还是侄女经历过的，因此没法，才让侄女出门。又命侄女将这主意去禀明母舅，母舅听了却一毫不曾拦阻，只吩咐侄女一路上小心在意；便是侄女此番装束成男子模样，也是母舅替我筹划的这个计策。并叮嘱侄女，无论遇见家兄他们，遇不见家兄他们，必须绕道至福建一走，便叫侄女谒见伯母，顺便提着表兄同妹妹这边姻事。另外还写了一封函信，密密封好，命侄女不必拆视，一俟会见伯母时候再将此信呈上，但是这封信还在侄女那个皮包里，等管家将侄女什物取到府上，然后再面呈伯母阅览罢！”

刘秀珊刚才提到他表兄方钧姻事的话，湛氏听着不由失笑起来，说道：“刘小姐还不知道这其中内情呢！令表兄这番婚约原是小儿冒失，当初鬼鬼祟祟的在外间接洽的，我同小女一点都不知道。适才令表兄在厅上时候，正在同我闹着交涉，不料你的令母舅也当为实事，且烦小姐到此询问这话，这不是异常好笑吗？”

此时秀珊忽然听见湛氏说出这样话，也就吃了一惊。正待往下追问，蓦一抬头，看见赵瑜小姐粉面含嗔凛若冰霜，她也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孩子，猜到这件事内中很有委曲，便不肯冒昧开口，只微微笑了笑。可巧在这个当儿，外间的家人们已将秀珊皮包交代给一个仆妇手里，那个仆妇便轻轻提至秀珊身旁放下。秀珊更不怠慢，早从怀里掏出一个钥匙，轻轻将皮包打开，翻了翻，将她母舅那封信取出来双手献给湛氏。湛氏笑道："我的眼力也不济了，凡有信件，看得也不十分清楚，还是瑜儿替我看看一罢！"赵瑜其时已听见秀珊说是她母舅命她在母亲面前替方钧乞婚，心中老大不愿，知道这信上必然不免牵涉此事。原待不依她母亲的话去拆看此信，经她母亲再四催促，方才恹恹的将那封信拆开，蛾眉双锁，一行一行的往下阅视，只不开口，及至看到末了一段，赵瑜小姐忽然喜逐颜开，看一句，笑一句，几乎笑得拢不起嘴来。屋里的人也猜不出那信上说的是什么，引得小姐如此发笑，便是刘秀珊也只怔怔的望着她发呆，又不便启口动问。还是湛氏笑着问道："瑜儿瞧见什么笑话儿了，累得你这般傻笑？话又看在你的肚里，何妨朗读一遍给我们大家听听呢。"赵瑜摇头笑道："这封信前面的话我却不便念给母亲去听，倒是这末尾的说话，颠倒将这寄书的人瞒得实腾腾的，无怪秀珊姐姐的令母舅吩咐姐姐不许开视。万一姐姐竟私自开视了，包管再也不好意思替她令母舅寄这封信函给我们。原来哥哥在北京时候，刘家伯母早就十分看中意了哥哥，想哥哥做他的爱婿，哥哥那时候未及允许。刘家伯母此番因为姐姐南下，所以便托令母舅在这里提议此事。这一来是再好不过，哥哥要娶嫂子，母亲总愁不能亲自瞧一瞧媳妇容貌，如今我们这位嫂嫂不是亲自送上门了？母亲你老人家不妨尽量去看一看罢！"赵瑜话才说毕，只引得众人无不失声大笑，便是湛氏也忍笑不住。可怜这时候转把那个秀珊小姐羞

得没有地缝可钻，顷刻将那腮颊上渝起一朵一朵的红云，几乎要哭起来，倏的立起身子，重重向赵瑜啐了一口，躲入别的一间套房里。众人见此情形，益发互相笑谑。还是湛氏深恐秀珊因羞成怒，一面拦着赵瑜不许再说什么，一面跟入房里百般的拿话去安慰秀珊，说道："承令堂太太的盛意，虽然这般说法，然而小儿为人顽蠢，不知还有这福份娶小姐过来没有？若是果然得小姐这样人做我的媳妇，我倒欢喜不尽了。"秀珊听着湛氏说这些话，益发羞愧无地，只把个头俯着不肯抬起来。其时赵瑜已跟着进房，望着秀珊笑道："好姐姐，谁叫你当着众人面前提你令母舅那番说话，不料如今反弄得自己身上来了。我知道姐姐若是晓得令母舅信中说的这些事，断然不肯拿出来给我们瞧看。我记得前人有几句话说得好，是'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像姐姐不是就做了这被瞒的鱼雁么？"

大家正在说笑，外边仆妇们已将筵席设好，进来请他们入座。湛氏便牵领她们姊妹二人一齐坐下。饮膳之间，秀珊便向赵瑜问道："我家舅舅给这当给我上，如今已是被姐姐消遣我得够了，但是我还有一句不省进退的话要来动问姐姐，姐姐千万不可同我生气。适才我不过偶然提及表兄的姻事，我瞧姐姐脸上颜色很觉得不以为然，至于伯母口气之间，又似乎当初没有承认这事，这其中大有缘故。我们在北京时候委实是知道的，说是表兄已同伯母这边订了婚约，不但我知道，而且表兄已曾将这事禀明过母舅。所以侄女此番南来，家母舅谆谆以此事为言，并嘱侄女请伯母的示，究竟这婚期订在何日？照伯母此番口气听起来，岂非这事尚没有成议？侄女进门时节，分明看见表兄面上露着不悦的颜色，想是伯母已同他说过什么了。"湛氏叹道："论方少爷的为人……"湛氏刚提到方钧，赵瑜早已在席间更坐不住，立即站起身子跑入自家房里生气。秀珊暗暗好笑，便听见湛氏接着说

道：“我本来也很爱他，便是他哥哥不曾禀明我，替他妹子将戒指儿同方少爷交换，虽则近于冒失些，然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同方少爷那边也算门当户对，依我的意思便想替他们将这件事联合了罢。谁知小女偏不愿意这段婚姻，百般的同我厮闹，叫我去同方少爷毁约，说他哥哥背地里做的事不能作为定准。咳，刘小姐你不知道近来改革了国体，他们做女孩子的，也就借着这自由名目，便连自家的婚嫁也不由他父母做主起来。我被她闹得没法，却好今日方少爷新近打了败仗从湖南那边溜得回来，顺道到舍间也是因为询问婚期。我趁这个当儿，便将这毁约的话同他提议。可笑方少爷也是个实心眼的孩子，那里肯就答应！居然同我引经据典辩驳起大道理来。又将小女那枚戒指取在手里给我瞧看，真真驳得我没有话说。正在为难时候，可巧外面小姐进来，方少爷才悻悻而去。照这样看起来，这事还不知作何结局。好在小姐此番到了舍下，不妨多住些时，便请小姐背地里劝劝我那小女，她能俯允这事，就不至别生枝节了。”秀珊接口问道：“姐姐的戒指既在家表兄身边，可想家表兄的戒指也在姐姐身边了。”湛氏急得将桌子一拍说道：“小姐提着这话益发叫人为难，当时令表兄的戒指由小儿交给小女时候，他并不曾说是方少爷的聘物，哄着小女说是替他在银楼里换得来的。过了好些时，小儿由北京回来，方才将这话告诉小女。小女登时气愤不过，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赌气用镪水将那枚戒指烧化了。小姐看他们这些少年孩子，做出事来叫人呕气不呕气呢？”湛氏说着，只是揉着胸脯子叹气。秀珊沉吟了半晌重又说道：“哎呀！人家戒指，怎么好好的又毁得了，人家还你的戒指，你拿着什么物件还人家呢？事已如此，伯母也不必因此气坏身子，且待侄女早晚劝一劝小姐看是如何？但是侄女在此也不能多所耽搁，怕家母在京里很不放心。难得家表兄他也到了福建，我一经会见家表兄之

后，至于我哥哥此时的下落便可明白。侄女此时已改了装束，明日也不便亲去访他，可否还请伯母这边管家们将家表兄请得到此，侄女当面会了他，好问他们这些时在外间的消息，以便让家母解释愁肠。”湛氏连连答应，说：“这个使得，明天当吩咐小仆他们去请方少爷到来同小姐相见。得了确实消息之后，小姐更不必急急回京，或是先将这种情形写一封信去安慰你们老太太，想你们太太知道小姐躲搁在舍间，也没有个不放心的道理。”秀珊低头笑道：“只是多多打扰伯母这里，侄女心下委实不安。”湛氏笑道：“小姐说哪里话来！承令堂太太不弃，尚欲附为婚姻，此事若成，以后便是一家人了，何容作这许多客气。”秀珊听了这话，只是含羞俯首，一句儿也不言语。彼此饮了几杯酒，吩咐仆妇们端上饭来，湛氏便一叠连声命人将小姐请出来吃饭。

今日湛氏同方钧在厅上办理悔婚交涉，结果如何，赵瑜小姐并不得而知。及至湛氏送出方钧之后，又接二连三的陪同刘秀珊进来改装易服，湛氏又不曾得着闲工夫去告诉赵瑜这事。赵瑜心中正自委决不下，匆遽之间又不便向母亲询问，此刻却好躲在房间里，侧着耳朵听她母亲同秀珊讲话。他那房间同堂屋只隔得一重板壁，所有湛氏告诉秀珊的话，赵瑜一一都听得明白，方才知道日间母亲虽然是同那姓方的讲了半日，并不曾将这件事办得妥洽，依然被人家拿着戒指做了把柄。这悔婚的条件一共没有头绪，芳心里懊恼已到十分，哪里还有心肠去进饮食？便吩咐仆妇们去禀明太太，请太太陪一陪赵小姐，自家身子不爽，委实吃不下饭去。湛氏听见这话也就罢了，惟有赵瑜小姐越想越恨，自叹命宫磨蝎，便遇见这重重魔障，真是做女孩儿家讲不出口的苦处。又想到林赛姑此时留滞南方，不知几时可以同他会面，即使能同他会面，又不知他祖母几时可以命他改易男装，他只顾易弁而钗，欺人耳目，叫我这伶仃弱质何以为情。我未尝不想将这其中隐情

明白告诉母亲，一者是羞人答答的难以启齿，二者赛姑他是叮咛嘱咐命我替他严守秘密，我又怕说出来骇人闻听，只得暂时且不宣布。至此我看这刘小姐为人倒还爽快，将来给我哥哥做了妻子，也是我哥哥的幸福。我哥哥他此时是全行注意在赛姑身上，所以刘家虽有求婚之说，他回来时并不曾同母亲商酌。一旦赛姑的形迹明白披露的时候，不愁他不死心塌地愿意娶这秀珊小姐。咳，别人家的婚姻虽有周折，总还容易解决，惟有我赵瑜弄得浮沉不定，还不晓得将来怎生发付呢！

赵瑜刚自闷恹恹的倚在窗前垂泪，却好湛氏陪着秀珊小姐业已用完晚膳，厮并着进房来盥洗。湛氏一眼瞧见赵瑜这种模样，心里兀自明白，只不便拿话前去解劝她，转是秀珊笑吟吟的望着赵瑜笑道："姐姐不曾用膳，怕过一会子腹中要饿，少停最好命他们替你预备些稀粥，便在房里吃了也罢。"赵瑜见他这番殷勤，转觉得十分感激，悄悄的掏出一方绣帕将眼泪拭了拭点头答应。这时候已有仆妇们去向厨房里去预备一切。湛氏坐了一会，便笑向秀珊说道："此时却也来不及再替小姐预备床榻，如不弃嫌，权且同小女住在一处可好不好？不瞒小姐说，在先那个林小姐是同小女最亲爱的同学，往常在这里耽搁下来便都是同小女同榻。如今这林小姐可惜已往广东去了，不然将他接得来同你们会一会，包你见了也要爱他。像你们姊妹生得也就算花枝一般的人了，比起那个林小姐来也还觉得逊他一筹，这不是很奇怪的么？"湛氏只管罗哩罗苏尽提这些闲话，转把个赵瑜小姐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又羞又恨，委实十分难受。秀珊倒还不甚介意，转一长一短的向湛氏询问林小姐的为人，赵瑜更不耐再往下听，忙拿话搭讪说道："母亲常常提他则甚？他又不在本地。"说到这一句，声气之间便有些哽咽住了。湛氏深恐她这位女公子着恼，也就再不提起赛姑。彼此只都坐着，叙述些方钧告诉他的湖南战

战况，说到北边军队集合围抄他们的营盘时候，秀珊听了也觉得悚然变色。这个当儿湛氏坐近赵瑜床侧，早看见用的那个小婢站在床前替他们铺叠衾被，偏生只窄窄的叠了一幅，湛氏笑道："瞎眼的丫头，你通不听见我们适才讲的，刘小姐在此同你小姐睡在一处，看你叠被如何只叠成一幅，叫刘小姐盖什么衾被呢？"那个小婢嘻嘻的笑道："我知道刘小姐是同我们小姐睡在一处，我以为一幅被是她们两位小姐合盖的。因为往常林小姐在小姐床上宿歇都是如此，从来不曾分叠过两幅，小姐同林小姐睡得很好呢！"赵瑜听见小婢说出这些话来，不由望着她狠狠瞪了一眼。湛氏倒还不曾留心，秀珊忙向那小婢说道："还是请姑娘分两幅叠罢！我从远道而来，一路上保不得风尘肮脏，你们小姐虽然不弃嫌我，依我主意究竟并睡在一幅被里不大方便。"赵瑜少不得含笑谦逊，那个小婢已窥出她家小姐的用心，随时果然又替他们将衾被分开来叠成两幅，方才笑嘻嘻的退立一旁。大家又说了些闲话，湛氏望了望案上的自鸣钟，不禁笑着站起身来说道："我只顾同刘小姐长谈，不知不觉已近二更时分了，刘小姐这些时料想在路间不曾好生安寝，累你陪着我久坐，真是不安，你们姊妹还该早早安息罢！明天我们再见。"说着，便扶了一个仆妇，慢慢的走出房外。

秀珊一直送出了房，然后重行转身，向赵瑜笑道："今夜忽然来闹着姐姐，这是打哪里说起，姐姐心里不怪我吗？"赵瑜笑道："姐姐又来客气了！不因为姐姐此番南下，便是思量一见姐姐颜色总还不能如愿，今幸聚首一处，甚慰渴怀，千万不须再说这些套话。"秀珊也就微微一笑。当下小婢伏侍他们，少不得有些女孩子琐屑的事，又忙了一会，小婢自去，将房门替他们拽上。秀珊先让着赵瑜上床，赵瑜一定不肯，秀珊方才解脱外面衣服，只薄薄的穿了一身小衫裤，向里边一幅衾被里探身坐入，将

下身围得严密，然后赵瑜也坐入被里。两人颠倒着倚向床栏杆上，且不就睡，各自叙述些身世家常，格外谈得亲密。秀珊心里总纪挂着湛氏嘱咐他劝说方钧的婚事，便想得个空隙儿进言，先拿话试探着赵瑜，问道："听说当初家表兄在福建时候，虽然住在舍间那边，他总时常跑至姐姐府上来走动，一时间也提起姐姐在含芳学校里，学问如何渊深，举止如何文明。我那时听了便恨不得过来同姐姐见一见，只恨我是个无才无识的女孩子，父亲又拘束得紧，轻易不肯容我们出来交结女友；又怕姐姐眼界太高，不把我们这些蠢人放在眼里，所以发心要来拜谒，过后又懒散了，同在一城，始终不能把晤。不料自从我们进京之后，同姐姐这边可算是天南地北了，偏生这一会子又聚首在一处，且蒙伯母十分怜爱，这是打哪里说起！照这样看起来，人生遇合真有一定的缘法。若是有缘呢，任再隔得远些也能会面；若是没缘呢，不怕你朝夕碰在一处也会投契不来。姐姐你想可是这个道理不是？"赵瑜此时忽然听见秀珊提起方钧，心中便老大有些不很高兴，以下的话便不肯留心去听，只拖起一幅被角蒙着粉脸像是睡去一般，及至秀珊将话说完，问她可是这样道理，她方才抬起头来，微微笑道："千里姻缘一线牵，怎么不要缘法呢？譬如姐姐在福建时候，我们想不到去向姐姐那边求亲，转是家兄进京一回，承蒙伯母那边的错爱，竟思量将姐姐给我做起嫂子来，这不是前生缘法？"赵瑜越说越忍不住笑，秀珊猛不防被她这一调侃，羞得没法躲避，只重重啐了一口说："我同姐姐谈的正经，姐姐偏生又葫芦扯到瓜田里，不知说到那搭儿去了？我自家省得我的嘴笨是再也说你不过，但是我们且放着这些闲话缓缓去讲，我对于姐姐转有一件事着实委决不下，敢来背地里动问姐姐。并不是我们做女孩子的老脸瞒着人谈这些秘密，一者男女婚姻也是人生大事，二者承姐姐不弃，虽则初会，看待我却如同骨肉，替姐姐计

较，少不得有一言奉劝。”秀珊还待再往下说，赵瑜已窥知其意，忙笑着摇头说道：“姐姐辛苦，我看早些睡了罢！不要寻出这些没要紧的闲话叫我来骂你。”秀珊笑道：“姐姐骂我，我也要说；姐姐不骂我，我也要说。我是个老实人，有一句话藏在肚皮里任是睡也睡不沉着，不如说了倒好。”赵瑜笑道：“姐姐但说不妨，只是须得留神些。”秀珊笑着，叹了口气道：“论姐姐这一表人材，莫说别的人看了心爱，便是我今日初同姐姐相见，不知怎的就像要爱到心眼里去。姐姐自己想想，也要替别人想想，人家将姐姐当做宝贝似的，好容易得了姐姐这边允许，今日一旦同他翻悔起来，叫人家心里如何不着恼呢？不但着恼，叫他白白的放过姐姐，他死也不肯甘心。姐姐只顾一味高视阔步，不把人家放在眼里也还罢了，然而人家同伯母据理力争起来，不是叫伯母十分为难？我是个实心眼儿，姐姐如没有别的什么意见，可否看小妹情面，将这件事委曲成全了罢！不是我说句不怕羞的话，不幸做了一个女孩子，一万年都是要嫁的。况且我那表兄也是陆军学校里的出身，也曾在军营里磨炼过一番，目前虽然不幸被人陷害弄得失败下来，然而军界的事机也说不定，保不住将来他不再率领军队，创出一番事业。便是嫁给他，也不算辱没姐姐。”秀珊只顾说得高兴，不防赵瑜听了实在忍耐不得，转冷笑说了一句道：“姐姐这样羡慕令表兄，当是何不便去嫁他？此时转来替妹子打算，岂非可惜。”秀珊被她这一句话说得很是刺心，一时间也回答不出。自念一番热心原是为好，不料触怒了她，弄得自己脸上反不得下来，不觉羞愧交并，止不住簌簌泪下，更不开口。彼此对面坐着发怔。过了半晌，赵瑜也觉得自己说的话太教人面子难下，暗念她虽不知道我别有苦情，然而她用心却全是我为，我白白地同她赌气，真个不近情理。重又缓缓的叹了一口气，也就含着满眶眼泪将身子向前挪了挪，低低说道：

“妹子适才的话实在是因为心中烦恼，不觉得罪了姐姐，姐姐毕竟长得妹子几岁，凡事耽待些则个，千万不用同妹子一般见识。”秀珊此时正自懊恼非常，忽然又见赵瑜向自家陪罪，且是说得十分宛转，不由破涕为笑，说道：“总怪妹子说话不知道轻重，难得姐姐不嗔怪我，我心里异常感激。我瞧姐姐的意思其中必有一番不得已的苦衷，只是不能说得出口，妹子又是交浅言深，更不敢冒昧动问。好在近来无论什么人都讲究个男女平权，果然姐姐心中不愿意同方表兄结婚，莫说做妹子的不敢相强，便是伯母她也须体贴儿女的用心，也断没有个逼着姐姐去嫁姓方的道理。妹子既承姐姐错爱，若是能替姐姐尽力的地方，决然不肯坐视，特不知道妹子所说的话，还有一二句碰到姐姐心坎上么？”赵瑜这时候转被秀珊这几句话说得感动起来，益发珠泪如雨，从枕边掏过一方手帕掩面而泣。秀珊看见这种情形，心里益发明白。等了好半歇，赵瑜将眼泪拭干，又将秀珊望了几望，哽咽说道：“姐姐既是猜到我的用心，我也不须再瞒姐姐，总之我同令表兄今生总没有婚姻之望，姐姐果能替妹子出力，明日会见令表兄时候，若能将妹子的那枚戒指索得转来，让妹子将来不至落这痕迹，妹子一日不死，当思所以酬报姐姐。”秀珊业已恍然大悟，知这赵瑜已经属意他人，想要问她这人的姓名，料赵瑜必然羞于启齿，只得笑了笑，重又问了一句道：“哎呀！照姐姐这般口气，自然不能再向家表兄那里订此婚约，但是家表兄他如何会猜到其中委曲，总还疑惑姐姐这边托词翻悔。我不怪别的，我只怪姐姐当日做事也太颟顸了。自由结婚在今日也算不得是个犯法的事，姐姐为何不就禀明伯母早些将这件事放定下来，也叫别人听着死心塌地，即使伯母他们也不至冒冒失失的多出这一番的纠葛。”赵瑜听了只是摇头，良久方才说道：“其中委曲妹子也一言难尽，姐姐过后自然也会明白，妹子此时也不便告诉姐姐，总算做女孩儿

的命途多舛罢了。”秀珊也是点头赞叹，知道再去问她，她也不肯明说。又看见赵瑜那一种娇羞委曲的神态，真个令人怜惜，只得勉强说道：“姐姐你听外间更鼓已经约莫有四更时分了，谈话的时候也觉得长久，怕明早起不早身子，不如同姐姐睡了罢！”赵瑜点了点头，两人方才探身睡下。

秀珊因为新睡向人家床铺上，一时也不得成梦，隐约之间只听见赵瑜在衾被里长吁短叹，彼此一直挨至天明，才觉得十分辛苦，转沉沉睡熟了。直睡至红日三竿，仆婢们已将房里打扫干净，将盥洗什物一一都预备齐全，只不见她们两人醒转。湛氏因为心中有事，在内室里早已收拾完毕，几次着仆妇们来探看赵瑜她们的动静，知道他们昨夜不无辛苦，也不忍前去催促，好让她们多休息一会，只坐在后边老等。又将外面家人唤进一名，盼咐他赶快到方少爷寓处去请他来谈话，并告诉他明白，北京有一位亲戚在此等候，要询问他南边一切情形，请方少爷不可怠慢，并望他到此午膳。家人答应如飞的去了，湛氏方才缓缓的踱进赵瑜房里。却好她们业已下床梳洗，只见赵瑜乱头粗服的坐在一旁，脸上黄黄的还黏连着泪痕未净。湛氏明知道她的心事，便有意无意的向她劝说道：“这事有什么打紧！好在刘小姐在此，他们是姨表兄妹，只须会面时候将我们这边意思缓缓告诉了他，他也不能强人所难。你的身子要紧，白白的为这些上面吃了亏也不值得，我看你今天的气色比往常不如，这又是何苦来呢？”秀珊小姐也笑道：“是侄女昨夜累了姐姐，一夜不曾好好安息。姐姐的用意我已十分明白，侄女停会子会见表兄时候，自然将这件事说开了。他也是个爽快的人，决不至同伯母这边纠缠不清，但不知伯母这边可曾打发爷们过去请他不曾？”湛氏连连点头道：“适才我已经命家人请方少爷去的，少停片刻，包管他可以到来。小姐还宜早些盥洗好，不要叫人家独自坐在厅上老远等候小姐，过

后又要怪我慢客了。”秀珊也就含笑答应。

湛氏一边看她梳洗，一边又问长问短，谈到她舅舅家里新娶的那位姨娘为人何如，秀珊笑道：“自从我们那位舅母去世之后，舅舅就娶这个新姨娘进门。不怕伯母见笑，这姨娘原是乐户人家的出身，也不知道操持家务，转镇日的打扮着东游西荡，舅舅溺爱她惯了，一时也不肯去管束她，所以格外骄纵，将些亲友都怠慢尽了，家母因此轻易也不回去。只是舅舅身体又坏，一年中倒要害大半年病痛，好好一份人家，像这样挪延下去还不知道怎生个变局呢？”湛氏听了不禁紧蹙双眉，冷笑着说道：“照这样讲起来，我家瑜儿益发不能嫁给他家做媳妇了。这姨娘虽然算不得是婆，然而他家也没有别人，还不是各事凭她做主。瑜儿又是个性情激烈的，明日动不动两下嚷闹起来，连个排解的人还没处去寻呢？罢罢罢，他方府上果有造化，也不愁娶不到媳妇，我家是攀附不上的了。”湛氏这几句话说得满房的人都笑起来，赵瑜在旁听着，不免将头低垂下去，也暗暗发笑。

湛氏刚自坐在房里同他们谈笑，外边早有一个仆妇进来禀道：“太太，适才去请方少爷的赵喜回来了，请太太出去，他有话回禀。”湛氏欣然立起身子走至堂屋，望着那个家人问道：“你想是会见过方少爷了，方少爷说几时到此？我们好吩咐厨房里预备午膳。”那个家人垂手回道：“家人不曾会见方少爷，方少爷已不在住的那个客寓。”湛氏惊问道：“蠢才！你该问一问那个寓主，方少爷究竟到哪里去了？你该赶去见他一见，你通不知道我这里有要紧的话同他面议。”那个家人又说道：“家人何曾不问过寓主，寓主说得明白，说方少爷打从昨天回寓，连夜的便命人收拾他带的那个皮包，趁今天一早就赶到火车上，此刻倒好走去百十多里路了。”湛氏听了这话不觉呆了一会，口中沉吟道：“这人也奇，如何话也不曾说得明白他又跑了。”那个家人

将话说完，径自走出外面。此时赵瑜已在房里听得清楚，只是暗暗叫苦不迭，方才以为难得刘秀珊小姐承认疏通婚事，或者可以将他那枚戒指索得回来，如今这姓方的又不别而行，留着这样把柄在他手内将来究竟作何说法？想到此处，只管望着帐子发呆。秀珊亦已知道方钧上了火车，此后竟不知他栖止何所？昨日虽然从湛氏口里约略听见哥子刘镛消息，其中细情却是未曾明白，正拟今日向方钧细问，好将其中细情写信告母亲知道，这一来不是同他失之交臂，哥子的下落，我这信上究竟若何说法？这人行止也很叫人难于捉摸。

湛氏重行回转入房，望着秀珊说道："小姐你看，这是打哪里说起！你既是同我这边提起婚约，也该等人家说个明白，如何又负气走了。我这女儿将来还给别人家不给呢？真是少年孩子的脾气，同他没有理讲。"秀珊也接着说道："伯母这话不错，今天侄女会见他的时候，原想要同他问家兄行迹，好叫家母放心，这一来不是又没处寻他去么？"湛氏道："小姐为令兄的事倒也不必着急，好在方少爷已经同我大略谈过。他悄悄出营之后，所有营里一切事务均已托付小儿，可想令兄定然还同小儿他们在一处，小姐就将这话先行写一封信告诉令堂太太。随后小儿寄家信回来时候，或者一定还要提着令兄的事迹，即使他不提起这事，我吩咐瑜儿再替你追问一句不妨，小姐权且安心在舍下多住几时，随后再商量行止不迟。"秀珊点点头。这时候大家总是没精打采，尤以赵瑜小姐心中十分难受。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十七回

乞假婚喜气溢三军　现真相良缘成一梦

且说赵珏自从在湖南一带，督领一营军队同北军对垒，所向有功，端的十分兴高采烈。那个陶旅长在先本允许他将战绩报告南方政府，可以望不次超迁，无如南方那些军将，其攘权固位与北军中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分别，急切之间，哪里有什么旅长、团长的位置去安插赵珏？过了些时，南政府里敷衍下了一道命令，不过着实夸奖了赵珏一大篇官样文章，末了，还命他就率领那一营兵驻扎边境，防御敌人入界。好在这时候闻人镜固然与赵珏订立了停战条约，暂时各不侵犯，而且长江上下游各督军又竭力主持和议；虽然不曾就绪，然而那些老百姓们毕竟省了无数炮火之惊，也便各安生业起来。可巧天心厌乱，在这个当儿忽然出了一件极可欣幸的喜事，便是西欧战事全行停止。德皇威廉不能以武力取胜，着着失败，协约国兵临其地，大家斟酌处分德国的办法。顿时开了极大会议，我们中国也在共同作战国之列，政府里少不得要趁这个机会，派遣几名有重望的人物，思量前去列席，参赞和议。诸君想想，以德国当初的飞扬跋扈，简直想用那潜行艇的手段横行全球。协约国费了许多钱财，损了许多生命，兵连祸结，首尾四年，一旦转败为胜，若是不讲究人道主

义，趁这时候展一展威风，平一平愤气，那里还肯去同他们讲和？然而潮流所趋，大家知道佳兵不祥，人命可贵，还想出法来，不但要弭一时的祸乱，想保永久的和平。便算我们中国人再没有良心，到了此际，看着人家敌国跟敌国打仗，尚思量化干戈而为玉帛，我们国里连年烽火，兄弟阋墙，不问谁胜谁负，涂炭的都是同胞肝脑，损失的都是百姓脂膏，胜固不足叙述战功，败适足以斫伤元气，任是那些桓桓虎士赳赳武夫，白日里颠倒错乱一味的向前蛮做，然而一经天良回复，五更头醒转过来，以手扪心，也须觉得十分惭愧。今日到了这个分际，一经协约国和议既定，我们国里犹是乌糟糟的捣乱，无论人家要来干涉，即使不来干涉，像这样老远闹下去，还有什么面目见人，还拿什么话去对人呢？这叫做时势实逼处此，也不能由那些武人去做主。所以那些主和的越发起劲，那些主战的也有些悔心，两边都是请了些重大人物出来，选择一个好好地点，开始议和的办法。如天之福，果然能够将中国的权利，彼此平分下来不至于畸轻畸重，却道好有一个完完全全的结果呢。

这些事我且搁着缓表，倒是赵珏在这个当儿，既然没有什么战事，倒反安安闲闲，不时的同陶如飞他们吃吃酒，谈谈天，真是异常快乐。刘镛虽然是个浑人，他也知道，经此一场变故，自己既投效南军，方钧又只身远遁，他默然思念，怕他母亲在京里得着这样消息要替他担忧，他将各事布置妥贴下来，也就央了营里一位书记，替他详详细细写了一封家信寄给母亲。他母亲方氏接到这信的时候，反在刘秀珊寄信之前，方氏才将这颗心权且放下。他又想到他妹子秀珊至今还不曾有着婆家，当初母亲在京里的时候曾有聘给赵珏为室的话，因为赵珏在京里不曾多时耽搁，将这件事遂搁置下来。此番同赵珏在一处共事，觉得赵珏的才识正不在方钧之下，心里佩服已极，居然想到提议他妹子的姻事。

好笑他也不另请媒妁，偷着闲空儿便老老实实同赵珏当面接洽，夸赞他妹子为人如何精明，如何强干，你若是不肯弃嫌，我刘镛情愿亲口将妹子许给你为妇。我们始则是朋友至好，将来又是郎舅至亲，你一边答应，我便一边写信通知母亲，不妨就请一请假，到京里将我妹子娶回福建。赵珏始则听了他这番话，也觉得他卤莽得可笑，然而又不忍拂他这番盛意便行拿话去拒绝他，只是唯唯否否，也不曾说是允许，也不曾说是不允许。无如刘镛是个直性汉子，他正耐不得这样游移的话，每逢会见赵珏一次，他就噜噜苏苏追问他究竟怎生发付。赵珏真个被他缠得没法，有一天便向刘镛说道："我自幼在福建时候，已经向人家提过一件婚事。这份人家因为我们年纪尚轻，不曾允许放聘。如今却又过了几个年头了，少不得还要去重寻旧约，所以你们令妹那边的事，我急切不能答应，刘大哥休得怪我不情。"刘镛听见这话，方才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已经同别人家有了婚约了，为何不早告诉我明白，白白的累我同你费却一番唇舌。但是这份人家是谁，通不曾听见你提过，你莫非拿这话来哄我。"赵珏被他问得急迫，遂约略将林赛姑的事迹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说："我不日就须赴广东一行，他父亲或者念我已成就了功名，竟自将赛姑嫁我亦未可知。"刘镛此时心里转大失所望，怏怏的走过一边去了。

且说那个陶如飞自从他兄弟宗久安将赵珏请到湖南以后，不但替他解了重围，且设计逼走了方钧，又叠次恢复了自家失守的汛地。功绩虽然出自赵珏，然而军营里的老规矩，得了一个胜仗，少不得还要牵牵连连的另行保举几个营长军官。陶如飞既是那陶旅长的红人，这奏凯的露布上，岂有不带上陶如飞的道理？因此陶如飞也还加了些头衔。陶如飞感激赵珏的分儿，诸君想想要到什么田地？只是一件，委实有点对不住赵珏，就是在石龙镇

上劫的那个美人儿，后来听见他兄弟宗久安告诉了自己，说这美人便是赵营长未婚之妇。陶如飞起初听见便大大吃了一吓，虽然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毕竟同赵珏会面起来，那脸上总有些赧赧的，不甚好意思谈到往事。至于赵珏的心理却又不然，你道他为甚缘故呢？因为他已在宗久安口气里探出消息，知道陶如飞虽将赛姑劫去，却一毫不曾沾染，美玉精金定然太璞，不但不去怨他，反赞称陶如飞做的事要算光明正大，与那些强盗军官一味的凌辱人家妇女不同。初次相见，只淡淡的谈了几句。后来彼此交情愈深，恩谊愈深，陶如飞便闹着要同赵珏拜盟换帖。这些俗例固是前清官场里习气，如今改了民国，政体虽经变换，像这种热闹却是照常。赵珏也是个不更事的少年，欣然答应。自从换帖之后，便是无话不谈了，背地里赵珏也就老着脸问他当日劫夺赛姑的情形，陶如飞嘻天哈地的笑说道："我早知道这林小姐是我的弟妇，谁也不肯干这样没天理的事，总怪我那弟妇生得太俊俏了的不是。在那个火车里看见了他，无论什么人没有个不转过脸来向她瞧看，委实是天仙下降，世间再没有像这样的女人。不瞒老弟说，我那拙荆，他们父母生她姊妹两个，别人提起来都说是缪家双美，若是比起这林小姐来，无论拙荆及不得她标致，便是我那小姨子也还有点相形见绌呢。"赵珏笑道："照这样讲来，我们嫂子固然美丽，至于你那令姨格外是天仙化人了。"陶如飞竖起一个大拇指，说道："啧啧啧，世界上若不是生出这个林小姐来，我那小姨子倒可算得是个花中魁首呢！我们如今已算是通家了，横竖他们姊妹俩你将来容或都可以看得见，我决不编着谎哄你。我若是哄你，叫我明日变个极大极臭的乌龟。"陶如飞这几句话，不由将赵珏说得哈哈大笑起来，说道："言重，言重。将来兄弟少不得都要去拜见嫂嫂，若是再能同令姨见一见，那更荣幸非常了。但是一层，兄弟委实总有些不很放心，内人自承错爱，

在石龙镇上劳吾兄将他携带入粤，但是那时候彼此都在途路之间，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难保没有别种暧昧举动。若是果有其事，吾兄不妨明说，好让兄弟释此狐疑。好在吾兄在那个当儿本不知林小姐便是兄弟未婚之妇，就是稍稍轶出范围以外，援不知不罪之例，兄弟决不因此致怪吾兄。”赵珏一面说，一面便将耳朵附近陶如飞身边，想听他说些什么。直急得陶如飞将一个脸涨得红云朵朵，跳转身来指着赵珏说道：“你这人真是难缠。我在先已经告诉过你，虽然一时不合，无端将林小姐劫得上船，其时我的家眷都在船上，早吃我的母亲痛痛骂了一顿。林小姐又甚是狡猾，早同拙荆联络成一气，将我赶在外边睡觉，她们转亲亲热热互相谈笑起来。及至抵了广东，又不曾隔着多少时候又奉调遣，向这里参加这牢瘟战事，性命不曾送掉还算是侥天之幸，哪里还有甚心肠去思量这些闲事呢？如今益发知道还是贤弟的妻子，你叫我还敢别生妄想！你还处处的不放心我，这不是将我当做狗彘看待？”赵珏见他真个着急，心中老大的不过意，忙笑拦着说道：“吾兄何须赌誓，兄弟原是戏问一句，并不曾疑惑吾兄。况且嫂嫂的阃威兄弟已略有所闻，那林小姐既做了嫂嫂的禁脔，料想吾兄再也不敢染指。”陶如飞接着笑道：“可又来！哥哥素来惧内，久在老弟洞鉴之中，为何此时转有些不放心哥哥呢。”

赵珏笑道：“适间戏言，吾兄千万不可介意。但是此后仰仗鼎力的地方甚多，不审吾兄肯为兄弟出力么？”陶如飞将头一扭说道：“老弟又有甚事委我去办？若是能为力的，断没有个坐视的道理。”赵珏笑道：“兄弟与林府那边当初本有成约，只是他的祖母溺爱，说他年纪尚轻，舍不得给人家放聘。及至兄弟因为避祸往赴粤中，思量趁这时机便去谒见岳翁，一者乞他汲引，二者就近提议当年婚事。谁知兄弟那个岳翁对于兄弟异常冷淡，兄弟心里甚为愤懑。后来仔细思想，人情冷暖到处皆然，兄弟那时

候毕竟还是个布衣，无怪我那岳翁加以白眼。如今幸蒙大哥提挈，在这里干了些微功，又重荷旅长的栽培，授以营长之职，这样消息传到我那岳翁耳朵里，包他听了也要欢喜。好在这个当儿南北议和渐有头绪，一时尚不至发生战事。家母关怀嗣续，叠次来信，巴不得我速完家室，老人家急望抱孙，兄弟自念单传一人，别无手足，舍间尚有弱妹，虽然与方营长有婚姻之约，可惜方营长又不知逃向那里去了。兄弟此时没有别的主见，只顾先赴广东一行，就在哪里完娶，然后再四下里访求方营长踪迹，将舍妹嫁得给他，庶几完结我的心事。”陶如飞坐在一旁，听那赵珏说一句，他便点头一句，听到此际，便笑说道：“老弟的话，怕不句句有理，只是滔滔的说了一大篇，全然与我没有相干，叫我从何出力？”赵珏笑道：“老哥你且莫忙，以后借重鼎力的地方很多很多呢。第一件，兄弟想趁这时候请一请归娶的短假，又防旅长批驳下来不肯允许，我知道旅长同大哥的感情素好，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务请吾哥先将兄弟这意思在旅长面前疏通一番，那时兄弟请假的事便有指望了。不但兄弟请假的事势在必行，还要求吾兄也向旅长那边请一次假和我同行。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兄弟要向林府求婚，广东人地生疏，急切还请不出一个媒妁。吾兄久在宦途，声名煊赫，便请吾兄向林府去走一走，万一成全了兄弟好事，随后酬报正自有日。”陶如飞笑道：“这事不难，这事不难。旅长那里请假的事包在我身上，管你称心如意。至于做媒这一层，我却是个拙口笨腮的人，恐防说得不好，误了你的大事，还是去请别人罢！我只陪你回广东去扰一杯喜酒。”赵珏笑道：“我说老哥总要作难，难不成当真要我备好请帖，亲自到贵营里奉求，你才可以答应呢！”陶如飞笑道：“这话不敢当，我便勉强依你去替你向林府那边碰一碰看。不过我们的两座营头，将两营长都请假走了，营中各务交谁料理？万一果然给旅长批斥

下来，那倒不成事体了。”赵珏这时候尽管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向陶如飞笑道：“好哥哥，你不用说这些尴尬话罢，旅长同你的感情谁人不知道？你说出话来断没有批斥的道理，你还瞒我呢！不是我同哥哥讲句笑话，你哥哥若是高兴，要旅长将性命送给你，他也不敢打个哑声儿说是不肯，什么请假的小事！这一会子又来装做正经，防他批斥起来了。你尽在我面前使乖，看我替你们明揭出来，叫你有地缝都钻得进去呢。”赵珏只顾说得高兴，不防将个陶如飞真是说得羞惭满面，将一双眼睛向赵珏瞟得一瞟，笑骂道：“你嚼的是什么舌头，我要旅长性命做甚？像你这样信口乱说，看我有这本领连你自家请假都叫旅长不去睬你，到那时候你休得怨我。”赵珏笑道：“我说的话如何？你是假撇清呢！我们一切嬉戏如今且休提起，只是为人为彻凡事总望周全则个，你通不知道成全别人家婚姻，比什么功德都还大得几倍。你哥哥若是将林小姐撮合成了，嫁给兄弟做了妻子，不但兄弟感激你，便是我们那位嫂子也该感激你。”陶如飞笑道：“你又来乱讲了。林小姐嫁你不嫁，与你的嫂嫂有什么相干，他又去感激我做甚?”赵珏笑说：“兄弟何尝乱讲，这句话也有个道理在内。起先不是你告诉我的，我们那位嫂嫂自从会见林小姐之后，真个形影不离同床共枕，可想他们两人的情爱比较我同哥哥还要亲切些。他既然这般同林小姐要好，可想他心理未尝不巴巴的望林小姐嫁一个好丈夫，完结他的百年姻眷，这是一层。再讲到嫂子心理上，定然时时刻刻还防着你爱慕林小姐的颜色，或者弄出别的笑话出来，如今听见我要娶林小姐，你想嫂子焉有个不竭力怂恿的道理？这叫做顺水推舟，落得的人情他自然会做。我们一抵广东之后，哼哼，任是我不请你做媒，怕嫂子也要硬逼着你替我们做媒也未可知。至于讲到我们两个营长一齐请假怕误了营中事务，这个更不消虑得，你有令弟久安在这里，托他替你料理料

理，我便将营务交给刘镛，好在他这人还肯实心任事，想不至有所贻误。”陶如飞笑道：“话也给你说尽了，主意也给你想完了，你想老婆心切，我也不来阻拦你，只得陪你辛苦一趟罢。”赵珏听他肯答应了，欢喜不尽，立刻谢了又谢。

过了一天，赵珏果然便在旅长那里请了一个归娶的短假，内中自有陶如飞替他疏通一切，旅长真个没有不准，登时便允许下来。又知道陶如飞同他一路回广东去，也不曾说什么。转念赵珏前功，此番听见他完娶，还重重备了一份盛礼命人送入赵珏营里。还有别的好些营官们听见这个消息，又知道旅长尚且送他礼物，当时你传我我传你，都约齐了预备送赵珏的喜幛羊酒。因为赵珏路途之间礼物多了不便携带，大家想出法子来，折成银洋纷纷的来应酬赵珏。赵珏看见这种情形，说不尽心中快乐，只是称谢不迭，满口里都说一俟成亲之后，再转回来备筵奉请诸位吃一杯喜酒。赵珏当即同陶如飞拣了一个好日子预备就道，并不曾带着多人，两人各在自家营里挑选了两名精明强干的兵士随身护送，所有行李以及旅长送的礼物都交给他们照料。这一天，赵珏向各营里告了别，又亲自骑马去谒见旅长，顺便在那里辞行。

且说刘镛在这几日以前，赵珏将他请进来，少不得将营里事件一一交代给他。好笑刘镛因为赵珏不肯娶他的妹子，此番又是向广东去另行完娶，心里老大不甚愿意。虽然当时接了赵珏的交代，只是快快不乐，一点笑容儿都没有。赵珏也猜到他的用心，只不去理会他。却好这一天早间，赵珏去向旅长那里辞行，刘镛刚坐在营里发闷，这个当儿忽然看见那个郝龙从营外直跳进来，指手划脚的向刘镛禀告道：“好了，好了！我们营长又转回来了。刘先生你老快去接一接，他口口声声问着你老。”郝龙话还未完，刘镛愤愤的向郝龙啐了一口，骂道：“有什么大事，要你这样大惊小怪。他是忙着喜事的人，心里十分高兴，转回来就转

回来罢咧，又要我去接他则甚，难道娶了林小姐身份又高了一层不成？”刘镛一顿骂转将郝龙朦住了。郝龙也是个蠢人，也听不出刘镛数说什么，发了一回怔，方才有些明白，忙又笑说道："原来刘先生是错会了我的意思了。我适才说的是方营长，不是说的赵营长，刘先生此番怪我不是老大冤枉？”刘镛听见“方营长”三字方才跳起身子，慌忙问道："哎呀！方营长在哪里呢，真个是他来了不是？”郝龙笑道："这个我如何敢骗谎哄你，委实方营长在外面站着，问及赵营长，又问你老。许多弟兄们见是方营长到了这里，大家欢喜得什么似的，如今都围拢在营外像个栲栳一般，都不肯放方营长走。你老若不快点去接他进营，万一再恼了他把来重又跑了，那可没处再寻他去。”刘镛此时更顾不得答郝龙的话，倏的迈步飞跑，走出营门旁边。果然见有一大丛军士们围着一个人在圈子里，更看不清楚是谁，刘镛分开众人，大声叫道："诸位弟兄们休得乌乱，方营长在哪里呢？”这时候方钧已见刘镛出来，不免含笑上前向他招呼。刘镛一把扯着方钧的手，笑说道："原来果然是你真到了，好哥哥你思得我好苦！这一向时在哪搭儿耽搁住的？此处不好同你讲话……”一面说，一面便引方钧走入篷帐里坐下，别的军士们方才一哄而散。

刘镛又接着问道："我们打听得北军里的人恨得你牙痒痒的，不免在政府里冤枉了你许多的话，如今不是遍布着侦探到处寻你踪迹，万一被他们捞了去，你还想有性命没有？我替你打定主意，除得在我们营里混混，外间很是危险，你不用死糊涂了心肠，还望去替北政府里效力。”方钧笑道："你这人到今日还是这般卤莽，说出话来总是不伦不类，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为别的事件去向南边走了一趟，又何曾是去替北政府里效力。我自此番创巨痛深之后，名心久已雪淡，不但不想去营谋北政府，即如南政府里在先叫我依然带领军队，我尚且不肯答应，转将这现成的

事业交给赵大哥璧如。说起来我此来本是要会赵璧如的，同你讲了这半日的话，如何不见他在营里？”刘镛冷笑道：“你问赵营长么？他如今忙得厉害呢！一切营务的事总还不在他心上，他只是心心念念想要老婆，前天已向旅长那里请了回广东完娶的假，行期便定在今日，此刻已欢天喜地的去向旅长那里辞行去了。”方钧惊问道：“哎呀！我此番来得又是不巧，我专意来访他，因为有一件要紧的事必须同他接洽。他这一走，我又不能老在此处停顿，知道几时才可以同他会面，算我做事处处蹭蹬极了。”说毕，跌脚不已。刘镛见他十分着急，重又说道：“大哥你且莫忙，他此时去向旅长辞行，辞行之后一般还要回营走走也未可知。只不知道跟随他的两名兵士，还是在营里等候他，还是同他一齐出营去了。我因为不甚高兴见他那轻狂样儿，所以他的举动我是一概不去过问，你既急于要会他一会，等我派人去探问探问便知分晓了。”刘镛刚待起身唤人询问，却好郝龙此刻刚站在房外，忙抢近一步，说道：“跟随营长的马标同韩得胜他们都在营里等候营长呢，一切行李什物也还放在那里。据他们告诉我，营长是趁今夜夜班的火车，大约在营里吃过晚饭方才动身。”方钧听了兀自欢喜，忙向郝龙说道：“一俟你们营长回来，可赶紧报信给我，不可误事。”郝龙连连答应，依然退出。方钧重又向刘镛笑问道：“赵璧如向广东去结婚，你知道那女子是谁家的？”刘镛道：“据他说是姓林家的小姐，又说委实生得好看，若不是生得好看，为甚别人家同他提着亲事，他都拒而不纳呢？”方钧凝神想了想，不禁笑着说道：“这又奇了！他同林家那件亲事是我本来知道的，当初虽然提议过这事，以后并不曾放聘。至于林家肯将这小姐嫁给他不肯嫁给他，还在两可之间，他如何冒冒失失径自请起完娶假来，不是近于托大么？”刘镛笑道：“原来如此！人家小姐还不曾给他放聘，他倒老实热闹起来了。我想

他也不害羞，他的笑话多着呢！益发告诉你罢，他此番南下，光是礼物不知收了人家多少了，万一到了广东，聋子放爆仗——通通散了，那时候退还人家礼物还来不及呢。”刘镛说着，只是忍不住格格的笑。方钧摇着头，自言自语说道：“其中恐怕另有别情，赵璧如也未必荒唐至此。如果照刘镛这般说法，他不曾同人家放聘的人，还把稳的径去完娶。像我方钧的姻事又有他哥哥做主，又有戒指为凭，那人倒反同我悔约起来，岂非咄咄怪事！”方钧越想越恼，不由放下脸色，一句也不开口。好在刘镛他也听不出方钧说的是些什么，见他颜色不快，刚待用话去安慰他，忽然听见赵珏在外面一路笑着进来，嘴里不住的嚷道：“天乐，天乐，你打从哪里来的？如何今日才到这里，险些我同你又不及会面。”此时方钧已知道赵珏回来了，忙起身迎得出去。

两人相见，殷勤了一会，赵珏便邀他到自己房里去坐，先行开口问道：“天乐，你这人真是奇怪，那一天眨眨眼如何就看不见你的影子？又没处去探访你的踪迹。我深恐你再为北军逻获，那不是你自讨苦吃？你此番委实向哪里走了一趟，我料你北京那地方必不敢去，你看我猜的可是不是？但是你既不去北京，别的地方也未必可以去得。”方钧冷笑说道：“诚如大哥所论，北京政府里方在恼我，我何敢去投他们的罗网？只是我此日已经看破世事，简直想披发入山，不过还有一件最悬心的事不曾完结，不能不去勾当一会。无如变出意外，不能达我的目的，不得已又重来访候吾兄，希图吾兄从速解决。老实对吾兄讲了罢，吾兄不将我的事解决明白，便想赴粤完娶，我方天乐何以甘心。”方钧便将如何只身逃往福建，如何谒见湛氏，如何向湛氏要求婚期，如何经湛氏拒绝不肯承认前番婚约的话，气愤愤的从头至尾说了一个详细。又说道：“据岳母口气，似乎这件事全系吾兄做主，家中并不曾过问。这话尤其觉得荒谬，吾兄堂堂一个男子，目下业

已掌握兵权，并非三岁孩儿可比，为何替自家妹子订婚反说不该承认。况且岳父业已逝世，论岳母目前所处的地位，也应该守着‘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训。岳母昧于大义，反若责备我方钧冒昧，兼责备吾兄擅自主张。那时我因为岳母同令妹等全系女流，同他们也折辩不清，是以负气径自离了福建，并不曾向岳母那里去辞行，天幸吾兄尚不曾死，可以做得我们的凭证。当初吾兄究竟向我说什么来，令妹的戒指至今尚紧紧套在我的手指上，道不得个这戒指儿又是我方钧自家伪制的？”赵珏听到此处，方才明白方钧前日遁走的缘因，今日来寻访的原故，不由哈哈大笑，说道：“原来天乐为着这件事来向我责问，这又打什么紧？值得如此焦急。窥探你的意思，简直想同我到裁判厅打起婚姻官司来了。家母虽然怪我擅自做主的不是，这也不过是一时气愤话儿，诚如天乐所云：我赵璧如纵然不肖，难不成自家妹子的姻事便不该我做哥哥的干涉，这其间的阻碍，千不是万不是，还是怪你方天乐自家不是。”方钧将头一扭笑道：“好呀，你又编派我的不是起来了。我的不是处究竟在哪里？你且说给我听听看。”赵珏笑道：“你既然知道当初舍妹这件姻事是我自家做主同你交涉的，你就使想娶我的舍妹回去，商议婚期也该先行同我斟酌办法。你又不是没处去寻觅我，我与你朝夕相见，也不曾见你向我提过。又出人不意背着我们逃走了，我们方在着急四下里着人寻你，那里会猜到你的用心？竟自不别而行，瞒得我实腾腾的去到舍间懊恼呢。莫说我是她的哥子你不应该抛撇我，便算我是你们的媒妁，世界上也没有个不请媒妁，径行由自己向女家要求婚期的道理。你不怪你自己做事糊涂，反怪家母他们冷落了你，不肯将舍妹让你娶得回去。人家嫁娶也是一件重要的事体，就许随着你的意思，便像这样草草率率完结了你的心愿么？”方钧这时候被赵珏一番批驳，也觉得他的话很是有理，不禁将个头直垂下

去。良久良久，方才挣出一句话，低低的说道："我那里猜得到他们会变了卦呢？"赵珏又笑道："还有一事你益发错了。据你的口气，家母也不过说这件事他不曾知道，不能擅自答应你的婚期。你同家母磋商也不过尽此一次，思量起来大有转圜地步，而且家母的心虽是如此，不见得舍妹的心也是如此。家母或者背后探询舍妹的用心，一般可以曲全其事，家母又不曾回绝你，说舍妹定然不嫁方钧必须嫁给某某。横竖舍妹并不曾有别人家放聘，守到一百岁也是要嫁人的，你已经到了舍间，便在耽延几日又有何碍？偏生又负起气来，竟自瞒着他们一溜烟跑走了，万一家母第二天竟自回心转意，着人再去奉请，那时不见你的影子，叫家母他们怎生办法呢？天乐，天乐，这两条腿长在你身体上也算苦极了，眨眨眼打从湖南跑到福建，又打从福建跑回湖南，来是来得飞快，去又去得飞快，我替你细想起来，真真不知何意。"这几句话把方钧也说得笑起来。笑了一会，勉强从鼻子里哼着说道："璧如呀，你说令妹未必改变心肠，这话还未可据以为实。目前做女孩子的大家都灌入些自由结婚的思想了，安知他心理上便不曾属意别人？我气走的缘故，也还因为那一天同岳母告别时候，蓦的外间走入一个少年来，最奇怪的是口口声声要求见令妹，这不是老大破绽？现有岳母在堂，不曾见要小姐出来会客，安知这少年不是令妹的密友呢？"赵珏想了想，笑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天乐这话大是冤枉。论舍妹的为人，虽算不得十分贤淑，然而家庭诗礼之训，她自幼儿便听得熟了，断不肯做出非礼的事。莫说外间男子她不肯自负文明妄行交结，便是当初在女学校读书时间，除得内人林赛姑是她最要好的女友，其余同学他还轻易不肯往来。你所见的那位少年或者是舍间至亲，再不然就是你匆遽之中听得讹错了也未可知，我断乎不肯相信。横竖将来做了亲之后，大家总可以折证得出来，今日也不必苦苦的同

你辩驳。”

方钧接着说道：“适才听见刘大哥告诉我，说你行将往赴广东前去娶我们那位舅嫂，这真是大喜的事，兄弟应该道贺。”赵珏笑道：“可不是为的这件事时间匆忙，暂时且不能陪你转回舍间去完全你们的姻好。老实先帮着我将这婚事忙毕了，那时候少不得都要携着内人回里，然后再一心一意，我拚着出点力，将你同我妹子的事撮合起来。并不是我做事只顾着自己，也因为我是他的哥哥，终不成哥子还不曾完婚，先将妹子出嫁的道理。如今你来得正好，我的媒人只单单请了陶营长，觉得还要再请一位，做个好事成双，你我系郎舅至亲，这个责任就请你担负了罢！你若是故意推辞，哼哼，将来你的那重公案，也休想我赵璧如替你出力。”方钧笑道：“既承委任，我决无推辞之理。只是我通不曾替人家做过媒妁，要叫我颠倒在这里边讲话，我是敬谢不敏；若叫我摆个臭架儿，坐着轿子，循例到男女两家叨扰喜酒，我又不呆，为什么不肯答应？”赵珏笑道：“天乐放心，我们是爱亲做亲，断然没有叫媒人为难地方，你只顾张大了嘴去吃喝，包管你吃一百单八碗，少一碗也不算数。”方钧笑道：“好极，好极，就是这样说法，我陪你去向广东辛苦一趟。但是须得同你讲定了，一经你完娶之后，就得同我回转福建，料理我的姻事。你若是贪恋着新婚恩爱，老赖在你丈人家里，将我同你的令妹搁在脑后不去理会，我也没有别的咒你，我只保佑我那舅嫂倏的变成像我们一般人物，叫你不能称心如意，可好不好？”赵珏笑道：“胡说，胡说，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事？亏你这促狭鬼想得出来，说得出来。”

两人又谈笑了一会，其时天色已经入暮，外面走进那个韩得胜，垂手向赵珏说道：“回营长的话，火车开行总在起更时分，须得早点去等候着，营长们若是用膳还该早些开饭为是。”赵珏

道："我知道了，你们先将什物着人挑向那里等我们，还要多买一张车票，方营长也同我们一路去呢。"韩得胜唯唯答应，疾便仍走出去。赵珏又吩咐人向厨房里去招呼多添几样菜，又着人去催陶营长赶快到营里来赴宴，兼告诉他方营长已到，请他快来会一会。

不表各人分头去办事，此处筵席已设在一间厅上。不多时，陶如飞已骑着马而来，进来会了赵珏，一眼已见方钧坐在上首，连忙含笑近前向他招呼，彼此少不得又寒暄了几句。赵珏深恐耽误了上火车的时候，便催着他们入座。方钧同陶如飞坐了上首，赵珏主席上相陪，其余便是刘镛另同几位办笔墨的朋友坐在侧首。众人聚首在一处都是十分高兴，不免开怀畅饮。惟有刘镛哭丧着一副黄脸，除得端起酒杯子来尽性吃酒，也不多同他们打话。方钧瞧出他的神情，也猜不出他为的什么缘故，勉强搭讪着问道："刘大哥，你连日可曾有家信到北京不曾？"刘镛道："我自从出来，谁耐烦去写家信！我的字又甚烦难，没的去寻苦吃。就因为你这一次逃走之后，我怕舅舅同我的母亲听着不大放心，好容易央着我们这位王老先生替我写了有十几行字，打从邮局里寄回去，还不知道他们可曾接到没有？"说着便伸手指着席间坐的那位瘦脸鼠须的老者。方钧笑道："这倒亏你还知道有这样的打算，有了这封信寄去，其实也是无益，不过多添他们一番烦恼，你越说我是逃生，他们越发不放心了。"刘镛冷笑道："冤枉么，不写信不好，写了信又不好，我这人运气真低，处处都饶着不是。但是你这一趟在外间奔走，应该也有信寄给舅舅，好让舅舅放心。"方钧笑道："舅舅同我的感情你同璧如都是明白的，我的生死他也未必有心关切，我又何至再去给信他们呢！"赵珏笑道："你这意思也太觉操切了。你那位姨娘虽然算不得人，至于老伯对于你的父子之情也还不曾十分凉薄。你出了这样

危险，也该寄个信儿，安慰安慰老伯才是道理。”方钧尚未及答言，刘镛早气冲冲的将酒杯向桌上一掼，大声吆喝道：“我们中国人只须入了军界，便连什么人伦都不顾了。老大也不用批驳老二，都是弟兄般的气习。父母倒可以放在其次，若是讲到娶老婆这一层，无论什么必须达到你们的目的。我刘镛可惜只在这小小军营混着，若是将大总统给我做了，看我将你们这一班不顾人伦的人全行都砍得干净！”说得在座诸人都哗然大笑。

赵珏暗中向方钧做手势，说道：“这人呆性又发作了，大哥再不必去同他讲话，防他还有不伦不类的话说出来。”方钧也只点头微笑，遂别过脸向赵珏问起近来同北军可否开战。赵珏略将当日获胜的情事一一告诉了他，又说：“目前和议将开，一时尚不至有战事发生。”陶如飞笑道：“论起北军行动，实在是外强中干，若是讲到真正战斗的力，远不如我们这里起劲。”方钧听他这话，只微微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陶如飞接着笑道：“方大哥好厉害！那时候简直不留一点情份儿。单论北河那一天剧战，怎么你悄没声儿便将军队抄到我们背后，弄得我们首尾不能照应，几乎全军覆没。不是兄弟眼明腿快，几乎给你捉了，如今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害怕。万一北军的将士都像方大哥这样厉害，我们这护法军怕就支持不住了。这是真实凭据，一自方大哥走后，怎生不消费我们力气，把当日方大哥所占领的区域，一古拢儿都恢复过来呢。”刘镛在旁边插嘴笑道：“你还提这些呢！我们方大哥固然厉害，然而你陶营长也委实脓包。我老实告诉你罢，北河那一仗，其时我们那个狗头的副官，已同我们营里做尽对头了。粮饷固然按着不发，单就那子弹而论，我们营里去请了几次，他哪里肯接济，我们计算起来也不够一战的使用。偏生你们大队全冲过来，方大哥着急了不得，吩咐军士们不见你们兵士影子不许妄行开枪。及至抄到你们背后的时间，那子弹只够两刻钟开放，你

长陶营若是有能耐的，你的军队比我们多着一倍，为甚不分一支在隔河做你的犄角？一经听见我们炮火，又都拔起步来飞跑，哼哼，你在那时候只须多延捱一点钟光景，我们子弹一完，怕不要吃你们老大的亏苦？偏生你不察虚实，你们两条腿比什么还快，眨眨眼早都溜得干净。过后把我们都笑死了，大家都不喊你做'陶如飞'，都喊你做'逃如飞'，你此时还在这里卖弄什么呢？”这一篇话把个陶如飞说得面红彻耳，恨没有地缝可钻。要待发作几句，又因为生性素来懦弱，闹起来反被别人耻笑，只得将个头俯垂胸际再不肯抬起。转是方钧觉得听不下去，忙向刘镛吆喝道：“刘大哥你这酒委实不能再喝了，你这人别的倒还罢了，只是多灌点黄汤下去便有得没得的信口乱说。幸而陶营长素来知道你的脾气，不同你计较，若是换了个同你一般见识的人，怕不要因此伤了彼此和气。”赵珏也笑道：“刘大哥这样不疯不癫，真个叫人听着又好气又好笑，我也没有别的罚你，再罚你三大杯以为下次的警戒。”刘镛嬉嬉的笑道：“我不过说一句玩话，值得你们便认真起来。若是像这样罚我，我更快活不过，我下次若想酒喝，便多嚼这些舌头，尽你们罚我如何？”说着立刻又喝了三大杯。

他们刚在这里嬉笑，赵珏是个留心的，早听见远远的送来汽笛声音，忙将酒杯一推，说：“我们吃饭罢，恐防误了火车时刻，你们还不听见车子上汽笛声音么？”刘镛细眯着眼睛笑道：“今日火车上汽笛委实奇怪，偏生都不向别人耳朵里钻进，只是钻进我们赵大哥耳朵。赵大哥我劝你开怀多吃一杯，便是误了今夜的火车，明夜不见得便没有火车了，迟早何争在一日。我是不答应，你罚我的酒，我还须转敬你一杯方才干休呢！”座中的人都向刘镛劝道：“刘先生也不必同赵营长厮混了，等候赵营长娶亲回来，我们再痛痛的喝他几天。那时候你喝得也乐，赵营长喝

得也乐。”赵珏笑道：“可又来！这话真是一点不错，等兄弟此番转来，不让我们刘大哥喝个尽性算我不是，此番可以饶过我罢！”于是众人做好做歹，方才胡乱将饭吃了。营外已替他们备好了三匹快马，刘镛先是闹着要送他们赴火车站，刚立起身子已跌了下去，郝龙将他扶入房里。此处赵珏将那几位客送了出营，然后偕着方钧、陶如飞一齐跨鞍上马，派了几名兵士在前面提着灯火。刚才走近车站，那火车业已渐渐移动，行将开驶。所幸韩得胜同马标他们已将车票买好，所有什物亦已搬运上车。三人跳下了马'交给那些军士牵回，齐齐蹿上火车，立脚未稳，那车子已风驰电掣飞也似的行去。赵珏暗暗叫声惭愧，彼此坐下来闲话。

一路颇不寂寞，不日已安抵广东。到了车站，由马标雇了三乘轿子，吩咐他们一直抬至城里陶大人公馆。先是方钧预备自已在栈房里宿歇，陶如飞一定不肯。赵珏也因为自家住在陶公馆里，方钧不在一处，未免各事不甚方便，也就劝方钧不必客气。并说一经等我有了婚期，少不得要觅一处高大栈房，方好行结婚的仪式，到那时候我们再迁移出去不迟。方钧方才答应了。这时候陶公馆里的下人看见他们大人回来，一例的上前迎接，纷纷乱乱替他们收掳什物，便有别人将他们三人引入内里厅上，分着主宾坐下，献茶的献茶，拧手巾的拧手巾，忙得一塌糊涂。陶如飞坐在炕沿上，笑问赵珏、方钧，说道：“任是火车再便利些，毕竟在路上总觉得有些辛苦，我这番回来精神很不及往常健旺，不审两兄以为如何？”方钧笑道：“风尘仆仆，哪里及得坐在家里安闲，我近来不是也十分憔悴么？”赵珏道：“你们真是娇怯得很，像我就不觉得，我以为一路的风景真是叫人看着有趣。”陶如飞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古人说的话一点不错，赵大哥的思想自然与我们不同了。”说完这话，又向身旁一个下人问道：“太太想已知道我们回来了？”那个爷们垂手只答应了一声

“是！”也没有回话。陶如飞又接着问道：“你们快着人进去禀明太太，叫他吩咐厨房里替我们预备一桌筵席。”那个爷们依然答应了一声“是！”身子动也不动，引得陶如飞焦急起来，骂道：“你这糊涂忘八羔子！怎么同你讲话，你只管答应是是是，这是个什么规矩？”那个爷们将方、赵二人望了望，又走近一步低低向陶如飞耳边说道：“小的不敢说，太太不在公馆，已经回缪老大人那边去了。”陶如飞急道：“太太回母家走一走这也不须瞒人，要你装这鬼鬼祟祟的样儿则甚？”那个爷们又说道：“不是好好回去的。因为同老太太赌气，不久很闹了一场，缪老大人那边着人将太太接回去了。”

陶如飞听见这句话，不由吃了一吓，随又问道：“老太太此时可在上房里么？”说过这一句，也不再听那爷们回话，慌忙向赵珏他们说道：“两位大哥请在厅上稍坐一回，小弟暂且失陪，好去叩见家母。”赵珏、方钧一齐说道：“嫂夫人既不在家，可想内室没有别人，我们正好登堂拜母。大哥前行，小弟们就此随入。”陶如飞也不便阻拦他们，三人便一同向后进行去。那个爷们忙着先走一步入内通报。接连跨入几重门户，早见那陶老太太站在堂屋下边，向他们笑说道：“不敢当！这是怎么说，我家如飞为何不替我辞谢着。”刚自说话，那赵珏同方钧已走进身旁，深深行下礼去。陶老太太兀自还礼不迭，便让他们在椅子上坐着。陶如飞也向母亲问了安好，大家坐下。陶老太太笑向赵珏问道：“听见赵先生亦已做了大人了，真是替你欢喜。我们隔了多时不曾相见，如今气色越发光彩，不久还要升官发财呢！”又向陶如飞指着方钧，问道：“这位先生是谁？先前倒不曾会过。”陶如飞便将方钧目前的事迹略略说了一遍，陶老太太方才晓得这方钧就是在湖南同他儿子打仗，几乎要了他儿子的性命，心里便老大有些不愿，词气之间遂不肯同方钧过于款洽。陶如飞笑着说

道："母亲只知道我们赵大哥做了官，还不知道他此番回来还有大喜的事呢！他是向旅长那里请的完娶的假，儿子便是他们的媒人，所以我们还有些时候耽搁，一经赵大哥完了姻之后，方才回转湖南呢。"陶老太太喜得眉花眼笑，说道："哎呀！恭喜，恭喜！原来赵先生是为姻事才到这里，你们都是至好弟兄，少不得要帮个忙儿，自请你去做媒人叨扰喜酒，你还不十分快活？但不知这女家住在省城哪里，有多少岁数了，相貌想必生得不丑？赵先生不用害羞，不妨告诉老身听听，好让老身替你们欢喜。"赵珏其时尚未及答言，陶如飞忙笑着说道："母亲试猜猜看这小姐是谁？"陶老太太笑道："你们看我家这痴儿子，说出话来都叫人发笑。你是赵先生的媒人，我又不是赵先生的媒人，这女家的住址同小姐的年貌，叫我如何猜得着？"陶如飞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母亲要是不猜，一猜便着。"方钧笑向陶如飞说道："你不用累伯母绕这道儿罢，有话如何不肯明白说出来，转像猜哑谜似的在此胡闹。"陶老太太这时候果然低眉合眼坐在椅子上叽哩咕噜，仿佛念咒语一般，东猜一个，西猜一个，他们三人也都听见，只是猜来猜去总不曾猜到那林家赛姑。赵珏笑道："陶大哥你真是明白说了罢，何苦叫老人家操这样的心。"陶如飞笑着，用指头在脸上羞他，说道："你知道你不会说出来！难道这句话是应派我说的？我看你还是老着脸些的好，像这样怯生生的将来我们闹起新娘子来，看你可还躲得过去躲不过去？"陶老太太猜了好一会，有些焦急起来，望着陶如飞说道："我左猜右猜你们都说不是，我再也没有本领去猜了。你们告诉我便告诉我，不肯告诉我也就罢了，我也不白操这样的心。"陶如飞笑道："母亲不必着急，等我将这小姐说出来叫母亲听着欢喜。母亲你道这小姐是谁？就是你老人家心爱的干女儿，儿子白白打从路上将他接回来的那个林小姐赛姑。"

陶老太太这时候不听见提着赛姑犹可，忽然听见他们提起“林赛姑”三字出来，不由气冲牛斗，那副皱纹叠叠紫膛脸儿登时泛起红光，圆睁着眼睛向陶如飞吆喝道：“你还提这林小畜生则甚？我谁问你们，他是那一门子的小姐，小姐！他分明是个滑头男子，自幼儿装出这女孩子模样出来哄骗人的。我们好好一份人家，被这畜生闹得鸡争鹅斗，神佛不宁。如今你的那个不贤之妇，还不是因为他同我闹着意见，她挨不起我的咒骂，跑向她娘家躲避去了。倒有十几天不曾回家，我看她那老子娘可能养她一世，永远不进我家这门，我才算她厉害。咳，你们这些做男子的，千万不可见别人家标致些的女郎便就安着歹心，千方百计的想弄人家到手。你们以为目下的世界是没有皇帝了，又因为巴结做了一个军官，便可以横行天下。怎么路途上白白遇着一个女孩子，倚仗你的势力，便把人家掳掠回来。咳，你以为你们武人厉害了，谁知天老爷比你们还利害十倍。无巧不巧，叫你女人陪人家睡了好几个月还不算数，又几乎将你那小姨子芷芬被他勾搭上了。幸喜这芷芬孩子有志气，不曾允许他，通盘彻底将这件事闹出来，不然我还睡在鼓里一世呢！哼哼，你这畜生做这场大梦罢咧，哪里想这位赵先生也在这里做梦。好呀，亏你叫我左猜右猜，我自然猜不到这林家畜生，我知道他不是个小姐，我如何肯去猜他呢？”陶老太太说着还连连叹气。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十八回

薄总统老太婆畅谈时事　宴嘉宾少夫人重叙幽欢

说也好笑，那位陶老太太只顾数黄道黑，东扯一句，西拉一句，说得十分高兴。不想将座中三位风流年少，吓得面如土色。本来每人只有三魂，在这个当儿早已一魂从顶上冒出去，一魂从底下溜出来，只剩得一魂支持着身体，勉强坐在椅子上不曾晕倒。陶如飞自然不消说得，总算自作自受，深恐自己没有绿帽子可戴，没来由从路上替他夫人觅个极俊俏的孤男回家。他夫人也知道他为国宣劳，勤于王事，没有多少工夫陪他枕席，既然为我觅了这一位如意郎君，少不得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怕陶如飞在这气恼之中，回想起来还要觉得格格的发笑。再论那个赵珏的情形与他却不相同。他是挟着满腔极快乐的欲望，如今猛被这番雷轰电掣的话生生将他提在冰窖子里，浑身的栗块大约比馉饳儿又多又大，仿佛精穷的人，梦见得了十万元的储蓄票，虽是被旁人惊醒，心中总还有些恋恋不舍，这是一层。还有一层，妹子赵瑜同赛姑睡在一处，这是我自家知道的，其初还以为他们是同窗姊妹，如今才明白他们已成背地夫妻。我哥哥枉耽了虚名，他妹妹早演成实事。光翻着两颗白眼望着陶如飞，暗想：你的夫人被他玷污了，不过是轻车熟路，我那妹子被他玷污了，才算是璞玉浑金。比较起来，我的吃亏地方，若是用着新名词，就是一句

占着大多数，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我在湖南请的是完娶的假期，收的是结婚的礼物，如今弄得娶又不得完，婚又不得结，转应了方天乐那句言谶，说他这舅嫂变成我们一般人物了。将来转回湖南时候，别的不打紧，这一份一份的贺礼怎生好去退还人家，不是要将人家牙齿笑掉？万一那个不达时务的刘镛，再同我闹起吃喜酒来，叫我拿什么话回他，拿什么脸见他？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几乎瘫化在人家椅子上，身子再抬也抬不动。至于方大哥又为什么同他们一般呢？因为他也是个聪明人物，在福建时候见赵家坚意赖婚，心里已怀着老大鬼胎，怕赵瑜别有属意。如今知道这赛姑是个男子，又同赵瑜形迹亲密，耳鬓厮磨，其中情事正自不言而喻。他虽然不知道赵瑜已经同赛姑共过衾枕，然而我这情场敌手，料想就是赛姑，怕我不能同他竞争，此时愤气填膺。据他的心理大约也同陶如飞无异，仿佛是自家的妻子已经赛姑占去了一般。不独赵珏经这一番失意，未必再肯同我转回福建，替我撮合良姻，就使他肯替我撮合，那赵瑜愿意嫁我不愿意嫁我，尚在未定之天呢。于是你呆呆的望着我，我呆呆的望着你，头也不抬，嘴也不响，身子也不动弹。这三个少年我也没有别的比他们，好比他们是那古庙里泥塑木雕的三尊癞佛。

看官，看官，然则他们老远像这癞佛样子，我这小说到此也没有话说了。好容易等了好一会，陶如飞少不得强打精神，毕竟要问问他的母亲，那个林赛姑怎生去勾搭我那小姨芷芬，我那小姨芷芬如何拒绝了他，才将这件秘密事件闹得出来。这个当儿，他的老母少不得也要将前后事迹，一长一短把来告诉他们。诸君须知道，赛姑同芷芬还有一段艳丽文章，风流韵事，料想在那五六十岁龙钟老婆子嘴里叙述起来，便要减许多颜色。我猜道诸君的意思，与其听那老婆子唠唠叨叨，文气不贯，不如还请在下费这一支笔，重行替他们铺张出来，定然有趣些。哈哈，诸君且勿着

忙，等待在下细细表来。至于他们这三位少年，权且让他们在那里多坐一会正自不妨。

且说陶如飞的那位夫人兰芬本是广东人氏，他父亲名字叫做缪承绪，前清时代历任做到江南水师提督。因为甲午那一年中国同日本开战，他带的那只战舰在鸭绿江里沉没，后来清廷惩办失职各员，这缪承绪也大大得了一个处分，削职回籍。民国成立，他的年纪已经七十开外，不甚满意党人举动，从不曾同他们接洽，只守着数十万金财产，也够他下半世快活。只是有一件缺陷的事情，生平不曾生过男孩子，膝下只有两个女儿，长的便是兰芬，是他第二个姬妾范氏所出，承绪老夫妇十分欢喜，爱同珍宝。偏生那个兰芬长到四五岁上，益发粉妆玉琢，娇小可怜。单论她那一身的肌肤，真是水都捏得出来。这也罢了，不料在这一年里，他正室夫人梅氏又怀起身孕，老夫妇便很希望是个男胎，及至分娩之后，依然还是个女孩子。慰情胜无，缪老大人对着这一双爱女也就异常珍惜。说也奇怪，那兰芬的颜色已是绝无仅有的了，她这妹妹芷芬，生得更比她艳丽。长成的时候，缪公馆里一般延请着西席先生，教她们姊妹在书房里读书。两人的情性却都是聪慧异常，但是各有所好，因此常常生出许多龃龉。兰芬在各种书籍里爱读些诗词歌赋，旁及弹词小说。有一天在背地偷看些爱情小说，被芷芬瞧见，略略读了几页，便掷给她姐姐，说："这些澜语胡言，都是新近一班轻薄少年编出来哄人顽的。男子们看了尚要学坏，我们闺阁里面何能容存着这样的笔墨？"兰芬被她说得脸上通红，因此渐渐有些不满意她这妹子。芷芬虽也读了些《五经》、《四书》，她又命人在外间替他买了好些西洋史、东洋史以及英文、算学，看去虽然不大懂得，却是津津有味。有时候去请教她的先生，她的先生只好白翻着眼，一句也讲解不出。那时候风气大开，学堂林立，芷芬便同她母亲商议，要向学堂里

去做女学生。她母亲却不肯驳回，把来告诉承绪，承绪听见这话，气得须发怒张，几乎要拔出剑来同他夫人拼命，说："外间那些女学堂，假托文明，误人子女。我家世代阀阅，何能教女孩子染这样的习气，若是你们不听从我的教训，我也没有别法，我立刻削了发去做和尚，将这份家产掼下来由你们去胡做，算吾眼睛不看见就罢了。"梅氏夫人见他老爷生气，吓得再也不敢开口，背地里一五一十告诉了芷芬，芷芬也是没法，只有怨恨家庭专制，做女儿的不能自由。

那缪承绪虽然不愿意她们求学，却喜欢同她姊妹们讲究讲究武事，什么弓刀剑戟，没事时候便引着兰芬、芷芬叫她们看自己演习。兰芬望去只是发笑，惟有芷芬却十分爱好，真个便强着她父亲传授给她武艺。承绪益发高兴，竟把平生本领施展出来，教导芷芬。芷芬身段本是玲珑，手腕又非常敏捷，一年半载，也就能够舞刀使剑。闺阁无聊，便借这些事做自家的消遣。承绪见芷芬能传他家学，越爱着芷芬如同珍宝。这一天拿出一柄九狮宝刀赐与芷芬，说道："这刀原是当初醇亲王赐我的，随我上阵多年，也不知饮过多少人的颈血。每逢阴雨天气，这刀在鞘里常时啸响，灯光之下，挂在壁间，还有憧憧鬼影往来不绝。我如今年纪已老，行将就木，我又没有儿子，无可留贻，此番便交给你罢！就是将来嫁给人家，这件宝贝比较别的陪奁总还要尊贵些。"当时芷芬笑嘻嘻的接过来，谢了父亲的赏赐，摩挲把玩，刻不忍离。兰芬心里好生妒忌，望着芷芬笑道："这一来我们更不敢得罪你小姐了，平时惹你一句，动不动就要拿出女英雄身份，处处欺负我，以后还不知更要弄刀弄枪同人拚命了。"芷芬知道她的用意，也不去辩驳，转将那柄九狮宝刀，轻轻悬挂在床里面陪着自己睡觉。兰芬有时候便絮絮叨叨同她生母范氏议论着父亲偏心，有好东西都交给妹子，也不曾见父亲赏赐过我一物。她母亲笑

道：“痴丫头！这样杀人的东西有什么好处？你有的是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这倒不好！你像你那妹子这样呆，一柄铁刀能值多少？把来切西瓜儿，还嫌他粗笨不伏手呢！”又低低附耳向兰芬说道：“我儿你放心罢，历年以来，我替你积蓄的金银很是不少，将来拿出做你的陪奁，不比别人增许多光彩，你此时且放得量大些，不用同她一般见识，反叫你父亲听着生气。”范氏这番话才将兰芬说得欢喜起来，不再同她妹子去罗嗦去了。

姊妹两人长成十几岁之后，便有许多仕宦人家想来同他家议亲，无如缪老大人择婿甚苛，轻易不肯许可。至于她们姊妹俩的艳名，却是脍炙人口，当时广东省城里有两句口号，说的是“若吃盛筵，龙肝凤髓；若取艳妻，缪家双美。”所以他家那户限儿几乎被那些媒人踏破。这一天该是陶如飞有缘，却好在一亲友家赴宴，其时适有缪老大人在座，那陶如飞生的一副俊俏庞儿，委实叫人可爱。可想若不是因为他生得好，陶旅长何至十分宠幸他，又叫他跟着自己姓陶呢！缪老大人当时很有垂青的意思，便在席间一长一短同他攀谈起来。陶如飞虽是年轻，有什么瞧不出到的地方，又素来知道他闺中藏有尤物，登时拿出全副精神去对待缪老大人，把一个缪老大人哄骗得眉开眼笑，将他的门第年岁问得清清楚楚。隔不了两日，早就托出人来向他家去说合，情愿将大女儿兰芬嫁给他做妻子。诸君想想，那时候还有许多人想中他家的雀屏之选，如今是他家倒转来求亲，那陶如飞有个不没口子答应的道理吗？于是问名纳采、下聘迎亲，真个便将兰芬娶得回来了。他们夫妇的燕好自然不消说得，是如影随形，如糖似蜜。不过陶如飞的母亲有些不很高兴，你道为何呢？他母亲因为兰芬是庶出，不比他妹子芷芬是正室所生，做妇人家的见识，背后少不得有些闲言闲语。偏生这种消息在家庭里最传递得快，又被兰芬听见了，因此婆媳之间很有些面和心不和的形状。亲戚往来，

除得兰芬时时归宁以外，那芷芬亦有时候随着姊姊到姊夫家走动。陶老夫人见了芷芬十分爱悦，比较着待兰芬加着异常亲密。那个陶如飞初时娶了兰芬之后，以为这个妻子貌若天人，世界无两了。及至同芷芬会面，不觉大大吃了一惊，觉得兰芬虽美，毕竟还是寻常脂粉，至于芷芬却是艳丽之间露着英英豪气，单论她那长眉侵鬓，娇靥承颐，已是人间不曾见过的美人。谈笑之间，尤从容大雅，挟着一种妩媚风致，令人慕爱而不容人狎玩，把个陶如飞看得魂都醉了。背地里同兰芬说起小姨的颜色，常被兰芬呵斥，问他有什么用意？是以陶如飞虽然挟有一种野心，却不敢有别的举动，这都是在先的情形，如今我也不必絮絮去表白他。

不料陶如飞这一次在石龙镇火车上，蓦然遇见那个乔装的林赛姑，他心里盘算，这女孩子那副俊俏庞儿，简直同他小姨芷芬不相上下，我那妒妇能将他的妹子当个禁脔不许我染指，难道我将这女孩子弄得回去，她又不许我染指不成？一半是好奇，一半是爱色，当时遂千方百计，不惜损坏军人名誉，竟自倒行逆施，用强劫手段将林赛姑劫得上船。他以为目下是武人世界，任是抢几个良家妇女也没有人敢去鸣冤，喜孜孜的好生得意。他哪里想到林赛姑被劫上船之后，大哭大闹，竟不许陶如飞近身。陶老太太同兰芬虽是坐在后一只船上，前面的那只船有妇人啼哭声音，竟随风吹入他们的耳朵里。兰芬素来知道他丈夫脾气，大半已经猜到是这一件事，当即怂恿着婆婆命人去查问。陶如飞虽然顽劣，平时却畏惧母亲，知道不能隐瞒，自家不敢过去，只命人将林赛姑送至那一只座船。可怜林赛姑其时已哭得像个泪人一般，一眼看见陶老太太，他毕竟心思灵巧，便早扑的跪向膝前。陶老太太看见这位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心中又怜又爱，忙安慰他，叫他站起身来不必啼哭，有话快告诉我。你是谁家小姐，为甚弄到我们兵船上来，你可认识我那不肖的儿子，他将你弄得来又有何

意，你不用害怕，只管老实告诉我，我自然替你做主。林赛姑这时候已听出口气，知道这位老太太便是那强盗军官的母亲了，随即含悲带恨将被掳的情形和盘托出，又哀求着赶速送我回去，我那祖母见我被劫定然要哭死了。陶老太太方才知道他也是一位千金小姐，又恨他儿子做事不循天理，一叠连声命人将陶如飞唤得过来。陶如飞哪里还躲避得过，只得硬着头皮到了这边。他母亲怒容满面自然不消说得，再一偷看他的那位夫人，更是凛若冰霜，坐在一边向他冷笑，其情形格外难看。陶老太太一见了如飞，不由没头没脸的一顿痛骂，问着他不畏国法，可畏天理？人家好好女孩子，你仗着你的不法兵士，公然将人家劫夺得来，万一被人家知道了，跑到护国军那里去告发你，他们大张旗帜，方且以救民爱国为名，遇着你这样不肖的军官，看可容得你容不得你？别人家讲起来，都道北军野蛮，军队到了什么地方，就闹着去寻觅花娘。我看他们闹的毕竟还是花娘，你们闹的格外厉害了，连良家小姐都没来由的掠起来，这还了得！我请问你：今日的事，究竟怎生办法？你若是依我呢，我们立刻将船开回石龙镇，将这小姐悄没声送还她的父母，等我嘱托这小姐千万不要声张出来。你若是不依我呢，我也没有别的法子，这地方不见得没有地方官，我命人将船靠拢，立刻坐乘轿子去替你出首。我家世代清白，容不得你这样反叛，你将来被杀被剐，我也不问，我权当没养你这儿子罢了，你自去斟酌，再来回我的话。兰芬在旁插嘴说道：“婆婆也不用为他气坏了，他有这本领能干这样不法的事，他还怕什么护法军做甚？啧啧啧，他手底下偌大的人马，只消一声吆喝，他一般会造起反来，何在乎抢掠几个女子。”陶老夫人向兰芬啐道：“你这话倒说得风凉呢，他不过做了一营的营长，再多些也不满五百人，就想去抢掠女子。若是那些做师长、旅长的，他的兵队益发多了，将来还不要连你这营长太太都抢掠

了去。”这几句话将旁边站的仆婢们都说得笑了。赛姑在旁也不啼哭，只管睁着眼听他们说话。陶如飞真是被她们说得置身无地，只得向他母亲哀告道：“儿子一时愚昧，只知道爱这小姐颜色，不曾想到有干法律，如今依着母亲言语，定然送这小姐回去。但是此刻就使将船只开回石龙镇，我知道他家父母在镇趁搭火车晋省，那火车走得还不飞快，转回去也赶不及了。目下只求母亲将这小姐权且安置在这船上，好在我们将来家眷都是要返省里去的，那时候再访问他的父母，将他送回家去也不迟。至于儿子以后做事，各件留心，求母亲饶恕这一次罢！”说毕，又望着兰芬作揖，笑说道：“这位小姐人品极好，性情想亦不俗，留着给夫人做个闺中良伴，想夫人也还中意。只求你在母亲面前少代我说些刻薄的话，我就感激不浅。”兰芬见他如此做作，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一骨碌转将身子扭过去，不去理他，只在喉咙里嘤咛了一声，说：“你这时候还舍不得将他送回家去，我知道你安着什么心呢！不过想等婆婆息一息气，好让你再想出别的法来，一定打算留他做你的姨太太，可是不是？”陶如飞急道：“人家说到这样了，你一总还不放心，百般的拿话挑剔我，又带累母亲生气。我已是知道这事做错了，如今方且懊悔不迭，此时我便将心肝抠得出来，你们也不相信，我也没有别的法子，自今以后权将这位小姐交给母亲同你，我再也不拢近他的身子，也可以表明我的心迹了。”说毕，几乎急得要哭出来。陶老夫人笑着骂道：“好好，既这样说，你就快滚向你那只船上去罢！不必再罗嗦了。”陶如飞得了这句话，欢喜不尽，趁势便走出舱来，跨向自家座船。伸了伸舌头，向身边那几个军士笑道：“算我晦气，不吃羊肉惹骚，这真是打哪里说起。”在石龙镇帮助他想法子的那位夷白先生原是想在营长面前献个勤儿，好希冀加增他的薪水，却不防备闹得这样破败决裂，转累营长因此吃了大亏，心里好生

难受，坐在舱里没精打采，只把个脑袋缩得像乌龟一般，半晌也抬不起来，彼此面面相觑，真是好看。那些兵士们又指手划脚窃窃私议，都骂着那位夷白先生做的事伤天害地。

且说陶老夫人将陶如飞骂得出去，便一手将赛姑轻轻扯至身边，向他絮絮问起家世，又安慰他说："本拟送你回转石龙镇，只怕你的父母已经上了火车，依然于事无济。好在你跟随着我，不久我同你一齐到省，无论如何都要好好的将你送还你的父母。你在我这里，各事放开怀抱，不要怪我们怠慢了你。你若是不弃嫌我们，我的年纪比你占长些，你就给我做了个干女儿罢，你喊我做母亲。"又指着兰芬说道："她是我的媳妇，你便称呼她一声嫂嫂，这样办法不知道你的意思以为怎样？我又没有一个亲生女儿，你若是依我，我心里便快活极了。"著书到此，想起林赛姑来，毕竟是个乔装的女子，与人家真正女孩子不同，若使他果然是个真正女孩子，到此地步吓也要吓死了，除得拚命哭泣，哪里还有别的思想？偏生那个林赛姑在这个当儿，转生出一种好奇念头，他起先只恐陶如飞误认了自己，当真要同他不尴不尬起来，那是第一件最悬心的事。此番见陶如飞迫于母命，虽然将自己劫到船上，却没有别的意外举动，心上这一块石头已经放落下了。及至看见陶老夫人，又觉得慈祥恺恻，十分钟爱自己，要自己认给他做干女儿，料想并无歹意。这些念头毕竟还在其次，第一件最适意的却是初见兰芬，不由暗暗喝采，自念看她的年纪虽然比自己大了两三岁，若论她风姿神态，简直与那个赵婉如小姐生得不相上下。我以为世间女子像赵婉如那样也就算得绝世无双了，不料此处竟还遇见这位少妇。赛姑想到此处，转将畏惧心肠放在一边，那一种勃勃野心又全行注意到兰芬身上去了。他也不想他的祖母以及母亲等人听见自己遇此惨祸，不知应该愁苦到什么田地，他转喜孜孜的顺从陶老夫人命令，一叠连声亲亲热热叫起

“母亲”来了。此时只把个陶老夫人欢喜得无可不可，又吩咐仆婢们一例以自家小姐看待，不许怠慢。那些仆婢们岂有个不顺从老夫人意旨的道理，立刻上前来参拜赛姑。赛姑又折转身子，盈盈的走至兰芬面前福了两福，一片嫂子的声音叫得价响。兰芬见这样光景，气得什么似的，哪里有甚好面目去对待赛姑，只略略抬了抬身子不瞅不睬，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答应她了。赛姑却不嗔怪，转依依不舍的靠在兰芬旁边坐下。兰芬少不得偷眼去仔细瞧看赛姑，见她果然生得十分俊丽，单论她的肌理已是莹洁可爱，说起话来咭咭咕咕的委实清脆可听，心里不觉由羡生妒，由妒生恨。暗念：若是老远留着这女孩子在家里终非长策，日子过久下来，难保我那个不肖夫婿不去思量染指。我必须筹备一个良策，断送了她方得干净。蓦一转念，知道这几日还要走好些水路，若能偷得空隙引她向船头上观玩，给她一个冷不防，将她挤落下水，便是婆婆问将起来，说她是自己失足，终不成为着一个陌路的女孩子再来奈何我不成？那时候绝了这样祸根，就不怕再出甚意外的事了。主意已定，外面却不露声色，强装笑容，也就同赛姑攀谈起来。陶老夫人哪里知道其中的缘故，转觉得没来由从路间得了这样一个俊俏女郎，又见她这时候抛去思家的念头，欢天喜地的住在自己船上，委实十分高兴，重行命人添置酒菜，一者替赛姑压惊，二者又替他洗尘。用膳之后，便斟酌睡觉的办法，依陶老夫人意思就想赛姑同自己在一处宿歇。赛姑那里肯答应？便悄悄的告诉兰芬，说：“我生平最不喜欢同老年人同寝，她的鼾呼声音听着叫人害怕，请嫂嫂去告诉干娘一声，如若哥哥不到这船上来，我愿意陪嫂嫂睡在一处，我还有许多体己的话要同嫂嫂畅谈呢。”兰芬听了兀自不肯，笑着用手推她，却好被陶老夫人瞧见了，便询问他们所谈何事？兰芬一面笑，一面就将适才的话说出来。陶老夫人偏生凑趣，笑着说道：“这样很好，我

知道你们年轻的女孩子大半不愿意同我们老婆子纠缠，便依你同你嫂嫂睡去罢。我再打发人去告诉如飞，叫他不奉我的呼唤，轻易不许进着舱门。他已经做出这样不法的事，还能许他自由吗？”赛姑益发得意，便偎偎倚倚的一步也不肯离兰芬。当夜在船上便真个同兰芬同了衾枕了。

说也奇怪，按兰芬在先的命意，本思量毒害赛姑，将她置于死地，未知为什么他们两人只睡了一夜，兰芬看待赛姑忽然异常亲爱起来。莫说赛姑本不肯同陶老夫人共寝，便是陶老夫人要他共寝，怕兰芬也不许赛姑同陶老夫人共寝去了。莫说陶如飞奉着母命不敢入房，便是陶如飞想要重行入房，怕兰芬也不许陶如飞入房了。究竟赛姑对着兰芬用的什么手段，施的什么魔术，能够叫兰芬伏伏贴贴的同他相亲相爱，我著书的毕竟置身书外，不曾到他们那里详细调查，好把来告诉诸君。至于读书诸君，尽有聪明绝顶的，这种情事一般的会猜个正着，我若是再琐琐碎碎，详详细细的写出来，倒未免嫌是蛇足了。诸君还以为我这话说的是不是呢？

次日一帆风顺，不多时早已达了那军队驻防地方。陶如飞少不得押着军队在那地方择了一处院宇，将他们安置下来。自家又不能分身，遂派了好多名兵士从陆路上送家眷到省。到省之后，赛姑因为贪恋着兰芬恩爱，倒不忙着去见他父母。转是陶老夫人心里不安，在省里耽搁了几天，命他第二个儿子宗久安先行将林耀华的下落访查清楚，宗久安方才知道其中详细。他也晓得林耀华家眷在石龙镇被劫去小姐的消息，外间正纷纷传说，林耀华已经在军政府里禀状，通饬严拿石龙镇劫人的盗匪，宗久安吃了一吓，哪里还敢去出首？转是赛姑同兰芬在背地里商议好了一个计策，简直说是在旅店里匪人所劫，幸喜那伙盗匪走至妙音河地方，被陶警营长军队看见，觉得他们形迹可疑，当时前去查问，盗匪见

事不佳，半路上将自家抛下，他们早一溜烟逃遁去了。时间匆促又来不及送自己还镇，陶营长遂将自己送至老夫人船上住着，一路上同他们家眷抵省，闻得林公馆正为此事着急，是以特地亲送小姐回家。像这样说法，料想自己父母他们断然不会疑惑其中别有详细。宗久安听了他们这番说话，觉得真是计出万全，毫无一点破绽，方才亲自坐着轿子向林公馆里去会耀华，将前后事迹照依赛姑的吩咐一一叙述出来。

林耀华聆言之顷，喜从天降，连连向宗久安鞠躬作揖称谢不迭。一面请宗久安在客厅稍坐，一面跑至内室去告诉母亲林氏，可怜林氏因为想这孙女儿，眼睛几乎哭肿了，得了这样消息，还有个不喜到极顶吗？一叠连声命人快打轿子去接小姐回来。书云同舜华等人也是额手称庆，家中上下人等没有一个不称奇道怪，都把来当做一件新闻传说。霎时间闹得沸反盈天，委实异常热闹。耀华转身出来，问明了他的住址，宗久安一一说了。林氏又打发一个能言善辩的女仆押着轿子去接小姐，顺便谢陶老夫人同他家少奶奶救护的恩惠，并说一俟小姐回来之后，我们老太太还得亲自过来拜谒。那女仆点头答应，随即随在宗久安轿子后面，一齐抵到陶公馆门外。那个女仆吩咐轿夫在门外稍等，自己进去先拜见了陶老夫人，果然一眼看见自家小姐坐在他们少奶奶房里呢。女仆便将林氏吩咐的言语向陶老夫人面前称谢已毕，陶老夫人少不得也谦逊了几句，说：“你们小姐在舍下诸多怠慢委屈，还望管家奶奶回去在老夫人面前替我说好看了。再者你们小姐已经给我做了干女儿，此后务须常常到舍间往来，这也是预先向你们老夫人讲明白的。”那个仆妇连连笑着点头，方才进房去同赛姑见相，又向兰芬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这时候赛姑免不得要同兰芬作别。两人还有些依依不舍，那一番形态，来的女仆望着暗暗好笑，大约心中也自瞧科九分。赛姑登堂向陶老夫人告辞，然后

由兰芬将他一直送至阶沿底下，又牵衣附耳订了后会期约。此处赛姑方才到二厅上上轿，仆妇跟着轿子如飞的一齐转回公馆。

且说林公馆里众人早已眼巴巴的盼望，一听见外间轿夫吆喝声音，大家拥着林太太站的像屏风一般，伸头垫脚的向外边张看。果不其然，那赛姑早袅袅婷婷打扮得花枝似的，扶着那个女仆款款的走得进来。一眼看见他的祖母站在阶上，不过隔了几月不见，简直鸡皮鹤发形容衰迈了许多，知道因为自己失落的缘故，以至老人家精神迥不如前。又想到石龙被劫之后，当时意想不到还得与家人相见，痛定思痛，不由一阵心酸，抢近林氏腿边跪下来哀哀痛哭。林氏更是不消说得，弯下腰一把将赛姑搂着，叫了一声："心肝，你几乎将祖母想死了！我们今日相见，还不知道是真是梦呢？"说罢也就大哭起来。书云小姐偕着舜华、玉青都站在林氏身后，见着这样情形，大家都忍不住泪如雨下。哭了一会，仆妇们将林氏劝住扶入内室，大家看见赛姑出落得益发丰腴艳丽，身段也比较从前高大了好些。赛姑正自要坐，早又见他父亲匆匆进来，复行上前行礼。耀华安慰了他几句，都一排的坐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争着向赛姑问长问短。赛姑恐防将实话说出来父母他们生气，以后便不许我向陶家往来，如何再得与兰芬相见，因此瞒得实腾腾的一点儿破绽都不曾露。此时直把个林氏他们感激陶如飞的地方真个要沦肌浃髓。又知道此时陶如飞不在省里，林氏忙吩咐耀华，一经陶如飞到省必须要重重酬报，方不负了人家一番好心，耀华站起来答应不迭。林氏又将在石龙镇如何遇着匪人投信，如何受了人家哄骗，白花花的费去三千银子，转将你外祖的一个姨娘救得回来……说到这里，又向后面望了望说："你们替我将春姨唤出来谒见小姐。"原来林氏自误救了春莺之后，本系知道他素昔为人不甚端正，因此不大喜欢他，又因为他无家可奔，勉强留在公馆里，杂同众仆妇一齐操作。此时春

莺听见林氏呼唤，忙忙跑到赛姑面前磕下头去，赛姑含笑将她扶住，又回头向他祖母说道："虽然花了些银子，也算救得人家一条性命，外祖父在阴司里未必不感激我们。况且孙女儿此番好好回来不曾破费一文，上次的钱就算在我身上使用了，也可以扯过一个直，祖母也不用烦恼罢！"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此时赛姑本是坐在林氏身边，林氏用手扯着赛姑纤腕，细细端详好一会，蓦的笑向他问道："你自从遇救之后，这一向时候在陶家那边都是同谁睡在一处的？你年纪轻，虽然做不出什么歹事，但不要露出马脚来给别人家笑话。"赛姑猛不防林氏问他这话，不由脸上一红，忙分辩道："初次上船，干娘爱我生得好，逼着我同他在一床上儿睡，我如何肯答应他？后来干娘怪我倔强了，我胆子又小，深恐因此他们再不肯收留我，我当时只得勉强允许。可怜我在那一夜，裹着一幅红绫锦被，紧紧的不敢伸缩。第二天我就决意要求他们，替我另行铺设了一张床，安置在干娘房里，方才睡得宁贴。至于那位兰芬嫂嫂，我们除得日间在房里讲讲正经话儿，一句戏言都不曾有过。你们大家去想想，我如何会露出马脚来呢？"林氏不住的点头，又叹着说道："这才是正经呢！人家好意从强盗手里救出你的性命，没的你再去渎乱了人家闺阃，就是天老爷也不容你。"说着，又望众人笑道："你们看我这议论可是不是？"舜华也没言语，只有玉青早别转脸过去咬牙冷笑，书云小姐也含笑低着头不去答话。赛姑眼快，早看出他们这样情形，心中把不住突突的跳，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委实难看，再也坐不住，强装要进房更衣，早低着头走过去了。林氏也不留意，转笑向耀华说道："自从跟随你到这广东省来，简直也没有一处亲友可以走动，仿佛终年的把我们关在牢里一般。如今可是好了，赛儿转替我们寻出一门亲戚来，彼此来往倒是不很寂寞。"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掐着，不住的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价念

念了一会，重行向耀华笑道：“在这几天内也不谈了，好让我家赛儿多休息休息。过一天拣个好日子你出去替我备几封请帖，我差仆妇们去请他婆媳过来盘桓盘桓，也好让我当面向人家道谢一番才是正理，不要叫人家怪了我们像是不懂得人事似的。”耀华听见这话忙站起身来，连连答应了几个是。林氏四面望了望，不见赛姑，忙问道：“赛儿呢？怎么一会子又看不见他了。”赛姑在房里听见祖母问他，慌忙跳得出来嘻嘻的笑道：“赛儿在这里呢！祖母又不放心我则甚，难道又被人家拐了去不成？”林氏笑道：“呸，痴丫头又来讲呆话了！你老拣这不吉利的话乱讲，想是被人家拐得还不快活呢？我不是不放心你，只怪你一点坐性也没有，眨眨眼又跑了。在人家想也是这样不老成，我不相信你那干娘还这般喜欢你，要是我早将你赶出大门了。你且替我安静坐着，不要像这样屁股上长着锥子似的，我还有话问你呢。这陶府上除得他们婆媳两人可还有别的女眷没有？我已经吩咐你的老子去备帖子请他们，若是有别的女眷却不可遗落了，招人家嗔怪。”赛姑想了想，笑向林氏说道：“论他家里，却只有干娘同嫂嫂兰芬是女眷。至于兰芬嫂嫂还有一个妹子，这妹子还有母亲，祖母不会将他们一齐请得来热闹热闹。”林氏笑道：“你嫂嫂这个妹子你可曾同他会过没有？”赛姑摇头笑道：“会却不曾会过，这些话全是兰芬嫂嫂在路上告诉我的。一经抵了省城，干娘他们倒忙着送我回家，兰芬嫂嫂连归宁的功夫都没有，我从哪里去会她这妹子呢？”林氏笑道：“可又来！连人你还不曾会过，怎生冒冒失失的去请起人家的亲戚，这不是请到外国里去了？这件事且放着，等过后彼此往来熟了，再行去请人家也不为迟。如今他家既然只有婆媳两人，我们只管请他们两人为是。”说毕，又向耀华叮嘱道：“你记着我这话没有？”耀华笑道：“母亲放心，这事全交给孩儿去办，包管不至误事。”林氏笑道：“这才好呢，你

有事你便出去罢，不要你老远在这里守候着，再误了你们吃花酒、打麻雀的正务。”说得耀华也笑起来，随即站起身来，趁势走出。此处大家又谈了许多闲话，方才各各散坐。

不知不觉早又过了好些日子，且说赛姑同兰芬正打得十分火热，真是如影随形，一刻也相离不得。如今迫于要送自己回家，不得不作暂时分手。兰芬固然想念他，这是不消说得的了，至于赛姑之想念兰芬，更是说不出来那种光景。刚回来不多几天，又不能同祖母他们要求说是要去同兰芬厮会。心里只有一种希望，知道祖母要下帖子，请她们到自己家里来赴宴，但是一天一天的过了下去，并不见他们实行这件事务，背地里好生着急，说不得只好涎着一副脸日日向他祖母催促。无奈他的祖母起先因为思念赛姑，将一双眼睛几乎哭得损坏，后来因为见了赛姑方才渐渐痊愈。近值新春天气，肝肠上升，又时时的举发肝胃气痛，家里忙着延医服药，已闹得不能安静，哪里还有这闲情逸致，备筵去招邀女客？所以便将这事耽搁了许多日子。林氏病势渐愈，又被赛姑聒吵得厉害，老人家便也打叠起精神，传话出去，命耀华预备请帖。赛姑听见这话，欢喜得什么似的。大家都坐在林氏房间里闲话，谈着陶家婆媳为人的好处。赛姑笑得格格的指手划脚，向他的母亲们说道：“我那干娘固然是慈祥的了不得了，就单以我那嫂嫂而论，不但性情和蔼，而且生得一副花容月貌，比较广寒宫里的仙子还要赛过百倍呢！”眉儿弯弯的，眼儿圆圆的，手指长得怎样纤细，天足生得怎么样肥润，依他的意思，几乎要把那兰芬的酥胸粉乳都要形容出来。书云小姐望着他笑呵道：“人家是位少奶奶，要你这样夸赞她是何用意？大凡生在富贵人家的女人，装饰好了，自然都有几分颜色，到了你的嘴里，便说得比月宫仙子还不如。我请问你今年才有多大岁数，你是否看见过月宫仙子了？偏生硬派着那月宫仙子都及不得你那嫂嫂兰芬。你起先

同那个赵家小姐要好，也是说得她千娇百媚，就像世界上除得赵家小姐便没有标致女孩子了。如今会见过这位兰芬嫂嫂，又将那赵家小姐撇在脑后了。前天人家巴巴的打从福建寄信给你，窥她那书中意思很放心你不下，一长一短问着你路间遇劫情形。我冷眼瞧见你接到她的信，好像腻烦似的，全然不去注意，把来搁在一旁，就不理会。不是我逼着写一封回书，你到今儿还不知道可理会人家呢！我料不到你这豆瓣子大的孩子，便得新忘旧到这样分儿。朋友交际上尚且如此，万一将来娶了妻子那可更了不得了！”赛姑笑道：“娘又来冤屈人了。赵瑜姐姐看待我的好处我又何尝忘记她，只不过赵瑜姐姐虽然生得好，语言举止总嫌得太老实些，不及兰芬嫂嫂又风流又爽快罢咧。娘只是不曾会见过她，明天会见了便知道她的好处，并非赛儿在这里撒谎。”林氏一面坐在那里听他们讲话，一面点头微笑说道：“不好了，我要叫他老子捶他呢！怎么返小鬼头儿出去不曾过了多少时候，居然知道议论人家女人风流起来，我倒要问问赛儿，‘风流’二字怎生个讲究，你又要人家风流则甚？我在先还想迟得几年替你娶媳妇儿，如今听你这样口气竟是迫不及待了。”这几句话说得满房的人俱各哄然大笑，赛姑也禁不住粉面通红低垂下头来再不言语。

刚自取笑着，外边早走进一个家人来，原是林氏打发他到署里催耀华下帖请客的。那个家人垂手站在房外，林氏问道：“你去同老爷讲话，老爷可是说在明天替我们请客？”那个家人走近一步又回道：“原是老爷因为这件事，特地吩咐小人来回禀老太太，明天请客的话委实赶办不及。”这一句话方才说完，早把个赛姑提在冰水里几乎急得要哭出来，忍着气侧耳静静听。林氏也不由生气，提着喉咙高声问道：“你老爷究竟忙些什么事，连写一封请帖功夫都没有？”那个家人说道：“老爷也曾告诉小人，

说是北边政府里此时正忙着选举总统，总统选举定了，接手又要忙着议和。议和倒不打紧，单是这议和代表难于斟酌，他们的代表我们不以为然，我们的代表他们又不以为然。更有议和的地方究竟还在江宁，究竟是在上海，两边也都不曾议得妥洽。所以近日军政署里日夜忙着开会，老爷是个庶务员，开会的布置全倚赖在老爷一人身上。老爷还说得发笑呢，连他老人家忙得吃饭的工夫都没有，哪里还有工夫请人家吃饭？”林氏皱着眉头，气愤愤的掉转脸儿，向赛姑他们问道：“哎呀！我记得不久闹着选举总统的，怎么如今又闹着选举总统了。外间的事我年纪老了不很明白，你们可知道这民国总统是隔着几年选举一回？”赛姑抢着说道：“五年，五年。”林氏点头冷笑道：“有得闹呢，有得闹呢！原来五年便选举一回总统了。照这样看起来，选举一回总统他们胡闹一次，不是要了百姓们的性命了！你们不用笑我，我却是个老妇人家，我偏要讲个老妇人家的蛮理。当初有皇帝的时候何等安静，也从不曾听见过这些新鲜花样儿。记得那一年我的父亲因为躲避兵乱，将我们都一齐住到乡村里，那时候我还小呢，头上打着两个小丫角儿，长夏天气闲着没事，我那父亲捧着一部书本子指点着给我看，说是叫做什么纲鉴，上面记的都是历年皇帝故事，我苦不认识几多字，他老人家有时高兴，便拣在一所扁豆花棚底下泡一壶茶，拿一柄芭蕉扇儿，趁便乘凉，趁便讲那书上的话给我听。我切记得说是什么唐、宋、元、明，凡遇着换一个朝代，便要闹一个乱子，百姓便遭一回杀劫。然而比较今日起来，那时候的朝代毕竟还有三百年的、二百年的长久，至少还捱着一百多年，像这样闹一回乱子也罢了，百姓们毕竟还享着一二百年安静的福。我看今日的总统不见得比当初皇帝尊贵些，如何隔不了三年五年便闹起来了。以后像这样长远下去，一个人只要活到八十岁，倒要经过十六次换总统的危险，简直生在世上不

用想过安耽日子了。怪道上次那个袁世凯不愿意做总统，要想改着做皇帝呢！这种道理料想也不但替他自己打算，想也是替百姓们打算。”林氏只顾长篇阔论的望下说，舜华坐近书云小姐身畔，轻轻扯着她衣袖，笑道：“老人家又开话箱儿了。”书云小姐忍不住也是卟哧一笑，猛被林氏瞧见，放下脸色问道：“你们笑我怎么，难道我说的话不在情理？”书云小姐站着答道：“谁说婆婆的话不在情理，只不过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不应该有皇帝了，少不得忍着今日选举总统的痛苦，将来人民程度进步，定然再不会有此种变象。”林氏笑道：“我也不管什么大势所趋小势所趋，我只知道无论皇帝，无论总统，第一件总要叫百姓们享福为是。譬如他们朝也说着议和，暮也说着议和，我请问你们，与其赶在今日议和，谁叫他们当日不和起来的呢？好好一家子人，都是弟兄骨肉们一般看待，本不应该闹得这个分际儿，不幸已经闹了，说和就和罢咧，又有什么议头呢？今日也议，明日也议，请问他们可要吃饭不要吃饭？他们既知道还要吃饭，就该想到百姓们也要吃饭。其实我们请人家吃饭是小事，百姓们大家要吃饭却是大事，照这样看起来，若是要等候你们老爷得了闲工夫再去请客，大约还要隔着三五个年头呢。他有他的正务，我们也不必去打扰他，左右这请帖上几个大字，只消我的大媳妇动一动笔尖儿，就可以命人送到陶府上去了。我的主意已定，便在明天请他们婆媳们过来会一会。”说毕，又向那个家人吆喝道：“没用的奴才，还不替我滚出去，站在这里干什么呢！”那个家人答应了一句，随即退了出去。

此处赛姑正自没好气，将两个小腮颊儿鼓得像蛤蟆似的，忽然听见他祖母已定在明日请客，方才快活起来。忙插嘴说道：“正不消母亲费心，这几个字赛儿会写。”说着，便一叠连声命人拿帖子，取笔砚，磨黑墨，自己猴在一张桌子上，手里执着一

支羊毫笔，掉转头笑向书云小姐问道："不好了，这帖怎样写法呢？请母亲教给我，不要写错了叫别人家笑话。"书云小姐笑道："你卖弄得很呢！这一会子又来问我了。"于是真个便教着赛姑将帖子写好。又用封套封了，跳下来交给一个仆妇手里，催着他立刻就去。林氏笑道："等我好生吩咐他。"赛姑忙笑道："不用你老人家费心，等我替你老人家吩咐罢！"当时即便望着那个仆妇说道："你先进去替老太太同少奶奶们请那边老太太同少奶奶的安，说我们老太太拟亲自到府叩谢老太太同少奶奶救我们小姐的恩惠。实在因为我们老太太身体不好，不能出门行动，只得备了一桌家常筵席，没有别的外客，特地请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亲自过去谈一谈天。务必求老太太同少奶奶不必推辞，赏个脸给我们老太太同少奶奶们，我们老太太同少奶奶们就感激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了不得了。"林氏一班人听了都笑起来，说道："哎呀呀！哪里来的这许多老太太、少奶奶来了，亏你真是说得清楚，还怕这个蠢材记不明白呢！"赛姑又笑望着那个仆妇说道："你真个明白不明白？若是不明白，你替我覆说一遍给我听。"那个仆妇笑道："小妇人听明白了，到那边去自然会照小姐这样说法，包不误事。"赛姑方才点点头，又催着他道："你就快快走罢，不用耽搁了。若是不将他们请得来，你仔细着挨我的骂。"仆妇连连点头，拿着帖子走至阶下。赛姑在这个当儿又不知想到什么，忽的重行抢了几步，赶在那个仆妇身后将她唤住，又低低笑着说道："第一你会见他们少奶奶时候务必说是我吩咐的，一定要请她准来。她若是推辞着，我便同她恼了，一百世都不许见面。你懂我这意思不懂？切记，切记。去罢，去罢。"说着使劲将那仆妇一推，踉踉跄跄的推得那仆妇十几步远，众人见他这样着急情形，复行哄然大笑。赛姑也顾不得别人笑他，三脚两步又跨入房里忙忙的说道："祖母怎么还不着人向厨房里吩咐

去，命他们赶紧预备筵席，省得明天又手忙脚乱的办得不齐整，被人家议论我们不知道敬客。”林氏笑呵道：“你忙什么呢？请客的才去，还不知道人家来不来，万一他们推辞着不来，难道备出筵席来给自己家里享用？你耐心等一会，他们回来便知道了，吩咐厨房里尽来得及。”赛姑拍着胸脯说道：“你们放心，包在我身上，还你们一个活跳新鲜的兰芬嫂嫂，谁还敢同我赌这样一个东道？”舜华笑道：“呸！他来就来，不来算罢了，同你赌东道则甚？”赛姑一定不依，扭股糖似的猴在林氏身上，催他去吩咐厨子。林氏被他缠障得没法，只得笑着命人传话给厨房里去，叫他们在明天预备一桌上等筵席，赛姑方才闹得安静。

大家都坐在房里等候请客的回信，果然隔不了多时，先前那个仆妇已经打从外面回来。第一个赛姑先行跳得出房，笑着问道：“他们少奶奶明天几时过来？”那个仆妇慢慢的笑着说道：“他们老太太同他们少奶奶替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上覆请安，又问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好。他们老太太同他们少奶奶听见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来请，心里着实感激，命我禀覆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赛姑急道：“你罗嗦的是些什么？谁同你咬文嚼字的说话呢！你只老实说，他们明天几时过来罢了。”那个仆妇正一句一句说得高兴，猛被赛姑这一骂，更不敢再说别的，只说了一句：“他们不来……”赛姑急得跳起来，骂道：“没用的东西，难道他们少奶奶也不来？”那个仆妇道：“少奶奶也不来……”众人听到这里益发好笑，赛姑忙道：“没有的事！他们少奶奶断然没有不来的道理，都是这没用的东西，不曾将我吩咐你的那几句话说明白了，可是不是？”那个仆妇急道：“谁道不曾说的！小姐吩咐我的那几句话，我背都背得出，小姐不信，等我背给你听。”林氏笑骂道：“要你背什么呢？赛儿，他们不肯来就算了罢，改一天再请去不迟。”赛姑急道：“那可不行！叫

这没用东西再去一趟，包管他们准来。”林氏不得已，只得又叫那个仆妇依然拿着原帖去请，那个仆妇咕着嘴又去了。

原来兰芬这几天坐在家里没精打采，心里兀自思念赛姑。这一天忽然听见林公馆打发女仆来请她们婆媳，兰芬非常欢喜，忙招呼那个仆妇到里面谈话。那个仆妇先自向兰芬问了安好，然后将两封帖子双手呈上去，兰芬笑吟吟的接在手里，向那仆妇说道：“你且在这里坐一坐，因为我们老太太连日闹着肝胃气痛，今日精神却是略好些，但不知他老人家高兴去不去，还待我亲自进去请示，大约你们小姐叫你来请他老人家却没有不去的道理。”于是兰芬便拿着帖子走入陶老夫人房里。陶老夫人正欹在一张睡椅上，命一个小丫头替他捶腿，一眼看见兰芬手里的帖子，便开口问道：“这又是谁家来请客的，一年到头像这样无谓的应酬委实不少。”兰芬笑道：“这不是别人请你老人家，是你那心爱的干女儿特地打发人来请你老人家过去逛逛呢！媳妇不敢擅自做主，所以进来问一声儿，好告诉那个仆妇，不要叫人家悬望。”陶老夫人将眉头皱得一皱说道：“哎呀，真个不巧呀！我连在家里都懒得动弹，那里有什心绪去同人家周旋呢？你去替我回一声，说改一天再到他们府上请安罢！”兰芬听见这话，当时怔了一怔，又笑着说道：“他这帖子上还请媳妇呢，不知道媳妇还是去不去？”陶老夫人冷冷的说道：“这个我却做不得你的主，你自家斟酌也好。”兰芬见她婆婆这样光景，心中又气又恨，随即转身出来向那仆妇说了几句道谢的话，径自回着不去。那个仆妇想了想，又将赛姑吩咐的话向她低低说了一遍，兰芬禁不住眼眶子一红，忙勉强忍着笑道：“你去回覆你们小姐，老太太既然不去，我却不能一个人出来，叫他耐着心再等几时，我们这里重行打发人接他来罢！”那个仆妇见她说得这样决绝，也就不敢勉强，只得回来将这话说了。谁知赛姑不以为然，又逼着她重行到此。兰芬是素

来知道赛姑性子的，这时候却宁可得罪婆婆不肯得罪所欢，毅然便答应了。那个仆妇这番回去，赛姑方才十分欢喜。

第二天刚是清晓，赛姑早睡不住，忙忙起来命人替他梳洗，打扮得格外齐整，嘻天哈地的一直跑至他祖母房里。其时林氏尚在熟睡，禁不住赛姑催逼，只得也自起身下床。那时候书云小姐及舜华、玉青她们知道今日有生客到家，也都收拾完毕，约齐了到林氏房里来禀请早安。一眼看见赛姑已猴在林氏妆台旁边，大家都笑起来，说："赛儿昨夜一定不会好生安睡，心里记挂着你那兰芬嫂子呢！"赛姑只是憨憨的笑，也不辩白。大家当时都坐在林氏房里谈笑了一会，随意用了些早点。约莫也不过十点钟左右光景，外边的仆妇早一叠连声通报进来，说陶公馆那边少奶奶轿子业已到了门首，书云小姐听见这话先笑起来，指着赛姑说道："说你这孩子情急起得怎早，谁知竟还有同你一般情急的，这时候就公然到人家赴宴来了。"大家都微微含笑，一齐走出房来。不多一刻，果然看见那个缪兰芬扶着一个丫头轻盈袅娜走近台阶，此处书云小姐、舜华、玉青一齐迎至阶下，彼此含笑相见，谦让着登堂。兰芬身边另有一个仆妇怀里挟了一幅红毡，登时铺在地上。兰芬看见有一位白发婆娑的老太太，知道便是林氏了，随即跪拜下去，林氏还了半礼。拜毕之后重行又向书云小姐以及舜华、玉青行礼，书云小姐一干人也都回拜在地，一时堂上肃静无哗，只闻得衣裾綷缭的声音。兰芬站立起来四面望了望，只不见赛姑影子。书云小姐忙笑说道："赛姑儿呢，还不快出来替嫂嫂见礼。"原来赛姑此时刚躲在林氏身后含笑，听见他母亲说这话，方才盈盈的笑出来，真个就匍匐在兰芬石榴裙下。兰芬慌忙还礼不迭，引得众人都掩口格格的笑。赛姑笑道："嫂嫂你好！怎么要我们三番五次的去请你？我想你不该对我们拿出这样身分，你今天虽然来了，我只是怪你呢！"兰芬含笑答道："承这

边老太太同伯母们的宠召，本意过来谒见的，因为婆婆近日忽然闹着肝胃气痛，她老人家兀自不高兴出门，我又不能擅自专主，所以请这边管家奶奶道达这意思，你不用怪我，婆婆在病里也常提着你，怪你不去视望她呢！”赛姑笑道：“谁也不想过去的，只因才到了家，有许多琐事忙着，嫂嫂既然这样说，你今天就不用回去，在我家里住一夜，明日大早我同嫂嫂一齐回去看望干娘何如？”兰芬笑而不答。林氏笑道：“你们看我家赛儿简直不知道让客，少奶奶来了好一会，你也不让人家坐一坐，老拖着人说长说短。”说着，便请兰芬上坐，兰芬谦逊了几句，方才上首椅子上坐下，大家也都就了座位。

先是由林氏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又絮絮叨叨问她今年多少年纪，几时出阁的，近来可曾怀着身孕没有？兰芬好生羞愧，只得半吞半吐的答应着。她们说话时候，书云小姐一干人大家的眼光都射在兰芬一人身上。只见她虽是二十左右的妇人，头上依然刷着刘海箍儿，两边的鬓脚一直覆到耳际，肌肤莹白，眉目靓丽，浑身全是时装，裙下一双天足裹得轻圆尖削，端的十分人物，众人不住的暗暗喝采。彼此谈笑了一会，外间仆婢们已进来请用早点，另在一个小花厅上列席。林氏笑向书云小姐她们说道：“媳妇们陪着陶少奶奶过去罢，恕我不能奉陪。少奶奶不知道，我近来因为我家这个孽障，心思已被他弄得消耗了，还让我在房里静养着，少奶奶不用见怪，以后都是一家的人，常常来往着不必客气才好。”兰芬忙笑着低声答应，当即随众人走至那所花厅。赛姑紧紧依靠着兰芬身旁，几于一步不离，又背人不知向兰芬说些什么，只见兰芬佯嗔带笑，不大理他。用了早点之后，各人散步，赛姑便开口向兰芬说道：“嫂嫂这会左右闲着没事，何妨到我住的那所房间里去坐坐呢！我那房间虽然及不得嫂嫂的房间陈设精致，然而既到了我们家里来，少不得也该去赏鉴赏鉴。”说

着，也顾不得旁人笑他，早一把扯住兰芬皓腕，连拖带拽，穿过几重房屋，径自到了自己住的那间卧室。此处书云小姐她们却不曾跟着进去，玉青先笑说道："大少奶奶可瞧出赛小姐他们的神态么？亏得老太太还兀自糊涂，偏生相信赛小姐说的话，说是不曾同这位陶家少奶奶在一处睡觉！我可老实不敢相信。"舜华将眉头一皱，叹气说道："这都是婆婆不好，一个男孩子家叫他这样装束做甚？怕不要闹出笑话儿来。我很替他们担心，万一被她家婆婆同丈夫知道了，一样会有性命之忧，嫂嫂你看可是不是？"书云小姐笑道："谁还说这话不是，你们通记不得在家乡时候，他同赵家那位小姐不是也闹成这个样儿？简直耳鬓厮磨，形影相对。咳！赵家小姐毕竟还是个女孩儿家，一共也还不曾受人家的聘，即便闹出岔枝儿来，横竖我家赛儿也是要娶亲的，将来还有那一着子可以做他们一个结束。如今这位少奶奶，她是有丈夫的人了，好端端的渎乱人家闺阃，不但她丈夫知道不得干休，即使在良心上也讲不过去，这不成了个诱骗人家妇女的罪名吗？婆婆若再执定成见不命他赶快改装，怕将来胆子越闹越大，还有别的乱子闹出来呢！"玉青接着笑道："这个当儿，若提到改装这一件事，却又难了！一经改装，第一层陶家就要哗变起来。"书云小姐同舜华听她说得有理，只是不住的点头叹气。

不表她们在背地里私相议论，且说赛姑将兰芬拖入自家房里，本有两个小婢在旁边伺候，赛姑一例的将她们发遣开去，然后才同兰芬并肩坐在绣床边上低言密语，叙述他这十来日的相思。又说："我既然不能到你那边去，为何你听见我接你还不肯来？"兰芬笑道："我何尝不急着要来呢，只是外面也不能过露形迹。我比不得你，你一家的人，我今日看起来都还十分的怜爱你。至于我呢，婆婆是不关痛痒，有时候还同我闹着许多意见，你在我家过了好些时想也是知道的。若说我那丈夫，平时虽然处

得还好，自从遇见了你，我也同他疏远起来。无论做一件什么事，却不能由我一人做主，你这人不知道体恤我，还百般的向我埋怨，岂不叫我听了寒心。”兰芬说到此处，眼眶子便红了，止不住含着满胞泪水，几乎要流下来。赛姑见了十分怜惜，不由仰着脖子，用自家的手巾去擦她泪痕。又低低劝慰她道：“我们也有好些时阔别了，难得今日又聚在一处，大家总须稍寻一寻快乐，千万不用伤心。你若是真个欢喜我，今晚切莫要再闹着回家，你便同我睡在这床上，我同你还有许多体己话要谈呢！”兰芬听他这话，不由引得笑起来，向他啐了一口说道：“这个如何使得？你千万不要缠障我罢！”赛姑涎着脸央告道：“我何尝是缠障你，在你的家里尚且夜夜睡在一处，我不过留你这一晚，你又说使不得了，可想你这人狠心。”兰芬笑道：“糊涂东西！你连一点道理都不懂得，在我家里人人知道你是女孩子，同你睡在一处却没有人议论，请问你府上的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乔装的，我一个少妇忽然同你在一床上睡觉，不要把别人的牙齿笑掉了。”赛姑听她这话，方才恍然大悟，也就格格笑起来。兰芬又接着说道：“好兄弟，你今晚且放我回去，过一天我定然怂恿婆婆来接你。那时候到了我们家里，任你要我怎样我都依你，但是不要像这样急鬼似的。”说着，就用手指头在他额角上按了按。赛姑那里容得她，一味涎皮癞脸，不住价厮缠。兰芬急得说道：“你须尊重些！不要被别人看见，这成个什么样子？”

刚说这话，果然听见窗子外面一阵脚步声音，接连便听见吕青声气笑着说道：“到底他们姑嫂亲热，这一会子将我们搁下来，倒躲向这房门里去谈体己话。”说时迟那时快，早走来一个丫头们，替他们打起房间帘子。兰芬这一惊慌，也顾不得赛姑，疾忙离开身子，三脚两步跑向窗口一张妆台旁边，对着镜子去理鬓边乱发。赛姑也只得跳下床沿，没好气的去迎他们。原来

这也是书云小姐出的主意，知道他们两个人在房里功夫久了，怕赛姑不知好歹，做出别的尴尬事来。因此特地约齐了舜华、玉青她们，一路走得来做个监察，又恐怕寂无声响的万一闯得进去，叫兰芬面子难下，所以玉青在外面就带笑带嚷的给他们一个知觉。这叫做打草惊蛇的妙计，真个将赛姑同兰芬吓得走开了。书云小姐假意嗔着赛姑道："兰芬嫂嫂虽是自家的人，然而毕竟她是个初到我们这里的生客，你不好好陪待嫂嫂，没的转叫人家孤另另的坐在你的房里，将来万一被你干娘知道，还要责备我们怠慢了嫂嫂呢！"赛姑未及开口，转是兰芬笑说道："原来妹妹不好，巴巴的扯着我来赏鉴他这绣房，可是冷淡了伯母们，一共还不曾陪着伯母闲话。至于这怠慢的话伯母倒反说得生分了，万不敢当，以后不时还要伯母们这边来走动的，只求伯母们不用嫌我腻烦。"几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舜华接着说道："午膳还早呢，我已命人在花厅上预备了麻雀骨牌，就请嫂嫂过去随意耍耍罢！"说完这话，玉青早走得上前，将兰芬手腕扯着，大家一路簇拥得出房，转把个赛姑留在房里也没有人去理他，引得赛姑只望着众人发了一回恨，跺脚说道："什么人兴起的这麻雀牢什子！男人家顽着这东西也罢了，偏生做女人的也喜欢它，若是恼了我的性子，一顿刀劈斧砍，将这牢什子摔到屋上去，看你们再闹什么？"旁边正站着一个披发垂肩的小丫头，听见他喃喃的在这里骂，不由笑着说道："小姐老在这房里发恨有什么中用呢，依我就跑向花厅上去将那牢什子摔掉了，看她们怎么？"赛姑啐了她一口，说道："你懂得什么，还不替我滚过去，恼了我看我揭你的皮！"果然骂得那个丫头抱头鼠窜跑至房外，悄没声的说道："我倒不曾见我们这小姐冬瓜抱不来抱我们这茄子呢！"赛姑分明听见，只装做不理她，心里也暗暗的兀自好笑。停了一会，没精打采的也转身到了花厅，看见她们四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抹牌，自己只得挨着兰芬背后坐下来，指指点点的，教她发这一张发那一张，闹个不清。约莫有一句钟光景，大家才歇下来用膳。林氏因为赛姑上次不见了许愿吃了长素，保佑赛姑好好回家，及至赛姑已回，劝他开斋，她立意不肯，所以今日不曾出来陪兰芬坐席。大家互相酬酢，殷勤劝酒，倒还十分热闹。席散之后，便有丫头们将兰芬邀入书云小姐房间里盥洗，另擦脂粉，赛姑也跟着在母亲房里洗了。稍停又抹了几圈麻雀。兰芬见时候已是不早，便命自家仆妇出去吩咐轿夫伺候着，依赛姑意思一定要留兰芬晚宴，兰芬那里肯答应！说是婆婆有病，若回得迟了，定遭嗔怪，横竖今番来过之后，以后随时可以来往的。书云小姐也觉得她这话有理，便拦阻赛姑不要勉强留她，赛姑无奈，只得依允。及至兰芬临行时候，又附着她的耳朵说了许多话，又叮嘱她回去怂恿干娘早晚就来接我过去，兰芬一一答应。重行到内室辞别林氏，林氏口称简亵，一直送至阶沿底下就不送了。此处书云小姐一干人以及赛姑却送至二门以外，望着兰芬上了轿方才转身回入里面。大家重行坐下，互相议论着这兰芬为人，委实又和气又标致，赛姑听了十分得意，不由指手划脚，格外妆点出兰芬好处，说至高兴时候，辞气之间不免露出两人情好的意思。书云小姐她们只是望着他微笑，他一毫也不觉得。

不曾隔了两天功夫，果然兰芬那边已打发仆妇过来先请小姐过去说谈，改一日等我们老太太痊愈了，再行请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一齐过去。赛姑巴不得听见这句话，立刻命人预备轿子，急急要去看望兰芬。临行的时候，走向他祖母房里去告别，林氏倒也没有什么话说，转是书云小姐带笑向他说道："赛儿我有一句话叮嘱你，此刻我们放你早去，尽今日晚上你却要早回，依我的主意却不许你在她家歇宿，你还答应不答应？"赛姑听见这话，只是微微含笑。林氏笑向书云小姐说道："你这又做什么？

他的干娘喜欢他，不见得今天就肯放他回来。目下赛儿是回家来了，你方才有得叮嘱他；若是像在先藏在他们家里时候，你难道还去管他们睡觉不成？赛儿你就快些走罢，不要睬你母亲，又省得人家盼望你。”赛姑趁这个当儿，早一笑如飞的出去了。书云小姐暗暗笑她婆婆糊涂，又见许多仆婢们站在一边，却不好再说什么。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十九回

乔吃醋香口吮兰言　理残妆娇嗔试纤掌

说也好笑，在赛姑此去不过以为重续旧欢，谁知他又新添奇遇，平空的生出无限花团锦簇骇浪惊风的文字出来，读书诸君都羡慕着赛姑一生享尽艳福，然而这一番艳福，毕竟是他享不是他享，还在未定之天呢！必待我详细叙来，诸君方才得知颠末。

原来那时候正届春末夏初，广东天气非常暄热。陶老夫人的肝胃气痛入冬则剧，一经气候和暖也就渐渐好了起来，不过精神尚未复原，禁不住十分酬应，所以此番想着赛姑去接他来走动走动，却托词自己的病未曾全好，不肯用帖子去请林氏婆媳他们。至于这一天所请的客，却有兰芬妹子芷芬同芷芬的母亲梅氏，兰芬的母亲范氏。因为兰芬这一回到省，少不得隔了一日便行回去归宁父母。当时谈话之间便说到他们在妙音河停泊时候救了一个女子，生得非常娇丽。后来打听出原是在督署里当庶务员的一位林老爷小姐，不日婆婆便要打发人送他回去，赛姑本来是兰芬钟爱的人，不无说得个赛姑像是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标致的。梅氏夫人听她这一大篇话觉得甚是新奇，简直仿佛当旧日小说上说的故事一般。于是你问一句我问一句问得个兰芬高兴非常，格外十分妆点起来，兰芬只顾卖弄，几乎将赛姑说成天上有地下无的人

物。猛不防将旁边一个人听得出神了，这人是谁呢？就是她妹子芷芬。芷芬今年刚是十五岁，论她的性情却与姐姐不同，真是天真烂漫，此时只管竖着两个粉耳朵，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澄澄的看着她姐姐讲话。听了一会，不由动她好奇念头，立刻扯着姐姐袖子要同她一齐回去，同这林小姐会一会。兰芬在这个当儿蓦然触动一件心事，暗想：不好，林赛姑的为人是见好爱好，他曾经告诉过我，在先也同一个赵小姐非常情爱，后来遇见我，他便将那赵小姐撇在脑后了。我的妹子年纪又轻，容貌比我还胜得几倍，别人又不知道他是男孩子，万一他再看上我这妹子起来，我不是自家去寻烦恼？想到此处，连忙笑拦着芷芬说道："妹妹你着什么急呢？将来总有同林小姐会见的日子，并不是我今日不肯携带你回去，因为林小姐急于要回家去见他父母，保不定这时候我的婆婆已将他送得回去亦未可知，妹子不是空走这一趟？在我的意思，此时且缓着忙，等待这林小姐回去之后，他不时的总要向我们那里走动，万一他到了我们家里，我总得打发人来接你，你看我这主意如何？"芷芬未及答应，她母亲梅氏早望她笑道："这林小姐左右也不过是个女孩子，据你姐姐说，她也不过生得标致些，也没有什么异人的去处，要你这样慌慌张张的去同她会面做甚？"又对兰芬说道："兰儿说的话很有道理，就叫你妹子依你这样说罢了。今日时间仓卒，我也不许她出去的。"芷芬当时听见她母亲同姐姐都这样说法，只得付之一笑，也就罢了。依梅氏当晚便要留着兰芬在家中盘桓一天，不肯放她回去，兰芬却因为赛姑尚在自己家里，那里肯辜负这良宵美景？一定强着不肯在家宿歇，傍晚时候，依旧回来同赛姑谈笑，这都是在先的事迹。及至赛姑真个回家之后，又已请过兰芬，陶老夫人虽然不曾肯去，近来却十分思念赛姑，催着兰芬去接赛姑来盘桓盘桓。又因为此番从远道晋省，尚不曾请过缪老夫人那边女眷，当时便同

兰芬斟酌此事，兰芬却不便阻拦，知道芷芬也急于要会赛姑，不如趁这个机会让他们大家见一见罢。

所以赛姑这一天到了陶家时候，意中本是要想来晤兰芬，却不料意外转会见芷芬。其时在座诸人尚有梅氏同着范氏，大家看见赛姑，没有一个不啧啧叹羡说："这小姐真个生得十分齐整，无怪那些强盗们竟想劫他回去，冶容诲淫，古人讲的话原是不错的。若不是遇着我们陶姑少爷将他救得转来，岂不白白将这位佳人兀的糟蹋了。"至于芷芬的心理，却因为她姐姐先前说得这林小姐模样儿如何生得好，总有些不肯相信，怕是她姐姐说话有些妆点。又知道这林小姐曾经在路途遇祸，暗念她毕竟是个深闺弱质，没有本领去对付那班匪类，若是我缪芷芬凭着这生平武艺，断断不至陷落在强盗手里，因此又想要在会见这林小姐时候，问问她当日情事，是以芷芬急于要见赛姑的心比她人还增得十倍。再讲林赛姑久已闻得兰芬告诉他，说自家有个妹子性情异常憨媚，若论容貌更是红闺翘楚，年纪还轻，尚在闺中待聘。赛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怦怦然动，巴不得立刻就同这芷芬会面。后来不知道为甚缘故，几番逼着兰芬去接他这位小妹，兰芬总是支支吾吾的不肯答应，赛姑也没有法子。所以那一天家里请客，她遂百般的怂恿祖母，要打发人一齐将芷芬接来。他祖母因为尚不曾同缪家那边走动，不应该冒失便去接人家小姐过来，赛姑没法，也只得罢了。至于这一次陶老夫人命人来接他，却不曾提着有缪府那边女眷在座，他欢天喜地的一径坐了轿子到来，走入内室，早看见满屋子里坐着许多人，花团锦簇，老少不齐，单论那些仆妇丫环已是黑压压的堆了一大丛在阶上阶下，自己转吃了一吓。这个当儿陶老夫人瞧见赛姑，已望着她们笑说道："亲家太太们瞧瞧我这干女到生得何如？"一面说，一面便用手指点赛姑，命他一一向众人行礼。赛姑方才知道坐在上面的两位妇人一个是兰芬

嫡母，一个便是兰芬的生母，再一凝神向那梅氏夫人身边望去，只觉得有一团光彩艳艳的照人眼目，光彩之中笼罩着一位十四五岁的绝艳女郎，态度声容，真是目所未见。又见那女郎也是双目澄澄，不住的向自己浑身上下打量。赛姑暗暗喝采，猜准这定然便是兰芬所说的那个小妹芷芬。彼此相形之下，不觉有些珠玉在前，自惭形秽起来，又被众人交口向自己称赞，益发羞愧无地，止不住脸上红云直泛，把个粉颈俯至胸际要抬也抬不起，只是站在堂屋中间动也不动，转将那个芷芬引得格格的笑。她母亲梅氏向她诃责道："芷儿，你看别人家小姐比你长不到一两岁，见了生客何等规矩，不像你只是疯疯癫癫的，还不走过来同这位姐姐见一见礼。"芷芬听她母亲这话，忙忍着笑，真个走近赛姑面前，深深的鞠了鞠躬，赛姑也就回了一鞠躬礼。芷芬重行大笑，又避入她母亲身后，望着她姐姐指指点点的不知说些什么。兰芬这时候早已瞧见赛姑有些怯生模样，深恐他受了委屈，趁势上前便轻轻握了赛姑玉手，口里说道："这里人多，妹妹且到我房里去坐一坐罢！"赛姑巴不得这一句话，立刻移动脚步，蹜蹜的跟着兰芬望后一进走去。芷芬毕竟有些孩子脾气，见她姐姐将赛姑引得入房，她也笑着随在后面赶过来，只嚷着，"姐姐暂等我一等，你只顾同这位姐姐好，就不理我了！"

大家都走入兰芬的卧室，兰芬一手扯着赛姑，一手指着芷芬，说道："妹妹早经要会这林小姐，今日可算是会见了。她不过也是一个女孩子，不见得比别人异样些，你要看她就趁这时候将她看饱了罢，省得你老远跟着我闹。"芷芬笑道："谁不知道这位姐姐是同我们一般的女孩子，自然没有异人的去处。但是我急于要会这位姐姐的意思，不过因为她是曾经同强盗打过交涉的，她的阅历毕竟与我们不同，我只是不相信那些强盗有什么厉害，怎么姐姐被他劫了去就奈何他们不得？要是我呢，拿起一柄

刀子，排头价向他们一顿乱砍，问他们以后还敢劫掠我们这些女孩子不敢，林姐姐你看我这话说的是不是？你们不用睬我姐姐，据她的用意，仿佛我会见过姐姐之后，姐姐就同我好，不同她好的一般，这不是叫人呕气。”说也奇怪，赛姑适才在众人面前觉得十分羞涩，这会子见房里没有多人，一般也老气起来。又听见芷芬说这一番话，咭咭聒聒仿佛那娇莺乳燕一般，委实非常好听，顿时堆下满面笑容，望着芷芬说道："妹妹你不提起那些强盗倒也罢了，如今再重行提着那时情景，我兀自有些寒心。我当时被他们劫了去，只有哭的分儿，哪里还敢向他们望一望？照妹妹这样讲，想必妹妹手段很强，方才有这胆气，我哪里会有这胆气呢？”赛姑刚待再说，兰芬早从旁插嘴说道："哎呀！她是个女豪杰，女英雄，你们不用同她去讲。我瞧她也是嘴边上说得热闹，万一真个遇着那些野人，怕她不吓得怪哭，还敢同人家动刀动枪呢！好妹妹，你不用去理会她，她老实是个疯子，简直一点轻重都不省得，你不过初次同人家相见，怎么又说出同我好不同你好这些疯话。我请问你人家坐在她自己屋里，又不曾到过我这里三次五次，你会不见人家，难道就算我怕你夺了宠去不成？”芷芬见她说话，真个有些急了，不禁拍手笑道："我不过说了一句玩话，姐姐又同我生起气来，横竖姐姐说得好，这小姐左右也不过是个女孩子，同我好怎么样，不同你好又怎么样？像你这样掂斤播两的计较，不要引我说出好话来益发叫你置身无地。”兰芬听她这话很觉得有些刺心，不禁脸上一红，勉强笑着说道："呸！不同你讲了，老实说，狗口里还有象牙不成。”三人正自谈笑，外间忽然走进一个仆妇，传老太太的话，命少奶奶出去布置一切。兰芬忙答应道："来了，来了。”转身又向芷芬说道："你们也该同我一齐出去坐罢！”芷芬将头一扭，笑道："太亲母打发人来唤你，又不曾唤着我们，要我们一起出去做甚？我向

林姐姐在此谈几句体己儿呢，你替我快些滚出去，不用来扰我们。”兰芬没奈何，只得怏怏走了。

此处赛姑看见这缪芷芬又聪明又憨痴，端的十分可爱，巴不得离了兰芬，好让自己同她着实款洽。见兰芬已走，忙伸手去握芷芬的纤腕，一把将她扯入怀里，芷芬也不避让，竟偎偎贴贴的倚在赛姑膝边，一只手去摩弄赛姑颈项里挂的一副金锁，一长一短，絮絮的问他当日怎生遇见兰芬，怎生拜给陶家太亲母做干女，怎生又回家见着父母。赛姑这时候虽是随话答话，然而已是神驰魂荡，觉得这芷芬唇脂馥汗，轻躯柔骨，无美不臻，又禁着他在身上只管揉来揉去，若不是因为彼此初次相见，简直要不尴不尬起来。只得权且将心神按定，也就随意问着芷芬今年多少年纪，家里有几多人口，你的母亲他们还是钟爱你还是钟爱你姐姐兰芬，芷芬笑着答道：“我同兰芬姐姐虽是嫡亲姊妹，却是两位母亲生的，她的母亲钟爱她，我的母亲便钟爱我，我父亲平时教导我习学武艺，只是不许我去入学堂，姐姐你呢？”赛姑便告诉她，当初在福建时候，曾经在学堂里读过几年书的，后来因为家乡闹着兵乱，全家迁居到这广东，近来便不曾读书了。芷芬笑道：“原来姐姐是曾经在学堂里读过书的，怪道这般文明呢！好姐姐，将来倘遇着没事时候，不妨请到舍间去走走，顺便就教给我读书，若教我读得明白了，一世也不忘记你的恩德，将来总有得酬谢你。”说毕，又嘻嘻的笑起来。

且说兰芬被那个仆妇请去之后，她少不得忙忙的在外边照料了一会，心里总有些悬心赛姑，偷着功夫早又跑回自己房里，一眼看见芷芬同赛姑正纠缠在一处，老大不以为然，不免从脸上露出不悦的颜色。赛姑他心里是明白的，知道兰芬醋意甚重，慌忙用手将芷芬推下身来，勉强同兰芬讲话，问她适才在外边干什么的，兰芬佯佯的不去理他，转一手扯着芷芬袖子，冷笑说道：

"母亲他们冷清清的在屋里坐着，同我婆婆又没有什么谈笑，芷妹妹你也该出去陪一陪他们老人家，我不知道你们老远赖在这房里做甚？"芷芬被她扯住，没有法儿，只得跟随她出了房门，嘴里还嚷着说道："姐姐为何不请林小姐一齐走，他一个人在这地方不是更冷清吗？"兰芬笑道："理他呢！他爱在这里就让他在这里坐一世……"说着，真个脚不点地的将芷芬扯得走了。赛姑好生着急，咬着牙子恨道："你看……你看……"说了这两句，也不说了，只顾望着窗子外面发怔。芷芬一路被她姐姐扯入前一进里，梅氏看见她们姊妹，便笑问道："你们都出来了，林小姐在哪里呢？怎么不一齐出来同我们谈谈。这林小姐委实覥覥，见人还有些羞羞涩涩的，到底是不常见生客的女孩子，像你们姊妹就不然了，无论到什么地方一点惧怯都没有。"芷芬望着母亲，笑道："娘说的这话也未必尽然，那个林小姐见了你们自然规规矩矩的没有多话可讲，至于到了没人地方，他不是一样的有谈有笑。我同她在姐姐房里正谈得入港，不防备姐姐跑去同我们打岔，硬将那林小姐一个人撇在那里，这也不成个敬客的意思，论孩儿心上，转有些替那林小姐不平呢。太亲母同两位母亲都在这里，试评评这道理，可还觉得我这话讲的是不是？"陶老太太听她这话，不禁笑起来，说道："不料二小姐同我这干女儿倒有缘法，你们不过是初次见面就这样亲热，将来处得长久了，包管比你姐姐看待她还好。"随即望着身边一个小婢说道："你们快去传我的话，请林小姐快些出来，大家在一处热闹热闹，老远躲在房里也没甚趣儿。"那个小婢答应了一声，便如飞的进去了。

这个当儿，兰芬被她们左一句右一句说得很是不大高兴，懒懒的站在一边。果然不多一会。赛姑已随着那个小婢袅袅婷婷的走得出来。第一个先是芷芬望见了，不住的点头向着他笑，赛姑也就还她回眸一笑，却好芷芬坐处闲空着一张椅子，芷芬用手向

椅子上扑了一扑，笑说道："林姐姐向这边坐罢，我喜欢同姐姐亲近一点儿。"赛姑点头便趁势坐下来，未及开口，陶老夫人先笑道："怎么你恼了我们了，还是嫌我们年纪太老，同我们讲话没有趣味儿，这里还有我们姊妹俩呢！道不得一个人老坐在你嫂嫂房里。"赛姑忙陪笑说道："干娘说那里话来，先前原是嫂嫂引我同芷妹妹到她房里去的，不知为什么适才跑来将芷妹妹扯得走了，将我一个人放在那边不理我。我闷了一会，刚待跑出来陪干娘同伯母们谈话，不防备干娘已经打发姐姐们来唤我了。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干娘如若不相信，嫂嫂站在这边呢，不妨问她一问就知道孩儿不是撒谎了。"兰芬此时听他说这样话，觉得句句都有些不满意自己，不禁咬着牙齿暗暗的望着赛姑冷笑，赛姑转将个头掉转过去装着不曾看见。陶老太太笑道："好呀，我知道我这干女儿性情是再好不过的，断然没有嫌我们的意思，都是我家媳妇不好，为甚好好的让他一人坐在你房里不放他出来散散心。"说得梅氏同范氏两位太太都笑起来，趁势便又同赛姑讲了好一会话。此时只恼得个兰芬挟着满肚皮的愤气，借着布置各事，一溜烟走向别处去了。赛姑偷眼看不见兰芬，嘴里虽然勉强同陶老夫人她们相对，早又转过身来不住的引逗芷芬谈说。梅氏笑道："你们看我家这芷儿天生成的倒像同林小姐是一双姊妹，林小姐至今还不曾有见婆婆家呢，将来我们芷儿一样不知道嫁给一份什么人家。我们倒要替她留心，若是嫁的人家不好，不是白白可惜了这样美人似的女孩子……"林赛姑听见梅氏说这样话，故意将脸庞儿一红，借着站起来向芷芬说道："伯母们掼喜欢说这些叫人听了怪羞的，妹妹我同你走过一边不用理会他们。"

芷芬一面答应，一面便携着赛姑的手径向一个小花园里走来。赛姑低低问道："你姐姐今日不知为什么有些同我们生气。我还有许多话不便在这里同你畅谈，不知道伯母们可肯容着妹妹

出来走动，儿时我接妹妹到舍间去逛一天，不必给你姐姐知道，你肯允许我么？”芷芬点头笑道：“理她呢！她自幼便是这样脾气，对着我总是鸡争鹅斗的。如今她已是出了阁的人，看见我同姐姐要好，她就满肚子的不愿意，我也猜不透她究竟安的什么心儿，只好由她去，我们休自理会干我们的。姐姐适才命我到府上那边去，这句话且放着再说，倒是我的母亲们窥她们的意思很有些喜欢姐姐，我今天回去便怂恿她们来接姐姐，就让姐姐在我们家里多住儿时也不妨事，而且不必告诉我兰芬姐姐呢，你看可使得不使得？”赛姑连连点头说：“这可好极了，有什么使不得呢！不过有一件事不大方便，你府上的人耳目太多，我若是同你好起来，怕被别人瞧见了要带累妹妹生气。”芷芬笑道：“呸！这又是姐姐太过虑了，我同姐姐好是女孩子们的常事，又不做出什么别的歹事来，他们看见也罢，不看见也罢，我去生气则甚？照姐姐这样说，倒像你是男孩子我是女孩子，一经同你在一处，就有别人来议论我们了。好姐姐，以后的事你只管听我调度，包叫你称心如意。”赛姑越听越是高兴，轻轻的用手在她香肩上一拍，笑道：“我且问你，你当真的能够叫我称心如意，我倒十分感激你了。但怕你此时却只顾说得热闹，到那时候你没的又反悔起来，看我有得饶你。”赛姑此时只一味的佯嗔伪笑的同芷芬打着哑谜儿说话，可怜那个芷芬尚是个知识未开的女郎，她那哪理会得她话中的用意？只是颦着两道似蹙非蹙的蛾眉，呆呆的听着。两人正在谈得十分得趣，里边早又一叠连声的命人出来请他们进去入席。

赛姑在席上胡乱吃了饭，少不得大家又坐在一处谈谈笑笑，兰芬得了空隙儿，又将赛姑唤至一边，叮嘱他不许同她妹子过于亲密。赛姑口中虽是答应，心里总怪着兰芬含有醋意，颇有些不以为然。迁延到傍晚时候，梅氏同范氏已向陶老夫人作别，仆婢

们早经吩咐打轿子，陶老夫人假意留了一回，两位夫人一定不肯，催促着芷芬一齐回去。往常芷芬到了兰芬家里，兰芬倒也时常留着她在此盘桓几日，这一次因为赛姑的事很有些不满意芷芬，也就不曾留她。芷芬临走之时还依依的同赛姑讲了好一会话，只是声音甚低，别人也听不出什么。赛姑同兰芬又并肩送她们到二厅上，一直看她们上了轿子方才双双回转内室。

赛姑见芷芬已去，只是没精打采，也不大同兰芬谈笑。兰芬知他心里的意思，又恐怕冷了他的心，只得打起精神转先含着笑儿将赛姑携入自己房间，命他在身旁坐下，笑着问道："今日你可同我那妹子会见了，你瞧她长的模样儿比我何如？你只是实说，不许同我客气。"赛姑见她问着这话，不由嘻嘻的笑起来，说道："你这句话问得我好怪，你妆台上也放着那一面菱花大镜呢，你不会走过去瞧一瞧看，究竟是你生得好是你妹妹生得好，你心里都应该有个分寸儿，还一定要叫我说什么呢？我若是从直说了，不是又该引你生气，说我不省得迎合你的意思把老实言语都讲出来了。"赛姑这几句冷嘲热讽的话，真个把兰芬说得眉横羞晕，两个小腮颊儿鼓得像个蛤蟆似的，指着赛姑冷笑道："据你这样口气，简直是笑我不知好歹，连一个容貌生得不如人家都不知道了。哼哼，你休得装着糊涂，打量我猜不出你的用心呢！你们今日那一番情形，我是明明白白的一切都看入眼睛里了，你一点儿不顾羞耻。我也不来怪你，我只恨我那芷芬妹妹她尚是一个黄花女儿，可应该她见了一个蓦生的人就这样亲热起来，那还了得！看我有这本领过一天回去告诉我那母亲，从今以后不许她再见你的面，看你们给我这样？道不得个用一碗冷水便生吞了我下去，你还不晓得你今天那个轻狂样儿。只要一见了我，就像乌眼鸡似的，显见得只有你们两人要好，左右不过多着我一个人。"兰芬说到此处，眼眶已是通红，盈盈的要流下泪来。赛姑

见她这个样儿越发好笑，说道："好姐姐，你不用拿话来吓我，你是玲珑做的心肝，我也是水晶做的肺腑，你有本领你只管去告诉你的母亲，你母亲她也不能拦着芷妹妹说她不许同女孩子交好。除非你真个明白说出来告诉她们我是个乔妆的男子，那时候我才佩服你。我横竖同你睡了好几个月了，我情愿耽着一个渎乱你闺阃的罪名，任你再会说些，你总不能说是至今一共不会知道我是乔妆的，你去你去，你明天就赶快回去告诉罢！我若惧怕你，我便是你的儿子。"赛姑越说越有些生气，也只闷恹恹的坐在那里，再也不肯开口。兰芬转被他说得笑起来，指着他恨道："好呀，人拿着好意思待你，一共不曾买着你的良心，如今转拿这些话来勒掯我，从今以后我们要恼就搁开手，省得弄到将来彼此像是仇寇似的。"说到此又笑了一笑，低低俯着他耳朵说道："我今天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停会子用过晚膳以后，还是回家去还是在这里歇宿？"在先兰芬往往的问赛姑这话，赛姑必是涎皮癞脸央求着她，一定赖在她房间里不肯出去，所以此刻兰芬又拿这话来试探赛姑的心。谁知赛姑因为今日遇见了芷芬，早一心全注在芷芬身上，有些不大理会兰芬，蓦然听见她问这一件事，便懒洋洋的答道："今夜怕不能在你这里耽搁，祖母曾经嘱咐我回家去的，怕祖母他们盼望我。"兰芬不由冷笑了一声，顿时将脸放下来说道："好好，你就赶快回去罢！不要将你的祖母盼望坏了，那一天我到你府上去的时候，你曾经同我说过什么来？还一定要留我宿在你那里，后来我百般的不肯，你又叮嘱我怂恿婆婆前去接你，好让你到这里来称心，如今你又要装乔儿，拿这些话来搪塞我，你不用自己将自己看成宝贝似的，疑惑我非你不可。哼哼！"还待再望下说，忽然外间跑进一个仆妇来，笑着喊道："老爷回来了。"兰芬听了顿时吃了一吓，不免跨出房去迎接。赛姑趁势也就三脚两步跑入陶老夫人房里去了。

原来，陶如飞此次回省在前一回书中曾经交代过的，他本在外间驻防，所以将家眷送回省城。此番因为方钧在湖南一带累获胜仗，南军渐渐不支，陶旅长深恐兵力不敷，特来电调陶如飞的一营军队前去襄助。陶如飞得了这个电报心中虽是不愿，却又不敢违拗，只得将本营军队一齐开赴战地，顺道向家里走一走，至于军队却驻在城外。当时见了兰芬，遂将这话一一告诉她，兰芬也老大吃了一惊，念及夫妻之情，好像陶如飞此去就没有生还指望一般，不由簌簌的流下泪来。陶如飞也觉得心里十分懊丧，勉强笑着问她母亲还好？兰芬便将母亲连日发肝胃气痛，目下方才稍稍痊愈的话告诉他，陶如飞听了随即大踏步向他母亲房里走去。兰芬此时一眼已看见赛姑不在自己房里，知道他定然躲向婆婆身边去了，复行拦着陶如飞笑道："你且缓着！在路上给你劫来的那个林小姐此时在婆婆那里呢。固然他不愿意同你相见，而且你在先也说过的，无论林小姐在什么地方，你断断不同他会面，你忽然冒冒失失跑得进去，又该叫人家怪你。让我先去安置了他，你再行进房也不为迟。"陶如飞惊问道："怎么你们到省也有这些日子了，如何还不将这林小姐送回家去，老留住在我们家里干什么？"兰芬笑道："等待你说呢，我同婆婆一到了省城，便命人去打探他父母居址，早经送回了公馆了。今天因为婆婆思念着他，特地接他来走走，我的母亲她们以及芷妹妹都同这林小姐会见过了。"陶如飞将舌头伸了伸，笑道："送她回去不打紧，倘若她父母问起她来，说为什么被人劫了去，若是她再一五一十告诉她的父母，一时虽然未必同我闹起交涉，然而我以后拿什么面目去见别人？"兰芬笑道："这个你放心罢！我们都布置好了。告诉她的父母都说是被别的强盗抢劫，在路上遇见你的军队好容易将他救得下来，目下他的眷属不但不恨你，而且感激你到了万分。好在林小姐都肯听我们的话，回家以后一点风声都不

曾露出来。可惜你在省没有多少日子耽搁，不然他的父亲一定要请你亲来道谢呢！不瞒你说，在这几天头里，他家早曾打发女仆拿着大红帖子来请我们婆媳，婆婆因为身子不好推辞着不曾前去，那一天单是我在他府上打扰了一个整天哩。”陶如飞笑道："惭愧，惭愧，真是十分侥幸，这总算贤妻的功劳，替我弥缝得一丝不露。既是这样说法，我倒少不得要亲自去见见林小姐，向他道一道谢才是道理。”兰芬连连摇手笑道："这个尽可不必，林小姐为人年轻脸嫩，最怕同男人家接洽。你没的去触恼了他反是不好，还等我去安置了他方才妥贴。”

兰芬说着，便紧紧跨了几步先行向陶老夫人房里走来，抬头四面望了望，只不看见赛姑身影，刚待开口要问，陶老夫人笑着说道："你想是要问我那干女儿的踪迹么？适才他告诉我说是听见外边传话进来如飞已经到家了，他羞怯怯的不肯同他见面，便行向我告辞，同他带来的那个小婢，业已打从甬道里出门上轿回去的了。如飞果然抵省不成？他好好驻防在那里，怎生能够转回来走走。”兰芬听见赛姑已走，兀自闷闷不乐，然而事已如此也只得罢休。又听见陶老夫人向自家问话，刚待答应，早见陶如飞已走近房门外面不住探头探脑的向里边张望，兰芬笑道："你进来罢！林小姐业已回去了。”陶如飞方才含笑进房，坐下来便将自家军队开赴战地的话告诉母亲，陶老夫人听了也觉得十分吃吓，说道："好好的驻防罢咧，怎么又叫你到那打仗地方去了？你几时又真个同人家打过仗的。吃这碗军务的饭也叫做身不由己，我也没有别的指望你，只指望你马到成功，早早回来同我们相见。”说毕也就哽咽起来。陶如飞笑道："这一回战事委实利害，至于母亲说的马到成功这句话还不能十分把稳，但愿托民国的洪福以及祖宗的庇佑，能够安安稳稳回来，那可就侥幸得很了。”又问道："我的兄弟久安呢，怎么不曾见他影子？”陶老

夫人叹道："你的兄弟自从我们家眷到省之后，不曾隔了多少日子，他说是同着几个朋友向福建一带地方去运动北边军队，去的日子已是好久了，还不曾接着他一封平安家信，我近来也甚替他悬心的很。我年近古稀，只生得你们弟兄二人，一个是做了营长，动不动就要同人家开战，炮子是没有眼睛的，生命也就十分危险了。他好端端的坐在家里罢咧，又去充什么好汉，做那些冒险的事。万一被人家看出破绽，又同他的性命大有妨碍，你叫我如何一天能将这条肠子放得下来？"老人家说到这里，格外哽咽得难受。陶如飞笑道："母亲放心，兄弟这番往赴福建原是最秘密的勾当，轻易没有人能以看得出来；万一能建了这次功业，将来少不得也有个发迹日子，如今的时势，少年人都要有点冒险性质才好，若是一味的贪图安逸，怎生骗得功名到手呢？"陶老夫人点点头，不住的拿手巾擦抹眼泪。良久又说道："你一路上风尘辛苦，还该叫他们替你预备晚膳，吃饱了也要早早安睡，你们夫妻俩阔别也好久了，谁没有几句体己话儿讲说讲说。你同媳妇进房去罢，让我也好生歇一歇儿。"陶如飞含笑答应，少不得随着兰芬进入自家房里，灯边款洽，被底温存。在陶如飞，离家日久自然觉得琴瑟之好远别胜于新婚，无如兰芬因为心里恼着赛姑今日情事，又恨他适才不别而行，不无十分懊恼，对着自己丈夫只是懒懒的不大愿意去招揽他。陶如飞平时本来畏惧兰芬，却又不敢疑惑她别有事故。

一宵无话。到了次日清晨，陶如飞因为军情紧急万万不能延缓，立即辞了老母，出城率领兵队一直向湖南进发。不曾隔了半月光景，家里接二连三的便接到他失败的信息，只急得陶老夫人惶骇无主，除得在神佛前焚香祷告默佑他儿子平安无恙以外，又日日求签问卜探听吉凶。在这个当儿，可巧宗久安同赵珏在福建事发被捕，急急的逃回广东，赵珏便在陶公馆里权且住下。后来

宗久安又知道赵珏同北边营长方钧至好，因此便想邀约他到湖南去运动方钧，将这番话告诉了陶老夫人。兰芬虽然不甚怜惜陶如飞，然而一念及夫妻之情，毕竟不忍心坐视他濒于危地，婆媳两人暗地商议，除得恳求赵珏亲临战地却也别无良策。赵珏被宗久安强迫不过，虽亲自答应，论他心理，此次赴粤固是避祸，也想同林赛姑相会一面，知道赛姑与宗久安嫂子最相投契，却好借这事情作他同赛姑相见的交换条件。兰芬心中明知道赛姑是个男子，便让他见一见赵珏原自不妨，一口便在宗久安面前允许了。

且说赛姑自从醉心缪芷芬之后，将爱慕兰芬心肠渐渐冷淡，轻易并不向兰芬处走动，怕兰芬同自己絮聒，坐在家里只日日盼望芷芬那里打发人来接他。谁知芷芬原是小孩子家的见识，初次同赛姑会面原爱赛姑容貌生得美好，性情又同自己投契得来，所以觉得十分亲密，及至当日回家之后，她早又将这件事置诸脑后，绝口不提了。只急得个赛姑晨占鹊喜夕卜灯花，左思右想深恐芷芬年轻面嫩，不好意思催迫父母来接自家前去，一时又咬牙切齿怨恨芷芬太无情义。其实这都是赛姑一相情愿的见解，你爱慕芷芬的心却不曾怀着好意，思量联络她做个闺房密友。至于芷芬她确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郎，她又猜不出你是乔装的男子，她爱接你就来接你，不爱接你也只得罢休，你的心事她如何能体贴得到呢？后来又过了好些时，赛姑只是没有同芷芬会见的机会，兀自设法，暗念除得再同兰芬去联络一气，断断不能遂自己心愿，于是又向他祖母请求要到陶老夫人那边去盘桓几时，林氏强他不过只得答应了。赛姑欢天喜地早又坐着轿子到了陶府，兰芬一见了赛姑如获珍宝，也就不提前事，彼此又互相欢洽起来。所以赵珏那一次在陶家会林赛姑，便全出自兰芬的调度。赵珏会过赛姑之后，觉得赛姑对自己的情意十分淡薄，总猜是女儿家性格应该如此，却也不去怪他，又因允许同宗久安赴湘不能自食前

言，彼此收拾收拾径自往赴战地去了。至于他们在战地若何调度，若何奏捷，前回书中业已交代明白，此处不必再叙。

且表赛姑此次虽同兰芬款洽，然而那时情景却与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只是钟爱兰芬，情同胶漆，此番他有属意，遂觉得言谈语笑总露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神态。兰芬也是个明白透亮的人，有什么瞧不出赛姑的心事？心里异常愤恨，嘴里却不露出来，转将机就计拿着这件事去挟制赛姑，一总却不肯放赛姑去同她妹子芷芬相见。有时候赛姑嬉皮癞脸的哀求兰芬去邀约芷芬出来，兰芬尽拿父母家教严厉的话去支吾赛姑，赛姑虽然知道她的用意，却没有法子去奈何兰芬。

如此迁延下去，一直等至春末夏初离端阳佳节不远。广东省里有一种风俗，有许多游手好闲的汉子赶在端阳十几天前赌赛龙舟，争奇斗胜，踵事增华，无美不备。他们赛这龙舟又不一定在水面上玩耍，用纸竹扎成极大舟船模样，雇人抬着在街道上四面游行，锣鼓喧天笙歌沸耳，那些红男绿女也就成群结队热闹非常。目前因为外间时事不靖，警厅里虽曾出着告示不许地方上举行例会，无如阳奉阴违的人多，纵不敢明目张胆着大做，至于大街小巷仍是到处抬着那纸扎龙舟，声称为民间消灾降福，否则三伏以内必有瘟疫流行，因此那地方上的官吏也只好半聋半聩装着不曾看见一般，只要他们不闹出别的变故来就算是克尽厥职了。风声所播，第一家便是林府上十分高兴。林氏又最喜欢瞧看此等赛会，初到广东还不曾瞻仰过此地的热闹，赶先便命家人们调查赌赛龙舟的日期，查得清楚回来报告，林氏又吩咐在公馆门墙外面设坐垂帘，仿佛那一年在福建瞧看夏老爷赛会的办法，只喜得个赛姑欢天喜地地跳出跳进，帮着他们布置一切。在赛会头一天，林氏恐怕一家人瞧得不十分热闹，便想多接些亲戚家的女眷们过来在一处取乐，因此同赛姑商议，预备打发人去接兰芬，赛

姑听了有什么不愿意呢，连连答应。接兰芬的人刚才走后，赛姑猛触动一件事，随即向他祖母提起缪家二小姐芷芬，说这位芷芬小姐我曾经在干娘那边同她会过一次，承她的盛意同我转是十分要好，那一天分手时候几次叮嘱我，叫我们家里去接她到来闲逛，我因为家里近来也没有什么事故，没的去接她做甚，因此便耽搁下了。难得今年龙舟赛会闹热非常，祖母又愿意多接些女眷过来，这芷芬小姐年纪又轻，性情又好，我想趁在这个当儿也打发人去接她一接，自家不敢专主，如若祖母高兴，我可借此也可以再会一会，不知道祖母以为怎样？所以请祖母一个示，方才好着人去照办。林氏笑道："这有什么不可呢！好在我已分付厨房里预备筵席，多添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希罕，你就打发人请这缪小姐去罢。办酒容易请客难，只不知道人家还肯赏这脸不肯？"赛姑听见他祖母竟肯答应去接芷芬，不由喜逐颜开，格格的肺腑里都要笑出声来，忙说道："包肯，包肯……"嘴里说着这话，那脚步底下好像滑了油似的，三脚两步便想跨得出去，打发家人们拿帖子去请缪公馆里的二小姐。再掉头一望，猛不防这时候他的母亲书云小姐以及舜华、玉青一干人都坐在房里，大家拿眼瞧他，赛姑被他们瞧得转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只是趑趄着有些待走不走的光景，众人见他这样情形益发觉得好笑，先是玉青向他笑说道："赛小姐如今你的女朋友是越过越多了。哪里来的又跑出这一位缪家二小姐，你这般同她亲热，想这缪二小姐为人生得定然不错，但不知比起赛小姐来可及得赛小姐这样标致？"赛姑笑道："呸！怎么拿我比起人家来，万一人家都像我生得这般笨手笨脚倒算不起做个小姐了。你们要看她，老实先去看我房里悬挂的那幅西洋美人。单论她那两片腮颊儿真个活像一枝鲜玫瑰花儿，又红又白，肌理细腻，我也形容她不出，只是要轻轻的掐她一掐，包管掐得出水来。那西洋美人别的都算好了，只不过头发

是黄的，眼珠是绿的，望去还有些怕人。至于她的头发同眼睛珠子简直是漆一般黑，你们去想想，可爱不可爱？”赛姑越说越觉得起劲，引得旁人掩口微笑。书云小姐笑道：“你们信他呢！他是见一个爱好一个，当初不是夸赞那赵家小姐什么似的，后来遇见陶府大少奶奶又是这大少奶奶怎样好了，才同陶府大少奶奶好了没多时候，如今又说什么缪二小姐，天上有地下无的说出这一大篇混话。”赛姑急道：“我说混话么，我要哄你们做甚？我若是有心哄你们，叫我今晚便死了给你们看。”林氏忙笑拦着说道：“这又赌什么誓呢！死呀活的，也不嫌个忌讳，叫人听着心里难受。她们不相信你，由她们自去罢了！我总算不曾疑惑你说谎。”又望着书云小姐她们埋怨道：“你们这些做母亲的人，不知道叫孩子们心里欢喜，一味的拿话呕他。他是个实心眼的孩子，听不得一句半句就发急起来了，你看他头筋都暴涨得通红，天气渐渐暑热了，你们将他急出别的岔枝儿来看我可依你们？况且广东这地方女人家水色是好的，她姐姐生得就好，这位二小姐一定美丽不过，横竖我这里打发人去接她，包管明天就可瞧见了。赛儿你不用同她们在这里厮闹，就快些出去打发人到缪公馆里去走一趟罢！”赛姑听他祖母这样说法，方才转嗔为喜，趁势便跑到外面，详详细细将缪公馆住址告诉了仆妇们，叫她们务必要将二小姐接得来，我另外自然有得赏你们。若是办得有一点不妥贴，看我禀明老太太，一个个定不饶你。家人们笑着答应自去了。此处书云舜华坐了一会，大家也就各回自家住屋，互相私议说：“婆婆近来越发老悖了，她简直忘记赛儿是男孩子，一味的祖护着他，容他任意的同别人家小姐接洽，将来闹出笑话来，看她老人家作何处置？”

不表书云小姐她们心中不以林氏为然，且说两起家人去请客的不多时都一一回来。兰芬因为婆婆身体不安，龙舟会又打从她

们门首经过，陶老夫人留着她在自己家里瞧看，不肯放她出门。赛姑听见这话虽是心里不甚欢喜，也只得罢了。去接缪二小姐的家人回说，先是她们老夫人也不肯放二小姐到我们家里来，后来因为二小姐急于想同我们小姐相见，不肯依从她家老夫人的言语，径自答应了，说在明日大早一定过来拜谒老太太同少奶奶。赛姑听到这里，兀自笑吟吟的跑到里面禀明林氏，林氏也自喜欢。

次日清晨外间果然热闹非常，引得满街满巷红男绿女纷纷挤挤。林氏同一干内眷都坐在里面，等候外间消息，以至门楼外间都收拾得十分齐备。一直候至近午，龙舟赛会固然尚不曾经过此处，便是缪芷芬的轿子亦未见到来，只急得个赛姑像热锅上蚂蚁一般，在堂屋中间只是团团的乱转。好容易又等了一会，方才听见外边家人通报进来，说是缪家二小姐已经进了大门，在前边厅口下轿了。赛姑顿时三脚两步的跳至外面，林氏一干人也都齐齐站起身来向外迎接。这时候早见赛姑满脸含笑，轻轻的携着芷芬皓腕并肩而入。芷芬流眸四盼，见堂前站立许多人自己一个都不认识，转低低的向赛姑询问，赛姑便一一指点告诉她。芷芬逐一行了礼，大家分宾主坐下，芷芬带来的侍婢紧紧傍立在她身后。芷芬开口便先问她姐姐何以到这时候还不见到，赛姑便又告诉她兰芬不肯来的缘故，芷芬不由望着赛姑笑道："你这人真会欺我，怎么昨天你打发人去接我，说我姐姐也来这里瞧会，我的母亲听见这话方才肯让我出来，为何今天又没有她了？姐姐既然不来，叫我一个人怯生生的，我停一会立刻回家去，你不用留我。"说着便有些生气。赛姑尚未及答应，林氏忙接口笑道："二小姐你却不用错怪我家赛儿，昨天原是打发两起家人，一面去请陶家大少奶奶，一面去请小姐的。请小姐的时候还不曾知道陶家大少奶奶不来，他们以讹传讹的，所以将话说得不对头了。

但是令姊虽然不来，小姐便到舍下盘桓盘桓也没有打紧。随后彼此往来熟惯了，不但二小姐可以常常光降，就是赛儿我一样要吩咐他过去谒见伯母的。”赛姑笑道：“好了，也有人替我说一句公道话哩！你的姐姐她忽然要同我生分似的，请她去她不给我脸，我心里如今还很是怪她，将来等我会见她的时候我再同她讲理。好妹妹，你又不是个吃乳的孩子，一定要你姐姐做甚？我家的人又不是妖怪，难道将你吃下肚腹去不成！”这几句话才将芷芬说得卟哧笑了。

他们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书云小姐同舜华、玉青她们不住的拿眼向芷芬身上打量，见她果然生得比花还媚，比玉犹温。无论赛姑虽然美貌，究竟带着男孩子气味，举止动静远不如她，就是她姐姐兰芬也觉得聪慧有余温柔不足，比较起她来觉得终逊一筹。彼此心中十分爱慕，暗暗想着无怪赛姑夸赞她许多好处，真个一点没有说谎，因此大家都向芷芬问长问短看待得异常亲热。好在芷芬一毫也不羞怯，对着多人有谈有笑，仿佛平时会过的一般。书云小姐越看越爱，不觉动了一个念头，趁他们在那里讲话，自已便悄悄的扯了舜华一把，低向她笑道：“看这缪二小姐为人委实可爱，可惜我家赛儿一总还不曾改换男装，不好意思开口向人家去求亲，若是婆婆肯让他男装改换了，依我的主意，一定请出媒人来到她府上去，要这孩子回来做媳妇儿，你看可使得使不得？”舜华笑道：“谁没有这样意思！但是问她年纪已经十五岁的人了，像她们这份人家保不定早经被人家放聘，若是被人家聘下了，这话也是白说。”玉青坐在旁边已听出她们所说的话，不禁笑了笑，便向芷芬身后站的那个小婢问道：“姑娘，我问你一句话，你们家二小姐至今可曾有了婆婆家没有？”那个小婢听玉青问她这话，忙用手帕子掩着口，只把头摇了几摇。猛不防芷芬眼快又被她瞧见了，忙接口说道：“不瞒伯母们说，我如

今是不给婆婆家的了。我父亲同我两位母亲一共不曾生过一个男孩子，单单生我姊妹两个，不幸姐姐又早就出了嫁了，母亲膝下单剩我一个人伺候着，若是我再出嫁，不成放着母亲他们孤另另的在家？况且我姐姐嫁的那位姐夫，父亲又不大喜欢他，说他们在军营里的没有什么好人，因此我将这意思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以为然，老早就允许我不嫁了，所以你们问我家这个丫头，她哪里懂得什么呢？”芷芬这一番咭咭咕咕又轻圆又浏亮的说话，只引得满堂屋里上下人等无不失声大笑。一时十分嘈杂，转将芷芬吓得噤住了，又猜不出他们笑的为甚缘故，只管拿眼骨碌骨碌的四面瞧望。早一眼瞧见赛姑躲在他祖母身旁，伏着头不住的笑，见芷芬眼光射到身上，遂用手在鼻子上刮着羞她，低低笑道："一个女孩子也不害羞，只顾嫁呀嫁的闹得不清，你没的把人家牙齿笑掉了罢！"芷芬将头一扭，也笑说道："你们看赛姐姐她躲在那里笑我呢！我这句是正经的说话，有什么可笑的去处？我说的是不给婆婆家，又不曾说是要给婆婆家。不给婆婆家反引起你们的笑，难道做了一个女孩子转闹着要给婆婆家不成？照这样看起来，我知道赛姐姐心里一定要给婆婆家呢！不然，他为什么转来笑我？"这几句话益发将众人笑个不住。

大家正闹着，外间已有家人们传报进来，说那龙舟赛会已离此不远，停一会子包管就要经过门首了。请老太太同各位太太小姐们预先坐出去罢，省得临时又慌手慌脚的，瞧看不及。众人听见这话方才将笑声止住，果然听见街道上人声喧杂，还隐隐的夹着锣鼓声音。第一个是林氏忙得站起身来，说道："大家快些走呀！没的忙了好两日功夫，再白白的将赛会走得过去瞧不到点影儿，那才懊恼死了呢！"书云小姐一干人也就不敢耽搁，齐齐迈步向外走出。丫环仆妇一大堆的人你推我拥语笑喧哗，纷纷的都跟随着她们后面。走至门楼底下，大门口帘子静悄悄的垂着，从

里边向外边瞧看却是十分清楚。大家刚才站立下来，那赛会的前面旗帜已随风招展，一对一对的从帘底下走过。家人们将桌椅已经预备完整，林氏同书云小姐她们一排一排的坐下，赛姑同芷芬只嚷瞧不明白，重行吩咐家人们扛出一条大门凳，两人并肩站在上面。芷芬好生高兴，指指点点的不住说这样夸那样，有时候还拍手笑起来。赛姑此时那里有心去瞧看热闹？只不转眼的盯在芷芬身上。只见她只薄薄的穿了一件纱夹衫儿，外罩玄色三角缎背心，后面齐齐垂着两个髟髻，分插两枝茉莉花饼，越显得发青肤白。单论她高领里蕴着一片蝤蛴酥颈，真是粉香脂腻一点微瑕都没有。芷芬只顾瞧了一回赛会，猛不防掉转脸来笑嚷着问赛姑道："姐姐，为何这样好赛会不看，转巴巴的瞧我则甚？我同姐姐算是会面过两次了，还有什么不认识我的地方，要这样把眼光射在我身上。"赛姑被她问这两句，不禁羞得脸上通红，额角边便微微的有些珠汗浸出来，搭讪着说道："你也太会冤人，我何尝不住的瞧你。好妹妹，这地方人多，我倒觉得有些燥热起来，让他们在这里瞧一会，我同妹妹到后边去趁一会凉来再看不迟。"芷芬摇头笑道："姐姐要去自去，我是不愿意离这地方。停一会再来，怕这赛会已是去远了，有这样好玩不在这里玩，转跑去冷清清的陪你趁凉，我又不呆，为什么要依你？"别人都全神贯注在赛会上，却不曾留心他们说话，惟有书云小姐听见芷芬唠唠叨叨的讲个不住，心里暗想，赛姑委实不怀好意，深恐他们闹出别的笑话来，也就忙拦住赛姑，说道："赛儿你这般大的人了，如何还一味的小孩子气！二小姐她喜欢在这里站着，你做主人的倒如何勉强人家陪你向别地方走出。我劝你安静些好多着呢，不用三心二意，想到哪里便问到哪里。"赛姑此时见芷芬不解他的用心，非常焦急，刚待再想法子去打动她，又经他母亲含讥带讽的向自己责备了一顿，格外又羞又气，真个觉得五中烦燥，那汗越

流得多，只好掏出一方手巾不住的向头脸上揩抹。芷芬看见他这样情形，也怕他受了委屈，不由笑着说道："姐姐真是怕热得很，瞧你的这方手帕子都抹湿了。既然姐姐要去凉一会儿，少不得我就陪你去。"说着，早就跳下门凳，仰头向赛姑说道："姐姐快下来，我扶着你，不用再跌仆了。"赛姑方才大喜，趁势便用手伏在芷芬肩上轻轻向下一纵，两人笑嘻嘻的携着手便向后面走了去。

偏生这会子那些龙舟左一起右一起的只顾走过来，众人都不曾看见赛姑同芷芬进去。赛姑走入二门以内，定了定喘息，笑道："哎呀，这会闹得人头疼，早知道如此，不赶出来瞧看也罢了，好妹妹亏你耐烦得还要站在那地方！只是幸亏同我们在一处的，毕竟还是家里的内眷，万一再沾染着外间那些俗人的气息，怕没的要生出病来。妹妹可也是清净女孩子，这些轻重如何并不去讲究？"芷芬笑道："你这话倒说得好呢，果然外间气息不好，你也不该将我接到这里来瞧会，如今既是为着瞧会来的，你忽然又不耐烦起来，不怪你主意不定还要编派我的不是！"两人一路走一路谈笑，赛姑见前后没有一个人影儿，心里只止不住扑通扑通的乱跳，一直将芷芬引入自己卧房。真是一间静室，收拾得十分清雅，自家先坐向一张睡椅上，口里不住的嚷热。芷芬含笑站在他身旁，见他鬓角边汗尚未干，不禁伸手用自己的罗帕轻轻的替他揩拭。赛姑只觉得她手腕一抬，天然有一种肌香打从她罗袖里荡漾而出，此时已是神迷心醉，不知如何是好？转一把用手扯着芷芬袖口套在鼻子上闻个不住，引得个芷芬只是嘻嘻的笑，说："天气怪热的，姐姐为甚尽管同我厮缠，不能依着我的性子，我若是在家里时候此刻定然叫他们拎水来洗一个澡才舒服。"赛姑笑道："我的家里不是同你的家里一样，你若真个要想洗澡，我出去叫他们替你预备可好不好？"说着，就想跑出房

去喊人拎水，转是芷芬将他向椅子上一推，笑说道："这话我是说着顽的，怎么你就认真起来！头一次向姐姐这里走动，没的叫人讨厌，又茶呀水的闹罢不清。我看姐姐这一会汗已干了，再凉一歇儿还是出去看会罢！老坐在这里你不嫌闷气，我还嫌闷气呢。"赛姑点点头说："这时候那会已该过去完了，等到你再赶出去包管未必瞧得见，不如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多坐一会谈谈体己话儿，不比那大锣大鼓闹得人头疼的好。"芷芬指着他笑道："好呀，你这人今天巴巴的将我请得来，原来并不是为着瞧会，专是请我来陪你谈体己话的，你这算待客的道理？"赛姑笑道："不错，不错，原是我不好，我做主人的偏偏坐在睡椅上，转让你这客站在这里，姐姐如今知罪了，让这椅子给你坐可好不好？"赛姑趁说这话的当儿随即站起来，顺手将芷芬一推，芷芬一个站立不稳，平空地直挫下去，将那椅子压得吱吱的响。芷芬刚待说话，赛姑更容她不得，顺势便扑到芷芬身上，笑道："我益发得罪你这客罢，看你怎样奈何我？"一面说，一面便用手在芷芬身上呵起痒来。芷芬最怕触痒，被他这一阵胡闹，又笑又急，只弄得钗横鬓乱，气喘嘘嘘。正难分解，猛可芷芬带来的那个小婢打从外间走进来。原来这小婢本也随了大众一齐出去的，后来一眨眼看不见她家小姐，慌着便向别人询问。其中便有仆妇们告诉她，说："你家小姐同我们家小姐两个人一路进去了，你老实瞧你的会罢，还怕你家小姐被人拐了去不成？"那个小婢当时虽然答应着，及至过了好一会功夫，依然不见她的小姐出来，怕耽搁久了小姐在里边要人伺候，自己也就悄悄的背着众人一路跟寻得来。可巧走至赛姑房外，听见里面两人的笑声，着实闹得不成样子，于是轻轻揭起门帘一脚便跨得进房。赛姑此时正在得趣，猛见了那个小婢，不禁吃了一吓，刚一松手，芷芬已坐得起来，含嗔带笑的望着赛姑说道："你还是我的姐姐呢？一点良心

都没有，这样的乱闹。”说着又吓哧笑了笑，说：“看你这身子也是轻轻的，怎么倚在人身上便会叫人动弹不得，我不相信你简直脱了女孩儿家气习了。”这句话未曾说完，那个小婢早用手指着芷芬，说道：“小姐快将鬓脚拢一拢罢，好好头发看乱成这个样儿！没的被太太们看见要笑话你。”芷芬怨道：“可是的呢！谁叫她没轻没重使劲的同人胡缠。好姐姐你分付我这丫头在哪里去弄一盆水来罢！”赛姑正碍着那个小婢没处发遣，得了这话便将一个面盆递向她手里，命她到后边去舀水。那个小婢不知轻重，径自端着水盆走出去了。赛姑春心荡漾，又复轻轻拢近身旁，想去亲芷芬的粉颊。芷芬此时已经防备着他，顺手便向他脸上一掌，赛姑哎呀一声，觉得腮颊上十分火热，又同他争论不得，只说了一句“你为甚好好打我”？芷芬笑道：“我这时候愤愤的想寻你淘气呢，请问你适才讨了我的便宜罢了，怎么这时候又想拿我取笑？”说毕也不理会赛姑，径自走向妆台旁边，对着那面菱花大镜，轻轻用梳子将鬓发掠整齐了。少停，那个小婢已将面盆取至，芷芬重新盥沐好了，轻匀脂粉，良久方才妥帖。赛姑被她这一下子，着实有些辣痛。原来芷芬平时本讲究过武技，腕底下很有些功夫，在她还算是轻轻奉敬一下子，不防赛姑已是吃了大亏。芷芬知道用力太猛，也有些不好意思，慌忙走近赛姑身边笑着问道：“可曾打了那里？原怪我一时大意，姐姐耽待些我罢，我替姐姐赔个不是。”赛姑也笑起来，说道：“这也怪我不好，谁不知你是女中英雄，我白白的来撩拨你，宜其被你的教训，适才还有些疼痛如今却是好了。”说着，又望芷芬笑了笑。芷芬笑道：“彼此再不用闹罢，依旧出去瞧会是正经。”芷芬大踏步直望房外走去，赛姑同那个小婢也就跟出来。

走得不曾多远，早听见外间一大阵人的声音纷纷讲说，都转回后进。赛姑知道外边赛会已是完了，向芷芬笑道：“还忙什么

呢！你不听见他们都回来了。”芷芬便将脚步停住，果然林氏同书云小姐一干人，说说笑笑的直向里走。林氏一眼看见赛姑同芷芬并肩站着，便笑说道：“痴丫头！外间这样热闹的赛会不在那里瞧看，转冷清清的跑向后进来做甚？”赛姑笑说道：“原是我因为怕热，同妹妹进来走得一走，不料那会就完了。先前我同妹妹看得也是不少，这一会子便赶不及也就罢了。”大家说着话，于是一齐都回转内室，纷纷坐下来讲述适才的事迹，接连又忙着用膳，赛姑一共不曾再同芷芬厮混，心里只是郁郁不乐。约莫午后光景，缪公馆里早又打发家人们带着轿子来接芷芬，依赛姑的意思还想留住芷芬在此过宿，芷芬一定不肯，书云小姐也不勉强留她，只得大家送她上轿。赛姑依依不舍的靠着芷芬低低向她说了许多话，叮嘱她回去过几天来接自己，芷芬将头点了点径自回家去了。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兰芬耳朵里，只急得兰芬又气又怕，气的是赛姑得新忘旧，同自家妹子一心联络就将我丢在脑后；怕的是赛姑不怀好意，万一他竟去勾搭芷芬。若是芷芬果然允从这还罢了，否则定会闹出别样岔枝儿来，那时候大家拿什么脸面再去见人？思前想后，也曾累次打发人去接赛姑，要向他规劝一番。谁知赛姑也猜到她的用意，任是兰芬那里打发人过来，他总托词不肯前去。书云小姐明知他同兰芬定有暧昧，见他同那边冷落下来，转将心上一块石头放下，因此只将赛姑笼络坐在家里，命他写字读书。其实，赛姑哪有心肠做这些没要紧的事？日日只盼望芷芬那里有人来接自己。

真个不曾隔了半月光景，缪公馆梅氏太太因想起那次赛会，芷芬曾经叨扰过人家一次，至今一总还不曾请过人家；这一天风和景明，梅氏便同芷芬商议，要叫人去接林小姐来走走。芷芬听见这话也自欢喜，便立刻打发女仆过去迎接赛姑。赛姑刚自下床

梳洗，听见外边传报这话进来，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忍不住嘻嘻的笑出声来，扎着一双湿淋淋的手赶至房外，慌忙问道："缪公馆的奶奶在那里哩？"那个仆妇抢近一步替赛姑请安问好，又将来意详细说出。赛姑笑问道："可是你们小姐想着我，才特地打发奶奶来接我的？"那个仆妇笑道："我们小姐虽然也有这个意思，至于今天特地打发我过来请小姐还是老太太的吩咐，小姐方才知道这话的。"赛姑此时见不是芷芬命人来接，将心里适才的欢喜兀自打消一半，只笑了笑说道："奶奶请在外间坐一坐，等我收拾完了，再同奶奶一齐过去替老太太请安。"说完这话，径自走回房里，重匀粉黛细整钗钿，着实加意修饰了一番，穿起簇新的衣衫，款款移步走向林氏那里告诉这话。林氏点了点头笑道："这也是人家应有的周旋，前一次我们这里曾接过她家小姐，所以她家这一番也来接你了。小姊妹们像这样长长来往，热闹热闹也好，你就赶快去罢，没的叫人家在那里盼望你。"赛姑听完了话，疾便转身要向外走，林氏又喊着问道："赛儿你可曾将这件事告诉你的母亲他们不曾？"赛姑其先原不愿意去禀明书云小姐她们，深恐她们要拿话阻拦自己，听见她祖母问着，只低低从鼻子里含糊应了一句，又将头略摇了摇。林氏笑道："女孩儿家出门走动，总该叫做母亲的知道。赛姑须得拢她们房里走一趟，不要又叫她们背后议论我偏护你，没的连个礼数都不讲究。"赛姑这时候真个没法，只得怏怏的走入书云小姐房里去表明这事。其实书云小姐已经知道缪公馆里有人接他，况又见他打扮得花枝似的，不由笑着问道："我适才早起就听见你在今日又要会缪家二小姐去了，我知道这是你心里最喜欢不过的事。但是去到人家那里须要放斯文些，同她家老太太们多坐一会儿，不用尽管不疯不癫的一味同她家二小姐厮混，叫别人看着像个什么意思。我全是讲的金石之言，也不能管你爱听不爱听，你

如今岁数也渐渐长成了，不该同当年做小孩子一般依旧不知道轻重。”赛姑被他母亲这一顿话说得兀自生气，一句也不开口，脚底下便想趁势要走出去。书云小姐又忙拦着说道：“你忙什么呢？这时候还早，不见得人家有什么宝贝等着你去瞧。你且进来，我还有话问你，你此刻去了究竟在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打发仆妇们去接你。”赛姑嘻嘻笑道：“回来不回来恐怕不能预定，万一缪家二小姐留我在她那里歇宿，我没的强着要转回家，倒像同人家生分似的，母亲也不必吩咐人去接罢。”书云小姐一听这话，不由放下脸色，冷笑道：“你说的这话倒也轻巧，人家留你，你便该老赖在人家，你不会拿话去推辞！老实便说我不许你在外边歇宿也不为过。来来来，我请问你，你那祖母糊涂，忘却你的本来面目也罢了，难道你自己也忘记了自己不成？一旦将狐狸尾巴发现出来，哼哼，我怕你吃不了还兜着走呢！我也不拿话恐吓你，你若是明白，到了日落时分便坐着轿子回家，一切罢休。如果你真个安着歹心，竟在二小姐那里歇下了，我不问三更五更，都要命人将你接得回来方才放心，你可答应不答应？”书云说到此处，颇有些声色俱厉。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十回

春融锦帐玉软香温　祸起旋闺刀光灯影

赛姑此时塞满了一肚皮闷气，低着头只理那袖口子一共也不开口。书云小姐偏又追问了两声，赛姑那里肯回答！转哇的一声哭起来，引得书云小姐不由动了真气，站起身来指着他脸上，刚待说话，赛姑深恐他母亲要打他，疾掉转身直向林氏那一进跑去。三脚两步，跨入林氏房里，早伏向一张桌边，呜呜咽咽的痛哭。这时候将林氏猛吓了一跳，忙问道："好好出门去的，这是做什么，忽的伤心起来？好儿子，受了谁的委屈，你快告诉我，我替你骂他们。难得今天高兴巴巴的到人家走动，没的又闹成这个样儿，再将早间吃的饮食停滞在心里，呕出别的病来。"林氏尽管问，赛姑尽管哭，接连问了几遍也问不出个头绪。林氏急得什么似的，一叠连声向旁边伺候的那几个仆妇说道："你们快去打听打听，谁给气给小姐受了？"这个当儿，旁边早走过一个最伶俐的女仆，是林氏素来所宠任的，悄悄在林氏面前将书云小姐适才同赛姑所说的话，一五一十，从直告诉了一遍。林氏不听犹可，一听这话肝火直往上冒，立刻命人去传书云小姐到来问话，

书云小姐哪里还敢怠慢！含着满脸笑容走入房内。林氏才看见书云小姐的身影，便冲着他喝问道："你敢是失心疯了？好端

端的女孩子刚待出门，你打从哪里来的寻出这些胡话，百般向他薅恼，引得他哭哭啼啼的，我这时候逼着他出去他都不去了。你们做母亲的很有本领，偏赶在这早晚教训女孩子，我老实将赛儿交给你们，或杀或割悉听你们主张，你将他领得去罢！没的在我面前淘气。唉，我近来也是风中烛、草上霜了，能有几时同你们在一处过活？你们还百般的想出法子来要我的命，可想平素之间外面装着很孝顺似的，其实心里巴不得我早死一日，你们大家早好一日，不然为甚的专拣我疼爱的人有意来作践他？可知作践他，就是作践我了。”林氏越说越觉得伤心，止不住眼泪鼻涕一齐滚滚的下来。众多仆妇见这事体闹得大了，赶忙给信舜华同玉青他们知道，舜华同玉青不知就里，只得先后都走入婆婆房间里。大家肃穆无声的站在一处，只见书云小姐通红了脸，陪笑说道："媳妇并不敢同他讲说什么，不过劝他今日早些回来，不要赖在人家歇宿。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得罪他的去处，谁知他就赌气跑了。好在妹妹他们都在这里，婆婆固然怜爱赛儿，便是媳妇平素也没有不怜爱赛儿的道理。”林氏听到这里忙将眼泪拭了拭，又冲着书云小姐的脸啐了一口说道："你没的再在我这里折辩罢，你说这话的心眼儿打量我不明白呢！你在人前背后口口声声骂我糊涂，可知你的糊涂才是透顶呢！据你的用意，以为赛儿并不是真正女孩子，不要同人家小姐歇宿，省得闹出笑话儿来，可是不是？哼哼，赛儿他今年通不过才十几岁，能有多大的见识？我瞧他平时憨头憨脑，我能相信他怕连什么叫做男女一定还不曾分得明白，任是同人家女孩儿睡在一处，包管规规矩矩，清水不犯浑水，断然没有笑话闹出来。照你这样防范着他，简直是怕他没有笑话可闹，转教给他闹笑话儿去了。他分明是一块顽石，那混沌窍儿还不曾凿破，你们做母亲的偏生要蝎蝎螫螫，防他这样防他那样，幸喜他还生得老实，万一伶俐的孩子，便去揣摩你们话里的

滋味，他不会做的也会做了。你们瞧我从来可曾向他吩咐过这些混帐话儿，我又不是一定拦着你们不管教孩子，便是管教孩子也须有个分寸。你们将他逼出病来，倘若有个长短，怎生对得住他老子，怎生对得住死过去的祖宗。谁不知道我家子息艰难，他爹爹不幸死得太早，将我一副老骨头留在世上，你的丈夫又不曾生得一子半女，我好容易像含宝贝似的将他父亲领带长成。娶了亲以后，左一胎不存右一胎不存，可怜急得我祈神拜佛头皮都磕破了，深恐林家绝了宗嗣。难得皇天庇佑，那一年生了赛儿，也是别人家好意，教导我的法子，说我家男孩子难于成立，必须装着女孩儿家模样方才易长易大，我又不是闹着好玩？白白的叫他装这模样儿。若是他母亲多生几个男女，我也可以免得这般爱重。固然赛儿以后他母亲不曾生过一胎半胎，便是玉青进门倒是小产了好几次，也不曾好好的生过一个。你们几个妇人通共只有赛儿这一个宝贝，还不知道爱惜，这不是安心同我做对？”林氏因为提到他丈夫不禁益发哭起来，书云小姐也是如此，心里加着十分呕气，也不由的呜呜咽咽的痛哭。舜华他们大气也不敢出，老呆呆的站在屋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时候赛姑转不哭了，尽管拿着小眼珠儿骨碌骨碌的向他们瞧看。

又过了好半歇，还是舜华向赛姑说道：“你这孩子，既然是缪公馆里打发人来接你，你又打扮得花枝似的，便该早早出去罢了，为什么又跑到祖母这里说长道短，引得你祖母同你母亲都懊惶起来。我看你近来年纪越长心地越糊，有什么事回来不好讲得？赶在这个当儿闹，又安的什么主意呢！看你这件罗衫儿刚是新制成的，如今哭得斑斑驳驳也不怕糟踏了衣服，还不替我再回房去重新盥洗！有别的夹衫不妨重换一件，但是不可再耽搁了，缪家那位婆子还坐在我前一进屋子里老等呢。”玉青不等话完，早趁势一把扯着赛姑的手，笑道：“去罢，去罢！像你这样淌眼

抹泪的，别人不知道缘故还只疑惑你是同人家抢果子吃抢恼了呢！”其实赛姑心里哪肯不去？此时又见他的祖母护着自己数说了他母亲一顿，心中十分得意，一溜一溜的泪痕还印在粉颊上，脸涡边早又微微露出笑容儿来了。却好借着玉青这一扯，遂站起身子又重向他母亲望了望，径自出了房门。林氏见赛姑回嗔作喜方才放心，也就拭了拭眼泪，笑向赛姑说道："好儿子，你今天就依你母亲的吩咐早去早回来罢了。彼此往来熟了，随后在人家宿歇的时候很多，也不在乎赶在这一天儿。”赛姑也不知可曾听见没有？径自随着玉青真个回房重新收拾了一会方才上轿。那个仆妇偕同赛姑带的侍婢一齐跟着轿子，眨眼之间已抵缪公馆门首，这且慢表。

且说书云小姐此时还站在林氏房里，林氏不叫她走她也不敢走动。林氏见赛姑已不在面前，又指指椅子命她们妯娌两人坐下来，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做母亲的管束儿子这也是理应如此，我再老悖些也不能编派你们不是，但是管束的地方总该有个分寸。可是我适才说的赛儿还不曾有那些知识，你们也不应拿那些开知识的话去引诱他。当初你们不是常常劝我说是不如趁早替赛儿改了装罢，省得老远乔装下去没的被别人家知道，要在背后议论我们没有家教。其实这种话呢，我何尝便不知道？只是我有我的主意，大宗儿是因为赛儿改着女装方才无灾无难，长到今日十几岁了并不曾有过病痛，可知是他与女装相宜；然而也不能老远叫他如此误了他终身事业，我便打算再捱过一个三年五载等他娶亲时候，一边改装一边就替他办理喜事。那时候叫人家忽然听见这事觉得新奇古怪，传说出去，一样编成新闻儿小说儿，可见人家没有的异事，偏生出在我们姓林的家里，我听着兀自高兴。你们能有多大见识，从小儿我看的那些古时小说像赛儿这般事迹很多很多，有男的装着女的，也有女的装着男的，后来封王拜相

做了大官。我们家儿女虽然不敢希望像那些古时代的人，可以著了书传流下去，但是偶然做出一件两件也还不是没名望的举动。再者我们福建那些姓林的远族，谁不是乌眼鸡似的，你想我的心肝，我想你的五脏。我家自从生了赛儿，原是瞒得人实腾腾的，都相信他是女孩子，前几年里早有许多族人想出法来，要将子侄继承给我家，希翼我家这份财产，我心里暗暗发笑，尽是拿着支吾他们。他们又打听得我家耀华以后并不曾生着儿子，据他们那些龌龊心里还不拿得十分老稳，千方百计的想过继耀华做儿子，将来还愁他们没有闹成头破血流的日子么？我此时一共也不露声色，让他们去打点这空头主意，万一到了那一天忽然发表出来，我们姓林的家里没有儿子，忽然有了儿子，不但从此堵了他们的嘴，还叫他们想着当初的那些种种举动不羞死也该气死呢。这都是我几年以来藏在肚腹里的话，从来不曾同你们提过，又岂但你们呢，便连耀华也有时提起赛姑的话我都含糊答应他罢了。如今委实被你们闹得不过方才将这心事老实说出来，你们听了还该替我守着秘密，便连玉青都不必叫她知道。她虽然是耀华的妾，毕竟她们年纪又轻出身又贱，恐怕不知道事情轻重，有的没的当做笑话去告诉别人，误了我的大事。”林氏说一句，舜华她们只得答应一句，那里还敢拿话去驳回她？

林氏说话时候，旁边已有仆妇过来伺候梳洗。一直等到梳洗完毕，林氏手里端着一盏冰糖燕窝汤随意呷了几口，又望着舜华笑道：“你的嫂子意思我也猜透她大半，据她的想头以为我们勉强着赛儿做女孩子，他自家若是不肯做女孩子起来，或者闹出别的故典，这也算是你们糊涂心眼儿，我也不来怪你们。哼哼，不是我同你们夸一句嘴罢，我今年小则小也活到六十七岁了，耳朵里听的比你们要多些，眼睛里看的比你们要广些，难道你们想得到的地方，我便想不到不成？况且赛儿又是我嫡嫡亲亲的孙子，

我防范他的去处有个不比你们尽心的道理？不瞒你们说，我平时早就暗中试探他过了，谁知道还是一味孩子气似的，一总不曾有大人见识，所以我才将这颗心放下来，相信他不会有别的事迹。我说的话或者你们不肯相信，目前有一件真凭实据，你们再不明白些瞧着这件事也该明白了。我说的一件什么事呢？想你们也该记得，那一次我们在石龙镇上，赛儿被强盗劫去之后，好容易托神天庇佑遇见陶营长的军队将他救得下来。陶营长不知道他是男孩子，真个就将赛儿送在他母亲同他妻子面前去了。他这位少奶奶同赛儿何等亲爱，据赛儿告诉我有时候也同这位少奶奶睡在一处。你们仔细去想想，若是赛儿安点别的邪心儿还怕他们不闹出来？就该是赛儿不肖，他们做少奶奶的人哪一个不顾惜名誉，一经瞧出赛儿破绽，还能容赛儿安安稳稳住在他家好多日子？就这一件事体而论，我便死心塌地的相信我家赛儿真算是个天真烂漫的好孩子了，可想他每逢同那位少奶奶睡觉时候，还不是严严密密的裹着一幅衾被，莫说不敢同那位少奶奶肌肤相近，大约就是要讲几句笑话儿也怕别人家瞧出他的破绽呢！还有一层道理，若是那位少奶奶知道他是男孩子， 我们上次接他来走动， 他还有这脸面公然就来么？他既肯公然就来，可想他们至今总是清白无私。赛儿同他在一处时候最多，尚且没有这样暧昧想头，难道同他妹子缪二小姐不过会得一面两面，就该安着歹心起来？现钟不打反去炼铜，天下也没有这种傻子。总而言之，他既然是个老实孩子，你们千万不可处处防着他不老实，转引着他向邪 路 上 走去，要紧，要紧。我这大媳妇的为人我知道，她最是精明强干，但是精明太过了，福泽上就怕有些欠缺，所以青年便守了寡。以后你凡事总要替我看开些，不要有得没得的专一向深处去想，你们听我这话可是不是？今天彼此都是为的自家儿女，也不曾安着别的歹心，说过就掉开罢，再不用像这种淌眼抹泪的叫我看着伤

心。”书云小姐忙忍泪说道：“婆婆教训的话句句都是金玉之论，媳妇断没有不知好歹的道理。至于赛儿的举动但愿都应了婆婆的议论不至生出别的变故，那总算是我们造化。”大家刚讲着话，玉青已笑得进来说道：“太太请放心罢，赛小姐已是欢天喜地上轿去了，我也曾叮嘱他早些回来，他连连的答应，大少奶奶也不必再为他生气。”书云小姐笑道：“谁曾气呢？到了你们嘴里又该派说我的不是了。”林氏冷笑道：“你这话才对呢，做了人家媳妇，万一动不动就生气那还了得！岂不要叫做婆婆的反去承奉你们的颜色？你们大家坐一歇也就去罢，让我在这里静静的养息一会儿。如今是越发不济了，大前天因为看了一场赛会，虽然坐在那里只觉时候多了一会，浑身骨头早就有些不大舒服，连日十分将养方才将精神恢复起来。不料今天大清早起又着了些急，肝胃的毛病居然又要发动，这时候腰眼里着实的酸痛，像这种带病延年似的不如早早咽了这口气，眼不看心不烦，任你们好也罢歹也罢，我都不管了。”林氏说着，自己便弯着拳头儿向腰际里捶打。书云小姐坐在一边那里还敢开口。舜华听见她婆婆这种口气，知道她余怒未消，慌忙陪着笑脸赶过那边替林氏捶腰。林氏摇手说道：“哎呀！不敢劳动你们少奶奶的大驾，你们还是将大少奶奶的春姨娘喊得来罢，没的又偷着空儿去同仆妇门去凑一场赌局。她是顶着磨子不觉重，顶着尿泡不觉轻的蠢才，吃了三天的饱饭，她就该生出事故来了。”此时春莺正同别的仆妇们站在房外，见这话飞也似的跑进来，真个挨近床侧，一下一下的轻轻替她拍着。舜华伸了伸舌头，趁势向书云小姐她们挤了挤眼，大家轻轻的都出了房门向前一进走去。

舜华一路走一路笑着说道：“我再不懂一个人上了几岁年纪，大凡说出话来便是一相情愿，只有她的理没有人的理。在我看，我也是过到四五十岁，阎罗王不来请我，我也要寻了他去，

省得在世上颠颠倒倒的叫人听着讨厌。婆婆在先的脾气虽然不好比较近来还圆通些，如今是越过越老悖子，嫂嫂听她今天所讲的那一大套话，可笑不可笑？到末了，还牵涉到春姨娘身上又闹她去凑一场赌局了。可怜春姨娘自从进了我们家里以后，一举一动总还不曾敢有一点大意，到了她老人家嘴里好像春姨娘在先好赌，就应该一生一世都好赌了。照这样看起来，一个人生世上委实不能走错一步，若是走错了一步，便过到一千年，依旧都是个把柄儿叫人提着便拿他消遣。”书云小姐哽咽说道：“我的命苦，便是我的娘家人处处都替我打嘴，这有什么说头呢！他偏生又不曾死，冤冤枉枉的又被我家救了出来，这样不争气的人物，他偏欢天喜地的在这里过着，要是我早就一根绳子去自缢了，有多少不干净。就拿今天这场气说起，真个是我万想不到的。赛儿是你亲生养的，承他父亲同你的情，因为他的大伯伯早经亡故，又不曾生着一男半女，把赛儿继在我的膝下，安慰我的心。我虽然没有这造化享受儿女的福，然而名分所关，怎有个不希冀他做个完全的子弟，不能安着坏心一味的去放纵，酿到将来不可收拾的田地。据婆婆的意思，好像赛儿本是好端端的孩子，都因为我们做母亲防范他的不好，越去防范他就越不成人了。把我们的好意都当做恶意看待罢咧，果然你老人家见解真个比我们高些，总算我们在这里多事。他不知道赛儿近来同女人家那种情形，岂但稍涉暧昧，怕什么不能干的事他都会干了，最可笑的说是陶家少奶奶如若知道他是男孩子定然会闹起来，世界上有几个像这样端正的少奶奶？你们细评评这个理，看他老人家背谬不背谬呢！要是我安着坏心，就该让赛儿闹出笑话来，好去堵他老人家的嘴。无知赛儿是你我的嫡亲儿女，这又如何使得出来呢？”玉青在后面接着笑道：“这也是大少奶奶过于忠厚罢了，要是我偏要让赛小姐去闹，等闹出笑话来看他老人家拿那一副面孔去见我们？那时候怕有

地缝他老人家都钻得进去。我还有一层讲究呢，好在赛小姐他也不真个是女孩子，便闹出笑话，他都占着别人家便宜，总不会将便宜被别人家讨了去，大少奶奶何苦防闲得这样严密呢！我不是说一句要遭雷劈的话，他老人家虽然是我们的婆婆，至于她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入耳。譬如我不曾生着儿子这也是没法的事，她还在人前背后说什么寡欲多男，责备我同老爷不曾寡欲呢！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们都是明理的，难道人家不肯寡欲就应派不该多男吗？这句话我死也不相信，我不怕你们笑，如今跟了老爷这欲要算是寡得不过了，叵耐我这肚皮偏不争气，连一男也不男起来，你叫我有什么法子想呢？况且做儿女枕席间的琐事，他老人家那里该去干涉，他又不曾亲眼看见，便硬派说我们不曾寡欲，这种冤枉也叫没处去诉。”说完忍不住格格的笑。舜华向她啐了一口，说道：“呸！你又不疯不癫的讲话了，这样事亏你说得出口，倘若再被他老人家听见，又是一顿狗血喷头的痛骂，那时候你也没有别的法子不过尽哭罢咧，我劝你与其挨那样的生活，不如在此刻少嚼一两句舌头罢！”书云小姐被她也说得笑起来。到了前进，各人仍归各人的房间，且不必去表他。

再说赛姑坐着轿子到了缪公馆二厅上，里面早有许多内眷迎得出来。梅氏、范氏自从在兰芬那里会见过赛姑之后，回家时候不无满口称赞赛姑生得如何美丽，风流态度简直同芷芬姊妹不相上下。家里还有许多仆婢听见这话，满心都要想见一见赛姑，所以此刻听见她到来，大家一窝风的都挤在屏门旁边，各人眼光齐齐射在赛姑身上。赛姑下了轿，自己带来的那个侍婢在前引导，到了后进屋里，梅氏、范氏两位太太以及芷芬小姐都行了相见的礼。好在这一干人赛姑都曾见过，一毫也不羞怯，径自有谈有笑，一会子又向芷芬问及兰芬如何不来？芷芬笑说道：“我的姐姐她忙得很哩。他的那位婆婆一刻也离她不得，离了她就病儿痛儿

闹得不清，所以今天母亲她们也不曾打发人去接她。赛姐姐，这都是做女孩子嫁人的苦处，我姐姐若是不曾到他家去做媳妇，譬如今天还不是同我们在一处热闹。我的好姐姐，有句老实话要来告诉你，如今这种世界，社会不成个社会，国家不成个国家，那一般糊涂的男人只顾醉生梦死，将一座庄严灿烂的中华民国已经弄成乌七八糟的了。我们一班做女孩子的若再随波逐流，像以先那些不尴不尬的学说以为必须嫁了人才算是终身有靠，全不想自己也是世界上的一个人，形体虽异责任则同，再不打破这重嫁人的关头，定要去做那男人家的玩物，这就叫做没有志气，没有长进。好姐姐，你若是依我的话，我们姐妹们就在一处多亲热些，若是不以为我这话为然，一味的还想到人家去做媳妇，那便各行其是，姐姐还是姐姐，我还是我，趁早的撇开手，恼了都使得。”这一席话转将个赛姑吓得噤住了，一句也回答不出。转是芷芬的母亲梅氏向芷芬看了一眼，向她笑道：“不害羞的女孩儿，姐姐初到我们这里，你也不同人家客气些，尽管这样疯疯癫癫的不知说的是些什么。”

芷芬见她母亲拿话拦着自己，微微一笑。刚待再来辩白，早听见外间靴声秃秃，已有仆妇们传话进来说：“老爷进来了。”原来缪老太爷也是听得他们在先说过这林赛姑生得很好，又同他两个女儿都还合式得来，今天知道赛姑在此，特地走进来同他见一见。当时大家都站起来，芷芬便含笑告诉赛姑，这就是我的父亲。其实赛姑的为人，见了女孩就非常爽快，也会任意谈笑，但是一经同男人家晤对，他就满肚皮不大愿意，不免含羞带愧靦靦异常。因为缪老太爷是芷芬的老父，今天又是在他家做客，少不得提着袖子分花拂柳的拜了下去。缪老太爷弯了弯腰，口里只嚷着：“芷儿，替我拦着姐姐，不用行此大礼。”芷芬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发笑。赛姑行礼已毕，缪老太爷便让赛姑上坐，自己也坐下来一长一短向他问话，赛姑也勉强回答了几句，尽把个头颈低垂

着抬也不抬。偏生那个缪老太爷又不肯就走，一味的向他纠缠不已，问他年岁，问他家世，又问他可曾讲过学校里读书没有？赛姑一一回答已毕。缪老太爷又想起他前番被劫的事迹，依他意思还要赛姑从头至尾细细讲给他听，赛姑委实不很耐烦了，问他三五句，他只答应一句半句。梅氏夫人也怕赛姑受了委屈，便笑着说道："我已经命人将点心预备在东首小花厅上了，芷芬快陪你姐姐去坐一坐罢，没的搁冷了吃了不舒服。老爷也到外间去休息休息，好让她们小姊妹散一散心。"

赛姑得了这个吩咐，忙立起身来就向外走，芷芬赶着笑道："姐姐你忙什么呢！你难道认识我家的路径？不要跑错了，再被拐子将姐姐拐得去，那可就了不得了。"说着跑了几步，方才同赛姑并肩走去。赛姑伸伸舌头笑道："哎呀！你家这位老太爷真真谈天要算一等名功呢，亏他有得没得的将辰年到卯年的话都想出来同人家厮缠。若不是伯母替我解这围儿，再捱一会子我真个要哭了。"芷芬笑道："我的父亲今天毕竟因为姐姐是个生客，不曾全开他老人家的话箱儿呢，若是处得熟了，他同你坐着谈三天三夜都有这能耐，动不动还要劝我们读书写字。这些还不算，有了闲功夫又要教给我们使枪弄剑，恨不得把他老人家浑身本领都卖弄出来。只有一层，不喜欢我们做女孩子的去进学校。适才他问你这句话，你不是说的在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读书的，他老人家登时就有些不然起来了。这就是我的一生恨事，被我这父亲拘束定了，再没有进学校的指望。"赛姑听他这番话，不禁摇头吐舌说道："照妹妹这样讲，以后我倒不敢常向妹妹这里来走动了，我如何有这耐性子陪他老人家谈天呢？若说是一径不来呢，我又舍不得离开妹妹。在我的意见，若是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还是妹妹到舍间去住几时罢！妹妹你的意思以为如何呢？"芷芬笑道："这个还待商议，如今且不能允许姐姐。"

两人说着话已走入花厅上面，一群仆婢都侍立在阶下，见他们进来，打帘子的忙去打帘子，拧手巾的也去拧手巾。刚自纷乱，梅氏太太已扶着一个小婢含笑步入。原来那位范氏太太因为今天不曾接着她女儿兰芬回来，心中兀自不甚高兴，假推着身子不快，便不肯过来同赛姑他们周旋。论赛姑的心巴不得少一人才好，大家虽然坐着用点心，毕竟还碍着梅氏在坐不能同芷芬十分谈笑。用完点心之后，彼此又盥了手，随意散坐开来。赛姑便笑向芷芬说道："我们与其坐在这里，我倒想瞻仰瞻仰妹妹的卧房，想必再精雅不过的了。伯母最好请自方便，让我同妹妹随意去逛逛罢！"梅氏笑道："也好，也好，芷芬就陪你姐姐去卧室去坐，开中膳的时候还早呢。"芷芬笑道："我的卧房从来不曾讲究过，乌糟糟的没的引姐姐笑话，倒不如在这里谈一会罢！老远又绕向后进去。"赛姑笑着央告道："妹妹又来同我闹客气了。我们都是一般女孩子，虽然不在陈设上讲究，毕竟卧房里都觉得清净些，坐了也好谈笑谈笑。好妹妹，你那一天到舍间去的时候，怎么我就不怕你笑话，还引着你向我卧房里去坐地呢！"芷芬笑道："姐姐那个卧房何等高雅，自然不会有人笑话你，少不得要引我去赏鉴鉴赏，亏你还说这话呢！那一天虽然在房里闹了一会，何曾见你容我好生坐着，只有同人嬉闹的分儿，我如今想起来还要罚你。我可不能像你那样慢客的光景，所以倒不如在厅上安稳坐着的好。"梅氏太太笑道："芷芬，姐姐要向你房里坐坐，你又这样为难似的做什么？你平时没有事干还前前后后跑得没有一时休息，这一会子又嚷房间离得远了。这是你姐姐好性儿能担待你这样孩子气，要是我早就恼了。"说毕又掉头向身旁一个侍婢说道："苹儿，你在前引导着好好的伺候林小姐同你家小姐一齐进去，恐怕她们要茶要水，不要眨眨眼就溜向别处去偷赖。我近年腿脚不便，也不陪林小姐一处走了。"赛姑听了十分

欢喜，忙站起来笑说道："伯母说那里话！有妹妹陪着我是再好不过的了。"芷芬没法，方才含笑同赛姑离了花厅，一径向后面走去，那个苹儿丫头以及赛姑带来的小婢紧紧跟随在后。

穿了好几重房屋，忽然走入一座花园里，豁然开朗起来。花木扶疏，泉石幽险，那绿阴阴一带的藤架映着下面甬道，苍苔微润，小蝶纷飞。赛姑不禁喊起好来，笑望着芷芬，说道："此地好生清雅，若是我就将卧房安在这里是再好不过的了。"芷芬掩口一笑，用手向东南角上指了一指说："这不是我的卧房？我也因为花园没有人来往，特地向父亲索来要在这里歇宿，夜头早晚好吸受点新鲜空气。据老人家的见解还怕我一个人住在这地方胆怯，又说园子里花妖木魅很厉害的，没的被他们吃了下去。这种话委实可笑，莫说这种神权迷信如今已是消灭的了，即使有什么妖怪，凭着我缪芷芬这一身本领，管叫他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死十个。我的宝刀又不曾封着，清平世界不好拿去杀人，倒不妨叫这些妖怪来试试我的刀锋可快不快。所以别的仆妇是凡年纪大些的我都一概不要，只要这苹儿侍候我在一处住着，却再清静不过，可算一点嚣杂都没有。"赛姑此时也无暇去理会她说话，只顾着她所指的地方。一眼瞧去，果然见远远的有一带绿杨，绿杨荫里隐隐闪闪的露着一角红楼，四面安着翡翠珠帘，静悄悄的垂在那里，芭蕉碧绿内中还夹杂好些垂谢的西府海棠。赛姑只顾叹赏，猛不防脚底下已踏着一道小小石桥，他是仰头朝山望的，桥址高起来却不曾留意，将一只左脚触得生疼，顿时弯下腰嚷着疼痛，不由倚向石栏干上颦眉苦脸，引得芷芬拍手打掌的笑个不住，说道："姐姐幸亏是一双天足，若是像当初女孩儿家将一双小脚裹得新月纤纤的样子，包管经这一碰，格外的疼痛死了呢！"赛姑带来的那个小婢忙走上前，问他碰了那里，又轻轻搀扶着他，然后才一步一蹶的走过了石桥，桥下一泓碧水，里面养着许

多金鱼，见了人影子都氿下水底里去了。大家又绕转了好几堆太湖山石，方才看见迎面列着五间厦厅，那座楼便建设在厦厅上面。因为时近炎夏，那厅上的格子都一齐开放，一例的安着曲折画栏。赛姑连跳带纵笑得进了厅门，喊道："哎呀，好地方呀！比我住的那个房间真是相悬天壤了。我这妹妹她还同我放刁，又说是怎生乌糟糟的了，你们大家评评这个理，看我可用罚她不用罚她？"芷芬跟在后面，含笑指着赛姑说道："姐姐这一会子小脚想是不疼了，看你跑起来比人家男孩子还要快些，我饶着这样赶你还带累我赶得喘嘘嘘的。"说着，就让赛姑在厅上坐地，赛姑那里肯安静坐下？只顾东张张西望望，一刻也不休息。眨眨眼瞧见那厅左首安着一个小小六角墙门，他又一转身跑至门外，见里边也是一个院落，却空空洞洞的没多景致，荒苔乱草，将路径都遮得满了，中间微微露出一条曲径。他也不嫌荒秽，提着罗裙便沿着那曲径行去，四面围墙也有一道板门却是关着，苹儿在后面笑喊道："林小姐不要去了，那是这园子里一道后门，外面通着街道的。"赛姑笑道："我们何不将这后门开了，出去看看外边风景。"赛姑正在这里同苹儿说话，芷芬远远的向他招手说："姐姐快上楼罢！那里荒荒的是没有可玩的去处，若是多耽搁了，怕母亲她们又须催着开午饭呢！那时候转不能在我这卧房里久坐咧。"赛姑听芷芬这样说法，方才笑嘻嘻的重又飞步跑至厅里。见屏风背后一道胡梯，芷芬已站在楼口伏在一截栏干上向下瞧看。赛姑同自己的侍婢踏着梯子倏忽上楼，楼上是个三大间，中间是起坐的小小堂屋，东首一间堆满书卷以及许多体操的器械都安放在一处，西首想便是芷芬的卧房。

芷芬还引着赛姑径进了房门，便命苹儿在楼后去预备茶茗，自家含笑指着窗口一张汽皮椅子让赛姑坐，赛姑也不依她，早跑近芷芬的绣床，向床沿上一坐，笑道："妹妹好精致幽雅的卧

宝，怎么不早请我来赏鉴，若不是我硬逼着妹妹，可知妹妹一总还不容我到此地呢！”芷芬笑道：“我的生性不大喜欢花红柳绿的陈设，所以只粗粗的布置布置，哪里及得姐姐住的地方华丽呢！”赛姑笑道：“我那地方俗不可耐，只配我这俗人住着，像妹妹这里才是神仙境界。我今日既到了这地方，倒想住一百年不愿意再下楼去了。”芷芬笑道：“什么叫做神仙，神仙毕竟是个什么物事，姐姐拿这样话来比我，我听着转有些不大懂得。”两人刚谈笑着，苹儿已送上两盏茶来轻轻的放在桌上，自己又走出去了同赛姑的那个小婢站在一处，从栏干里伸手去折那柳枝儿戏耍。

赛姑这时候一面同芷芬闲谈，一面拿眼瞧芷芬房里的陈设。只见沿着纱窗放着一张大理石桌子，也安放着文房四宝，一个雨过天青的磁花瓶成把的插了无数白栀子花，椅后一座天然几上面设着一盆白兰正开得芬芳馥郁，靠床左首叠着箱柜，一例都安着玻璃大镜，其余的器皿什物无一不极其精美。赛姑此时不禁已有些销魂荡魄，刚在无一而可的时候，猛然看见床钩子上垂着五彩长须，旁边便倒悬着一柄金光闪烁绿油皮的宝鞘，里面却猜不出藏的是刀是剑，伸手轻轻将那宝鞘摘下来，望了望便去扯那鞘子。芷芬站得远远的忙拦着笑道：“姐姐这不是好玩的东西，你休得去扯他，万一将姐姐手腕割开来，这个当儿却没有金疮好药替你医治。”芷芬虽是这样说，赛姑那里肯依她话，早将那柄九狮宝刀拔出半截来，只觉得寒光四射，冷气逼人，映在自己脸上，不由将一副粉红腮颊衬出青森森的颜色。赛姑伸了伸舌头，笑道：“哎呀！这刀委实锋利，妹妹把来放在床上亏你不觉得害怕，要是我早就搁在半边看也不敢去看他。”芷芬此时早走过来，将那刀接在手里，依旧插好悬在帐钩子上面，笑道：“这是杀人的利器，姐姐几时会看见这样物事？姐姐爱的是脂儿粉儿花儿朵儿，我就不然，那些脂粉花朵却与我没缘，单是刀矛钩戟是我最

爱不过的。这柄刀还是我父亲当日从军的时候佩带过的，论他随着我父亲不知建过多少功业，如今我父亲已是老了，他就不免投闲置散起来。我父亲因为我喜欢弄这样东西，去年就赏赐给我了。他是我的一个闺中良友，我一刻功夫也舍不得离他，日间虽然将他挂在这里，至于到了夜头早晚，我还搂着他在一个被窝里亲亲热热的同他一齐睡觉。”赛姑笑道：“同这东西睡觉有什么好处？搂在怀里怪冷的。我还有一层替你害怕呢，若是睡熟了时候一个不防备，再将妹妹那个香温玉软的小肚儿割开一道血口那才坑死一辈子呢！”说毕吃吃的笑个不住。芷芬笑道：“呸！有这皮鞘子套在上面，那里就会割了我了？我很不用姐姐替我担这样的心。”赛姑又笑道：“你既喜欢它，你可会舞弄它不会？”芷芬笑道：“不会舞弄，难道放在这里装幌子吓人不成？不瞒姐姐说，那儿套上三下四左七右八的格式，都被我学得精熟了，舞起来的时候能够叫人只看见刀光不看见我的身影。”赛姑扭头笑道：“我不信像你这样伶伶俐俐单弱身子会使动这柄宝刀，怕是骗我的话罢！你能在这时候舞一套给我看看，我才佩服你。”芷芬笑道：“姐姐你于这些武艺面上一点也不省得，还配讲究一个看人舞刀呢？没的引我将牙齿笑掉了罢！”赛姑笑拍着手说道：“可又来！我说妹妹是骗我的话，你哪里能够真会舞什么刀呀剑呀的。我虽然是个门外汉，然而就在这些上瞧出你是哄我的了。”芷芬本是个少年心性，那里禁得住别人拿这些话呕她，不由双眉倒剔，两片小腮颊上微微红了一红，顿时揎拳掳袖，对着赛姑说道：“姐姐真个不信，横竖闲着没事，我就舞一套给你看看，瞧我是骗姐姐不是？这楼上地方太狭，不能容我施展，我就同姐姐一齐下去在园子里耍一会儿不妨。”又喊着：“苹儿，替我将刀捧着。”苹儿连忙答应，立刻进房，从帐钩子上面将刀取在手里。赛姑暗暗发笑想着：我若不是用话激她，她那里肯施展她的

本领？于是偕着那个小婢，大家一齐下了楼走入园子中间。

芷芬刚待脱去大衣，在这时候忽然从外边走进一个仆妇来传太太的话，说是请小姐们出去用膳，筵席业已齐备，设在内室里时候已久，不可再行耽搁。芷芬听见这话笑了笑，说道："姐姐先行请进去用膳罢，这可不是妹子不肯舞刀给姐姐看，无奈不巧，又被她们打搅了兴致了。"那个仆妇也笑道："原来林小姐是要看我们小姐本领，我们小姐没事时候便常常来弄这个，把我们看得都腻烦了。小姐想是因为林小姐不知道她有这本领，所以要在林小姐面前卖弄卖弄。好在用过膳之后时间正长着呢，有多少不好卖弄，也不在乎赶在这里忙着。"芷芬向那仆妇吆喝道："你几时知道我要卖弄本领给林小姐看的？因为林小姐不肯相信我会舞这刀，我赌气下楼来舞一舞罢咧，没的到了你们嘴里就该编派我这些瞎话了。"赛姑深恐芷芬真个着恼，忙搭讪着说道："妹妹又何必为这事同她们生气呢！就这管家奶奶口气听起来，可知平时妹妹对这刀上很有讲究，不全是哄骗我的，此时妹妹便不舞给我看我也相信了。既是伯母她们等着吃饭，我们就赶快去罢，回来再舞也不为迟。"芷芬方才答应，又嘱苹儿依然将这刀送至楼上。此处几个人遂又分花拂柳的走入梅氏太太住的那个上房。梅氏太太见她们来了，眉花眼笑让着赛姑上坐，赛姑谦逊了一会方才坐了。

用过午膳，彼此又坐着闲话，延挨至日落时分，果然林公馆里打发轿子来接赛姑，赛姑心里虽然想在这里歇宿，无如梅氏太太同芷芬也不曾坚留，只说了一句等着闲暇时候，叫赛姑常来走动，赛姑答应不迭。又坐了一会，免不得站起身来告别，梅氏太太一直送至阶下。赛姑扯着芷芬的手低低向她说道："我这一回去，不知几时可以再同妹妹相见，万一伯母她们忘记了我，你必须提着她们到我们家里去着人接我，我还有许多心事要同妹妹讲

呢！”芷芬笑着用手将他使劲一推，说道：“你那里有这许多罗唣的话，你的糊涂心事打量我猜不出呢！我若是替你讲出来，包管你羞得没有地缝可钻。”这句话不由将赛姑吓了一跳，重又低低问道：“我的心事妹妹如何竟会知道，就请妹妹告诉我罢，好让我放心。”芷芬笑道：“这时候不及同姐姐再说什么了，看外面轿子在那里等候着你，快些回去罢！有什么心事将来会见时要谈多少。”

赛姑没法，只得辞了芷芬，快快的径自上轿走了，回家之后先去见了祖母林氏，林氏听见赛姑真个回来，并不曾在外间歇宿，益发相信赛姑并没有别的不好意见，觉得她母亲书云总是多疑。抚摩了赛姑一会，又笑说道：“你快去见见你母亲她们去罢，省得她们为你好似不放心似的。”赛姑点了点头，便自转身走到书云小姐房里，笑道：“母亲，孩儿回来了。”书云小姐也笑道：“人家倒不会留着你，回来倒也罢了，过后不妨常常去走动走动，也不在乎这一天里周旋。”说完这话，又问他今日在缪府里的情形，人家拿什么筵席款待你的，赛姑一一回答完毕，又去向舜华那里跑了一回，然后方才到了自己卧室，将身上所穿的新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下来掼在炕上，吩咐丫头们替他折叠，自家换了平常装束坐向窗口，对着镜子只顾发愣。自忖着，芷芬看待我的情形，说她不解事又觉得她也解事，说她解事她又疯疯癫癫的讲出话来刺人肺腑，不像肯同我亲密的样儿。便是你口口声声不愿意出嫁，难道今年已经长成十五六龄的人了，连一点风情月意都领略不来？我林赛姑当初在福建时候岁数也同你不相上下，怎么见了个赵小姐婉如就爱我宝贝似的。那个赵小姐一经知我是乔装的人物，虽然在先也吃了一吓，后来经我百般央告，她也便服服贴贴不同我执拗的了。其实论我这个人也并不是要有意去渎乱人家闺阁，不过我所遇见的女孩子偏生都叫我看着心醉，美玉明珠要是

不碰在一处也罢了，老天既然有意无意的叫我们碰在一处，难不成还忍心不容我们称心满意吗？唉！我如今也不怨缪二小姐，只怪我同她究竟还不曾会过多少次数，万一将来相处得熟，她这一颗芳心未必便是铁铸的，到不得个没有一点怜爱我的地方。罢罢，且放着再瞧，此时也不用搁在心里了。想到此处，方才缓缓站起身子重新走入上房内同祖母她们坐在一处谈笑。

且说兰芬在先已经知道林府老太太接她妹子芷芬去瞧看龙舟赛会，自己原想也来的，后来因为陶老夫人病着，不放她走也叫没法，只得闷闷的在家坐着。后来又打听着赛姑到了自己母家整整盘桓了一个永日，又恨着芷芬只顾去接赛姑并不曾着人来接自己，显见得芷芬心里只有一个赛姑巴巴的同他亲密，深恐我到了那里有碍她们耳目，照这样看起来，这件事委实有些尴尬。越想越恨，不觉背人滴了无数眼泪，一时将心横了，权当赛姑已死，今生今世不必再去同他款洽。后来一个转念，要叫我白白地便让赛姑遂了心愿又觉得不很甘服，过了好几天，想等赛姑来的时候再一一的诘问他。谁知等了好多日子，一共不见赛姑肯向这里走动，心里益发生气，知道他定然真个同芷芬有了特别的感情了，方才将我置在脑后。他不肯来我偏生要去接他，看他拿什么话对答我。主意已定，这一天便打发了一个仆妇到林公馆去接她家小姐。赛姑听见这个信息，果真将眉头皱了皱，悄悄的吩咐自己那个小婢去向外面回覆他，说我们小姐身体不好，一时不能过来替老太太请安。他刚附着小婢耳朵说话，已被他祖母一眼瞧见，便笑着问有什么事故了，这般鬼鬼祟祟的。赛姑还想拿话支吾，不防春莺正站在林氏身后替她捶背，忙插口说道："我们小姐忙着呢，前几天头里缪公馆曾着人来请小姐，如今陶公馆里也来请小姐了，小姐想是嫌人家请得腻烦了，吩咐大姐去回覆他不肯去哩。"林氏笑道："这又算什么呢！你的干娘那里往常没有人来接你，你

隔了三日五日还赶着过去走动，如今人家巴巴的打发婆子们来，你又这样倔强似的装模做样起来了，给你干娘听见，又该说你这孩子没有良心，遭难时候便住在人家多少日子，一经没有事了就这样冷落了人家。赛儿快不要如此，依我主意还是去的为是。”回头又向春莺说道：“你去吩咐他们，命陶家打发来的那位大姐多等一会子，我们小姐立刻就同她一齐过去。”春莺笑着答应，径自向外间走了。赛姑此时真是万分无奈，不得已重回转自己房间，草草的收拾了一回，少不得坐了轿子向陶公馆里而来。

先前接他的那个仆妇，随即引着赛姑到了陶老夫人住的那所房屋，陶老夫人见了赛姑，不禁细眯着双眼笑说道：“干小姐好多日子不见你了，如今身段益发长成了些，你的祖母同你们母亲都好？天气渐渐热了，你想也各事妥适，亏你放心我得下，怎么影子也不来看望看望我？须知道我很有些怪你呢！”赛姑未及回答，却好兰芬此时刚在陶老夫人身边闲话，赛姑进房时候她微微抬了抬眼，似笑非笑的向她点头示意，及至陶老夫人说到这里，兰芬忙插嘴说道：“林小姐如今是人大心大了，加着近来的应酬又忙，不是东家请就是西家接，热闹非常。又是什么新姐姐、新妹妹的好得像胶漆似的，他哪里还想到我们这份人家，轻易肯脚踏贱地？今天不是我巴巴的打发人去奉请，怕挨到明年今日还不知道他来是不来呢！”说毕又将头渐渐低下去，不禁露着无穷怨恨颜色。陶老夫人笑道：“原来如此，这就不怪干小姐忘记我们了，但是你的新姐姐、新妹妹是谁，不妨告诉告诉我，让我听了替你欢喜。”赛姑笑道：“干娘休听嫂嫂的话，她有得没得的编派着我。因为天气太热，祖母轻易不肯放我出门这是有的。谁曾向东家西家去走动呢！果然许久不曾替干娘请安，干娘近来肝胃气痛想该痊愈了，哥哥在湖南战地上可否常常有家信回来，那边战事消息总该没有意外变动？”陶老夫人笑道：“承你问着，我这病

痛越是到了冷天越发作得厉害，一交春令再向五六月里过去身体也就复原，饭也吃得一两碗，夜间也不咳嗽，大约在这世上还可以混得几年呢。你哥哥那里自从有个姓赵的少爷，我们托他到北军那边去相机行事，各事想还得手。前天你哥哥还有信到家，虽然不曾说得详细，已较当初叠叠的打着败仗光景大不相同了。你嫂子的话我原自不肯信她，她是安心呕你玩笑的，你也是个实心孩子，哪里便会像她说的这样忘恩负义呢？”大家谈了一会话，陶老夫人便命人安排点心随意在房里吃了。无如这时候赛姑同兰芬的心各人都怀着各人意见，虽然坐在一处，却是淡淡漠漠的，没有一毫兴致。陶老夫人心里揣度着，以为往常她们姑嫂要是不见面则已，每逢见面时候，委实亲密非常有谈有笑，今天这个样儿莫非干碍着我她们拘束起来，于是凑趣说道："干小姐闷坐在这里又没人陪你抹牌耍子，最好还是媳妇带领他外间去消遣消遣，没的叫我这干女儿受了委屈，下次益发不肯过来了。”

兰芬趁这口气却深中下怀，便立起身来径自出房，却不曾去招呼赛姑。赛姑也知道她的用意，很想表白一番，见兰芬已走，自家也就随着出来。兰芬听见后边脚步响也不回头瞧看，她只顾走她的路。赛姑看见身后没有别人，不禁低低的笑说道："便是我得罪了你，你骂我打我却自不妨，为甚一句也不开口，叫人猜不出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死了也是个糊涂鬼。有像今日这样决裂似的，当初又何必看待我那个份儿，真真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如今才瞧出你这人的心来了。”赛姑话刚说完，两人已走入房里，先前兰芬一句儿也不理他，到了此际兰芬方才转过身来，冷笑说道："怎么你说的话句句都是我心坎儿上的话呢，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也不知谁不肯红，谁不肯好？你别要同我这样花言巧语，你在婆婆房里吃点心的时候早有人告诉我过了，听见是我们请你的，便假说身子不好不肯来。不是你们

老太太催着你逼着你，我今天还想瞧得见你这样宝贝似的人？老实说，我有什么不明白的，人家不来接你你便朝也盼望暮也盼望，几乎把眼睛都望穿了。我们来接你了，你身体忽然又不好起来。我倒要问问你：你害的什么病？一会子不好，这一会子为何又好了？不好也不好得快，好也好得快。你以为适才同我讲的那些话，就可以将这样罪名卸在我身上了，你不用做梦！我们明亮人也不说暗话，也不用拿这些话暖我的心，我的心如今是冷透了，你便用出一百二十分的沸度来，我只是寒天吃冷水，点滴在心头。今番相见，就算我们最后的一度，以后各人撒开手，我也只当不曾遇见你这人，你也只当世上没有我兰芬罢了。”兰芬越说越气，那眼泪像断线珍珠一般，一点一点的将衣衫都湿遍了，只有哽咽的份儿，气住堵喉咙，要说再也说不出什么。赛姑看见她娇嗔满面万种柔情，想起当初彼此亲热的情形，也就不觉有些酸楚，轻轻走至兰芬身畔，陪笑说道：“哎呀！你忍心说出这样决绝的话来，叫人听着十分难受。我自问我待你的心肠可以对得住神天菩萨，便是今天你打发人去接我，原因为昨夜不曾好生安睡，今早起来有些懒懒儿的。我不过说了一句等待过一两日再来替干娘请安替你问好，后来一想，又怕你疑心，便是我的祖母不催着我，我也是要来的。像这样的事迹以前也是有过的，不止今日一次。以前你也不曾像这样怪我，如今因为着心里时时刻刻都把我同你好的心肠去同你妹妹芷芬好了，所以没头没脸给我这样气受。我能在你面前发个毒誓，以后再不想去同你妹妹见面，你也该可怜我饶恕我了。好姐姐，你耽待着这种血海关系，不惜瞒着婆婆，瞒着丈夫，将这千金身躯付托给我，我林赛姑若不知道好歹，再白白的辜负了你这番心肠，我还算是个人？还算是个畜生呢！你好好的将心打开，不用疑惑这一样那一样，我便为你死了都是情愿。你的身子素来又弱，禁不得一点半点委曲，万一

再因为我弄出病来，你叫我心里听着如何得过？”赛姑说到此处，那种声气也就岔了，忍不住两个眼胞里汪着一泓清水。兰芬见他这个样儿，顿时将一团忿气销融得无形无影，不由破涕为笑，说道：“呸！你这话倒说得好呢！谁当真要你同我好，不许你同我妹妹好。只不过这好的里面也要有一点分寸儿，不能随着你的那颗心，要干到那里就干到那里罢咧。她是一个黄花女儿，什么事她还不曾明白，你没的巴巴去诱坏她。固然我那父亲家法最严，不能容她错走一步，就是你将来也还要出来做一番事业，白白的为这些不要紧事将名誉弄坏了也不值得。在你的意思，都疑惑我妒着你们在背地里联络，其实我处处都是替你打算。我的心没有别人知道罢了，难不成连你都不知道，我们不是白好了一场吗？你同芷芬会面已不止一次了，我的心里毕竟不能十分相信你同她是干干净净的。你固然不是个好人，我那妹妹近年来我瞧看她也渐渐解事了，你不爱她保不定她不来爱你？好在此时闲着没事，我且来拷问拷问你，不许有半个字欺瞒我。”说着，噗哧一笑，掉转头见有一个女仆、两个女婢都站在房外，兰芬向她们说道：“此处且不用你们伺候，你们去向老太太那边照应照应，若是老太太要呼唤我们，你们再来给信不迟。”仆妇同女婢平时都也知道她家少奶奶同这位林小姐有点不尴不尬，听见这话互相会意，大家笑了笑，一窝风早跑出去了。

兰芬四顾无人，高高的向床沿上一坐，用手在搭板上指了指笑道：“你且替我跪下！”赛姑笑得合合的，真个扑通便跪下了，双手搭扶在兰芬膝上，仰着头等待兰芬问话。兰芬笑问道：“你先供出同芷芬会过几次？”赛姑想了想笑说道：“犯人自从……”兰芬笑呵着说道：“呸！怎么老实你就这样称呼起来了，赤口白舌的，你不图忌讳，我还图个忌讳呢！万一你果真同芷芬有这样情事，随后闹到公堂上去，再像这样称呼也不为迟。我的绣

房里也不是法庭，很不要你做作出这鬼张鬼智的样儿。”赛姑笑道：“你说的要拷问我呢，你这房若不是法庭，你这人若不是法官，如何会有拷问我的权力？我对着你这威武样子已经吓昏了，所以信口就称做犯人起来。既然承你宽恩，我称个什么呢？就称做小的，可好不好？”兰芬一笑，点了点头。赛姑又笑说道：小的自从在你这里同她初次见面，并不曾多讲话儿，以后就是因为城里闹着龙舟赛会，我家祖母特地打发人去接她过来瞧看，那一天在我那里又见面了一次，以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兰芬冷笑道：“说这话就该打嘴，你打谅我不知道你们事迹呢！我是有耳报神的。在这几日以前，是谁连觉都睡不着，清大早起就忙忙的跑到人家去了，你这人还敢在我面前使乖吗？”赛姑笑着，急忙将个脸送至兰芬手边，笑道：“委实是小的讲错了，嘴在这里就请嫂嫂打了罢！”兰芬轻轻将他的脸一推，笑道：“我是女人家，不应该用手打你的嘴巴，你既知罪，你自去打了罢！”赛姑一面笑，一面真个举起手来在两边嘴巴上打了几下子。兰芬又笑着叫他住手，接着问道：“这三次会面时候，就中是那一次同她有私情的？你快从直讲来！否则，……哼哼，……”兰芬明知道她妹子芷芬性情举止很是庄重，与自己不甚相同，不见得遂同赛姑打起秘密交涉，此番问这话的意思固然有些疑心，一半也是同赛姑取笑玩的，并非真个去疑惑他们。谁知赛姑在这个当儿蓦然触着兰芬的这话，不由转了一个念头，思量哄她一哄，且可以卖弄自己是无人不爱，借此压服兰芬。他随即不顾轻重，故意将个头低了一会，一句也不开口，腮颊上转露出许多红晕，像是十分羞愧的模样。兰芬见他如此，不由暗暗吃了一吓，忙追着问道：“怎么我问你的话你没有回答了，若是果然没有呢，你就告诉我没有；若是已经同她有了私情呢，你也不须瞒我，便该从直些一一说来。好在你们是两情愿，又不是你逼迫她从你的，料

想也没有什么大罪。我是她的姐姐，只有替你们掩饰的道理，难道肯去破坏你们的秘密不成？”赛姑仰头望了望，重行笑着说道：“第三次同她会面嫂嫂已是知道了，料想要瞒也瞒不过。我先前不肯说这话的缘故，便因为这一次在她公馆里，怎生去看她绣房，怎生在房里殷勤谈笑，怎生将丫头们打发下楼……”赛姑说到此，又掩口一笑。兰芬问道：“打发丫头们下楼，你们那时还在楼上，其中情事可想而知，定然在这时候做出他些不顾廉耻的事出来了。”赛姑笑道：“嫂嫂所料一点不差，小的也是出于无奈，如今全行供招，悉听嫂嫂发落，我林赛姑甘罪无辞。”说着，又嬉皮涎脸的伏在兰芬身上揉搓。兰芬却不同他嬉戏，只长长的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赛姑说道：“你还跪着做什么呢？我此时也没有埋怨你的心肠，且放着再说罢！”赛姑瞧见兰芬气色不好，不似适才欢喜模样，自己也就趁势站起立在一旁俯首不语。兰芬坐向窗口一张椅子上，冷笑说道：“你这冤家，做作这样装束，将来不知要贻害多少女孩子！我也没有这本领来劝诫你，就使劝诫你，你也未必肯信，但是我那芷芬妹子为人甚是可恶，平时自命不凡，她也从不曾将我这姐姐放在那里，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也没有人辩得她过。别的话不讲，单就她提起嫁娶这件事，没的把我们这些做人家媳妇的说成一个不堪人物。又是结婚不能自由呀！又是涂脂抹粉给男人做玩物呀！又是一生一世靠着夫家养活不能单独自立呀！长篇阔论，她也不顾人脸上有得下去没得下去，只要开了她的话箱，我们就遭了大劫了。我当时却不同她辩驳，我也打定我的主意，她若果然一生不去嫁人我也只好罢休了，万一她也有出阁的日子，等到那时候看我有这本领，一句一句的向她责问，瞧她再拿什么话回我？好了，如今也不用再去等她出阁了，好笑她也是这般惫赖，并不须结婚早就给男人家做了玩物，亏她还自命的了不得，不料遇着一个美丽些的男子，也

不顾什么自由自立，悄悄的瞒着父母就嫁了。”兰芬越说越气，背转身子也不拿正眼去瞧赛姑。赛姑觉得没有意思，只好倚在衣架旁边呆呆的望着兰芬发怔。先前原想编着谎去逗兰芬嬉笑，不想兰芬转做出这样正经神态，自知出言冒失，又想再拿话去解释，只是无从说起，也只得一笑罢了。两人相持了一会，外间已有仆妇们传着陶老夫人的话，命他们出去用膳。赛姑巴不得这一句，早如飞的跑至陶老夫人房里去了。然后兰芬才缓缓走进来，依旧没精打采陪着他们吃饭。这一天赛姑虽是在陶公馆盘桓了大半日，却一共不曾得着采头，兀自恹恹不乐。勉励再坐了一刻，便命自家带来的那个小婢，出去招呼仆人预备回去的轿子，陶老夫人见他不甚高兴，假意慰留了两句，赛姑不肯答应，也只好随他自去。兰芬益发冷淡相待，所以傍晚时候赛姑辞了陶老太太依旧回去了。

自此以后，日来月往不觉又过了两三月光景。那个赛姑也有几次到缪公馆里往会芷芬，无如他虽十分爱慕芷芬，至于芷芬的用好意，觉着赛姑为人不像好好人家女孩子身份，有时疯疯癫癫向自己说着许多游戏的话，芷芬委实听不入耳，当时便很有些疑心，处处都远着他，不愿意同赛姑亲近。赛姑不识时务，一颗痴心终不甘服，还不时的央告祖母林氏叫人去接芷芬过来。林氏溺爱性成，不忍违着赛姑的话，也曾接过芷芬几次，芷芬哪里肯来！赛姑没法，镇日价只是长吁短叹，容颜渐渐的有些憔悴，旁人看看替它吃惊，他却毫不觉得。也是这一次合当有事，看看将近中秋佳节，原来缪芷芬小姐可巧在中秋这一天是她的生日，缪老大人同她母亲梅氏因为女儿渐渐长成， 在家中过生日的时候很少，今年又是个十五岁，在广东俗例，这十五岁也同整生日一般，必定要热闹热闹的。于是在几天头里遂遍请亲友，兰芬同赛姑听见这样消息可知必是要来的。果然到了中秋那一天，兰芬是不待相

请，已经打扮得美人似的别了婆婆陶老夫人坐着轿子回家。至于赛姑那一边，不但备了一份厚礼送过去。赛姑是眼巴巴的只盼望到了这天，好借着这拜寿名目去同芷芬会晤，于是不约而同都在这一日清早陆续都到了缪公馆里面。缪公馆里是异常热闹，张灯结彩，鼓乐喧阗，只不过大厅上面不曾铺设寿堂，然而上房里也就铺设得花团锦簇。芷芬穿着一套新鲜衣服，眉横翠黛，眼晕娇光，含羞带笑的一一同来客见礼。不多时候，诸亲友家的内眷来的已是着实不少，互相会见之后各各分坐在两边，有知道赛姑的都拿着眼去瞧看他，有不知道的也就彼此问讯了一番。此时只把个赛姑左右流盼，不知道怎样才好。觉得那些女眷中间也有丑陋的，也有美丽的，看来看去大都及不得缪家姊妹。较比起来尤以芷芬年龄娇小，体态轻盈，为他人所不可及。无奈这一天耳目众多，大家都坐在一处，赛姑虽然有心要同芷芬去款洽，那里有这闲空儿？也只好同着她们勉强周旋应对。然而他只要看见芷芬坐在那里，必然赶去偎傍着她，像是十分亲热似的。芷芬那里猜得出他的用心？虽然不甚耐烦，然而因为人家今日特地来道喜，也没有去得罪人家的道理，也只得罢休。内中惟有兰芬是有心的人，每逢赛姑同芷芬并肩坐在一处时候，她就微微含笑，望着芷芬不住的点头，似乎告诉她我已经知道你们秘密的一般。芷芬见她姐姐这个模样，忍不住脸上一红，不由俯首下去，拈弄她团扇上的带须。兰芬见这神情，益发相信前此赛姑所说的话丝毫不错，由羡生妒，由妒生恨，狠狠的将赛姑眨了一眼，赛姑装着不曾看见，也不去理会兰芬。好笑这时候座中女客虽多，却没有一个知道他们的心事。

不曾隔了一会，兰芬的生母范氏打发身边一个丫头来唤兰芬，兰芬原已不耐久坐，趁这机会遂向人说了一句，径自随着那个丫头到她母亲房间里来。她母亲见了兰芬兀自叹了口气，冷冷的说道："你看你这父亲，要偏爱到什么田地！二丫头不过一个

生日罢咧，值得惊天动地的如此热闹。不瞒你说，我眼睛里就瞧不上去，所以任他们在外间闹得烟舞涨气，我只是一个人躲在房里，不去同这上水儿，没的叫人议论我没有志气。这是你应该记得的，那一年你十五岁的时候，你的父亲可曾像这样待你？不过名分上隔别些罢咧，难不成你就不是你父亲生的？我也没有别的法儿，我只拿着一副冷眼瞧着这二丫头，将来看她怎生替她父亲争这份门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年这个样儿，明年还不知那二丫头可活在世上不活在世上呢？没的一旦打了嘴，我就趁心满意了。”范氏说着，又提起袖子来揩拭眼泪。兰芬这时候看见她生母为着芷芬生气，又触着父亲偏爱的话，不由的冷笑说道：“母亲你老人家又何犯着为二丫头气坏了呢！你老人家说得好，看这二丫头将来怎生替父亲争这份门户？我瞧父亲同嫡母也不用这般溺爱她了，她年纪虽小，做出事来委实不小，打谅她的那些暧昧事迹我不知道呢，早已将父亲的脸面都削尽了。亏父亲他们瞒在鼓里，还这样偏疼着她，自然不怪母亲提着二丫头生气。”范氏听见她话中有意，不由惊问道：“哎呀，难道二丫头做出什么不尴不尬的事出来么？好儿子，你不妨明白告诉我，好让我欢喜欢喜。我倒猜不出她好好的坐在家里竟有这些丑事，这男子是谁？几时同他混在一处的。”兰芬陡然被她母亲问着这句话，一时转回答不出，不觉怔了一怔，待要将赛姑女装的事说出来，其中情事又干碍着自己，万万不能出口。只得勉强笑道：“母亲也不必追问这人，横竖将来总是要晓得的，我左右也是听见人传说的，不能便据以为实，但愿二丫头没有这件事才好呢！”范氏笑道：“这一定是有的。你是在婆婆家那里知道，她近来的神气她是越发出落得风骚了，说出话来全然一些轻重也没有，一味的不把人放在眼里，若不是开了知识，如何全行脱掉了女孩子气呢？”母女两人正谈得入港，外间已有人来请兰芬，叫她出去陪

客，兰芬笑着径自走了。范氏因为听见女儿这番话，却不像先前懊恼，顿时高兴起来，也不肯在房里闷坐，重新换了两件齐整衣服，也跑向外面同人家谈笑。她也有几家姬妾同她最谈得来的，还有尼庵里几个尼姑今天也在这里，范氏便将这一班人约到自己房间，一长一短将兰芬所说的话告诉她们，好博大家一笑。那些人却不很相信，又不便拿话驳回她，只得笑着答应。这且不在话下。

且说当晚众多女客都纷纷入席，芷芬坐的那一席，却有兰芬同赛姑在座，彼此谐谑笑话十分热闹。芷芬酒量本来很好，又禁不住大家一杯一杯的来劝着她，兰芬有意要将她妹妹灌醉希图博得一笑，不知不觉，自己也就吃了许多，眉眼饧涩，口舌缠绵，转有些支持不住。宴毕之后，别的女客走的走了，惟有兰芬在家歇宿不曾回去。赛姑见兰芬不走，自家也就迟迟疑疑的想在这里留连一夜，偏生这时候又没有人上前留他，他只得挨着芷芬她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在一处闲话。也是芷芬高兴，说与其在这厅上无聊得很，大家何妨到我楼上去略为歇歇，我叫丫头她们预备好茶。赛姑巴不得这一句，随即抢着在前走去。芷芬因为时已入夜，花园路径怕赛姑不甚熟悉，忙命苹儿赶快在前边掌着纱灯照着赛姑行路，自己也就跟着走来。兰芬前本有些懒待动弹，听见她妹子约她上楼，她早已回说我的身子十分困倦，不再同她去厮混了，思量向她母亲范氏房里去睡觉。蓦然在这时候瞧见赛姑径自偕着芷芬双双要回卧室，她陡觉醋劲大发，不甘心让他们背着自己去寻快乐，重又说道："好好，要乐大家一齐去乐，横竖我今天也不回家，明早在这里多睡一会也不妨。"说毕，也跟在后边走来。赛姑本意想尽今晚在楼上着实去挑逗芷芬，很不愿意兰芬有碍眼目，今既见她闹着要来，也叫没法，三人上楼之后，便有丫头们将茶献上。兰芬略呷了两口，便摇头说不喝了，倚在桌上朦朦的

要睡。赛姑便附着芷芬耳朵议论兰芬的醉态，引得芷芬笑得合合的。兰芬一眼瞧见他们这个亲密样儿，又猜不到他们说的是什么，不由心里生气，加着有几杯酒盖住了脸，便不审度说话轻重，况且她已先入了赛姑之言，早拿稳芷芬真个同赛姑有了暧昧，在这个当儿忽的冷笑了两声，望着她妹子芷芬说道："哎呀！你们不必鬼张鬼智的了，什么事我不明白！何苦瞒得我实腾腾地，大家说开了，多少是好，若是拿我当外人，哼哼，我们就都不要想过安静日子，拚着大家喊开来叫父亲他们知道，看你们还能够称心满意！"兰芬这一番话说得没头没脑，转把一个生龙活虎的芷芬朦住了。又猜不出她是何用意，只觉得喃喃呐呐的，口齿全然不甚清楚，只管翻着两个小眼珠子不住的向兰芬瞧看。此时只急得赛姑无地可容，又不好去告诉她，说是当时那句话是我编着哄你的。你不可认以为真，只顾站在芷芬背后向兰芬挤眉弄眼，又将个头摇得不住。无奈那个兰芬醉眼惺忪，那里看得见你这赛姑在旁边做这样嘴脸，你只管拦你的，她只管说她的。芷芬原是一个聪明女孩子，细细揣摩她姐姐语气也有些明白，只不肯过于冒失，转装着含笑的意思，逼紧问了一句道："我并不曾有什么瞒着姐姐的事，姐姐何以有这一番议论，倒叫妹子一时猜不出姐姐用意，自家姊妹有话何妨明说了呢！"兰芬冷笑道："你们瞒得我多呢！可惜你虽然瞒我，你那意中人儿却不肯瞒我，什么话都告诉我明白了，你还在我面前装这模样。我请问你，林小姐是男子假装出来的，你真个不曾晓得？既哄我不曾晓得，怎么又同他干那些羞人答答的事呢？"芷芬当下经这一番雷轰电掣的话，又羞、又怕、又急、又气，再不同兰芬纠缠，急急掉转身子不住的向林赛姑身上打量。赛姑见她这样神态，还希冀她将机就计，或者转因兰芬将此事说明，以后倒可以无庸顾忌，大家联络在一处起来亦未可知。赛姑正在胡思乱想情思迷离之际，猛不防芷

芬向自己问道："林小姐，适才姐姐所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么？还是姐姐冤枉你呢，还是你真个身为男子借此骗人，说出来也好让我自家明白。"赛姑见芷芬垂问，又觉得她而无恶意，不由双膝跪在楼板上笑嘻嘻的说道："万事全望妹妹遮掩则个，我为妹妹已是魂颠梦倒倾慕多时，今既承兰芬嫂嫂替我说明，我们以后便可以……"赛姑还待再望下说，那个芷芬小姐只气得浑身抖战，将满嘴银牙挫得一挫，立刻在床栏杆上摘下那一柄九狮宝刀，飕的拔刀出鞘，对准赛姑头脑直劈下去，不审赛姑有无性命之忧。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十一回

因溺爱抱恨入重泉　悔求婚含羞归故里

那个林赛姑也是老天生材，偏偏将他的眉目安置妥帖了一些，又不幸遇着那个糊涂昏聩的祖母，又因为迷信上面叫他改作女装，他于是不知上进，便想借他这副面孔处处思量去偎香倚玉。一个赵瑜还不足，又加上一个兰芬，由是胆子愈粗心志愈大，以为世间凡有些美丽女子总该为己所有。不料那个芷芬年纪虽轻，性情却与寻常女子不同，任你百般向她缠障，她简直是个不闻不见，弄得赛姑没法。无奈他淫心不死，可巧那一天兰芬又拿着话来审问他，他一时高兴，便吞吞吐吐的故意说成个已经同芷芬有了暧昧，其实他也不过要在兰芬面前卖弄卖弄，哪里会想得到今天兰芬转和盘托出，用着她审问赛姑手段又来审问芷芬呢？依人间的法律与上帝的裁判，那一柄九狮宝刀便该照着赛姑脑袋伶伶俐俐的劈做两半方才大快人意。无如那时候芷芬的刀刚刚举起来往下直劈，兰芬见这模样顿时把酒都吓醒了，三脚两步蹿至芷芬身旁，也顾不得什么，嘴里只喊了一声，说："妹妹这个可使不得！"那一双手便紧紧夺住芷芬臂膀。然则照这样看起来赛姑简直是没有性命之忧了，若使果然如此，岂不是更长那一班轻薄少年的气焰，以后格外要无缘无故去污蔑人家了。谁知那个当

儿兰芬拦得快，芷芬的刀下去得也快，赛姑可巧还跪在地板上要逃也逃不及，算是他人急智生，忙举起双手来抱着头，意思起用他这副皓腕去同那刀锋放个对儿，看是谁长得结实些？说时迟刀锋离他的额角只差得一二寸远，那时快赛姑猛将头偏得一偏，只听得噗哧一声，那面刀锋已砍入赛姑的右臂，穿的衣裳又薄，这时候就全亏着兰芬夺住她妹妹臂膀的功效了，芷芬下手虽猛，终究被兰芬牵掣着，不曾将赛姑的右臂砍断，只见血雨横飞，罗衫尽赤。楼内楼外大家一声吆喝，顿时闹得沸反盈天起来。

赛姑那里还顾得疼痛？知道祸事已成，不敢怠慢，忙忙的立起身子趁她们姊妹忙乱之中一溜烟蹿得下楼。那个小婢苹儿也不知她们为甚缘故忽然的会动刀动枪，不由一路喊得下楼。其时缪老夫妇尚未入寝，兰芬的母亲房里还有几位女眷坐在那边闲话，听见这样消息，大家吓得索索的抖，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连外间的仆妇们都一齐拥到楼上探问缘故。第一个便是缪老太爷大踏步跨入房门，只见他女儿芷芬脸上气得铁青，手里还执着那一柄明晃晃的宝刀，左顾右盼像是寻觅人的光景，要走又走不脱，因为她姐姐兰芬匍匐在地使劲抱着她的左腿，连哭带劝，话又听不明白，连忙吆喝着问道："好好的你们闹的什么？自家姊妹有什么话不可以好生讲得，要这样持刀弄仗则甚？芷儿难不成是疯癫了？"芷芬眼见她父亲进房，又看见众多内眷都拥挤在一处，赛姑的影子又不知去向，方才将刀搁在桌上，指着她姐姐向众人说道："这都是我这好姐姐作成我的，她不知打那里弄来一个乔装的男子混入我的卧室罢了。她又编派我好多污秽的话，我原打算将这男子砍了，然后再同姐姐讲理，她又护着他不让我结果那厮性命，那不是要将我硬生生的气死了？"说着，也就潸然泪下。这时候兰芬见有许多人进来，心里又羞又急，已经放开芷芬站在一旁，只是呜呜咽咽的痛哭。众人虽然听见芷芬这样说法，一时

间总摸不着头脑，只管呆呆的互相厮望。缪老太爷急道：“这话打哪里说起，你说的这男子究竟是谁，此时藏在哪里呢？”芷芬一面拭泪，一面说道：“还有谁呢？便是今天接来的那个林家小姐，谁知他竟不是女子，是装着这模样出来骗人的。”缪老太爷听见这话不由怒发上冲，虎吼了一声，兀的向桌上夺过那柄宝刀，从人丛里去寻觅赛姑。大家慌忙让开来，四下里寻觅了一番，那里有赛姑的影子？缪老太爷嚷着寻着，趁着月光一径赶至楼下，众多仆婢也就随着下来。早有一个仆妇寻至后面那个小院里，见后门业已洞开，地上还有斑斑驳驳的血迹，喊着说道：“走了，走了，你们看他不是打从这一路逃出去的？”缪老爷仔细向院中一望，见人已逃走，没处追赶，忍着气重行折转身躯大踏步上楼，将刀掼在一边，双脚乱跳喊道：“反了，反了！目前世界竟有这等妖人，做出这样怪事。”又望着芷芬说道：“好儿子，横竖你也不曾受了他的玷污，我们也不怕这厮跑上天去，他的老子现在督署里做事这是我知道的，我也放不了他。今夜且饶他再活一夜，明天我去寻他老子讲话，他不将这无耻的儿子交给我办，我也不得干休。”缪老太爷一面说，一面气得喘吁吁的直摩着肚皮嚷痛。芷芬也不开口，转是芷芬的母亲梅氏冷冷的说道：“我家芷儿呢总算是有志气的女孩子，她一经知道这样事，她就使刀弄仗的闹起来了。但是我就不解了，我家大小姐自从在那镇市上将这林小姐救得上船之后，难道到了今日还不知道这林小姐是男子不成？”梅氏说这话时候只管拿眼溜着范氏。不防这一句话转提醒了缪老太爷，跳起来嚷道：“不错了，不错了！兰儿你既然知道他是男子改装，怎么也帮着他欺骗别人不叫你妹妹知道呢？我不知道你是安的什么心儿。总而言之，你是打从我家嫁出门的，别的尴尬事体料想干不出来，但你不预先替他说明，你也算不得是个清白无私了。我且问你，他这乔装你几时才瞧破他形

迹的呢？”缪老太爷接连问了两句，兰芬只不敢开口，只有抽噎哭的分儿。这时候论大家心理都还明白，也不敢替她说破，座中惟有她母亲范氏格外气得难受，回想今天早间兰芬在房告诉自己的话，说芷芬已经同人家男子有了暧昧的事，这不是分明指的赛姑，我一时糊涂就不曾想到这里，还百般的去告诉别人，如今弄出这般交涉，不想芷芬还是清白之身，我这女儿兰芬却就不得而知了。梅氏太太她那话儿分明讥刺着我们母女，幸喜老爷还不曾听得明白，万一再被老爷悟会出来重行申饬几句，我这面子如何得下？范氏越想越恨，忙忙的走至兰芬面前将她扯了一把，说道："你在这里哭什么呢？你也是出于无奈，不见得早就知道这林小姐是男子改装来的，你让妹妹息一息气，你还是到我房里去安歇罢！早知道如此，我该不让你们一齐上楼倒也罢了。”兰芬也知道母亲的用意，只得含羞带泪跟着范氏一齐下楼走去。此处那些亲友内眷想起日间范氏所说的话，大家暗暗议论，觉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分明她是妒忌芷芬不惜拿话去诬蔑她，此时转弄到自家女儿身上去了。大家又早知道赛姑在陶公馆里住了有好多日子都同兰芬宿在一处，其中情形不言而喻，然而这时候却没有人肯说出来，不免又劝慰了芷芬一番，然后将缪老太爷夫妇扯得下楼。缪老太爷口口声声只要去同林耀华拚命。这且缓表。

且说那个林赛姑当时猛被芷芬一刀砍下来并不觉得疼痛，只觉得右臂上像水一般不知流出些什么，性命要紧，还怕芷芬刀锋再下。人急计生，趁兰芬拦着她妹子时候，一溜烟径向楼底下逃走。本待向外间奔走，又听得远远喧哗声音，知道已有人报了消息到内室去了，万一瞧见他们，还怕被他们捕获。蓦然一个转念，想到前次初上这楼，曾经看见后院里有一道小门通着外间街道，此时也顾不得吉凶，穿花拂柳一气跑入后院。月光底下，看见那道后门虽然关着，却不曾落锁；忙走近前拔开门栓，呀的一

声，赛姑便蹿身而出。其时已有二更时分，所幸街上行人却不甚多，纵有些人瞧见他这样打扮，觉得一个孤身女子又没人在后跟随，心慌意乱的匆匆直往前走，也就不免窃窃私议。赛姑也不理会，转弯抹角出了大街，方才认出路径，此地原离自己住宅不甚过远，随又一口气跑到门首，门房里坐着两个爷们忽然看见赛姑单身回家，大大吃了一吓，忙赶着上前慰问，早见赛姑面色雪白，那一件淡青秋罗夹衫上右边已染着像猩红一般。内中一个年纪老些的仆人忙惊问道："哎呀！小姐怎么样了？这不是被人砍下臂膀来了。"这句话不打紧，才提醒了赛姑，忽觉得右臂上疼痛非常，顿时嘤咛了一声，不由直跌下去再也扶不起来，吓得两个仆人索索的抖个不住，连珠价叫起苦来。那个林福正躺在门房里吸那乌烟，听见外间嚷闹忙走近前探问，见这模样也嚷着说道："这个如何是好？分明小姐在路上遇见强盗了，这伤痕委实不轻。先前我们这里早已打发轿夫去接，如何不见他们回来，转是小姐独自归家，其中情事真个叫人测摸不出。"

正在互相惊疑，蓦的看见门外四个轿夫抬着轿子一步一颠的直望里走，先前跟随赛姑出去的那个小婢也是垂头丧气跨门而入，一眼见赛姑躺在地上，这才掉转头向那些轿夫埋怨道："我的话如何？依你们还想在那边老等，即使等到此刻哪里去寻觅小姐呢！"林福见那个小婢还在这里闲话，不由急着问道："你们难道全是死的？怎么有轿子不请小姐去坐，转让小姐孤身在街上行走，以至出了这件岔事。你们还款款的押着这轿子开心，如今小姐已经弄成这个样儿，这种干系却不与我们相干，停会子看老太太可肯饶你？"那个小婢先前还不知道他家小姐已受重伤，林福在那里讲话时候她也不曾留心，及至走近赛姑身旁一瞧，见他血染衣襟，闭目无语，方才吓得哭出声来，说："我哪里知道呢？晚饭之后，我只见我们小姐同她家小姐坐在一处，后来便又

同着陶府大少奶奶一齐上楼去了。我刚在那儿位管家奶奶房里坐着，不到半点钟功夫，忽然听见后楼上大闹起来，说是她家小姐同我们小姐闹反了脸，我们小姐气得打从后门走了。这个当儿，他家老太爷同老太太们又都闹得上楼，便有人告诉我叫我不必在这里等候小姐，不如押着轿子回公馆罢。这几个轿夫不肯相信，还抱怨我说没有的事，是我硬逼着他们回来，我以为小姐回了公馆罢咧，这臂膀上如何会有这样伤痕呢？”林福听那小婢的话，不由想了想，只管点头暗暗说道：“我知道了，原来这伤痕并不是遇着强盗的，他家小姐反脸的缘故，照这样看起来大约可以不言而喻了。如今且不讲别的，烦诸位弟兄们贵手，先行抬过一张睡椅来将小姐轻轻扶得上去，大家抬着送入上房里好让老太太同少奶奶她们商量诊治，这是迟误不得的。”众仆人笑道：“林二爷又来取笑了！小姐是位千金，平时我们都远着他不敢同他亲近，这一会子不顾嫌疑，又叫我们动手动脚去抬小姐起来，万一被老太太知道怕不要将我们骂个臭死。这位姐姐在这里呢，叫她去扶小姐罢！”林福笑着向他们啐了一口说道：“你们休得取笑罢，什么千金呢？停一会子怕就要改成万金了。我同你们拍一个巴掌，若不是小姐装这千金样儿，今夜也不会闹出这大乱子，你们又明知小姐的根底，亏大家还忍心拿这样话去奚落他，你看这位姐姐只有索索抖的分儿，她那里还有这力量去抱小姐！说不得大家辛苦辛苦，将来在老爷面前我自然会替你们说话就是了。”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于是果然在门房里抬出一张睡椅，大家七手八脚将赛姑扶上椅子一路吆喝着送进去了，那个小婢也淌眼抹泪的在后面跟着。

且说林府有一种规矩，每逢林氏老太太将要就寝之前，几个媳妇们必须到房里走上一趟，名目上是特请晚安，顺便陪婆太太讲几句闲话，必定等到林氏上床，吩咐她们各散，她们方才敢回

寝室。今天晚上林氏因为赛姑未曾回家放心不下，便多坐了一会，先是舜华偕着玉青进房，林氏开口便问可曾打发轿子去接赛儿没有？舜华笑回道："轿夫早就去了，至今还不曾回来，想在那边等候赛儿耽搁了。"林氏听了不由打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依我的主意，便不打发轿夫去接也罢，他们小姊妹们定然合得来，方才如此亲密，管许他们那里留着不放，我们巴巴的硬叫人去接，倒像别有用意似的。一者赛儿不大愿意，二者缪二小姐也不欢喜。这话却也难说，儿子是你们养的，我再出些主意大约总不及你们主意的好。"林氏说完这话，便就懒懒的躺在床上，免不得唉声叹气。舜华刚待拿话再去解释，不防书云小姐已盈盈的走入房里，见舜华同玉青坐在一边，便笑着说道："毕竟你们可曾打发轿子去接赛儿不曾？论时候也该回来了，怎生还没有一点消息。一样你们不曾咐吩轿夫，单拿这话来哄我亦未可知。"书云小姐还待再往下说，舜华同玉青只管望她挤眉弄眼，又连连的摆手。书云小姐悟出她们意思，连忙截住了不再说什么。大家互相厮望，又默默的坐了好半晌。其时夜色沉沉，万籁寂静，壁上挂的那面大钟早镗镗的鼓了十一下子，书云小姐见林氏又不肯睡，只躺在床上不大理会她们，知道林氏心里不大快乐，便搭讪着站起身子，亲自向茶桶里倒了一钟酽茶捧至床侧，低声说道："婆婆请吃一杯茶，依媳妇们意思还该早早休息了罢，没的失了眠倒值多了。赛儿早迟总该一定回来的，他是不肯回来，轿夫他们总不能陪着他在人家等候一夜。"话未说完，林氏早撅起身子，愤愤的坐在床沿上指着书云小姐说道："没的把你腻烦死了，赛儿他回来怎么样不回来又怎么样？便是人家留着他在那边过一宿儿，道不得个便有什么意外变故发生出来？像你们这样不放心似的，将来最好他锁在卧房里不许他出门行走一步，那时候真个将他当做千金小姐看待起来才算称了你们的心愿，我总不信他就

同缪府二小姐……”

林福当时命人抬了赛姑，自己也顾不得什么内外，连忙的三脚两步跨入上房，掀起林氏房门帘便在林氏说到缪二小姐那句话的当儿，猛的失声说了一句：“老太太，我们小姐回来了。”林氏笑道：“才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刚在这里提到他呢，你们就让他进来罢了，又何必累及你林二爷巴巴的来告诉我们。”林福又道：“小姐不是好好回来的，身上的伤痕很重，适才跌倒在门房外面，小的吩咐他们用椅子抬进来了……”林福刚说到这里，已听见外间吆喝声音，那个小婢吓得抖战战的直向房门里边走入。林氏同书云小姐她们骤然听见林福这句话，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直吓得各各站起身来向外边瞧看，林氏连“哎哨”两个字都叫不出来，连扒带跌直跳下床，玉青忙上前一把将她搀着。这时候赛姑已抬至房内，幸喜他还省得人事，虽然睡在椅子上，拿眼将他祖母瞧了瞧，不禁流下满脸泪痕，想将身子坐起来，那里能够动弹？只有哼的份儿。林福早移过一张电灯来向赛姑身上照看，林氏一干人只见他右臂上染得通红，那血迹淋漓还一阵一阵的向外间浸沁，书云小姐同舜华早放声痛哭。林氏本来病体虚弱，受了这一重恐吓，哭也哭不出，一时气堵住了，两眼反插上去，即刻平空栽倒，玉青支持不住，听见扑通一声，大家格外惊慌，哭着闹着又来搀扶林氏。其时内外人等都得了这个消息，大家都拥得进房，走上几个女仆从百忙里将林氏抬得上床，捶的捶捻的捻，好容易才将林氏唤醒，一面命人去灌姜汤。舜华尽抱着赛姑一声儿一声肉的痛哭。书云小姐忙忍住了眼泪向林福说道：“此时没有别的法儿，你就快到督署里去将他父亲请得回来，并告诉他父亲赶紧向医院里延聘一位西医过来诊视，万万不可迟误。至于小姐今夜出的这事，究竟还不知为的什么缘故？”一面又唤跟随赛姑出去的那个小婢，问她小姐好好在缪府上吃酒怎生闹出这样事故？那

个小婢只是哭哭啼啼的，依然将她在门房里说的那番话告诉了书云小姐。书云小姐一时虽不完全明白，心里却又猜到十分七八，只叹了一口气也说不出什么。林福刚待出去，重又说道："大少奶奶也不必着急。小姐原是一个人逃回来的，我们先前还疑惑小姐在路上遇了强盗，后来经这大姐告诉我说，小姐原是在缪府上闹出来的，小的这会子先到督署里请老爷去，然后再拢一拢缪府上，其中情节或者可以探听的一二，回来时候再禀复老太太同大少奶奶罢。"书云小姐点了点头，林福然后飞步出外去了。

房里的内眷、春莺同一干仆俾们，围着赛姑椅子像个大拷栳圈儿，互相咂嘴咂舌私地议论。玉青走过来俯着身子轻轻向赛姑询问，问她："这刀伤是被谁砍了的？"赛姑尽着流泪一句也不答应。书云小姐发恨说道："玉姑娘你尽管向他絮聒则甚！他这伤痕自然是他自家寻出来的，你叫他能说什么呢？唉，早依我一句话，何至弄到这步田地。"说着，就用手去脱他那衫子，才一近身，赛姑不住的嚷痛，书云小姐忙缩回手，望着春莺发话说："你尽在这里白瞧又有什么益处？还不快替我取一柄剪子来，如今只好将这衫子剪开了罢！"春莺答应，忙转身取了剪子递入书云小姐手里。书云小姐咬着牙齿轻轻将那衫子剪开，只见他右臂上面有一二寸的创口，不住的还流血出来。舜华同玉青在旁边望着，只吓得满眼垂泪。书云小姐恨道："亏这人狠心下这样毒手。"又抬头向舜华问道："我记得大前年他父亲在外间带回一包金疮药，是交在你手里的，你快向房里去寻一寻，将这创伤裹护起来方好，不然，若是透了风进去，那可就了不得了。"舜华听见这话，含悲带泪，飞也似的跑向自家房里去寻那药，谁知寻了半会，心里越急越是想不起搁在那里，依旧空手跑得转来告诉书云小姐这话。书云小姐急道："罢罢，不必耽搁了，你们有炉里的香火先撮一包来使用罢！"众人忙分头去取香灰，不多一刻

倒捧了好些香灰进去，大家忙着又寻布条子。

正鸦飞雀乱的闹着，猛听见外间嚷着老爷进来了。书云小姐早看见耀华跑得满头的汗，慌慌张张的只问怎么样了，身后又跟着一位黄头发的洋人，耀华向众人摆摆手，说："医生到了，你们权且让一让。"说着，便请那洋人进房。那位西医原是法国人，在城里同仁医院里开诊。耀华听见林福的禀报，自家连轿子都等不及，随即出了督署，亲自向同仁医院去将这位西医请来。西医走得近前，低下头去用手将赛姑的伤口按了按，又命人端过一盆冷水，轻轻用布将血迹揩拭干净，兀的站起身子，用他那不成文法的中国话向耀华笑说道："没有事，没有事，这伤口虽深，并不曾损及里膜，敷上我的药去，包管两个星期可望全愈，你们大家不必着慌。"医士说完这话，众人听了方才有点笑容。这时候那医士将手续一切做完，又拿眼不住的向赛姑胸口瞧看，只见赛姑上身脱得精赤，只轻轻束了一幅粉红肚兜儿，肌理莹洁粉白无瑕。耀华刚待请那医士向外去坐，那医士却不肯走，转向耀华笑问道："小姐今年青春多少？耀华答道："小女今年十六岁了。"那医生将眉头皱得一皱，说："小姐的创伤原没有大事，但是小姐目下已届成人之期，如何这两个小乳头儿依然含苞未吐？他这身体发育上很是危险，不知小姐按月的月信可曾来了不曾？"医士说这一句话不打紧，早将房里的仆婢引得一个个的掩口大笑。

耀华也忍不住笑。刚待拿话来掩饰，忽见林福已匆匆的走得进房，仓皇失措的向耀华说道："回老爷一声，小姐今晚闹的这件祸事很大了。"耀华吃了一吓，书云小姐同舜华一干人也就怔怔的听着他说。林福又接着说道："原来小姐的乔装已被缪家二小姐瞧破，我们小姐不知道轻重，兀自去调戏她，缪二小姐性情又烈武艺又很了得，登时拔出刀来几乎将小姐砍死了，幸亏陶府

大少奶奶拦得飞快，才仅仅的伤了我们小姐右臂。听说这时候缪老大人非常忿怒，总在明天要来同老爷讲理，还待向军政署里去告老爷一个治家不严的罪呢！”林福刚说到这里，书云小姐早望着舜华他们将双脚一顿，冷笑说道：“我的话何如？如今可是闹出来了。”这时候林福说话又急，喉咙又提的高，林氏刚才醒转，正自放心赛姑不下，只恨自己一时瘫软坐不起身来，耳边忽然听见林福这一番言语，懊悔不迭，心里仿佛万箭攒刺的一般难受，只得闭着眼装做不曾听见。不防备这时候耀华双脚齐顿，急得嚷道：“坏了，坏了，我早就叮嘱你们赛儿年纪一天长似一天，他又生得聪明，什么事儿他不理会得？恐防一旦同别人家女孩儿闹起交涉，我这脸面还是要不要？你们一味的拿话敷衍我，通没有个正当办法。这小畜生竟不顾利害，忽然做出这样不尴不尬的事体，他这一会子若是死了，是他自作自受也抱怨不到别人。只是我呢，明天那个缪老太爷果真来同我办这交涉，我还拿什么面目去见人呢？委实是家门不幸，偏生这奇奇怪怪事迹都出在我们这里，那些婆婆妈妈的话如何可以信得？为什么好好的要装做女孩子就易长易大的了，照这样闹法便是绝了后代也好，还不至自己打了自己的嘴。”房里一干人见耀华十分着急，都鸦雀无声的不敢上前勉慰。谁知林氏已经听得明白，觉得耀华的话分明句句是埋怨自己，思前想后也悔不该老远任着赛姑乔装，千不合万不合，昨天为这件事还同大媳妇闹了一场意见，可想大媳妇她们的见解毕竟比我高得许多。又知道缪老太爷明天要来同耀华评理，这事果然闹出去，与耀华的声名很有干碍。论起罪魁来都是我做祖母的过于溺爱了孙子不好，于是又羞又急，又不能再帮着赛儿去堵塞别人的嘴，总恨赛儿不能替自己挣气，公然人大心大竟做出这样事来。在这个当儿蓦然喊了一声：“赛儿你好……”底下的话再说不出，已是舌干口涩，脸宠上一阵红光，双眼反插

上去，那喉咙里的痰声仿佛是拽锯子一般呼拉呼拉的响个不住，筋骨抽搐，手足厥冷，业已去死不远。无如当时众人都注视在他们父子身上，并不曾理会林氏，还是春莺无意中掉头望了望，瞧出这样神情，不禁大惊小怪的叫起来，说："少奶奶们快来瞧瞧老太太罢，怕老太太要不好了！"众人听见这话，仿佛兜头震了一个焦雷一般，忙乱着拥到林氏床前。舜华上前哭喊了几句，林氏已是不能答应，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了。书云小姐急忙招呼林福，说："趁着外国医士在这里，快请过来替老太太诊一诊脉，看有救没有？"林福随即告诉了那个医士，那个医士分开众人走近床侧，命人点了一枝蜡烛向林氏脸上一照，然后伸手摸着胸口，兀的退了几步，悄没声的说道："不济事了，没有救的法子，替她预备预备后事罢！"说完，迈开大步，直向房外行去，林福赶着送出来。此处众人听了医士的话，一齐放声大哭，仆妇们早跳上床，替林氏将一顶纱帐子脱了，将林氏身子好好扶正睡下，只听得一口气不来，早就呜呼哀哉了。

林耀华眼睁睁的站在房里望着见母亲已经咽气，只跌脚说了一句："这不是要我的命了！"说毕，也就放声大哭。书云小姐同着舜华、玉青都跪在地下痛哭不止。耀华拭了拭眼泪，急着向舜华她们说道："你们尽在这里哭有个什么益处呢？赛儿睡在这椅子上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快些叫人抬着向他自己房里去休息，没的闹死了这一个，再闹死那一个了。"一句话提醒了书云小姐，连忙在地上站起来，吩咐众多仆妇抬起睡椅将赛姑送至他自家卧室。赛姑此时也有些明白，只是伤痕痛楚一顿又昏迷了过去，耳边虽然听见他们哭声，依旧昏昏沉沉的不知道为甚缘故。书云小姐看见他这个样儿，心里又怜又恨，免不得陪着他进房，替他将衾褥铺叠好了，扶他上床睡着，又命春莺过来陪伴赛姑，恐防他要茶要水。然后自己又走入林氏房里，早见众人七手八脚的在房

里掳掇什物，挑卸字画。由上房一直到外间点得灯光灿烂，家人穿梭也似的预备一切，一直忙到次日午后各事方才齐整，遵照民国体例成了丧服。

耀华一面命爷们到督署里去请了丁忧的假，一面寝苫枕块在公馆里哭泣守制。书云小姐同舜华不时的到赛姑房里去照看，依旧逐日请了那位外国医士替他诊治，日渐起色。有时清楚时候，她们便将林氏病殁的话详细告诉了他，赛姑想到祖母在日爱惜他的那个伤儿，也不免坐在床上痛哭了一场。书云小姐在背地里也曾问他那一天在缪公馆里的事迹，他只是低头不敢答应，被人问得急了，重行假装臂痛转又呻吟起来。书云小姐不住的向他点头叹气说道："好儿子，从今以后你可以一切改悔了罢！都为你这个孽障不肯学好，如今已将一个祖母气得死了，此后若再不改你的脾气，我做母亲的白白领带你一世了，叫我将来倚靠着谁呢？"说着不由掉下泪来。

著书到此，只好权且将赛姑这边事暂行搁起，重行用我这支秃笔去叙一叙缪公馆里那一夜光景。不然，诸君要诘问我在那时候缪老太爷本是雷厉风行，要赶在第二天向林耀华兴问罪之师，如何耀华打从他母亲死后在家守制已非一日，怎生不曾见有缪老太爷影子到来，岂非大大脱节？虽然其中也有一个缘故，若不重行叙转，诸君怎能够知道其中详细呢？

且说缪老太爷提着刀下楼追逐赛姑，后来见着后门洞开，猜准他已经畏罪潜逃。论缪老太爷火拉拉的性子，便恨不得立刻赶至林家去同赛姑拚命，无奈这时候众多亲眷以及梅氏太太都赶下楼来，大家做好做歹都拿话劝着缪老太爷，说是那个林赛姑虽然举动轻浮，擅自闯入人家闺闼，然而毕竟是年轻孩子，又是他家里本来命他女装的，与有意改头换面调戏人家闺女的不同。况且今天又是这一边特地命人将他延接到来尊为上客，没有个酒阑人

散反同人家翻过脸来寻衅的道理。好在他的诡秘举动登时已被二小姐瞧破，并不曾受了他的玷污，此刻如若惊天动地的闹得起来，外间议论不一，一般的会疑惑到别的事迹上去，那时候有口难分，反要累了二小姐清白名誉。在我们大家意见，今夜由他逃去，便是明日去责问他的父亲也须秘密些，不可声张出来，叫别人听了笑话。以后这种人不如径自断绝他的往来，他任是安着一百二十分邪心也叫他没有希望的去处，老爷须得息一息气。至于二小姐那里我们还待前去安慰她，她是一个女孩儿家，不要因此再酿出别的变故来要紧。缪老太爷听他们说的话也很近情理，不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扑的将一柄九狮宝刀跌落在地，匆匆的径自回转他那上房去了，此处自有仆妇们将刀拾起。

梅氏太太同那些女眷复行转身上楼，已不见兰芬踪迹，惟有芷芬还气忿忿的坐在床沿上。一见了母亲，方才立起身来，众人问着兰芬，芷芬冷笑道："姐姐在此哭了一会，已经被我们姨娘将她搀得去了。诸位看着今天这件事可委实的出人意外，照这样情形瞧起来，可想我那姐姐她通明白，分明同那姓林的串通一气要来哄骗我么！唉，她不想她是位千金小姐，如今嫁到人家也要替他丈夫挣一口气，为何明知这人是乔装骗人，转没早没晚同他混在一处。今番闹出来，她的颜面何在？父亲的颜面何如？"梅氏太太也怒着说道："我久知道我家这大丫头为人轻薄，举止没有一点大家规矩，不是我说句刻薄话儿，归根到底总算是小老婆生的与寻常小姐不同，这也是他父亲要娶小老婆的好处，没的打了嘴，现世现报。好孩子，你也不必为此气苦，好在这男孩子也不曾沾着你的身体，清者自清，浑者自浑，外人总该有个分辨。"那些女眷也笑起来说道："哎呀，谁说没有天理呢！眼前报应真是飞快，再没有像这样活灵活现的。"说着，也就将范氏今天早间向他们污蔑芷芬的那番话，一一告诉了她们母女。又道："如今闹

出这个笑话儿来，不知你们那位姨太太心里作什么感想呢？”梅氏太太同芷芬听到这里，不由互相咬牙切齿价发恨。那个苹儿这时已将那柄宝刀重行插入鞘里，轻轻的将那丝绦理得齐整，替她小姐依然悬挂在帐钩子上面。一面低低笑说道：“我们小姐委实利害，那刀锋一下子下来，将那个林小姐臂膀上砍得血淋淋的，我想那林小姐就使逃得回去，这一只臂膀不知还能够保全得住呢？要是我就不忍心下这样毒手。”芷芬笑向苹儿啐了一口，说道：“谁还同他客气哩！依我性子本想砍落他的那颗脑袋，硬生生的被大小姐攀着我的右手叫我不能容易施展，这一会子要你替他耽心吗？”苹儿伸了伸舌头，笑道：“砍落林小姐的脑袋不打紧，他一定是死了，将来他那魂灵儿老远留滞在这楼板上，以后黑夜早晚小姐休得再逼着我替你寻取物件，撞着这没脑袋的恶鬼，没的将我魂灵吓掉了。”说得众人都大笑起来。众女眷又说：“时候已是不早了，二小姐还该早早收拾安息罢，我们也不在这里打扰你了。”说毕，随着梅氏太太一齐下了楼梯。芷芬免不得送至楼口，说了几句道谢的话，另有仆妇们打着灯亮，分花拂柳的在前面照着，一干人穿出花园。走至前进，众女眷又笑道：“姨太太那里我们还待去慰问一番，老太太看是怎样，高兴何妨一路去走走，恐防将你家大小姐哭坏了呢！”梅氏太太正安着一肚皮气，那里肯陪他们同去，勉强笑说道：“他的父亲一人在上房里坐着，此时不知他可曾安寝没有？我还待有话同他父亲商议，来不及陪众位太太们走动了。”众女眷知她的意思也不相强，便行告了别，又叮嘱梅氏太太道：“明天老爷去同林家评理怎生个结局，还求太太给个消息儿给我们，好让我们放心。”梅氏太太点点头，径自转回上房去了。

此处众女眷又一窝风的向范氏房间里走来，刚刚揭起门帘，一眼早看见范氏同兰芬坐在一边喃喃私语，蓦见众人进来，忙止

着不谈了，慌忙起身迎接。众人见兰芬泪光融滑，粉颈晶莹，真像一朵带雨梨花一般，见了人兀自含羞，低头无语。范氏向众人拍了拍手掌，气忿忿的说道："这事从那里说起？有得没得的还牵涉到我家小姐身上，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冤没处去诉。她在这里恨得要死，是我方才苦苦劝她，你是一朵鲜花儿刚刚开放，如何禁得住这样狂风暴雨？只好竖一只耳朵，闭一只耳朵，由他们去诬栽你罢了，没的自己气坏了身体。他们是窝里鸡似的有谁来怜惜你呢？诸位太太都是生儿育女明白事理的，瞧我这话可错不错？"众女眷笑着说道："罢了，罢了，你们府上这位二小姐才有多大点年纪，估量她那身段还没有豆瓣子大，怎生性情这样暴躁，动不动就弄刀弄枪起来，林小姐知道他真个是男孩子不是？你也不曾拿着他真赃实据。凭你那气头上就要将人家脑袋砍下来，世界上难道没有法律了！可知杀了人没有个不偿命的道理。我们就替你抱不平，女孩子不知道轻重罢咧，怎生老两口子也跟在里面闹得烟舞涨气，还帮着他抢过那牢什子刀来没命的追下楼去，万一林小姐不急溜些儿走得快，一刀将他砍死了，无论林小姐究竟是男是女，看他这场大祸怎样收拾？我们的为人是你太太晓得的，委实是心直口快。不瞒你说，是我们适才多着嘴儿向他们老两口子动说的，若果然爱厚人家呢就多往来些，若不愿意人家呢，随后就一刀两断，不同人家走动也不妨事，没的今天巴巴将人家请到这里，忽又同人家闹起意见来，言语上面伤了人还不算，还要使刀弄仗去取人家性命，这又成个什么体统？我们不怕你太太多心的话，论起你们老爷，不过当初在前清时候做了一任两任武官罢咧，若放他在今日民国里，做个现在的什么上将、中将，还不要一排头的将没罪的人都砍死了才算称了他们的心呢！哼哼，他们还不曾死了心呢，适才听他们的口气，明天还要寻觅那个林小姐的父亲跑去同人家厮闹。我们不保佑别的，只保

佑跑去被人家一顿抢白，好好的碰一鼻子的灰回来，那才要将我们牙齿笑掉了呢！好太太。你还是劝劝你们大小姐不要同你那小妹妹一般见识，搁开手就算了罢！我们还有一说，譬如那个林小姐无论他是男是女，叫你们大小姐如何会得知道？据二丫头嘴里讲起来好像大小姐明知故昧似的，有意引着男人上她的楼去调戏她一般，这不是要将大小姐冤枉死了？”兰芬趁着他们口气，不禁又哭着说道：“真个来了！我何曾知道这林小姐是男是女呢？她一定要栽害我，有什么话儿讲不出来？我这一颗心惟有天知道罢了。以后像这样闹去，我还有这颜面在世上生活么？左右不过要逼取我的性命罢咧。我一死不打紧，只是将我这母亲孤鬼儿似的落在他们手里，我在九泉底下也不放心呀！我母亲的秉性素来又极其懦弱，动不动被人家几句话儿就挟制住了，虽然在这门里吃一碗闲饭，也没有她多开口的地步，目前不过因为我嫁的这份人家还不十分落寞，姑爷又在外边做着官，所以他们才不敢一定按捺下她的头来。我只要一倒了头，哼哼，你看他们看待你什么光景，怕我一死，我母亲也就去死不远了。诸位太太们若是看我平日情分，常常的来安慰我母亲几句，我的灵魂总知道感激，一定保佑你们多福多寿。”兰芬说到这里益发哽咽得不能出声，范氏也就跟着哭起来，含悲带泪的说道：“阿弥陀佛，日头也有照到屋里的时候呢！众位太太们不是青天说的话儿，句句打到我心坎儿上，好像我要说的都给你们说去了。我的心肝，你好歹千万不可怀着这样短见，你一朵花儿才开到一半光景，怎生就想到那条路上去了？任他们血口诬栽你，信者有不信者自无，你不听见众位太太们说的好，林小姐是男是女也没有给你晓得的道理。你果然有个三长两短，不但你的母亲是再不能活着了，单就姑爷而论，他平时同你的恩爱是个什么分际儿。他这时候在湖南替国家出力，拚生拚死的巴结上进，你不替他撑持这分门户，抛弃着他

走了那条路，你叫他听见这样信息，哭就要哭死了。在世上做个人只好自家快活，别的闲话休去听他。前清太后还有人背地议论她的暧昧，也不曾见她赶着别人去辩白，可想莫说你没有这样事，就使有这样事，各吃各的饭，谁也管不着谁。我说句笑话儿，难道你这一个营长的夫人还比前清太后的身份高着些么？”这几句说得众人哄然大笑，便连兰芬也就犀齿微露，粉靥乍开，掩口笑起来。大家又闲话了一会方才各各辞别散去。这一夜兰芬且宿在她母亲范氏房里，第二天一共不敢回去。

且再说缪老太爷回了房里长吁短叹，一夜也不曾好生安睡。清晨起身，忙着唤进一个家人，吩咐他先向督军署里去探听林耀华踪迹。如若这林老爷还在署里，务必请他等一等不要远出，我立刻就去见他有要事同他面讲，那个人连连答应，登时便出门去了。不曾停了一歇，早又见他女儿芷芬慵眉弱黛，扶着小婢苹儿盈盈的走入他母亲房里来请了早安，开口便问他父亲，如何还不出去晤会那姓林的，同他起着重要交涉？她母亲梅氏见她兀自不曾梳洗，又怜又爱，忙用话去安慰她，叫她不用生气。又说你父亲已经打发人到督军署里去询问，他立刻便出门会他去了。芷芬冷笑道：“若论女儿真个气恼，昨夜早就寻了死路了，只是如今世界奸诈机械无所不至，第一尤以男子薄视女儿，简直把来当做是他们的玩物。即以昨日的事迹而论，在那姓林的心理都以为做女孩儿的总应该不顾廉耻，只要遇见一个清俊些的子弟，就不惜上了他们圈套，所以才敢明目张胆装做这模样擅自入人闺闼，女儿若是稍不自爱，万一竟同他鬼鬼祟祟干出那些不顾羞耻的笑话，岂但玷污了自家身分，便连父母将来有何面目去见外人？我几次同父亲商议，说我们做女孩儿的总须能够自立，将来的终身才不至全倚靠着一嫁了事。父亲总阻搁我，不但不许我远行，单就在本省学校里去读一读书，都说是违背了母训。如今已是闹出这种

暧昧的事来了，在父母们固然知道做女儿的清白无私不曾损失我家名誉，然而外人不实不尽，免不得还要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至编派出许多邪说。你们老人家替女儿想想，叫女儿如何气愤得过？便是随着父亲的意思，将来要替女儿择一良配，怕都未必能如心愿了。今天父亲任是去同那姓林的严加责问，那姓林的也不过唯唯认罪罢了，不见得就可以替女儿洗刷得干净，女儿还不是依旧坐老深闺别无树立。女儿想，天地间既然生了一个人，同此形骸同此灵性，本来没有什么男女分别，父亲膝下又没有第二个儿子，姓林家的男儿还巴巴的乔装做女子，我替父亲想，何妨将我这缪家的女子权且当做男儿……”

芷芬说到这里，正待再往下说，那个缪老太爷早已大不悦意，脸上顿时露出不然的颜色来。可巧在这个当儿，先前向督军署里去探听林耀华的那个家人业已回转公馆，匆匆进来禀覆。缪老太爷此时且不暇诘责芷芬，忙掉转头向那家人问道：“林老爷可在署里不在？你想将我的意思全行达到他耳朵里去了，你瞧他那颜色，可否知道他家那个孽障在外闯下祸事不曾？”那个家人忙垂手禀道：“回老爷的话，林老爷此时已不在署，昨夜已经匆匆回了他自家公馆。”缪老太爷笑向他夫人梅氏说道：“如何？可想那件事他已经知道了，怕他一时还不敢公然到署里来同我见面呢！”说毕，又向那个家人呵斥道：“你既然得着这样信息，若是会干事的，便该一径赶到他的公馆才是，终不成就让他逃掉了。老实说，他逃得掉和尚也逃不掉寺呀！”那个家人又说道：“诚如老爷的吩咐，家人在署里打了一个转身，立即赶至林老爷公馆。谁知他这公馆里面闹得沸反盈天，里里外外门通开着，他的那些管家们一例忙着搭丧棚、糊白门，家人还隐隐的听见里边哭声振耳，已有好些老爷们去向那里叩奠，门外车马络绎不绝。”梅氏太太听到这里不觉惊讶说道：“哎哟，照这样

讲，那个林小姐竟被我家芷儿砍坏了。唉！虽是他孽由自作，然而我家芷儿毕竟下手得利害，我早知道你父亲那一柄宝刀是斫过长毛的，碰着他的刀锋儿，你们想想还有活命的道理吗？”芷芬小姐也不由吃了一吓，顿时双娥紧蹙，呆呆的只管竖着两个粉耳朵往下静听。那个家人又说道：“当时小的也这般想，疑惑是他家小姐死了，谁知却又不然。后来经小的向他们管家们打听，才知道他们老太太因为他家小姐在我们公馆里闯下这祸，心里又急又痛，懊悔使他家小姐装着这模样儿，本来身体多病，经此巨变，登时一口气不来，便在夜里归了天了。据闻那个林小姐伤势也十分危险，他们延聘医院里外国医士替他诊治，还不知性命有无妨碍，昨夜足足闹了一夜，今天林老爷已向督军署请了丁忧的假，大约暂时尚不能见客，小的所以忙着回来禀知老爷，悉听老爷斟酌办理。”家人说完之后，见缪老太爷没有别的咐吩，随即退后两步，如飞的依然走出去了。

这时候转将缪老太爷说得怔了好半晌，只把眼来望着梅氏一句开不得口。梅氏太太忙笑着说道：“罢咧，人家因为这件事已经闹出这样重大变故，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他虽然不好，跑来逗引你的女儿，毕竟你的女儿替我们争气，又不曾中了他道儿，转落得抱头鼠窜带着重创回去。可知家人们说得不错，还不知他将来性命有是没有？你这一会子再巴巴的跑去同人家厮闹，也觉得不近情理，在我看不如权且将这事搁在一边罢。料想那个林小姐以后再不会像这样女装，一定要改换男子的服式。他们年纪还轻，留着他的脸面好让他重行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也算是你我积了阴骘。俗语说得好，得饶人处且饶人，没的逼着人家走头无路，我的主意却是如此，老爷自家再去斟酌罢！”一番话说得缪老太爷连连点头。此时梳洗已毕，仆妇们早送上点心来，缪老太爷一面吃一面愤愤的望着芷芬，冷笑道：“你且过来，我还有话

问你。人家男孩子改了女装做出不端的事来，可知已经将他的祖母气死了；你这女孩子适才说的又要改做男装，这的定然没有别的说了，不过也想将你父亲气死了，就算趁了你的心愿可是不是？”芷芬笑吟吟的答道：“父亲又来了！女儿方且骂别人乔装的不是，难道自家转去蹈人覆辙，当真装扮男子去欺人不成？女儿适才的用意，不过因为父亲年老，膝下又不曾生过兄弟，将来将我同姐姐都嫁了出去，那时女儿便算不得是父亲的孩子了。女儿打定主见，只自己图一个自立方法，不一定要去嫁人受这些男人家肮脏恶气。倘能自立，就仿佛同男子一样做一个生利的人，不去做一个分利的人，一般可以在父母膝前甘旨承欢，一直等待父母百年之后，永远不违颜色，岂不比较这样深深藏在闺中的好？”缪老太爷听到此处不禁沉下一副严正面孔，冷笑说道：“这些话我都听得厌烦了，不但你这妮子这样说，外间那些不守本分的女孩子没一个不是这样说。说的时候委实有理委实好听，只是到了那自立分际儿，她便父母也忘了，名誉也不顾了，遇着端正些的男人，她就想起她终身大事，乔张乔智的公然去行正式婚礼，一概礼义廉耻都顾不及，只播弄些自由平权的话头来搪塞别人。我虽然不肯便将这一班不长进的女孩子来比譬你，但是你要孝顺我也不在乎一定终身不嫁，不过这嫁人的权限都要出自我们做父母的，你若竟沾染外间文明风气，思量要去做一个平权自由的女子，那是万万不行。我此时且不扰你，你倒是将你的主意说出来我听听，等我同你母亲替你斟酌。”芷芬见他父亲讲话时候声色俱厉，她也毫不畏惧也不羞惭，转笑吟吟的说道：“孩儿也没有别的主意，父亲不是知道的，我们住在福建的那位姨母她膝前不是有一个姨姊姊？记得她的年纪约莫也有二十多岁的人了，去年姨母还有信来，说这位姨姊已在省城女子师范里做了学监，外间仰慕她学问的人很多。孩儿想这女子师范里需用人才定然不少，若是

女儿说到他校里求学去哩，父亲必然不依，好在凭孩儿在家里研究的学术，不见得便不如那一班女学生的程度，虽然教员资格不敢希望，或者同我们那位姨姊商酌商酌，派一点庶务会计的职务给女儿去充当充当，也还不至偾事。父亲若是允许孩儿，孩儿就想暂离这广东地方，跑向福建去碰一碰机会也好。”缪老太爷不待她的话说完，连忙摇头晃脑，拦着说道：“好孩子，我老实告诉你罢，除得学校，别的还可以依你。你若提起学校两个字，我简直同这些学校里的朋友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别人不是我生下来的，我也没有法子去管束他，你再伶俐些总算是我的嫡亲女儿，我断不能眼睁睁的望着你向着火炕里去跳。你提起的什么姨姊姊、姨妹妹我一句也听不入耳朵里。我左右不过两个女孩子，大女孩子兰芬呢，我昨夜揆情度理，她同林家那个小畜生定然免不得做那些丑事，好在她如今已是做了陶家媳妇，败坏的是陶家门风，与我毫不干涉，我也没有这肚皮装他们的闲气。目前只算剩了你这一个妮子了，你若是果然主意已定，不愿听从我做父亲的话，这也不难，你有的是那一柄九狮宝刀，先前砍那林家小厮不曾取得他性命，老实你就再拿来将你父亲惩死了，我那时候算是不闻不见，什么事不好由你胡乱去做？你万一没有胆量，你父亲活在世上一日，你一日休想趁了你的心愿。”

缪老太爷越说越气，渐渐的须发怒张，筋骸红涨。芷芬见这光景，不由俯首下去，一句儿再不敢开口，顿时扑簌簌的珠泪滚落下来。梅氏太太恐怕他们父女相持不下，忙笑劝道：“芷儿不过说了一句顽话，你答应她呢是她的造化，任是你不肯答应他也没有法儿，何苦急得这个样儿，未免转有些小题大做了。”又向芷芬说道：“好儿子，你凡事也不必忙在一时，等你父亲息一息气，有什么意见不好同他商议？在我看，你也回你楼上去读读书罢了，没的在这里受了委屈。”一面说一面又将苹儿唤得近前，吩

咐她伏侍小姐回转卧室，芷芬也便趁势告了别，同着苹儿一路上楼去了。梅氏太太毕竟放心不下，深恐芷芬心中不快或者弄出别的岔枝儿来，暗暗告诉缪老太爷，当晚便同芷芬宿在一处，百般的拿话去安慰她。芷芬这时候却已打定了一个主意，外面并不露出形迹，至于她打的是什么主意，既然芷芬小姐并未发表出来，作者也只好替她权且厮瞒着，留待下文再叙。

且说兰芬自从在母家出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也知道别人一定疑惑她同赛姑另有暖昧，哪里还敢回去？终日只愁眉泪眼的藏在她母亲范氏房里，自己不敢去见缪老太爷。缪老太爷也嗔怪她行止不端，损坏名誉，也不愿意见她。林赛姑这一出新奇戏幕忽的在缪公馆里揭露出来，当时你传我我传你，登时哄遍了全城。都说林赛姑乔装女子，私地里通奸了陶少奶奶兰芬，因为得了便宜，又去通奸她妹子芷芬，不知怎生同那妹子芷芬反了脸了，在卧楼上动刀动枪几乎性命不保。这句话第二天就传入陶公馆里，那时内里的仆婢一个个张皇失措，举止与平时大不相同，不是你同我交头接耳，就是我同他议短论长，虽然不敢径去禀明陶老太太，然而这一番张皇神态简直是要给陶老太太知道的意思，任是陶老太太再龙钟些，到这时候没有个不去追问的道理。众人见老太太动问这事，好生高兴，少不得原原本本、从头至尾将外间听来的消息一一告诉出来。陶老太太那里便肯相信？将头一扭说道："这话打哪里说起？没的叫他们编掉了下颏罢！林小姐好端端眩一个女孩子，怎生会变出男人来了。我还记得当初将他救得上船以后，他也还在我床上睡过好几夜，可怜那林小姐不是老老成成的裹着衾被儿睡觉，动也不敢一动，后来我留心瞧他举止动静，那里会有男人家形状？"陶老太太只管在里说，仆婢们只管在一边笑，彼此议论着。低低说道："瞧我们这位老太太可是背晦了，一点理解儿也不明白，林小姐才得十几龄的人物儿，他同你

老人家睡在一处自然是老老成成的，你叫他不老成想干什么呢？至于同我们那位少奶奶亲近起来，彼此年纪又不相上下，又一般生得花枝儿似的，任林小姐再老成些，到了这个当儿一定会不老成起来了。”大家虽然在背地偷着私议，然而以我们这个后进共和国而论，那时候家庭专制毕竟还严，上下阶级毕竟隔别，谁也不敢将这意思去同老太太辩驳。陶老太太想了半会也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赶紧将兰芬接回公馆好向她问个明白。登时传出话去，命家人们打发轿子去接少奶奶。家人们不敢怠慢，真个带着轿子去接兰芬。走了不多一刻，家人们将空轿子押回，重行上去禀明老太太说：“少奶奶被他们姨太太留住了，过一天才让他回家。至于林小姐的事情，家人们已经打听得清楚，实系昨夜在缪公馆里闹出变故，缪府家人们还说他们老太爷已经命人到督署里去探听林老爷的踪迹，他们老太爷要同林老爷大开谈判，责问他将男作女的罪名呢。”陶老太太听到此处，方才相信那个林赛姑果然不是真正女子，仆婢们适才所讲的话确有征验。别的还不打紧，至于她的那位媳妇成日成夜同他厮混在一处这是她老人家亲眼看见的，一经回想起来，才知道他们那种亲爱分际儿并不全系姑嫂感情，简直是一对野鸳鸯双飞双宿。我家儿子官衔小则也算是个统兵的长官，不料我这媳妇早在家里重重的替他加了一道绿头巾安然戴在头顶上了，只气得她老人家浑身抖战，牙齿儿也就捉对厮打起来。猜是兰芬没有这副颜面回公馆来见我，然而你终不能躲在你那母亲一世，于是天天打发人去接她，兰芬不得已才回家走了一躺。偏生那位陶老夫人却不问青红皂白，见了兰芬便劈头劈脸的骂了一顿。兰芬虽然做错了事，却不肯认错，竟同婆太太勃豁起来，因此不曾隔了一日，又赌气跑回母家去了，陶老夫人却也没法。

可巧那个赵营长赵珏，正兴兴头头的在湖南请了归娶的假

期，偏生又挟着陶如飞回来替他做媒，一位媒人还嫌不够，重又带上一个方天乐，三个人晓行夜宿安抵粤垣。前回书中不是说到陶如飞约同方赵两人一齐转回住宅，陶老夫人正怀着满肚皮闷气，却好对着他们一老一实将前后事迹当面告诉他们得清清楚楚，他们三人更没有一句话可说，大家一步一步的重行退出到厅上，彼此长吁短叹，你也不能劝慰我，我也不能劝慰你，还是陶如飞因为地主之谊，当晚少不得备了一席盛筵款待他们二位。席间，转由陶如飞向赵珏询问道："以前的事迹再也不必谈了，料想林府那边正忙着丧事，吾兄万无再去会晤林先生之理。好在湘中和议尚未定夺，旅长大人又甚是倚重吾兄，不如在舍间耽搁两日，我同着你依然到湖南去罢！大丈夫何患无妻，况以吾兄年纪尚轻，此后再为物色人材，重谋家室也不为迟。"说着，又对方钧道："方兄以小弟这话为然否？"方钧点了点头勉强答道："事已如此也只得退一步想，只当世界上没有这林赛姑罢了。最好赵兄此次转回湖南也不必将这奇异事迹去详细告诉别人，便说这位林小姐已经身故，所有婚约彼此均已取消，别人也没有笑话你的道理。"赵珏此时手里正捧着酒杯子一杯一杯的尽往嘴里去灌，听见他们二人所说的话，便将酒杯放在席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道："世界上竟会闹出这样怪事，便是做梦也梦不到这般幻境。不瞒二位大哥说，自从在家乡初晤那林小姐以后，兄弟久已魂颠梦倒，什么事件都没有心肠去干，以为一生幸福总关系着此人身上，目下方才可以就绪，希冀这番抵粤遂我平生之愿。适才老伯母一番雷轰电掣的话，简直一声头的丧失我的魂魄，那里听得出其中情节，谁知我竟被此人哄骗了几个年头，依旧是镜花水月。我如今细想起来些小婚姻之事尚且十分颠蹶，以后功名事业更复何望？承旅长垂爱提携我做了一个营长，也不是我的本领，毕竟还是方天乐造就成的。那边营里英杰甚多，少了我一个

不过像太仓稊米沧海浮沤，陶大哥若是重返湘中，务请替我婉达旅长，我赵珏自今以往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再不想出肩艰巨了。倘能侍奉老母天年，再将妹子姻事结束，那就算我一生结局。我此刻已是打定主意，明日径自束装就道遄返故乡，我所不能放心的有二人，一个便是刘镛，一个便是郝龙。当初虽由天乐提携他们出来，天乐去后他们同我感情也还很好，陶大哥若是俯念我们近来共事之情，在营里另眼看待他们两人，我同天乐自然知道感激。”赵珏越说越觉得怆然，不由一滴一滴的眼泪都滚入酒杯里面，又恐被那些伺候的家人瞧见，忙用手帕子拭了拭，重又搭讪着向方钧问道：“天乐你呢，行止何如？据我替你打算，不如径自同我向福建一走。我的事虽然中途变故，然而你的事我曾经允许过你，不免要设法替你们撮合，终不成又有别的变故么？”方钧轻轻从鼻中哼了一声，满腔心事因为碍着陶如飞在座不便明说，只说了一句“这事权且搁在一边，此时且缓提起，停一会子等同大哥宿歇时候再斟酌行止罢！”陶如飞接着说道：“赵兄这话讲错了。旅长非常器重赵兄，常常的在背后同兄弟讲起，都称赞赵兄是当今不可多得的将才，如今忽然的飘然远引，将营里一切事务抛掉下来，旅长不说赵兄是恬淡成性，转要怪着兄弟同赵兄一齐回来如何不同赵兄一齐转去呢？况且南边政府竭力搜罗英杰之士，像赵兄这样人物一旦走了，他们一定还怕你投入北政府的旋涡，少不得要责备兄弟误了政府大事。”这一番话赵珏未及答应，方钧转笑起来，说道：“陶大哥这话未免说得过于高远了。论中国目前形势，局面愈坏，生活程度愈高，有几个人肯安贫乐道，不汲汲的巴结上进？南政府既然高高揭着护法的旗帜，定然有一班躁进之士转相汲引，一经号召可以立时罗致数十百人。赵兄他既无志功名，便依陶大哥勉强他重行赴湘，他也未必高兴再谋展布。陶大哥我老实说了罢，赵兄不出，陶旅长夹袋中

未必不另有英才，你还愁你营长一席虚悬无人么？”说罢，不禁烈烈狂笑起来。陶如飞这时候也叫做没法，彼此闷闷对坐了一会，想这番吃酒远不如在营中替赵珏送行的快乐了，杯盘草草，不一时遂终了筵席。

陶如飞命家人们在书房里替他们预备了卧榻，亲自送他们过去，然后才告辞走入里面。陶老太太少不得还另有一番絮聒的话同他谈论，又将平时兰芬同赛姑亲密的样儿形容出来给他看。说也奇怪，陶如飞任是他母亲怎样数说，他却不曾动一毫气愤，除得自家长长叹了两声，却也不提及兰芬的不是，孤灯漏永，枕冷衾寒，转回自己房里宿歇去了。

再说方钧此时同赵珏睡在一处，彼此那里能够酣然入梦？在床上翻覆了一会重行坐起来，案上残灯依然明朗朗的。方钧含笑向赵珏说道："大哥适才说是不再到湖南，这话可确不确？”赵珏急道："这个有什么不确呢？你想我的姻事忽然经此一番打击，世界上竟有的奇事都发现在我赵壁如身上，我还有这副面目再转回去给他们嘲笑？便是他们不忍嘲笑我，我也觉得灰心了。”方钧点点头，又说道："在席上时候承你盛爱，嘱我同大哥一路到福建走一趟，好完却我同令妹的姻事，然而据我看起来怕是又成画饼了。前次我在府上同令堂太太接洽提议这事，伯母像有十分委曲似的不肯擅自答应。当时我还猜不出伯母究竟是何用意，如今出了这一场笑话，前后事迹倒可以瞭然明白，可想悔婚一事还不一定出自令堂太太主张，在其中作梗的定然还是令妹。我虽然不敢武断令妹同那林赛姑有无别的情谊，单以他们自幼儿在一处同学而论，其亲密去处已经与常人不同。后来又知道他们常常会面，令妹纵是孤芳自赏，免不得姓林的挑以琴心，不然一个阿兄主持的婚姻如何不肯承认起来，竟会那般决绝的回我，其中情节可想而知。依我的愚见，最好此次也不必再劳我的跋涉，一老一

实，大哥回去竟将林赛姑的踪迹明白宣布出来，好同伯母商酌商酌，不如竟将令妹许嫁给他为妻罢了。天下多美妇人，我方钧又何苦不为鸡口转为牛后呢？”方钧这一番若嘲若讽的话，说的时候又含着讥诮赵珏意思，不由将个赵珏引得震怒起来，拍着桌子说道：“方天乐，你这话未免欺人太甚了！你安见得舍妹就同那姓林的有何暧昧？忽然出此反覆之论。我赵珏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如何替自家妹子订的婚约竟能由他们做女儿的不肯承认起来；况且那姓林的白白骗了我一场，累得我给万人耻笑，我还去俯就他转将妹子嫁给他为妻？再没志气的人也还做不到此。我妹子悔婚自然有我去责问他，若是再由你悔婚起来，你莫要倚仗你深通韬略，那可我们就拚一拚，看是谁胜谁负。”说着，那头筋已根根的暴涨，双手拍得那桌子价响。方钧知他真是急了，重又笑道：“我们左右不过在此闲论，你果真不以为然，不妨再从长计较，照这样看起来，我倒少不得要陪你走一趟了。”赵珏急道：“你不陪我走一趟，这婚事上面将来我打哪里去寻觅你？你又是行踪无定，万一我妹子肯了，你不在此，更向谁去接洽？”方钧连连答应说：“我便依你，明日你可动身不动身呢？”赵珏道：“不动身在此作甚？你瞧陶大哥也十分不高兴似的，何必在此白打扰他。我此时转心急如火，恨不得立刻返了家园，从今以后闭门谢客，方才趁我心愿。”两人又谈了片刻，方才觉得困倦，不由沉沉睡去。第二天起身之后便向陶如飞告别，陶如飞勉强留了他们几句，赵珏一定不肯，当日真个就打叠行李，出了城径赴火车站，一直向福建进发。

陶如飞亲自送出方、赵两人之后，遂打发人去接兰芬。兰芬得了这个消息，知道陶如飞回家必然听见婆太太告诉他那一番事迹，他既经识透这其中详细，如何肯与自己干休，不由心里七上八下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还是他母亲连说带劝叫他回家，看姑

爷看待你若何光景，万一他竟欺负了你，你的母家不是没有人了，也容不得他无理取闹，你爹爹同你那嫡母他们若是不管，我会拚着这条老命去结识他。好孩子你不用害怕，尽管大大方方的去同他厮见，看他怎样？兰芬此时思前想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别了她母亲范氏，坐了轿子径自回家去见陶如飞。

陶如飞这时候正闷坐在自家卧室里，外面有人通报着少太太回来了，如飞一共也不起身。兰芬掀起帘子趔趄着向房内走进，心下好生惭愧，不由脸上红红的勉强笑着问道："你几时回来的？在这前头并不曾接着你要回来的信。"陶如飞冷笑道："这是我的家，我要回来就回来了。不能由着你的意思，恨不得我老远死在外边才好。"兰芬此时听见他这几句赌气的话，益发心里吃虚，禁不住眼眶里便溶溶的流下泪来。暗念自同如飞结褵以后，夫妻何等恩爱，从不曾反目过一次，如今偏生因为赛姑这一件事闹出这样笑话，平心而论实在是我负了他，后悔也来不及了。想到此际，格外哽咽。陶如飞见她这娇羞神态，知道她心里十分难受，只长长叹了一口气道："你还哭什么呢？当日早点拿定主意，既然瞧出他的破绽便该来告诉我明白，我少不得还要感激你。谁知你一时糊涂，不但白白受了人家欺骗，还累得名声不好，没有面目出去见别人。你仔细想想，可还对得住我对不住我呢？"说着，便走近兰芬身旁去握她纤手。兰芬满以为此次同陶如飞相见必然有大大一番气受，不料事出意外，如飞不但不曾责备自己，转有意无意的用话来安慰，由感生愧由愧生恨，只哭得抬不起头来，也就紧紧握着如飞的手表示自己感激的意思。如飞还待再往下说，不料他母亲已打发一个侍婢来，去喊他到自己房里说话，陶如飞只得舍了兰芬，径自来见他母亲。

陶老夫人向他问道："我适才听见他们告诉我，说媳妇已经回来了，但是这件事你怎生发落她？依我主意，便不将她休了回

去，也该重重责罚她一顿，方才可以稍泄我心头恶气。不知你适才同他会面怎样对付她的？她的那些巧语花言万万不可相信，你大小总还是一个营官，总不能任凭妻子做出这般丑事来，还装着憨儿说是不曾知道。”陶如飞笑道：“我也曾诘问着她，她已知道自己做错了，坐在房里只是尽哭。”陶老夫人急道：“哎哨，哎哨，难不成一哭就罢休了？你通共不曾打一下在她身上，这还了得！将来她胆子越大，做的丑事来越多，到那时候你便砍了她也来不及了。我不相信你做了几年营官，连一点火性儿都没有了，若是被人听见不是要将牙齿笑掉？”陶如飞见他母亲非常震怒，连忙带笑劝说道：“母亲也不必为她生气，但是这件事儿子也曾细细想过，虽然是媳妇不顾廉耻做出这不端的事迹出来，推其原因总还是儿子不肖，平空在路途上将这姓林的小姐弄得上船。母亲当时一味责备儿子，硬生生的将这姓林的交给媳妇去结伴，他们年纪既是相仿，性情又投合得来，少不得自然在暗中通同苟且，若是做儿子的当时不安着歹心，也不至获此显报。上苍主宰，赏罚分明，我想要略骗人家，不曾得手转倒赔贴了一个妻子，这就是神明处分我的办法，所以我在这个当儿也不再去埋怨媳妇，只要她以后知道改悔，已往的事一概都不必谈罢！”陶老夫人冷笑了两声，又因为他说的话也还在理，也没有话可以拿去驳他，转笑着说道：“好好，你既然肯饶恕她，我做母亲的又何必苦苦去同她作对？俗语说得好，不痴不聋不作阿姑阿翁，我且权当作痴聋罢了。”自是以后，这一天祸事竟消灭得无形无影。兰芬也因为感激他的丈夫，彼此相处得较往时尤加亲密。不过公馆里上下人等都不知道陶如飞是何用意，还一味的在背后谈笑，都说他家这位少爷没有志气，这且按下不表。

且表那赵珏的母亲湛氏，当赵珏未曾往赴广东之先曾经寄回一封家信，上面说是已经向旅长请了完娶的假，不日便到广东谒

见岳翁林耀华好娶他小姐回来，娶亲之后少不得也要将妻子先送回家，然后再到湖南的话。湛氏接信之后非常欢喜，便将这话告诉了赵瑜。这时候那个刘小姐秀珊也还住在家里，一闻得这样消息，她心中不无暗暗吃了一吓。因为自己姻事曾由母亲说合要将自己嫁给赵珏，便是连日瞧看湛氏的意思也很想要自己做他媳妇，此次赵珏既已向林家那边去就婚，自己料想是无望的了，虽然说不出口，然而很有些怏怏不乐的形态。赵瑜是个聪明女子，早猜到秀珊心事，不免有意无意的笑向他母亲说道："哥哥这一番跋涉，在女儿看来怕是徒劳往返了。林家小姐的姻事何尝出自人家的主意，都是哥哥一相情愿，也不等待人家是否承认，早兴致匆匆的去向广东就婚起来，岂非可笑？母亲权当我这话讲了玩的，管不到几天哥哥一定要恼得出来。"湛氏笑道："你又来在这里瞎打算了！你哥哥若是没有把握，他如何肯去冒昧就婚？保不定他在广东时候已向人家接洽好了，他才请了完娶的假。任是再快些，这几天里总不见得就同着你嫂嫂回家。"赵瑜见她母亲不肯相信她说的话，也只得付之一笑，就不再往下辩驳了。

果然隔不了几天功夫，湛氏正闲着没事，坐在屋里同秀珊她们闲话，忽的外间家人们进来禀报说："家里少爷同那个方少爷一齐回来了。"湛氏不由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少爷可曾携着家眷没有？"家人又回道："少爷只是薄薄的一肩行李，不像带着家眷模样。"湛氏望着赵瑜说道："奇呀，他向广东去就婚的人，如何回来恁快？怕是要应了你前日的话了。"赵瑜此时听见哥子回家，倒也不甚觉得意外，只是家人们又说那个方少爷一齐遄返，心中老大不很愿意，只微微向他母亲笑了笑，一把将秀珊扯得进房。湛氏刚待起身，一眼早看见赵珏匆匆进了堂屋，先谒见了母亲。湛氏笑问道："你前次写信给我不是说到你岳家去就婚的，如何这一会子又赶得回来？"赵珏飞红了脸，摇着手说

道："母亲再休提起这其中缘故，不是一言可以说得完的，随后缓缓再告母亲知道。此番方大哥已同孩儿一路抵舍，现今坐在厅上，母亲还见他不见？"湛氏想了想，因为上次方钧不辞而别心中不大欢喜，只说了句"方少爷既然有你陪着他，便在这里多住几时不妨，此时也不必急于同他相见了。"赵珏点点头，命家人们将所有行李一一都交入屋里，自家依然出来偕着方钧闲话。还有些当年同学朋友分居城内，少不得偕着方钧重行上街，各处会晤了一番。

湛氏又忙着吩咐厨房里预备了酒席，当晚替他们两人接风洗尘。席散之后，赵珏将方钧安置在书房里宿歇，自己方才走进内室重行同母亲妹子相见。赵瑜又引着秀珊出来拜见赵珏。赵珏又问起秀珊到这福建缘故，湛氏遂替她告诉赵珏，说："刘小姐原奉着母命，一路到此寻觅他表兄方钧踪迹。谁知她刚到了这里，第二天那个方少爷早又走了，我便留着她在家里多盘桓几日，不曾让她回北边去。好在他们表姊弟们明日便可以在此见一见了。"说着又嗔怪他们行踪无定，转累家中父母为你们悬多少心，"譬如你好好在湖南罢咧，又写信告诉我说是到广东就婚，即是去就婚，便该在那边耽搁住了，怎么又冒冒失失的跑回家里来，这不是叫人一点摸不着头脑？上次接到你的家信以后，你妹子瑜儿就笑着告诉我，说你的这件姻事是一厢情愿，人家未必就肯答应你。我还呵斥她，说她是孩子们的话，一共不肯相信，今日你不是分明真个不曾婚娶又转回来了？可想我们年纪老迈的人远不如你妹子的见识，你且将这其中情节告诉我一番，看看究竟是个什么缘故？"赵珏听见母亲这番议论，不由先向他妹子赵瑜望了望，似乎惊讶我这妹子她如何会猜我这婚事的变故，难道那个林赛姑她早经知他是男子不成？赵瑜也知道他的用意，只是低着头含羞不语。赵珏在这个当儿少不得将在广东听见林赛姑是乔装的语告诉了湛氏，湛氏顿时吃了一惊，失声说道："哎呀！林小姐那个

袅袅婷婷的样子，叫人怎生看得出他是个男子？这事也就奇怪极了。”说到此处不禁又想着当初赛姑曾经同瑜儿宿在一处的事，心里转有些突突的跳个不住，然而还指望或者瑜儿也不曾瞧出他的破绽，若是瑜儿已经知道他是乔装，这件事委实有些不大尴尬了。当着赵珏同秀珊在此，又不便向女儿询问，只辘轳的在心里盘算。

赵珏见他母亲半晌不语，又说道："孩儿便因为这件婚事，如今已是灰了心了，立志不再往赴战地，情愿回家侍奉母亲。孩儿想一个人立在社会上，遇着什么事业皆可以替国民出一番力，享受盛名也不在乎一定投入政界旋涡。况且今日南北战争本出无名，以同胞戕杀同胞，南方便胜了北方也算不得武功，北方便胜了南方也算不得伟烈，没的转将孩儿陷在里面，便是博得一官半职，也落得千秋唾骂。方大哥的主意同孩儿也差不多，所以他既不肯做北政府里的爪牙，孩儿也就不肯做南政府里的鹰犬。孩儿一生幸福，经此蹉跌已再不作他想。但是妹妹年已长成，也该提议着她的婚事，当初孩儿觉得方钧为人很是不错，擅自做了主张，曾经将妹子一枚戒指换给方钧，替他们将婚事订了成约，尚不及告禀母亲。后来听见方钧告诉我：说前次他特地到我们这里求母亲允给他的婚期，母亲因为不知道此事不肯答应，他所以又赶到湖南同孩儿斟酌。孩儿想妹子终身的事固然该是母亲做主，然而父亲去世得早，便是我做哥子的替她多了这件事也不能就怪我违法。孩儿在营里的时候已同他说定，准一路转回家中，一者禀明母亲，二者就想替他们完结这桩大事，不知母亲意思以为何如？”湛氏听了半晌，又想了想，方才摇头说道："这事很费周章呢！前次方家少爷到此，依我的意思，觉得既是你做哥子的替他们说定此事，不妨就将你妹子给他放聘，谁知瑜儿听了这话坚执着不以为然，立意同我反对。据她口气似乎怪着你擅自做主，

悄悄的将她戒指换给别人，因此生气，其实内里曲情，还不一定便为这个缘故。”湛氏说到此处，又悄悄的告诉赵珏说道：“她又要悔婚，叫人家退还她的戒指，她在去年又冒冒失失的将人家那枚戒指弄坏了，便是人家退还你的戒指，你又拿什么物件退还人家呢？我少不得也就要帮着她一味同那方少爷支吾着了。论理，做儿女的这样大事，原不该容着瑜儿牛性儿独断独行，但是婚姻这一层关系他们一生幸福，就使勉强将瑜儿嫁了给他，他自家心里不愿意，可想将来的结果也不会好的，我当时所以但说等你回家来再议。你今日已经回家了，你也须细着心替他们揆度揆度，不要弄出别的意外事来叫我担心，我也就不去理会你们了。”赵珏这时候不听这话犹可，听见这话忽的双脚齐跳，暴躁如雷，急得说得：“母亲你太忠厚了，这个如何使得！他安的什么心我也不去管她，但是我做哥哥的既已同人家订了婚约，她有这面目同人家反悔，我做哥哥的却没有这面目跟随着她去同人家反悔。老实说，瑜妹若是死了，这事便罢；她若活在世上一日，我断不能容她不嫁姓方的去嫁别人，别人却也没有这大胆子想来娶她去做妻子。”赵珏越说越气，急得脸上红筋虬结，怒发上冲。湛氏见他这种模样，又气又恨，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呆呆的望着他发怔。

先前赵瑜在房里已听见母亲同他哥子议论这事，自家已是发恼，几次要想走出来当面同赵珏讲论，转是秀珊拦着叫她不用着忙，且待他们母子怎生议出一个办法。后来又听见赵珏震怒起来，说的话越发强横，赵瑜更忍耐不得，掼脱了秀珊的手径自走出房外，一手理着鬓脚，一手指着赵珏冷笑道：“哥哥何用如此着急，妹子的事很小，若是因此将哥哥身子气坏倒值多了。我且请问哥哥装出这个样儿可想并不是替妹子做主，简直安心要同妹子赌气，妹子区区一身原不足惜，然而累及哥哥因此伤了手足情

份，这并不是安慰父母的心，转来叫父母替我们悬心了，而且……”赵珏不等她的话说完，跳起来指着赵瑜脸上问道：“你不用同我冷讥热讽的，我只不理会别的，我只问你：你一个女孩儿家终身的事，不要哥哥做主倒要让你自家做主不成？我知你是个大文学家，说出话来自然会咬文嚼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而且而且，你且说出这而且道理来我听！”说毕，将两手叉着腰胯，挺胸叠肚的听他讲话。赵瑜心中好生气苦，只得勉强忍着又说道：“而且就使父亲在日，当今日平权时代，像这种婚姻的举动也该问一问我可同意不同意？没的冒冒失失、人不知鬼不觉的便将我戒指骗出去给了人家，算是定了我的终身大事。妹子在房里听见哥哥口气，似乎妹子除非死了可以罢休，不然就不能不顺从哥哥的主意。然则做哥哥的不过逼妹子一死，算是哥哥的目的已达。先前我还佩服哥哥在外边历练了一番，见识毕竟与常人不同，说出话来委实好听，什么同胞杀同胞既算不得武功，又算不得伟烈。妹子及哥哥可算是同胞，难不成必要将我这同胞置于死地，然后方才称心满意吗？这又算什么武功、伟烈呢！好哥哥，我也告诉你一句老实话罢，妹子死了倒还没有什么打紧，若是凭着你的鬼祟手段一定强着我嫁给不愿意的人，除非海水东流，太阳西出，或者还可以有这希望。”说毕，赌气一转身早又回房去了。此处只将那赵珏弄得不知道怎生才好，只睁圆了两个眼睛珠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湛氏看见他们兄妹俩相持不下，好生着急，只得悄悄的将赵珏扯过一旁，低言密语的向他说道：“好儿子，这事我劝你不用同那丫头死命去辩驳罢！先前我还不很明白她的意思，如今经你告诉我，说那个林小姐是乔装着女子出来哄骗人的，我将前后的事迹想了想，你这妹子定然有她的主意，断断不能再去嫁方少爷了。我何以说这话呢？她当初同林小姐既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后来又

形影不离互相厮爱，别人不知道林小姐是男子，赵瑜儿不见得就不知道他是男子。万一他们在背地里订了婚约，我们做母亲的不能体贴她这意思，转一味的去逼她另嫁，可想而知定然是要决裂的了。好儿子，你也不用生气，你能同方少爷商议，叫他将你妹子的戒指交还出来，我少不得要感激他，不然，弄出别的岔枝儿来彼此总不好看。”赵珏宁了一会神，也就恍然大悟，重行急着说道：“她有这脸面去索还人家戒指，我却没有这脸面去索还人家戒指。我是堂堂一个男子汉，说出话来到今日忽然反悔，我这颗头可以杀掉，我这句话总不能说出口。罢罢罢，算我做事糊涂，从今以后我也再不管了，你们有本领你们去同方少爷办这交涉罢！她只当没有我这哥子，她也是要嫁人家，我只不帮着方天乐同你们厮闹罢了。他若是肯答应，我又何必苦苦的在这里为难呢？瑜妹她不用做梦，那林家小厮已经被缪二小姐砍得不死不活，这一条性命还不知道将来怎样，便是他重行医治好了，他经过这番羞辱，还有面目出门来见人？瑜妹任是想嫁给他，怕未必遂能如愿，我就拿着眼睛瞧罢。”说毕，就想走了出去。湛氏慌忙一把将他扯着，又急又笑说道：“哎呀！当初系铃也是你，今日解铃一定还要借重你，你如何可以置身事外呢？好儿子，你素来是最孝顺母亲的，你忍心瞧着做母亲的为难，不来帮个忙，转说出这样话来，叫我一个妇人家怎生去同方少爷办这样的交涉呢？”赵珏此时愤气填膺，也顾不得冲撞老母，急得跳了跳脚说：“你们权当我在湖南被敌人炮弹子打死了呢，难道将这件事也来倚赖我？他既不以我的说话为然，又要逼着我讨人家没趣做甚！一千件事都可依得母亲，这一件事宁可担个大逆不孝的罪名，我总没有这副颜面去同人家启齿。”一面说，一面早夺手跑得出去。

湛氏见扯他不住，早急得泪流满面，眼睁睁的钉着他开口不

得。还是秀珊小姐在房里看见这种情形，又知道赵珏业已负气走了，三脚两步早走至湛氏身边，说：“伯母也不用着急，他们少年男子总有些不肯折气。伯母尽管逼着他，越逼他越不愿答应。好在侄女明天都是要同表弟会面的，这事权且交在侄女身上，让侄女缓缓同他斟酌。他也是一个明白事体的人，道不得个便不依我。”湛氏方才止了眼泪，向秀珊小姐称谢不迭，便托她明天会见方少爷时候，将这苦衷向他剖白，能叫方少爷答应了便是大家造化，又长长叹了口气，说道：“人家巴巴的要养儿女做什么呢？我膝下不过仅这两个冤家，你看他们你生姜我皂荚的早闹个不了，做母亲的不曾得着他们一点好处，转预备肚腹来装他们的闲气，几时我一口气不来眼闭脚直，让这两个冤家闹去，我那时候转清净了。”说着又哽哽咽咽哭起来，秀珊少不得又拿话安慰了好一会子，这一天大家都是没精打采。

再说赵珏赌气走到前面，见方钧正坐在书房里手里捧着一本书在那里阅看，一见赵珏出来忙忙起身迎接。虽然不便去问赵珏，免不得拿眼去瞧他的气色，只见赵珏怒容满面，扑通坐下来也不说什么，只是长吁短叹。方钧心里已瞧科九分，知道婚事依然不妙，也只相对坐着一句儿也不开口。停了一歇，赵珏觉得很是没趣，只得搭讪说道：“上次令表姊赶到舍间打听你的消息，只因迟了一日，你已经离了福建。我在湖南时候接到家信，不是曾经将这话告诉过你的。谁知我们这番回来，令表姊还不曾回京，适才我们也见了一见，她和家母她们倒还异常亲密。”方钧惊问道：“表姊在府上耽搁时候已是不少了，怎生还不曾回去？姑母一干人住在京里，亏她倒还放心得下。”说着又想了想道：“好在兄弟不久也须还家省亲，大约可以同她一路北上，少停大哥会见表姊时候，可以将我这意思代为转达。”赵珏笑道：“她知道你在舍间，还愁她不出来同你相见？我适才同家母他们已经

争竞了好一会，谁还肯跑进去同她们周旋，我不如陪着你在这书房坐谈一夜罢。”方钧勉强笑了笑，也不肯问他为着何事争竞，赵珏又不便告诉他长短，转弄成个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了。

赵瑜也知道这件事非秀珊小姐竭力向方钧蹉商不足以就绪，当晚少不得又将自己心事委委曲曲告诉了秀珊，秀珊含笑不语。次日遂在内室里命人将方钧请进来相见，赵瑜避匿在房，湛氏遂陪他们坐了一会，假托有事也就走入自家房间去了。此处秀珊先将母亲上次不放心哥子同表弟的意思向方钧说了一番，又问方钧此后踪迹安往。方钧大略告诉了一遍，说是自家无意功名，在福建也有没多时耽搁，大约仍然转回北京省视父亲同姑母他们一番，然后再斟酌行止。秀珊笑道："表弟如返北京，愚姊可以同你一路就道，家母叠次有信来催促，不过这边伯母坚意留着，婉如妹妹又看待得十分殷勤，一时不好决然舍去。”方钧见秀珊提婉如两个字，不由失声长叹，很露着失望颜色。秀珊便趁势告诉他这边不能附为婚姻的缘故，方钧先前还不肯答应，后来秀珊小姐又坐近一步，低低的向方钧说了一番话，却不知道她说的是些什么，但见方钧当这时候倏的站起身来，向秀珊慨然说道："既是赵小姐有这样苦衷，小弟将来便勉强娶了她，可想琴瑟之间一定不能从容静好。况且小弟近来也新灌输了几多文明智识，难道为着这事向人家施用野蛮手段？不过上次小弟来求亲时候，伯母对着我又不曾将这道理说明，一味的同我支吾，叫我听着如何不气？罢罢，君子不夺人所好，既是赵小姐意有所属，今生算我们没有姻缘之分，只好等待……”方钧说到此，也就有些哽咽声音，不肯再往下说，那一枚戒指早轻轻向手上退下，端端正正的送至秀珊面前，说："这就是赵小姐的珍饰，小弟不便当面交还，便请姐姐替我致意罢了。”方钧这一番慷慨的神情及爽快的言论，不独秀珊小姐觉得出自意外，便连湛氏在房中也感激不尽。正待走出

向方钧陪话，不防赵瑜忽然袅袅婷婷的从自家卧室里走出上前与方钧相见。方钧不由吃了一惊，正不知赵瑜出来相见，更有何用意。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十二回

感挚爱异地结新盟　望和平公园开大会

天下事不可以理遣者，未尝不可以情动。在赵瑜当日悔婚之举原是出于万不得已，无如芳心中所蕴的秘密一时又不可举以告人，其委婉曲折之衷业已辗转忧伤，万难自制。及至方钧坚持前约愤不可遏，赵瑜亦遂恼羞成怒，加之阿兄不谅，亦复据理力争，无怪其以死自誓，几乎决裂。其实方钧为人亦是少年中明白透亮的人物，在广东时候知赛姑为乔装女子，他想到赵瑜当日同他在一处耳鬓厮磨，即使没有别的私情，然而两小无猜难保无婚姻之约，当那时候，方钧对于这件婚事未免已有悔心。及至此番同他表姊秀珊晤谈，秀珊又将赵瑜陈说的苦衷背地里告诉他知道，他益发相信这段婚姻断无指望，纵使坚持到底，不免嘉耦翻成了怨耦，亦非将来身世之福，所以落得做个人情，慨然将赵瑜那枚戒指铿然陈诸几上，可算表示自家已经取消前约了。湛氏刚待出房酬谢他几句，却不料她那爱女瑜儿在房里一一听得清楚，其感激方钧之心几于声泪交下，好在近来男女限制不似当年严密，不由出于至诚，要想来安慰方钧一番言语方才可以对得住他，在方钧却断断想不到此，忽见赵瑜搴帏而立，含悲带泪的先向方钧行了一鞠躬礼，然后哽咽说道："这件事委实是我们有负方先生了！

区区私衷，一言难尽。难得方先生体贴入微，不使我处于万难解决地步，则此后有生之日皆出自先生所赐，诚如先生所谓，今日没有这种缘法，相报之处永誓来生。先生若果不弃，虽不能附为婚姻，未尝不可订为兄妹，从今以后请以家人相处，就请哥哥在上受妹子一拜。”说着，便分花拂柳的折拜下去。转吓得方钧不知所措，慌忙回拜。两人重立起来，只喜得个湛氏打从后边走出，笑说道：“我的孩儿知恩报德理应如此，只是老身对于先生又未免僭居长辈了。”方钧当初虽然也偷见过赵瑜，却不似此番清楚，又见她玲珑娇小，说出话来恻恻动人，真是又怜又爱，转弄得不知所措。此时秀珊已将那枚戒指替赵瑜轻轻套在指上，含笑说道：“妹妹此番举动真是爽快不过，表弟却不可负他美意，还不快快的拜见伯母。”方钧被秀珊一句话提醒，真个含羞带笑，上前重行替湛氏行礼。

湛氏大喜，忙命仆妇们出去请少爷进来好告诉他此事。那些仆妇们当时看见这样情形，无不眉飞色舞的在暗地里欢喜，听见湛氏吩咐，立刻走过一个仆妇，笑嘻嘻的出了二门来请赵珏。赵珏正坐在书房里愁眉不展，知道刘小姐秀珊将方钧请进内室相见，定然要同他提到妹子婚事。料想那个方钧如何肯径自消毁前议，少不得定有一番冲突，还不知此事将来毕竟作何结束，蓦的看见那个仆妇匆匆走得进来，向赵珏笑道：“太太请少爷赶快进去，有要话同少爷面讲呢！”赵珏没好气的答道：“你快去告诉太太，说权且当我死了，他们的事我再也没有这颜面前去过问。要你这样蝎蝎螫螫的跑来请我则甚？”说毕，掉头不去理会那个仆妇。那个仆婢被他这一顿抢白转自怔住了，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更不敢说什么，忙匆匆的依然跑入后面告诉湛氏这话。湛氏笑着骂道：“这是你们少爷不知道内室里的细情，所以还在那里生气。你们这些蠢材该多嘴的地方又不肯多嘴了，你再去跑一

趟，也不必说别的，只说我告诉少爷一句，小姐同方先生已经拜了兄妹了，他自然会理会得，谁叫你没头没脑不向他说出缘故呢？”那个仆妇方才省悟这意思，果然又走至书房，将湛氏吩咐的话一一向赵珏说了。赵珏听了兀自纳罕，暗想方钧难道当真就将婚约取消了么？心中还不甚相信，忙立起身来随着那仆妇一同进入内室，果然见他们花团锦簇的大家都站在一处。先由湛氏向他招手，说道："珏儿快来！你妹妹已认方先生做了哥子了，你以后不要将你这哥子居奇罢！”这一句话将满堂的人都引得哄然大笑起来。赵瑜立在一旁只含羞低首一言不发，赵珏一时依旧摸不着头脑，痴痴的望着他们发怔。湛氏便将适才事迹一一详细告诉赵珏，赵珏将方钧望了望，又将他妹子望了望，然后走至方钧座侧不觉深深作揖下去："难得大哥竟如此爽伉，不教小弟为难，小弟此时感激之私匪言可喻，只好永铭心版的了。”方钧又谦逊了几句，便要告辞出外，湛氏那里肯放，说道："如今可算都是一家人了，方少爷千万不用客气，我还要备一杯薄酒便在内室里大家痛叙一番。”说毕便招呼仆人去准备酒宴。

少停开席，湛氏坐在上面，左首命赵珏同方钧并坐，右首便命赵瑜同秀珊小姐并坐。秀珊因为赵珏在座，迟疑不肯答应，赵瑜那里肯放走她！湛氏又笑说道："这又算什么呢？承小姐盛爱，将我看待像母亲一般，珏儿同小姐便与兄妹无异，难道大家聚在一处，权当这酒席做一个团圞家宴有何不可？”秀珊无奈，也只得坐了。这时候却写不出他们各人心中乐处，方钧一面饮酒，一面细细评较赵瑜同秀珊颜色，觉得各有各的风致，秀珊小姐年纪稍长，矜庄态度，自是不同；赵瑜则秀韵天成，眉目如画，也频频偷窥自己，蕴着无限深情。方钧想着这样美人自己竟无福消受，转让给那个林赛姑，心中委实有些不很甘心。既而一个转念，世间珍物当其未得之先不乏艳羡念头，及至到手之后也不过视若

寻常，转如我今日这番做作，能使芳心里感恩怀德，不惜联为异姓骨肉，且坐在一处容我仔细赏鉴，未始非意外之福，想到此际也就心地涣然，有谈有笑。这一席一直饮至日落时分才各各散坐。赵珏便邀同方钧到前厅去坐，方钧又向湛氏告了扰，然后才随同赵珏出外。

秀珊小姐携着赵瑜的手转入香闺，低低向赵瑜笑道："妹妹这件事可要谢谢我替你出力！所幸不辱雅命，克奏肤功，他日同林少爷成了眷属，不知可想及我这姐姐不想？"赵瑜向她笑了笑，重行说道："我还有句话要问姐姐呢，我哥哥为人你应该在适才时候瞧见他了，性情虽觉得激烈些，然而却是少年英俊。"秀珊不待她说毕，不觉笑道："呸，这时候要你讲这话呢！令兄当日同我们在海船上不是朝夕相见，你还当我同他是初见么？"赵瑜接着笑道："这可更好了，我适才的话尚未说完，我想姐姐此来既然自己做了个青鸟使，谅来对于信中那句缔婚的话一定是同意了。倘真不弃寒微，我倒想同母亲商议，不如目前诸事现成，就聘姐姐来做我的嫂嫂罢！"秀珊听了脸上不禁通红起来，指着她笑骂说："好呀！人家替你出了这番心力，巴巴的趁了你的心愿，不曾得你什么酬谢，转落得你拿话来打趣我。你不用得意很了，万一恼了我，我有这本领立刻叫我那表弟进来，再同你索取那枚戒指，看你可还敢这样摇唇鼓舌似的？有这时候的快乐，也不记得昨夜那种愁眉泪眼向我央告的情形了。"赵瑜笑道："人家同你讲的全是正经话儿，何尝敢来打趣姐姐。姐姐左要我酬谢，右要我酬谢，我替姐姐做了这媒，便是酬谢姐姐了哇！"引得秀珊将赵瑜双手按在床上挠她的痒骨，笑道："你越说越好了，看我可肯饶你！"

两人正在闹着，猛不防湛氏笑吟吟的走得入房，问她们怎生这样快乐，不妨告诉给我听听。秀珊见湛氏进房，忙放下手来站

向一旁含笑，赵瑜盈盈立起，便将适才所说的话，笑着告诉她母亲。湛氏听了兀自欢喜，沉吟了一会，说道："可惜刘府太太住得远了，我们便是两家同意，又教谁去同那边求亲呢？"此时秀珊已移步至妆台旁边，对着一面菱花大镜，轻轻用手理那鬓脚上乱发，口里低低说道："都是瑜妹妹引出伯母这些话来，停会子看来撕你的小嘴！"赵瑜又笑道："母亲真个糊涂了，放着媒人在这里，只要母亲拜托他，这事包管一说便成。"湛氏方才悟过这话。果然到了晚间，命一个仆妇到前面去请方少爷进来，我有话同他面讲，我们家少爷他若有事，就叫他在外间坐着不必同方少爷一齐见我。

方钧听见这话更猜不出是何用意，只得又别了赵珏立即到后面见了湛氏。湛氏当时便将要求秀珊做媳妇请他做媒的话告诉了他，方钧满口应允，说："这事包在小侄身上，不久到了北京定然向家姑母说知。家姑母极爱赵大哥的为人，原有相攸之意，一定允洽。"湛氏大喜，又同方钧谈了许多家常的话。随后又说到赵瑜身上，慨然向方钧说道："不料小女不能奉侍巾栉，仔细思量起来对着你很为抱歉，你们年纪还轻，各人婚姻也是前生注定的不可勉强。少爷此后若是将我家赵珏儿这姻事说成功了，我总觅一个好好女孩子聘给你为妇。你不知道我虽然嫁在福建，我的母家原是浙江人氏，我还有一个内侄女儿名字叫做湛镜仪，今年约莫也有十七八岁了，还是前几年我归宁的时候曾经见过她一面，生得非常美丽，同我家瑜儿站在一处宛似同胞的姊妹，方少爷你放心罢，好歹我不能消受你做女婿，做了我的内侄女婿想也是一般的。"几句话转将方钧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坐了一会，依旧告辞出去。

赵珏见他出来，笑着向他问道："家母请你进去做甚？我不料瑜妹妹认你做了哥子，我母亲同你亲热的份儿连我都当做外人看

待了，同你讲话都不许我旁听，你替我想可不叫我气闷？”方钧笑道：“你这话又错怪伯母了。伯母同我讲话，自然有不能许你旁听的缘由。”说着便将湛氏要秀珊做媳妇的话告诉了赵珏。又笑着说道：“你还在这里说着气闷哩，不知道我心里的气闷比你要加得几百倍，我的一个妻子好端端的被你们白赖得去了，如今已没有娶亲的指望，转巴巴叫我替你来做媒，这又是打哪里说起？”赵珏听见这话，忙放下脸色说道：“天乐，你千万不要听他们的话，我是绝对不能赞成的。你也不用叫冤，便是你替我做了这媒，我不但不感激你，将来一定还要带累你为难。我先前不是告诉过你的，我的婚姻自经这番打击，久已灰心世事，不再作室家之想，你通不见现在有好些文明男女抱守独身主义，你瞧着罢，我不久就要同他们入党去了。况且这刘家小姐在先不曾到北京时候，她的父母久已有心给你为妇，是你说她年纪比你长了些你就不愿意答应。我的妹子既不能嫁给你，要嫁给你的人如今再被我夺了过来，天理人情上也讲不过去，我还成了一个什么人呢？母亲她们不知道其中有这曲折，所以又来闹这把戏，等我进去将这话说明白了，包管她们也要懊悔。”赵珏且说且向里走，方钧不觉笑着拖住他的袍袖，说道：“你且站住！你这是什么用意，我倒要请问你呢。你既知道当初我因为家表姊年纪比我长些，我不肯应允这婚事，如今又过了多少时候，家表姊年纪自然越发比我长了，不见得又会倒转过来。论她的年纪却同大哥仿佛，表姊的为人你又是亲眼看见的，配大哥还配得过，不见得辱没了你。我还记得你住在家姑母那里时候，姑母也曾提过这事。我知道你那时心心念念都在林小姐身上，也不便将这话告诉姑母，随后也就搁过一边了。难道伯母她们有这意思，不是一举两得，你还有什么留难呢？若论目前那些文明男女，外面虽说是抱守独身主义，其实他们总有不可告人的宗旨，不见得真有什么伟

大思想。况且伯母只生了你一个男孩子，你不娶妇，难道便从此绝了宗嗣不成？至于承你盛情替我打算，我虽然经令妹这番打击，少不得也就灰了一半的心，然而因此就讲到终身不娶，小弟虽愚却不敢作此欺人之语。不瞒你说，伯母已经替我计较，要将你那表妹嫁给我，我虽不曾一定承认，然而若果人物不错，小弟也就委曲将就了。”赵珏听他这一番话，不禁笑起来说道：“家母说的哪个表妹要替你做媒？”方钧笑道：“你难道有几多表妹呢？我听见伯母告诉我，说是叫做湛镜仪的。”赵珏听了，笑得连连摇手说道：“我母亲告诉你我这表妹人物如何，你试说给我听听看。”方钧笑道：“伯母说这湛小姐同令妹站在一处简直像是姊妹，可想颜色是好的了。”赵珏大笑道：“奇谈，奇谈！你千万不用相信我母亲的话。这湛小姐若是同舍妹比并起来，像舍妹两个身段方才可以及得她一个，因为我那舍表妹又矮又胖，大约将她的身子劈分了庶几可以同舍妹一样；而且前年又新出的痘花，那副花容上却添了许多圈点，你若是娶了她一定坑死你一辈子呢！我听了也不甘服。”这一番话说得方钧心里冰冷，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既照你这样说去，也只好搁着再讲罢！”两人谈笑了一会，各自安寝。

次日，方钧便要动身回京，命赵珏回上房去告诉这话，湛氏哪里肯答应？又苦苦留他们盘桓了两日，然后才放他们就道。动身前一日，秀珊小姐同赵瑜商议一定要湛氏这边派一名女仆送他们北上。湛氏也防他们表姊弟在路间同走不大方便，遂派遣了一个老女仆伏侍秀珊小姐。方钧也因为秀珊小姐将来要嫁给赵珏，觉得这样办法很是周到。当日便买好车票，湛氏母女亲自送秀珊出门，随后又命赵珏一直将他们护送到火车上方才转身回来。

方钧一抵北京，因为自家在北军营里有失机私逃的罪名，外间也有通缉的公事，虽说那时候像方钧这般人物政府里不大注

意，耽搁下来，那通缉公事也成了一种虚文，然而却不能不有所防备，只得悄悄的先同秀珊抵了他姑母那边。他姑母方氏见他们姊弟回来心里十分欢喜，又问方钧：“你那镛表兄此时究竟安插在哪里？他轻易也不曾寄过家信，不过凭秀儿在福建寄信来时提过他几句，我总放心不下。”方钧便将刘镛现已投入南军的话详细告诉他姑母，方氏也不曾说什么。方钧趁势又问自己父亲近来身体可好？方氏皱眉说道：“你休再提你那父亲身体了，简直一天颓败一天，一总不曾有个硬朗起来的希望。如今同你那姨娘又过得生分了，几乎没有三五日不嚷闹一次。先前你父亲听见你在湖南失败消息急得什么似的，恨不得要亲自去访你一趟，后来经我苦苦拦着，又因为接到秀儿函札说你已经在逃，你父亲方才罢休，只是日日盼你回家，不住的叫人求神问卜，毕竟父子天性。当初他虽然不合听信你那姨娘谗言，如今却是懊悔不迭了。好孩子，你也休记你父亲前事，还该前去看望看望他，好让他放心。”方钧听见这话，不禁泪如雨下，忙用手帕子拭着眼泪，说道：“姑母说哪里话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况且父亲当日怜爱我的光景却是姑母们知道的，总是我做儿子的不好，在外东飘西泊，累他老人家替我担心。就以姨娘而论，她也是个年轻女子，性情浮躁些也是有的，只要她能将我的父亲侍奉得好好的，再能替我家支持这份门户，虽有当初不好的去处，我也不去计较她。侄儿打算在今日入夜时分偷着向家里一走，姑母此时且不用声张叫外人知道。”方氏点点头，说道：“要这样才好呢，足见你的孝心原是不错，你同秀儿巴巴的一路回来不无辛苦，且休息一会，也不用急急赶得回去。”说着又笑道：“这是打哪里说起！秀儿又无故的打扰赵太太那边好多日子，叫我如何过意得去？想起来不久还接着秀儿的信，说他家少爷到广东就婚，如今赵少爷可该将新媳妇带得回来了，他们小两口子想还恩爱？”秀珊小姐这时候本坐在她母亲身

旁听着他们说话，及至听见母亲问到这一件事，不由噗哧一笑，又防着方钧提起赵珏，不免要牵涉着自己，立时避入房间里面料理自家的行箧。此处方钧笑说道："姑母休提这事罢，告诉谁也不肯相信。赵大哥意中原是要向那林家小姐求亲的，此番在湖南得了战功，新近也授了官职，好不高兴，匆匆的赶至广东去完结此事。谁知我们才抵着广东时候，那林小姐早闹出笑话儿来了，赵大哥不但亲事没娶成，还落得一肚皮的呕气，如今发恨连营长都不去做了，依然回转他的福建，我同秀姐姐上火车的时候不是还累他亲自送我们的。"方氏甚是愕然，忙笑说道："敢是那林小姐做出不端的事迹，或是另嫁了别人了？"方钧连连摇首说道："姑母猜的都不是，他那里会嫁了人呢！他是想人家女孩子嫁他，所以闹的动刀动枪，几乎连性命不保，目下兀自躲在家里养病呢。"方钧便将前后事迹一一告诉了方氏，方氏伸出舌头半晌缩不回来，惊问道："难道真有这样奇事？世界上可想是天翻地覆了。怎么好端端的一位小姐会变做男孩子起来，古时小说本上或者有这样事迹，我们还疑惑那些著书的编着谎哄人玩的。就如这件事要不是我亲耳听见，又是你们亲眼看见，万一遇着那些弄笔墨的人把他再编出一部小说出来，真真是你说的，无论告诉谁也不肯相信呢！哎呀，这可也难怪赵少爷气得发昏了。"

方钧重又凑近了一步，低低向方氏说道："便因为这岔枝儿，赵老伯母十分爱我这表姊，巴巴的请我进去，托我向姑母这边求亲，要想我们表姊去做他家媳妇。小侄斗胆在那边便替姑母一口应承了，所以特地告诉姑母一句，料想姑母不怪侄儿擅自专主。"方氏听了非常快乐，强敛着笑容，说道："好呀！你竟不由我做主，擅自将你表姊许给人家了。这却也难怪你，我知道你现今做了他家爱婿，凡事少不得卫护着你的岳母，可是不是？说起来我还不曾问你，这婚娶的日期可曾定了没有？"方钧不觉哭

丧着脸，说道："姑母休提这件事罢，提起来委实叫人不自在。不瞒姑母说，侄儿同那边业已毁了婚约了。"方氏大惊说道："怎的，怎的！怎么你们又毁了婚了？赵少爷婚事不成是因为林小姐变了男孩子，难道你的婚事不成那赵小姐也变了男孩子么？我今天被你弄得一塌糊涂，倒简直摸不着头绪了。"方钧长长的叹道："便因为那林小姐变了男孩子，侄儿婚事所以就不成了。"方氏将头一扭，笑道："林小姐又与你们什么相干？你又扯到他身上去。俗语说的墙倒众人推，你同赵少爷娶不成妻子，都把来推到林小姐身上，我听着很有些替林小姐大不服气。"方钧笑道："姑母你不知道，赵小姐不肯嫁我的缘故，就是因为当初她原同林小姐在一处的。别人不知林小姐是男孩子，她不见得不知林小姐是男孩子，所以她此时只有嫁给林小姐可以解释她当初的私情。我也可怜她有这委屈，方才慨然允许便毁了婚了。"方氏想了想方才明白过来，不由笑着说道："原来如此。这也算赵小姐难得，抱定从一而终主义，不像目前那些文明女孩儿，起先不妨嫁给这个人，过后又可以再嫁给那个人，那就更不成事体了。但是我替你想想，赵小姐既然要嫁林小姐不肯嫁给你，你的表姊姊你又跑出来做媒将她嫁给赵少爷，林小姐同赵少爷都算是有了婚姻的指望，只是你呢不倒转落空了？"方氏说到此处也觉得底下的话有些碍口，便一笑不再往下说。当晚少不得也备了一桌筵席，留方钧在那里吃了晚饭。方氏又将送他们回来的那个仆妇唤至面前，着实道谢了几句。方钧辞了他姑母，径自回家去看他父亲。

方氏母女两人看着方钧出门，然后回到房里又絮絮叨叨谈了好多赵府上的话。方氏笑向秀珊说道："各人的婚姻看起来实在是有一定的，在先我本意要将你嫁给你的表弟，后来蹉跎下来也不曾提议这事。至于赵少爷，当初同我们搭船到北京时候，我又

属意那个赵少爷，想他做我的女婿，不知怎生又没有成议，不料你此番向福建走一趟，转又同赵少爷那边结了亲事了。我适久不是向你表弟说的，只是他的亲事一共还没有着落，我转有些替他着急。”秀珊听见她母亲提着自己婚事，只是低着头含笑不语，后来又因为她母亲说到方钧身上，方才笑说道：“母亲不用替表弟担心罢，那边伯母已经允许替他做媒，要将自家内侄女儿嫁给他呢！”方氏笑道：“这也罢了，我说的呢，那边伯母既然托他替自已儿子出力，少不得也要有点酬谢他的地方。”秀珊又告诉方氏，说哥哥在南军里办事的话。方氏笑道：“怎么你哥哥也叫人好笑，先是帮着北军去打南军，后来又帮着南军去打北军，手扯顺风旗，脚踏两面船，睡屋脊的滚来滚去，一例儿都给他做到了，这还成个什么忠心报国？”秀珊掩口笑道：“母亲又来迂执了。如今当军官的谁不是像这样方才算得个明哲保身，又说是见机而作，有乳的便是亲娘，谁给点好处给我，我就帮着谁去出力。要都是像母亲这样固执鲜通，那些人也不必想升官发财荣宗耀祖了。”方氏听了兀自点头不迭，又笑道：“你这几日在火车上也算是辛苦够了，不如早点睡觉罢。明天有了闲功夫，我还待同你向你舅舅那边走走。”于是母女二人各自回房休息不提。

且说方钧别了姑母一直赶回家里，其时已入夜时分，星月漆黑，幸喜却没有人瞧见他。及至到了门首，那两扇大门已是闭得紧紧的，方钧使劲拍了几下，良久方才走出一个仆妇前来开门，见是少爷回来很觉得出自意外，立即转身进去禀报。方钧随在后面，自己顺手将门关好，打从厅上经过，只见一张桌上安放了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虽有几张桌椅条凳，都是七零八落，灰尘积得有一二分深浅，心中甚是纳闷。走入后进已听见他父亲痰喘声音，提着劲在那里询问仆妇，说：“少爷回来在哪里呢？你还不快快叫他进来见我。”说着又喘息了一会。方钧其时已走入他父

亲住的一间房里，所有陈设也不十分整齐，那个仆妇站在床前，一手替他父亲扯着帐子，他父亲倚在床栏干上用手揩拭双眼，含悲带恨的问道："钧儿你今日回来了，我想你想 得……想 得 好苦。"说着又大喘起来。方钧此时见这样情景止不住心酸泪落，抢上几步先用手去替他父亲敲背，一面含泪说道："儿子多时不曾替父亲请安，不料近来父亲身体益觉衰惫了。儿子身子虽然在外，却没有一时不忆着父亲，父亲不用烦心别的事件，还该保重这身子，把多年的老病赶紧医治医治才好。姨娘呢，如何看不见她的影子？"方钧还待再往下说时，他父亲喘息略定，伸出一双干枯手腕来扯着方钧的手，流着眼泪说道："好了，你回来了，我只求见得你一面，早晚便是死了也落得心安意稳，你还提你姨……"说到此，又四面望了望，那个仆妇知他的意思，忙说道："姨太太早就睡了。"方浣岳又问道："今天那个人来也不曾？"那个仆妇又点点头，笑着说道："还等这早晚呢，若是不曾来，姨太太此刻也不见得就去安睡。"方浣岳又流泪说道："你还提你姨娘则甚？我如今已是懊悔不迭，当初不该闹着娶她进门，硬生生将你母亲气死了还不算，如今又临到我头上来了。我常时想起你的母亲好处，有点对不住她，如今好了，可是我不久也要同她在九泉里相会，我只好慢慢的再去同她谢罪，叫她不用记着我当初仇恨，上帝还许人悔罪呢！终不成你母亲就不看夫妻情份，我死后她还不肯饶我。"说毕，又哭又喘，连那个仆妇站在旁边都听得心酸起来，用手去擦眼泪，方钧一时摸不着内中头脑，只得劝着他父亲说道："父亲凡事总要看开些，不要尽向这凄惶上落想，你有什么委曲，尽管告诉儿子，有儿子替你做主。"方浣岳又摇了摇头，喘着说道："你做什么主呢？我也很不愿意你再去同她结着仇恨，我如今已在病中，悟出世界上一切因果，天下事都是人自家寻出来的烦恼。我当初不娶你这姨娘造这样的因，今

日又何至受她气恼结这样的果？我如今不但不去怨她，还尽着容纳她，或者会有一天解释了我们两人的冤缠恶孽。”方钧听到此处，已不禁双眉倒剔有些气忿忿的，又不敢拦他父亲的话，忍着再往下听。他父亲歇了歇，又向他说道：“我自从赋闲以来手头渐渐不丰，这也是你知道的。难得你当初在营里时候还一百八十的寄钱给我浇裹，我心里着实宽慰。然而在这京城地方支持一份门户委实不很容易，你那姨娘她只顾任性挥霍，我所有的一点积蓄这些时都给她挥霍殆尽了。她嫁我的时候也有好些细软首饰，她是把守得紧紧的一共不肯破费，这也罢了，我不合在先因为贪恋她有点钱帛，以为娶她进门可以人财两得，如今才知道这全是做男人的一番痴想，别人所有依旧是别人的，几曾见过当妓女的将身子嫁了这人，又将她的钱财也肯交给这人，这是万万没有的事。日积月累，眼看得我这门户是支持不住了，门房里的家人说我这穷官儿没有发迹日子，走的走了，都去别寻主顾，目前服侍我的只有这个老王她还算忠心报主，见我病成这个样儿不忍舍我而去。你姨娘身边倒有两个侍婢终日听她使唤，也不管我死活。你在家的时候她还有意无意的装着照应我的模样，一自你到湖南，她益发没有畏惧，成日价在外边厮混。你是我的孩儿，我也不怕你笑话，她说我病成这个模样不能遂她的私欲，她早就在外间七搭八搭，不知怎生同一个交通部里录事勾搭起来。有人告诉我，那厮叫做什么彭璧人，倒是一个年富力强的汉子，约莫有二十多岁光景，两人打得十分火热。先前还瞒着我在背地里出去住宿，目下益发壮着胆子简直不怕人指摘，没早没晚将那个姓彭的引得来家厮守着在一处，别人还讥诮我不会去捉拿他们，你想想我已病得像鬼一般，还有这力气同他们厮拚？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他们胡干罢了。天可怜我叫你卸了职务回来，老实你一时也不必出去走动罢，等我咽了这一口气以后，你将好好的打发

下土，也不枉我只养了你这一个孩儿。至于你那姨娘，我既已死了，她也断然不肯守在我这门里，任她嫁给谁去，你也不必干预她。倒是你至今还不曾娶着妻房是我最悬心的事，在先你不是同福建赵府上结了亲的，论理还该将这件事早早完结，方才可以叫我心里快慰些，不知你的主意如何呢？”方钧见他父亲问及此事，也不便将以上的事迹详细去告诉他，只得权且含糊答应。又见他父亲觉得话说得太多，两片颧骨上渐渐红晕起来，咳嗽得更是厉害，心里又痛又急，忙拿话安慰了一番，依然服侍他睡下，自己悄悄的走出房外。

那个女仆端过一盏茶来，方钧接在手里兀自闷闷的似有筹画光景，怔了半晌，向那个女仆问道：“老爷适才提着的那个姓彭的，你可曾瞧见过他没有？”女仆笑道：“有时候瞧得见他，也有时候瞧不着他，今天姨太太归房很早，那姓彭的在此住歇亦未可知。”说着，她径自走了。方钧一肚皮恶气忍无可忍，在大衣里掏了掏，却好平时带的那支手枪还插在口袋里，也不计较利害，立刻蛇行鹭伏，踅过左边他姨娘住的卧室，隔着几株芭蕉，见绿纱窗子里隐隐露着灯光。他轻着脚步走至窗下，从纱眼里向内张望，只见他姨娘一个人坐在一张大理石桌子面前，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支颐不语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连两个丫头影子都看不见，更没有那个姓彭的在内。自己跌了跌脚，暗念今日不巧，这厮却不曾来，不然我此时便跨得进房用手枪结果了这厮，好替我父亲伸这口怨气，这不是白造化了他。方钧只顾在窗外顿脚，不防那声音大了，将小赛金吃了一惊，用手将灯移了移，提着喉咙问：“谁？”方钧知不能隐藏，忙接着答应了一声：“是我。”一面说一面早掀起门帘进来。

小赛金住的这一重房屋原与右边一带住宅隔别着，所以方钧进门之时她一共不曾知道，如今陡然看见了方钧出自意外，忙放

下一副笑容，说道："哎呀！大少爷是几时到京的？怎么我们连一点影儿都未曾晓得，此番冒冒失失的见了大少爷倒叫我吃了一吓。"方钧却也不同她多话，只是拿眼睛四面瞧望，像个寻觅什么物件似的。小赛金非常灵慧，心中不由猜出他的用意，老大不很愿意，她却不露声色一叠连声的唤着丫头们过来倒茶。那两个丫头刚躲在套房里打盹，听见她姨太太呼唤，彼此都揉着眼睛忙忙的跑得过来。见了方钧，大家都有些觉得奇诧，将茶倒来之后，方钧也不去吃茶，只冷冷问了一句说："我的父亲病成那个样儿，倒不看见姨娘在那里照应着，这半年多的日子不免累了姨娘辛苦。"小赛金忙笑道："这是打哪里说起？你父亲的病应该是我照应的，今天晚上不是在那一边好一会子，适才因为有些困倦，所以才进自家房里歇一歇脚，这些情形我面前这两个丫头她们都是知道的。你父亲病得久了，肝气很旺，他说的话少爷却不可一味去相信他，他要冤枉人到什么田地就到什么田地，平时我都忍着气一句儿也不敢同他分辩，他若是能像少爷这般体贴下情倒没有话说了。但是我听见少爷在南边同人家打仗，说是如今已辞去差使了，外面谣言却闹得厉害呢，又编派着你说是逃走了的，这句话我就不大理会，少爷这次回京还打点什么主意呢？"方钧先前进来时候本挟着一团愤气，及至不曾看见那个姓彭的影子，也就有些疑惑他父亲的话不免误听了别人谗言也是有的；加着这小赛金甜言蜜语说得委婉可听，自己转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少不得又换了一副和悦面目，重行搭讪敷衍了小赛金几句。小赛金益发笑着说道："少爷是几时抵京的，现在行李可到了家里不曾？如不曾到家，我立刻打发人替你取去。"方钧摇头说道："这个正不消姨娘费心，我的行李已经全发到姑母那里去了，我停一会子尚要赶去歇宿呢，怕姑母等候我。"小赛金笑道："这个如何使得？少爷是家里的主子，如何转住到亲戚家

去。少爷虽不计较这些，给别人听了还要责备我的不是。今日已晚不必谈了，明天一早，少爷务必将行李发到家里来，也还有个照应。”方钧连连点头，又说道：“横竖我在京里一时还不出去，稍停几日再将行李发到家里来也不为迟。”

方钧稍坐了一会，随即辞了小赛金，依然出了自家的门，赶到方氏那里住。一路上思量小赛金适才情形也暗自纳罕，想到当初曾经同她冲突过一番，此时倒不见她记着前番仇恨，毕竟是女人家面慈心软，我们这些负气少年涉实有些度量不足，若果是父亲冤枉着她，说她举止不端，这倒要我来解劝解劝呢。好笑方钧虽然如此着想，其实那个小赛金的心事与他大不相同，她近来的举动照方浣岳所说的话却是一毫不错，原仗着方浣岳病势恹恹终日没有下床的指望，她便任意妄为。有时候打扮起来向外间游荡，甚至招纳许多少年子弟，偷期密约出入无忌，内中尤以方浣岳所说的那个彭璧人同他最为密切。

这一天晚上，彭璧人原约定了到小赛金这里来下塌，不料一直待至起更时分，那个彭璧人影子也不曾来。小赛金心里十分不乐，将两个丫头支使开了，独坐在银灯背面在那里长吁短叹静待情人。她哪里想到，冒冒失失的忽然跳进一个方钧进来。方钧进房的神情她早就瞧料九分，知道他已经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少不得要告诉她自己的劣迹。虽然在仓卒之间用了几句话将方钧骗住，又听见方钧一时并不出京，以后有这方钧住在家里，不但自己的举动有许多不便，还怕他窥出动静。他又是个当过军官的，万一再寻根究底被他看在眼里，我这性命保不住不十分危险，因为越想越怕，越怕越恨，看看的斗转星移时将半夜，苦没一个商量的人。在这个当儿，忽然外边有轻轻敲门的声音，小赛金止不住心头跳了两跳，知道是彭璧人来了。立即唤起一个丫头命她前去开门，将彭璧人放得进来。彭璧人才跨进房，早一眼看见

小赛金慵眉愁黛楚楚可怜，猜是她埋怨自己来得迟了，不禁陪着笑脸向她安慰道："真个晦气，不早不晚偏在打从津浦铁路上来了一位车务总管，那个蛮子别的不喜欢，又只喜欢几张麻雀，死命的扯着陪他打了十二圈，打完了以后，大家忙着吃酒，我是假推着身子不快，连饭都不曾好生吃得，跨上车子就赶到你这里来了。你若是因为这个抱怨我，我的委曲真个就无从辩白呢。"小赛金不由笑了笑，向他眨了一眼说："别人家有别人家的心事，倒不在乎你来得迟早，你早来也好，迟来也好，以后便永永的不来也好。"彭璧人笑道："你又来了！这不是分明怪我，我以后为甚要永永不来？便是死了，我的魂灵儿也一日要来一百遍呢！"小赛金笑道："呸，谁同你枉口赤舌的死呀活的乱说。我告诉你罢，我家大少爷叫做方钧的，他今日已打从南边回家，适才不知听了谁的报告，走到我房间里那两个鼠眼睛儿东张西望，连什么地方他都瞧到了。幸喜你不在这里，被那个蛮子纠缠着，若是你早来一刻，怕不有岔子闹出来。我虽然不见得怕他，但是闹出来以后，我终究还担着这虚名儿在他家里，不见得他不能干预我们的秘密。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一时还不见得出去，像这样终日坐在屋里，他又比不得那老不死的病在床上，万一看见你的影子，他是充当过营长的，平时杀人不眨眼睛，你这文弱的身躯如何敌得他过？我适才所以坐在这里愁闷，不料你却跑得来了。"彭璧人骤然听了这话，不由吓得脸上变了颜色，一时间没有主意，只是望着小赛金发怔。小赛金见他这模样，不由噗哧一笑，向他肩上拍了一下说："怎么你听了这话会不开口了，天下事除得死法要想活法，难不成白让他分开我们的情爱？你不用害怕，我问你一句，先前不是听说京里传说，因为方钧通了南军故意打了败仗，溃散营头他掼下来逃走了，陆军部里不是恨得他牙痒痒的，要将他活捉住问罪。如今倒好有多时不听说这话了，横竖你们

在部里像这样消息总还会打听得出来，如若陆军部里要这人时，你不会前去替他出首？保不定还要给你点好处。你瞧我这主意可使得？”彭璧人被他这句话提醒，不住的点头晃脑，似乎称许他这主意很好。当下又重想了一想，向着小赛金笑道：“你的见识真个比我们做男人的还高得十倍，只是这条计策却未免很毒了些，我同他平日又无仇无怨，不能因为我们二人的秘密交涉，转去伤天害理白白将人家性命送掉了。在我看，能够有别的方法叫他不敢干预我们的事最好，正不必跑去向陆军部里报告。便是报告了，好处还是他们陆军部里的人享受，不见得有什么大利益挨到我们交通部里，去同人家结下这样冤孽似乎也不值得。”小赛金见他不肯答应，立即放下脸色，冷笑道：“好好，你果然是个菩萨心肠再慈悲不过。罢罢，你既不肯下此毒手，我也犯不着去勉强你，只是从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你也再不用向我这里来显魂。老实说罢，同我要好的也不止你彭璧人一个，丢下了你，不见得我便寻觅不出一个知心贴意的汉子。哼哼，我倒不曾见过祸事已在临头，你还在这里谈因果讲报应呢！如今换了中华民国了，那些迷信的话一概都已取消，你便将他告发出来，政府里枪毙了他，也是情真罪当，不见得那个方钧当真会在阴曹地府告你一状，叫你去偿他性命。我倒不相信他们那些做总长、次长的动不动就去结果人的性命，其间也保不住没有冤枉，也不曾见他们怕有冤魂来索命。你这豆瓣子大的录事官儿，倒转蝎蝎螫螫妆着做起正经人来，可不把我牙齿要笑掉了。胆小没有高官做，我替你算定命了，你也只好一世做个录事罢咧。若想巴结做总长、次长等的位份儿，怕你这颗良心不去改换改换，做梦也没有你的指望。”小赛金越说越气，倏的立起身子，向案头一个古铜香炉里添了一把芸香，高着喉咙向那两个丫头说道：“你们快点提着灯便送彭大爷出去罢，我们这些恶人住的房屋仔细不要将彭大爷熏

染坏了。”小赛金说这话的时候，那两个丫头只嘻嘻的望着他们笑，却站在旁边不肯动身。彭璧人笑着说道：“啧啧啧，你瞧你们这位姨太太气性很大，人家不过同她商量着办事，没的倒引着她像决了口子似的，滔滔不断说了有两大车子的废话出来。”说着便嬉皮癞脸挨坐在小赛金床沿上，悄没声的向她说道：“我的意思也不是单单卫护着那个方钧。你想，若是照你的那般办法，少不得弄成一个北京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是我彭璧人替他出首，大家推原其故，必定要议论到我彭璧人为甚要替他出首呢？寻根究底，不是转将你我两人的秘密无辜的就要披露出来。你是不怕人的，我毕竟在交通部里混饭吃哩，万一名誉因此损失，再与我这职务上有点关系，被总长他们知道，实行开除起来，以后我靠哪里去谋生活？我家里的那位老母年纪已经就迈，我至今又不曾娶过妻子，这叫做损人不利己。想你最是怜爱我的，道不得便忍心望着我身败名裂？我适才坐在那里默自想了一个好主意，包管告诉了你你也赞成。”小赛金此时依旧气愤愤的撅着身子，冷笑道：“你说，你说。”彭璧人便接着说道：“我这计叫做声东击西的计，当年诸葛亮军师使用这计惊走了曹操的，是再稳当不过。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同我在过一家钱铺子里，他也做伙计我也做伙计。后来我谋就了这部里录事，他也混入北京，便在那个陆军部里充当一名侦探，平时我们会见总算要好不过。我便在早晚去悄悄报告他，说是如此如此，他得了这个消息自然便要赶紧率领兵士前来捕捉。若是果然被他捕捉到手，这未免就太毒了，我想便将这好人给你去做。你在背地里给他一个信，他自家性命要紧，哪里还敢在这北京城里逗留？一定是溜之大吉。我们只要打发这冤家离了眼前，也不必一定要置他死地。至于我的朋友那方面，他们捉获不到方钧，应该怪他们手段不灵，却不能怪我报告的不确。这是两全其美的法子，料想你听了也该以为然的。”

小赛金笑道："你这人真是慈善不过，菩萨不保佑你别的，定要保佑你生一个肥头大脸的孩儿。"彭璧人笑道："我又没有妻子，这肥头大脸的孩儿少不得要累及你的大肚皮了。"小赛金望他一笑，又啐了啐，方才彼此解衣入寝。

再讲到方钧在他姑母那里住着，方氏连日便催着他写回信寄给福建，说秀儿亲事准照这样办理，一经那边择了好日子，或者请他家少爷到京入赘或是我亲自送秀儿到福建出嫁，一言为定永无翻悔。方钧却因为抵京之后，连日不无偷着出去会晤自己一班至好朋友，有些朋友便约他在外间吃酒，兀自忙得不得分身。又迁延了几日，方才静静的坐在屋里将寄福建的信函写好，用着双挂号的邮票亲自到邮局里投递。刚才出门，走不到两条街，迎面遇见前日在一处吃酒的一个朋友，蓦的见了方钧很露出惊讶意思，慌慌张张的四面望了望，失声说道："哎呀！天乐你怎生还不曾知道，兀自这般从容不迫的在街上行走？"方钧不知就里，笑道："你问我知道什么，我在这街上行走又有什么妨碍？"那个朋友杀鸡抹脖似的望他眨眨眼，引他到一条僻巷里行去。方钧心里也十分疑惑，进了那条僻巷彼此站立下来，那个朋友冷笑道："怎生你自家的关系都不吃紧？你可知道有人替你在陆军部里报告，说你潜逃入京窥探政府举动，保不定这时候已有人去捕获你了。"方钧听了不免吃了一吓，忙按了按心神，含笑问道："这话是打哪里说起！我自问生平却不曾同人有这偌大的仇隙，何至诬陷我这样罪名，谁不知道我已同南军脱离干系，我做什么又替他们出力来窥探政府举动呢？"那个朋友急道："如今世界上的事也说不得个公理，只要有诬陷人罪的导线，他管你有仇隙没有仇隙？好像这件事我打听得明白，便是你家那位姨娘同她的情人联合起来告发你的。我同你毕竟是至好朋友，既知道这缘故，不忍无辜的坐视你入人圈套，你自己赶快去打算罢。事机重大，我也不便同你多谈，改一天我们再会。"说

毕，又两边望了望，方才一溜烟跑得无踪无影。

这一番话转将个方钧弄得茫无所措，心中疑信参半，转一步一步走得回来，将送信一件事倒忘记了。方氏见他脸上变了颜色，手里依旧拿着那封信函，不知就里笑着问他道："怎么你去送信的人又巴巴跑转家里，敢是忘记什么言语不成？"方钧摇头说道："姑母这信正不必别劳周折，老实侄儿还向福建去走一趟罢！"方氏笑道："你同你姐姐刚打从福建回来还不曾住得多少时候，如何又要向福建去走一趟？委实你们少年孩子不知道往返的辛苦，在我看你到福建也没有要事，不如还在这京城多住几时的好。"方钧将眉头皱得一皱，跌脚说道："侄儿原想在这北京多住几时，只是外间又闹起风潮来了，硬生生的逼着侄儿无容身之地。"于是便将今日在路上遇见那个朋友所说的话，一一告诉了方氏，又说道："至于他们疑惑我家那姨娘在里面通同作弊，这话却恐未必。那一天晚间在姨娘房里同她相见，觉得她待我也还十分殷勤，又叮咛我叫我将行李移置家中暂住；侄儿虽不曾竟自答应，然而未尝不感激她，彼此要没有深仇，何至便报告我想置我于死地。"方氏听他这番话，不由吓得索索的抖个不住，急得说道："侄儿你倒不要这样托大，你那姨娘口蜜腹刀，奸诈百出。譬如我有时候回去问问你父亲的病，她对着我听也甜言蜜语像是亲热似的，谁知她在背后常常挑拨你的父亲议论我许多短处。他既有心要陷害你，有什么干不出来呢？"方氏刚说到此处，陡然门外有敲门的声音，其声甚急，不似寻常人来往神态。方氏益发吓得要死，连连摆手叫方钧躲向她房里去，方钧此时也觉得茫无所措，真个便揭起门帘跨得进房。适才的话秀珊已听得清楚，正代方钧捏一把汗，见方钧进来，兀自起身迎接，自家转立向房门外面替他掩盖着防人瞧见。

方氏忙开了大门，幸喜并不是什么捕获方钧的军队，原来是

方公馆姨太太打发来的一个仆妇，口称奉着姨太太吩咐立等方少爷前去说话，不可迟误，说毕掉头便走。方氏刚自回她说，方少爷不在这里，那个仆妇也不曾听见。方氏将门关好，战战兢兢的转入内室，见方钧正同秀珊站在一处，不由含着眼泪说道："这事委实不好，刚才是你家姨娘打发人叫你前去，你仔细想想，这不是她特地来诱你入她的陷井？你试将主意拿定了，还是去见她不见。"秀珊忙接口说道："娘又来糊涂了，既然知道是姨娘那边施的诡计，表弟如何还可以去得？"方氏点头说道："秀儿所见一点不差，照这样看起来，这北京地方你万万再逗留不得了。你适才说的要向福建去暂避一避，不如就此走罢！"方钧此时已是茫然无主见，赶忙跑入自家住的那个屋里，将要紧物件打叠在一个皮包之内，随即向方氏母女告辞。捱到黄昏时分，悄悄的上了火车，简直向南边进发。

后来那个彭璧人打探得方钧业已逃去，忙去告知小赛金，还笑着说："便宜了这厮。"及至方浣岳病急时问及方钧行迹，小赛金支吾了几句，是以他们父子自此以后遂终身不复相见，这是后事缓表。

且说赵珏住在家里百无聊赖，终日除得闭户读书，有时候便向外间同几个知己朋友谈笑排遣。这一天正坐在自家那所书房里阅看上海报纸，见南北两方已有停战命令，各派代表在上海租界上开始和议，不觉浩然兴叹，只说了一句："同是中国的人民，在先本不应启此兵争，今日又何消各持意见，眼见得这些代表必然各人有各人的心理，怕这和议一时还不见得遂能成就。在我看起来，他们既分成两派，这其间若有处于第三位的人出来替他们促进和议成立，或者还有点指望，否则，日日言和，还不知弄得末了作何结局呢？"想到此处，兀自恹恹不乐，扑的将那一搭报纸掼在一边，支颐不语。

这个当儿忽听得内室里有谈话声音，好像是母亲同妹子赵瑜在那里辩论什么似的，遂不禁提起脚步蹁蹁的向后边踱去。湛氏一眼看见赵珏进来，忙向他说道："珏儿，你来替你妹妹斟酌看，她因为林家那个少爷病着，她兀自不能放心，他同我要求，叫我放他独自向广东去走一趟。如今各地方虽然没有什么兵事，然而以你一个伶仃弱质又不曾行过远路，叫我如何放心得下？我在此阻拦她几句，她便哭了。"赵珏转头一看，果然见他妹子坐在靠窗口一张椅子上，愁眉泪眼，大有不胜之态。赵珏老大不甚愿意，不由冷笑着说道："母亲说妹妹未曾经过远行怕路途上不很方便，这话固然是不错的了。然而在我看起来，这还是第二件可虑的事，我倒要请问妹妹，即使你到了广东，走到林府上要同他家少爷相见，这相见的缘故究竟持何名义？若说是幼年同学，他如今业已改了男装，别人看着一定要横生蜚议。就依妹妹决心要同林少爷联成婚约，你们又不曾告知两家的父母，妹妹此番到了那里非鸦非凤，叫人家怎生看待你为是。在我看不如将一条妄想划除干净，在这福建地方若遇着相当的人材，母亲从速将妹妹的终身完结了罢，省得妹妹镇日价将这件不要紧的事搁在心上。"赵瑜原因为她母亲不顺她的意思，坐在这里生气，不料赵珏进来益发说出这样不近情理的话，格外怨愤交集，更不同他辩驳，早一摔手躲向房里，和衣倒在床上去了。

湛氏见此情形好生没法，赵珏也觉得十分无趣，冷笑了两声依然向外间行来。时刚逾午，意思想出去寻访朋友闲话，整顿了衣履一步一步向街上踱去。蓦的见道路上的人纷纷传说，大家嚷着，有一班女学生们在公园里开会，好生热闹。我们就不相信，如今世界上的事新鲜花样愈出愈奇了，国家打仗不打仗是那些大人老爷们应该干预的事，与我们做百姓的有什么相干，与他们做女学生的益发没有相干了，怎么她们也要赶在这里闹得烟舞涨

气。还是我们老前辈说的话一点不错，国家拿出白花花银子开设学校，没有别的好处，只是转同那些大人老爷们去做对，怪不这学校是我们中国内不应该设立的了。

赵珏一面走一面听在耳朵里，暗想：据他们的口气，这分明是我适才说的，在南北两派以外处于第三位的人好促进和议的了。不料这样事我赵珏虽然想到，毕竟还不曾做到，如今做到的转在那一班英雄，真要叫我们须眉愧煞了。左右闲得没事，不如就向公园里去瞧瞧她们议论，看是怎生一个办法。于是也不去访那个朋友了，一直折转过来向公园一路行去。其时那条路上果然纷纷拥挤，行人委实不少，及至进了公园大门，两旁绿树参天青苔遍地，又穿过几条甬道，落后到了一座厅上是平时游人憩息之所。早见厅旁柱上用一张白纸高高贴在上面，写着“促进和平大会筹备处”，一条一条的长凳摆设得齐齐整整，男女宾客有席次，丝毫不乱。到会的人大家都列坐在那里了，谈笑喧哗，从纷杂之中都还露着静穆气象，赵珏便在男宾席上拣了一个座头，端然坐下。

约莫停了两刻钟光景，座中诸人不约而同的都伸着头向外边瞧看，原来那一班女学生已经排列着队伍履声橐橐，走得进来。前边有一面绣旗随风招展，白地黑字分明绣着“女子师范学校”字样，大约因为今日这件事不比什么庆贺的纪念，都含着哀感的意思，却一例不曾奏着军乐，越显得非常沉静。演说台旁本来设着她们的坐位，坐定之后，有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妇人先行登台，摇了一回铃，侃侃的报告今日开会宗旨。铃声甫作，顿时鸦雀无声的不似先前嘈杂，随后便由诸女学生继续登台演说。赵珏一一看去，却没有一个认识的，暗想：早知道今日有此盛会，应该将妹子赵瑜约得来，她总该同一班女学生认识。正演说得热闹，外间已有好几个警士装束的人，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张望。原

来当地长官因恐人心浮动，最忌她们这一班躁进的人开会演说，虽不肯公然出来干预，已嘱付警察厅长派有许多警士在那里防范一切，若有激烈的举动，准许他们上前解散，万一解散不听，那可就要借着维持治安的名目，实行捕获惩一警百了。众女学生那里得知？先前不过讥诮政府里没有议和的诚意，后来又讲到政府全不足恃，我辈若是真个希望和平，非得群策群力，由商学界里各立一个促进和平的大会，做两方议和代表的后盾。政府一日达不到议和目的，我们做百姓的理合不纳租税，不能将我们辛苦挣得来的金钱，供他们这一班野心家争权攘利的用度。刚说到此处，那场中一片击掌之声如雷而起，竟有大家站起来喊赞成赞成的。这个当儿那会场秩序着实有些紊乱，好些男人家都猴在凳子上将身子站得高高的，倒像看戏的人看到特别的好处，竟不知不觉要想出个风头起来。前面站起的人挡着后面坐的人眼光，那坐着的也许要站起来了。瞧这样光景，依那些躲在外面的警士，就想闯进来热闹热闹，说也奇怪，忽的从那一班女学生人丛里，飞出一道宝光轻轻落在讲台上面。不独将场里的人陡然噤了一噤，便连场外的人刚要闯进来时候，早被那道宝光将他们吓转回去了。

哈哈，著书的又来讲笑话了，这宝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如何竟能具此绝大魔力？诸君，诸君！这种魔力委实大得很呢，不明白说出来诸君也不得明白。原来这一道宝光闪过之后，便将一个绝标致、绝玲珑的女郎色身发现，猜她年纪也不过十五六龄，至论她的姿颜，不但通福建省里寻不出第二个来，怕统中华一个全国她也要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别人要驳我这话，如何说得这样把稳，我便将适才诸位对这女郎的神态描写出来，就可以算是一个大大凭据。起先她夹杂在众多女学生之中，别人也不曾注意，这一会忽然鹤立鸡群的翘然显露，大家的眼光有个不全行注射在她身上的么？那女郎不慌不忙从人声鼎沸的时间，她也不

摇铃也不讲话，只轻轻的将她那两片纤掌拍了几下。好笑那些人不但不敢嘈杂，连鼻息儿老实都不肯呼吸，怕扰乱了这女郎掌声。那女郎击过手掌，方才提着那莺燕般喉咙说了一句："诸君且请安然坐下，听我一言。"这一句话不过才出樱口，不知为什么大家好像前清官僚奉了大皇帝上谕一般，登时一个个矮挫下来，只听见四下里扑通扑通的坐得屁股价响。坐定了动也不敢少动，居然凝神壹志侧着耳朵在那里静听，那女郎仿佛眼泡里还含着汪汪清泪，慨然说道："瞧诸君适才这一番慷慨激昂的神态，有什么目的照这样子还有达不到的道理，只是我们中国人的热度，外人讥诮我们多则只有五分钟的延长，这句话列强可以说得，我们同胞却万万承认不得，这承认不承认也不在乎口头辩论，倒是要在最后一步上着想。诸君要晓得我们国家责任当初付托在君主手里，今日已完全付托在我们公民手里。君主不能爱国罪在君主一人，毕竟还是少数，公民不能爱国罪便在中国全体。一个人不知道爱国还可以声罪致讨，若是中国全体都不知道爱国，这又有谁来声罪致讨呢？不是简直要应了外人的讪谤，说我们中国非得亡国灭种不可了。据我个人的眼光看起来，一定要说我们便该亡国灭种，这却是没有的事，我又何以见得呢？因为我们同胞心腹里总还蕴着一种自强独立的抱负，不过没有人提起我们，我们便就昏昏沉沉，各人仍去干各人的营私罔利，不知不觉的就把国家撇在脑后，一经有人忽然提起，我们良心上立时也就感发起来，恨不得立刻便将这国家造就到与列强平等的地位。譬如我们今天不过才对着这南北议和一事略略发表点意思，承蒙诸君不以我们为轻举妄动，登时兴高采烈喊着赞成赞成。鄙人不敢菲薄诸君，鄙人所最悬心的：诸君此刻在公园里没有个不赞成的道理，但怕一经出了这公园大门，不赞成的固然不去赞成，便是赞成的也就不赞成起来。照这等看起，转不如仍将这议和重大事件

交给南北两方代表还爽快些，又何须摇旗呐喊要我们这些没有政权的人促进他们做什么呢？”这女郎正在讲台上面高谈阔论，单就她那一种热心毅力而论，真是字字出自肺腑，比较社会上那一班英雌，每逢遇见演说时机，他们必须跳上去出一出风头的不同。其时在座的男女两席虽然不曾哗噪，然而那击掌声音已经隐隐隆隆，仿佛那雷霆隐在云雾里一般，在势要乘机而起。再一看到女郎说到沉痛去处，蓦的从衣襟底下掏出一方洁白手帕，约莫有一尺来长，铺在案上，霎时拳回纤指凑近樱口，下死劲的一咬，咬得那纤指鲜血淋漓，面不改色，低着粉颈挥挥洒洒在那手帕上用血写出八个红字，是“赤心爱国，永永不移”，写到第二个永字，指血已罄，她又在那创痕上重咬了一下，方才将字写完，高高举起给四面坐的人瞧看。这个当儿那一片震天震地价吆喝，真是万窍齐鸣，翻江扰海，人头攒动，不约而同的都喊着：“小小女郎尚且如此热心爱国，我们若再坐视不理，不去少助一臂之力，简直不是人类！”内中又有好些少年站起来倡议说：“我们进行第一便上街做一番示威行动，然后大家拥至军民两署，责问这一班官吏对于此番南北和议是否有所赞同。他们如若唯唯否否，不给我们一个满意办法，我们立刻便闹将起来拚个以身殉国。与其将来做了亡国的奴隶，转不如此刻烈烈轰轰将性命结识了他们罢！在场的人如若有一个不表同意的，我辈就奉敬他这件东西。”且说且将桌上的一个茶盏豁琅琅的向地上一摔，从这一声之中，登时沸反盈天，秩序大乱，便有人结合了大队，势头汹汹的要向外间奔走。

赵珏见这个光景也就雄心勃发，夹杂在里面随声附和的吆喝。这时候厅外的警士哪里还敢怠慢，立刻整齐队伍鱼贯进来，向他们拦阻。这一班人谁也不肯服从，仗着人手众多，劈手将先前进来的那个警士一掌，众人也就一齐上前，扯的扯打的打，一

时搅得大乱，警笛乱鸣，不多片刻功夫已有许多兵队上前捉人，个个背上都扛着锋利无比的洋枪。那些在场的人毕竟都是意气用事，见了这种势派，知道事情不妙，早就见机而作，有打从屏风后面逃走的，有来不及出门跳着窗子向外飞越的，众多女学生也就仓无惶主，夹在人群之中躲避不迭。惟有赵珏很不放心那个演说的女郎，见她依然站在讲台上声色不动，手里还拿着那方血书手帕，脸上转露出无限诚毅颜色，心中着实钦佩不尽。至于那些虎狼兵警，早捕了许多男女，其时又窜上两名警士，鹰拿燕雀的想来扯那女郎下来。那女郎不慌不忙用手推了一推那两名警士，好像随风落叶都跌入台下去了。那女郎然后才跳下台，举起那粉也似的两条玉腕，横冲直撞从兵警中间打开一条道路，已窜出大厅外面。

叵耐这件事已传入督军署里，督军异常震怒，又加派了许多兵队到公园里来弹压。那跌倒的两名警士已经扒起，赶在女郎背后，大声呼唤说："这便是倡议捣乱拒捕兵警的要犯，千万不能放她逃走！"先前进来的兵士以及督署里续派的兵士听了这话，放着众人不去赶逐，都合拢过来围着那女郎不放。此时尚因为公园是游人众多地方不曾开枪，否则那女郎焉能逃得性命？究竟那女郎虽是勇猛，区区弱质如何抵御得过？赵珏焦急万状，又远远的附合在那些胆大的游人队里大声呐喊，拦着那些兵警休得用武。那些兵警哪里去睬他们？将那女郎已逼到公园门首。天色渐渐黑暗，街市上的人已得了这种消息，早纷纷拥拥跑向公园来瞧看热闹，人声鼎沸如临大敌一般。那女郎身手伶俐，凡是有近着她的兵士都被她打退，只是彼众我寡，且战且却，依然出不了重围。女郎面上虽然并不畏惧，然见这种势头不好，心下毕竟也有些张惶起来，刚要出园门时候，不防脚畔有一株古树根儿将那女郎纤足一绊，扑的跌落下来。众兵士大喜，不由分说一窝风拥得

上前，用手来捺女郎。门外门里的闲人没有一个不替她捏一把汗，以为今番这女郎必然被他们擒获了，也都一齐围过来，伸着头垫着脚看那女郎如何施展。那女郎在这跌落当儿，知道要遭毒手，更顾不得青红皂白，倏然飞起右脚，将第一个上前的兵士打退了有好几尺远，意思便想就此站立起来，其余许多兵士那里肯放松一些！齐打伙像饿虎似的都扑过来。危急之际间不容发，不料在人丛里蓦然窜出一个少年，打了一个鹞子翻身，将一众兵士纷纷击退，也顾不得道途漆黑，从万声喧嚷之中扯着那女郎飞奔出了公园。好在一路上闲人甚多，他们几个窜身，已经不知去向，这一班兵士见那女郎已走，却也不去追赶，但施展他们余威，又向园子里去乱行捕获。

赵珏先前看见女郎倾跌，不觉顿足长叹，说："罢了，罢了！"恨不得上去助她一臂之力，又防无辜的闹入这旋涡里要被母亲她们埋怨，正自游移不决，不料居然出来了一个同志，将那女郎生生救出重围，他这一快乐几于无可形容。还有一层奇怪，远远看见救那女郎的人，分明与方天乐模样一般无二，暗想：天乐这时候尚在北京，他断然不会飞到这里，无巧不巧的来救这女郎出险。然而再一思索，那人的身段衣服简直便是天乐，真叫人无从索解。想到此际，更不迟缓，立即挤出人丛随着二人身后一路赶去，隐隐约约越过几重街道，人烟渐渐稀少，那人同女郎的脚步也就缓得下来。赵珏赶紧跨上几步，凝神向那人一望，不是天乐更是谁呢？不由大笑说道："天乐，天乐，你怎生来得这样巧法，是几时到了省城的，你同这位女士认识没有？"方天乐此时喘息略定，也不料到在这地方会遇见赵珏，惊喜交集。那女郎不消说得自然感激方天乐相救之惠，正待开言道谢，赵珏望了望，见路途之间不免有行人往来，大家聚拢在一处很不方便，就先向女郎说道："敝居去此不远，女士如不见弃，可即移玉至舍间一

谈，省得在此招摇别人耳目。”那女郎慨然允许，三人先后行着，一齐到了赵珏家里。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十三回

忆坠欢玉人嗟薄幸　释宿憾公子忏闲情

赵珏因在路间不便和方钧讲话，遂邀同那个女郎向自己家里去暂息一息，那女郎感激方钧援救之恩，也就欣然允诺。三人先后行着，穿过几条街道已抵赵珏门首，赵珏先行进门，早见他母亲同妹子站在阶下向他问道："适才外间传说公园开会，兵警捕捉为首滋事的人，说是枪弹横飞打死的很是不少。我们深恐你也在那里，同你妹子委实放心不下，难得你如今好好赶回来了，不知你可晓得公园闹的这事没有？"赵珏笑着说道："不瞒母亲说，儿子刚打从公园回来的，还邀约了一位女士，要累母亲同妹妹替我招待。可喜方天乐大哥亦已到了，适才在公园门外不期而遇。"湛氏惊问道："方少爷如何这一会子又转回来了？他同秀小姐往北京还不曾隔多少时候，其中定然另有缘故呢。"

他们刚在这里说着话儿，外边的方钧早偕着那女郎盈盈近前，赵珏便一一替他介绍，这是家母，这是舍妹，那个女郎忙上前鞠躬行了初见的礼。此时大家且不走入内室，便都在大厅上面分着宾主坐下来。先是湛氏向方钧问道："方少爷，你的姑母同你表姊都还安好？先前你说是在北京多耽搁几日，怎生又匆匆折回？抵省之后，何不径到舍间，为何又在公园里边同我珏儿碰在

一处？”方钧微微笑道：“侄儿此番来南的缘故，其中细情十分复杂，随后再一一告禀伯母。至于问到侄儿不曾一径轻造贵府，转向公园那地方去走动，也有一种原因。侄儿此行甚是匆促，仅仅孤身一人，来不及多携行李，下了车站信步进城，一路上只听见许多人传说，说是公园里一班女校学生在那里开促进和平的大会。侄儿平素久已抱此宗旨，惜无同志，今日忽然听见这事非常愉乐，又觉得时候还早，便在那里多勾留一会再来拜谒伯母也不为迟。于是随同那些瞧看热闹的人一路迤连行来，其时又见许多人纷纷折回，扬言女校学生业已肇祸，警厅里已派了无数警士去捕捉人犯。小侄骤闻此言，不觉止不住心头愤怒，暗念当这共和时代，中华民国为百姓所公有，不为政府所私有，况且促进和平总算是爱国的作用，不能就妄入人罪，公然去捕捉起来。小侄其时雄心勃勃格外不肯迟缓，飞也似的想去公园探看他们的举动。谁知刚到得公园门首，竟有一班野蛮军士，成大伙的追逐一个女士……”方钧说到此处便用手向那女郎指得一指。湛氏同赵瑜不由吃了一吓，大家都转回头来向那女郎瞧看。那女郎也不搀杂他的说话，只是俯首微笑。方钧又接着说道：“任是女士这般勇猛，终觉得寡不敌众，不料又被脚下树根一绊，几乎遭了他们毒手，我实在怒不可遏，也顾不得凶吉，立刻跳过去打倒几名军士，才救了女士出险。毕竟是女士的造化，适值天色曛暮，闲杂的人又拥挤不堪，我便趁势挈着女士避过他们的眼目。否则凭小侄一身本领，若是同他们再鏖战起来这胜负还未可知呢！”说毕，又回头笑向赵珏说道：“譬如你几时瞧见我的，怎生便知道从后面赶来？但是你既在场，为何竟容他们这般猖獗，就不上前排解排解，说几句公道话儿也见得你的心。”赵珏听见方钧驳他这话，顿时脸上红了一层，勉强笑着说道：“大哥你不知道那些军警委实野蛮得厉害呢，肇祸之顷，谁也不在那里凭公伸说，无

如他们一句都不理你，你若再出一出头，他老实就要捕起你来。我不怕大哥笑话，我在那时候喉咙都喊破了，到这时候讲话还有些呛咳。”说着，又咳嗽了两声，站起来向痰盂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又说道：“我第一件不放心这位女士，她其时发表的意见没有一个人不赞同的，若不是兵警来得太快，大家早就闹入军民两署里去了。”赵珏随即又将那女郎如何演说，如何咬破纤指写成血书的话，铺张扬厉说了一大遍。

这时候早把坐在旁边的赵瑜说得钦佩无似，更不怠慢，立刻跑入后边，取了许多敷药以及玉树神油出来，扯出那女士皓腕，殷殷勤勤替她扎缚好了。见她衣服上面不无沾染了些泥垢，又引着她到自己闺房里，命仆婢将水盆呈上，让着她盥沐，又在箱子里取出几件簇新衣服替她穿换，忙乱了好一会功夫，通共还不曾问着那女郎姓氏。一直等到那女郎收拾完毕重行出来，还是湛氏想起这话，笑向那女郎说道：“今日在公园开这大会的既是我们省里的女子师范学校，可想小姐定然也在那校里读书了。听小姐的口音却不像是我们福建人氏，小姐毕竟贵籍何处，芳名叫做什么，打从几时入这学校的？”那女郎笑了一笑，说道：“承伯母垂问，侄女惭愧得很，今年已经十六岁了，据家父的意思很不愿侄女从事学校，硬逼着侄女老在广东享家庭之福。无如侄女的宗旨与他老人家迥不相同，总以为今日国事已在存亡危急之秋，男子固不容置身局外，女子亦未宜袖手旁观。譬如一肩重担子，一个人扛着就觉得十分吃力，大家分任起来总要轻松得许多，是以侄女虽然蛰处深闺，却时时希望雄飞，断断不甘雌伏，因是想出一个方法，将我那老父骗得一骗，然后才容侄女到这学校。”湛氏接着笑道：“你们听听，这小姐口齿简直同我家瑜儿一般无二，我只恨老天为甚不将你们都变做男孩子，省得你们抱着这一种雄心无处发泄。”赵瑜将她母亲袖子扯得一扯，笑拦着说道：“你老

人家可不用在这里打岔，你听这位姐姐往下说罢！照这样讲起来，可知姐姐入校时候未久，怎生今天又闹出这样变故呢？”那女郎又笑道：“便因为南北议和代表近日仍然各持极端主见，不肯稍稍迁就将这和局联络成功。要晓得目下欧战告终，外人要措置我国的主张，正在那里鹰瞵虎视，东邻逼处益复要制我们死命，哪里还容他们玉帛雍容委蛇坛坫？他们这些大老固然要保持他们权利势力，我就不服我们这些穷而在下的尽让他们醉生梦死，不去促进和平。伯母同姐姐听着不必生气，福建同我们广东不过仅隔着一省，要知道这时候我们广东早已对着和平力持正论，惟有贵省的人物简直至今不曾有所表示。侄女不自度量爰在本校着提倡此议，幸蒙诸多姊妹很以侄女的办法为然，所以特地涑在这公园地方开了一个促进和平的大会，侄女的用意不过想鼓舞鼓舞贵省的同志。不料警厅长官不察愚衷，转以破坏治安来相干涉，侄女其时一腔冤愤无可发挥，少不得便暴动起来，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说到此处又笑了笑道：“侄女此举不免意气用事，原也算不得什么义勇，但是若叫伯母听着，总该要责备我们做女孩子的不守本分。莫说轻易不应该同男人交手，便是这抛头露面，在大庭广众之中公然演说国事，也就轶出规矩之外了。其实要论侄女的心理，只恨我那一柄九狮宝刀还搁在我的宿舍壁上，早知道今日有此变局，应该将它携带出来，像那种野蛮的军警多砍他几个，也好替地方上除害。政府只顾糜费许多粮饷，养着这许多军警为他们干城之选，其实像这样倒行逆施，转觉得地方上没有他们倒还安静些，不知将来可能有这步希望没有呢？侄女手无寸铁，虽然不曾砍着他们脑袋，然而吃侄女一顿手脚，也打得他们鼻青眼肿煞是快活。落后因为他们的党羽越来越多，侄女一个人几乎遭了他们毒手，那就亏这位先生慨然相助，救了侄女出险。”一面说，一面就用手指着方钧，粉脸上很露出异常感激的神态。

随即又恭恭敬敬立起身子，向方钧同赵珏两人问着他们姓氏。

方钧连称不敢，又笑说道："我们还不曾请教女士贵姓，里居何处？"那个女郎含笑忙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小小卡片递向方钧手里。方钧接过一看，原来上面印着"缪芷芬"三个小字，不由惊讶起来，向赵珏说道："原来女士便是陶如飞陶大哥的令姨，你去想想，哪里料到大家会在这地方相遇。"赵珏也便很为诧异，不住的向那女郎上下瞧看，转引得芷芬羞涩起来。又听见方钧提着她姐夫名字，搭讪着问道："原来先生们同家姊丈也是相识？"方钧忙接着答道："陶大哥我们岂但相识，原是自家要好的弟兄，又在湖南战地上共过事的。"说毕，也就从身边掏出一张名片，又向赵珏索了一张名片，一齐递在芷芬手中，芷芬将赵珏的名片略睨了一睨，便随手搁在几上，仅将方钧名字看了几看，不觉犀齿微绽，笑盈盈的说道："原来先生在北军里曾任过军务的，大名鼎鼎久萦寤寐，不图今日在此幸会。"方钧惊问道："小姐如何得知鄙人曾在北军任过军务，这委实奇怪极了。"芷芬笑道："何奇之有？先生当时屡获胜利，几乎连破南军之垒，那时候家姊丈十分危险，殊有性命之忧。家姊时时提及先生大名，我其时便就异常钦佩，无怪今日公园那些野蛮军警不足当先生抨然一击了。咳，以先生抱如此才具，北政府里转不得容先生久于其位，怎生不使豪杰灰心，英雄短气呢？"说罢，连声惋惜不置。此时只将个方钧欣喜得无可言说，觉得美人香口中这一番温谕，比较陆军部里命他去当师长还荣幸十倍。霎时眉飞色舞，虽不免也说了几句谦逊话儿，然那词气之间都含着欢欣鼓舞的意思。

其时赵珏坐在一旁懊悔得什么似的，觉得公园那一番豪举全给方天乐做得去了，自己不能分任过一点半点儿，以至美人青眼只垂向天乐身上，与自己毫不相干，只好看着他们热闹，自己转

坐在一旁一言不发。想了想，蓦然触起林赛姑那件事迹，不由冒冒失失向芷芬问了一句，说道："缪小姐既同陶大哥那边是姻眷，陶大哥在路间误救的那个乔装男子林赛姑据闻也同小姐认识，不知可确不确？"缪芷芬此时不料赵珏会提起这事，像是有心奚落自己一般，心里十分不快，蹙起两道蛾眉，冷笑了一声说道："不错，这姓林的起先原同我相识，后来便因为他是乔装，几乎被我砍掉了他的脑袋，这种龌龊的举动毕竟是我们中国社会上的孽障，后来我打听得他这装束，原是他的祖母因为迷信上逼着他做的，与那些有意出来欺骗人的其中究有分别，况且他经我惩创以后已经异常悔过，立刻改换了男装，这也算是他迁善之勇，不知先生同这林赛姑有何瓜葛，转殷殷来垂询此事，若谓先生是吐辞轻薄故意同我取笑，以我与先生方是初会料应尚不至此。"这几句话侃侃而谈，早将赵珏噤住了，也悔自己过于孟浪，顿时将个头低下来无言可答。转是方钧笑着说道："小姐若问此事，其间曲折很多，也非此刻一言可尽，总之我们这位赵大哥也是因为误认那个林小姐是女子，闹了许多笑话，小姐随后自理会得，此时且不必向赵大哥追问，转叫他听着难受。"芷芬方才明白，只得一笑而罢。

惟有赵瑜先前尚不知道这缪小姐就是砍伤林赛姑的人，看着芷芬非常亲爱，此番听见他们这番说话，心中不无微含羞愧，转默默的不似适才高兴。芷芬却也不曾留心，湛氏在旁插口笑道："好呀！提起缪小姐来倒还是熟人呢，亏你当时忍心下得这般毒手，你通不知道这林少爷是我家未婚的女婿，万一那时候你将他砍死了，我们此刻同你相见一定要兴问罪之师，怕你逃得出那个公园转逃不出我们舍间了。"这几句话说得方钧同赵珏都失笑起来。赵瑜羞得绯红了脸，站起身子想避入后进去不再坐在厅上。芷芬眼快，早已走过去一手扯着赵瑜笑道："原来如此，这原怪妹

妹太卤莽了。早知道是姐姐的郎君，决然不肯同他反脸，幸喜伤痕不重，妹子由广东出门时候听说他已经大好了，还请姐姐将心放下，千万不要责备妹子，妹子只好等待姐姐结婚佳日再行赔罪罢了。”赵瑜被她说得益发羞愧，待要走脱又被芷芬紧紧扯着，只得依旧坐下。方钧又笑道：“缪小姐也不必提起谢罪的话，将来最好便请小姐将我妹妹这段姻缘出点力撮合起来，比较给他们谢罪还好。”芷芬慨然笑道：“这件事尽管交给我去办，包不误事。倘若那林少爷亏负我这姐姐，好在我的那柄九狮宝刀还在身边，管叫他再尝一尝那宝刀风味。”说的众人都大笑起来。湛氏也是十分欢喜，便要留着芷芬在此晚宴，芷芬辞谢道：“伯母盛情侄女此刻却不能叨扰，因为适才这场乱子，还有好些同学怕已被他们捕获而去，这事由侄女一人发起，何容连累别人，少不得要赶回校中商量办法。况且他们也不曾得着我的消息，怕她们也在那里悬心，老实伯母这让侄女回去，相见有日也不赶在这一时宴会。”湛氏见她说得有理，却也不好勉强相留，只说了一句：“此刻权让小姐回校，等待事平之后，明晚便请至舍间还有要事同小姐斟酌呢！”芷芬连连答应，便翩然起身告辞，又向方钧依依的问道：“方先生你可否便寓在此处？明天如没有别项要事，我再来访你罢。”方钧点了点头，又说道：“这件事万一他们蛮横，小姐还须给一个信给我们，我好同我们赵大哥再邀约许多同学，务必同他们力争上游，主持公论。”芷芬点头称善，大家将她送至二门。

且不表缪芷芬只身返校，再说方钧一干人送出之后重行转至厅堂，赵珏先问他怎生又从北京到此的缘故，方钧便将他姨娘陷害一节告诉他们知道，是以北京城里万万再勾留不得，姑母连夜促我动身。说毕，又笑向湛氏说道：“伯母委托的事幸不辱命，家姑母甚以此举为然一口允许，本叫侄儿写信回复这边，不期信

刚写好便发生这事，是以不曾将信送入邮筒，如今已由小侄亲自带来，现还放在随身衣包里面呢，等待明日出城取至再呈给伯母阅看。”湛氏听见这话，着实道谢几句。方钧转身又向赵珏道贺，说是恭喜恭喜。赵珏脸上红了一红，也不同他答话，只是低着头闷闷不乐。当晚少不得又替方钧接风洗尘，方钧暂时便住在赵珏那里，没有一定的去所。

缪芷芬返校之后，同学人等看见她安然回来，忙着上前问她适才怎生脱险。芷芬略将遇救的事说了一遍，又转问他们同学有几多人被军警捕获，此后怎样向官署里交涉。同学随即又告诉她，说是那时候虽然有好些警士上前解散我们这会，我们当时不肯服从，他们也没有法子可想，口里虽然声称要捕捉我们，其实不敢擅自动手，所以我们同学的倒不曾有一个人被他们啰唣，其余被警士捕获的转是那些来宾席上的男人，后来我们打发人出去探听，说是警厅厅长也深恐因此鼓动各界公愤，便在沿路上已将他们释放去了。我们一直等到这时候只不见你回校，转猜摸不出缘故，正在这里悬心，不料你也安然回来了。据校长意思，便拟命我们不必干预国事，大家以求学为本，适才还说了许多训饬的话。我们也不曾有一定的办法，横竖这件事原是姐姐发起的，以后这会如何进行，还是就遵守校长的约束不去干涉呢？芷芬冷笑道：“这个如何使得！我们做学生的求学固是要紧，不过南北之争一日不息，国事一日不得承平，久而久之相持不下，必有第三人出来干涉。我们自家的事一经要别人干涉起来，那个还成是什么国体？国不亡也就亡了。中国既亡，我辈学成又有何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况且中国人做事大家都晓得是虎头蛇尾，又说是五分钟点热心，我们权且不必问这件事做到底究竟何如，第一先要将这几句羞耻的话洗刷得干净，然后才可以称得起做了个中国国民。军警不干涉我们，我们此后固是要尽力去做；

若是军警依然来干涉我们，我们此后益发要拼命去做。依我的愚见，此时且不必同校长商议，再等些时，我们偏要在那公园里开会一次，形式上都要叫福建省里各官署衙门知道我们做女孩子的尚有此热心毅力，不容易被他们任意摧残，他们也是中国一份子国民，道不得个便没有这种爱国的良心？竟生生的同我们做对。万一他们手握政权的因为我们也感动起来，只须由督军署里发给一纸电报主张和议，比我们成篇累牍的还有效验呢！我的话诸位若以为然，就请举手表示。”芷芬刚说完这话，众多女学生无一个不眉飞色舞，立刻举起数十条皓腕像个肉林也似的。芷芬十分高兴，又讲了许多闲话，然后才纷纷散去各归寝室。

芷芬这一夜便不曾好生安睡，固然由于日间同军警相持不无辛苦，再一想到那个救我的方姓少年，真要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今社会上凉血的人物很多，像方先生这种人倒也不可多得，越想越觉得欢喜，反侧辗转有大半夜功夫，方才沉沉睡熟。次日校中虽然照常上课，论自己心里，急于再想到赵府那边去走一趟，告诉他们昨日情事。因为方钧说过这话，如果警厅里当真将女学生捕获前去，他们一定要纠合同志出来力持公论，芳心里深恐他们悬盼，是以虽在教室中坐着早已神驰不定。不料刚才下了课以后，校役室里已送来一纸名片，是赵瑜的名字，上面并写着“准今晚邀约芷芬到舍小叙。”芷芬接了此信非常欣慰，等到日落时候，她便请了事假出校乘坐一辆人力车，如飞的径向赵瑜那里行去。彼此相见之下，赵瑜第一句便问她同学是否被捕，芷芬便将昨日的事告诉了一遍，大家方才将心放下。芷芬当时四面望了望，见方钧同赵珏俱不在座，不由含笑便向赵瑜问及方钧，赵瑜笑道：“他们今天曾在家中私议，恐防警厅无礼，真个拘留贵校学生，他们现已邀约同志准备出来干预这事，停一会子包管他们也要回来了。”芷芬点头无语，湛氏早已命人预备筵席，就

摆设在内室屋里。

席间，赵瑜便向芷芬问道："既是老伯当初不许姐姐到敝省求学，后来怎生又容姐姐就道呢？"芷芬笑道："这话说来甚长，家父是前清官僚，生平不以新学为然，尤以我辈女孩儿家入校求学为不安本分，我们做儿女的既不能承欢膝下，何可以求学的缘故转去触恼亲心？妹子当时想来想去只得变通办法，少不得要负一个欺瞒父亲的罪名，背地里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寄给我们姨母。我这姨母她原在师范学校里充当职员，就嘱托我那姨母假说病危，务叫我到她老人家面前一晤。家母那时接信之后，悲痛万状，同家父商酌，要亲向福建来走一趟，家父念她们姊妹之情不好固执，便答应了。家母立刻携着妹子就道，及至到了贵省以后会见姨母，姨母安然无恙，遂将妹子用意告诉家母。家母听了兀自没法，只得由我办理。家母住了不多日期依然返回故里，妹子自此便随姨母在学校里做了学生了。妹子还有几句良心上的话，不妨告诉伯母同姐姐罢，侄女此番权诈，从表面上看起来固然觉得是求学心重，然而我心里所蕴蓄的志愿，却不仅仅乎在求学这一件事上，因为求学获益不过造就了我的一身，倘能因求学而替国家做出一番事业，方才可以保全我这一国。我们一班姊妹们总以为入了学校知识便开通了，名誉便成就了，舍此以外几于一概不问，全国的重要担子都把来交给在那些男子身上。照这样讲起来，那个上帝当初造人时候，何不都造出些男子，又叫我们这些女人在世界上做什么用呢？是以侄女听见南北两方久久相持不下，遂不自揣度，联合着同学姊妹们出来干预，这不过是我们发轫之始，至于以后遇着国家出了什么变故，侄女总还想帮着全国国民，群策群力一力进行呢。目下欧战告终，譬如那青岛地方应该归还我们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理由，无如我们国势不振，竟有人出来挟持强硬态度要攘夺为彼所有。政府一味敷衍，传闻外

交上着着都归失败，这还了得？少不得将来还要借重我们国民魄力，好做政府的后盾，一定要闹到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办法。侄女计划已定，到那时候自然有一番表示，伯母同姐姐且看着再说罢！”这一番话说得赵瑜心悦诚服，口里也称赞不出什么，只是点头无语。

彼此正谈论得快活非常，外面已有仆妇进来通报说：“方少爷同我们家少爷业已回来了。”赵瑜便站起身子，说请他们进来。少停，方钧同赵珏先后走入后堂，同芷芬相见。芷芬便将昨日的事约略告诉了方钧。赵珏便望着方钧笑说道：“如何？我说如今是民权大昌的时代，他们手握政权的断不至公然摧残民气。转将大哥今天白忙了一日，停会子还须着人去告诉他们一句，明天联合到督署里的举动可以作罢了。”方钧笑道：“这件事虽然算是和平了结，缪女士她们的宗旨不见得便从此罢手，怕还要继续进行。我们明天纵不到督署，大家就是在一处会议会议也不嫌过分。况且山东交涉渐渐发生，我们除得促进和平又须料理这抵制外货的事，也须得大家商议一个极文明而不暴动的方法。”芷芬听见这话，拍手笑道：“知音者芳心自同，可想这件事我方才同瑜姐姐提议着，方先生也就思量到此，我们中国的全国青年倘能个个都像方先生这样热心毅力，还愁没有富强的日子么？”方钧此时尚未及答应，赵瑜从旁笑道：“好一个知音者芳心自同，照这样看起来，方大哥便算得是芷芬姐姐的知音了。”芷芬经赵瑜说破了这句话，自己也觉得出言过于亲密，任她是个生龙活虎的女郎到此也就不免羞云微展，笑了一笑，指着赵瑜说道：“我倒瞧不出姐姐竟会说这些俏皮话呢！我要不因为同姐姐初会，看我有得轻饶了你。”赵瑜笑道：“罢罢罢，我久知姐姐厉害，何敢来捋姐姐虎须！幸喜姐姐今晚不曾将那柄九环宝刀携带出来，否则姐姐还怕不砍断妹子的右臂以为出言不慎者戒。”芷芬拍掌笑

道："我知道姐姐不但恨我，而且恨我那柄九环宝刀深入骨髓。其实妹子那柄宝刀业已懊悔错砍了姐姐的那人，如今何敢再来错砍姐姐，等一天好让妹妹那柄宝刀捧在手里，在姐姐面前亲自谢罪何如？"赵瑜本是无心的话，不防芷芬暗暗牵涉到赛姑，便像适才的话全是替赛姑不平一般，回想起来好生惭愧，立刻将头低得下来盈盈的无言可答，引得席间湛氏，席外的赵珏、方钧都觉得十分好笑。湛氏深恐她们闹顽话闹恼了，忙搭讪着说道："方少爷同珏儿可曾吃过夜膳不曾？若是还不曾吃，不嫌简亵，便在这席上饮杯残酒可好不好？"方钧笑道："伯母请自便，侄儿同大哥已在朋友那里吃过晚膳了。"湛氏笑道："既这样说，你们还请在前面去坐罢，好让她姊妹们在此多谈一会儿，我不虚留你们了。"方钧连连答应，随即同赵珏走出后堂。此处他们席散之后，赵瑜坚要留芷芬在此住宿，芷芬也爱赵瑜性情和蔼，慨然允许。

当夜两人便在闺中挑灯闲话，芷芬又提到在广东时候怎生同赛姑在一处的事迹，又悄向赵瑜问道："姐姐这件姻事如何搁着久久不提呢？"赵瑜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同姐姐虽是萍水相逢，然承姐姐不弃愚顽引为同调，像这样事件也不须再瞒姐姐。"赵瑜说到此处，便将当初同赛姑在一处读书，本来不知道他是男子，入后因为形迹太密，食则同席，寝则同榻的话一一告诉了芷芬。芷芬不觉笑起来，说道："原来这林少爷便因为这乔装上面占了许多便宜的，无怪他凡是遇着一个女孩子，都把来当做姐姐看待，千方百计的想遂他的心愿。哼哼，若不是做妹子的眼明手快，几乎也落了他的圈套。姐姐不要怪我卤莽，当时我虽然砍了他一刀，也算是着实教训他的地方，使他不可一味的欺我们姊妹。只是我腕底留情，不曾损他性命，万一遇着一个再比我激烈些的，何苦将自家有用身躯白白的死于女孩儿剑锋之下。我们当初要好的时候，妹子未尝不羡慕他温柔聪慧，如今细想起来他

这人只是柔媚有余刚强不足，殊非男儿有志上进之道，听自经创痛之后，已经着实改悔，这就很好。要晓得上帝既然赋畀他一个男人形质，原想叫他克自树立，在家则做一个令子，在国则做一个贤豪。他们太夫人舐犊情深，无端的命他将男作女，在小时候还可以视为儿戏，你既已开了知识，如何只一味的将错就错擅自出入人家闺闼，损坏人家声名？人知之既丧他的道德，即使人不知亦未免负疚神明。譬如当初就算遂了他的心愿，万一我愿意嫁了他，他又置姐姐于何地呢？可想还是个随波逐流，毫无定见。这种人不但负了他自己一身，还负了姐姐待他一番好处，我此时毕竟还替姐姐抱些不平呢？”赵瑜见她这番话，很有些触起自家心事，想到赛姑薄幸，不禁潸然饮泣珠泪盈腮，转默然不发一语。芷芬向她笑劝道：“姐姐你尽哭这又做甚呢？我们中国女孩子没有别的本领，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是将眼泪来洗面。须知姐姐便是哭一世，这一副伤心涕泪，总不能打从这闽江里一直送到珠江，叫林家少爷捧一掬清流去辨酸咸之味。依我的意见，凡事总须有个切实办法，林少爷他负了良心能够不来，他也不能禁止姐姐这边不往。妹子虽非押衙，倒愿意以黄衫自任，随后等我先通一封函札给林家少爷，他若是明白的自然会来料理这桩姻事，他如果依然置而不理，看我在校里请几日事假，少不得亲自回里一趟当面去同他交涉，看他究竟怎生对付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欺负姐姐就同欺负了缪芷芬一般，看我可得饶他不得饶他！”芷芬愈说愈怒，简直有些眉横杀黛，眼露锋芒，转将赵瑜吓得粉面失色，忙破涕为笑，说道：“姐姐请息一息怒，姐姐这番热肠妹子很知道感谢，但是事已如此急切也难于料理，只好随后再累着姐姐罢！”芷芬凝神了半晌，一手搭在椅上只不开口。

赵瑜又搭讪说道：“姐姐还不知道我所处的苦衷呢！家兄因为被他所误，婚事托诸空谈，又迁怒在妹子身上，百般阻挠不许

我同林少爷结婚。早年他又瞒住我，同前日救姐姐那个方少爷订了婚约，妹子因为心里横亘着这事，自然要同家兄龃龉，决意悔婚，难得方少爷体贴妹子苦衷，慨然允诺……”芷芬听到此处，不禁眉飞色舞，拍掌笑道：“好呀！方少爷这种举动才不失为英雄作用，但是姐姐对于方少爷将何酬报呢？”赵瑜脸上红了一红，低低笑道：“我们做了一个女孩儿家，对着他们怎生有酬报的去处？家母爱他的为人，后来命我们结为异姓姊妹，不然近日我们相见之顷，如何能像那样不拘形迹呢？”芷芬一面听一面只管出神，也猜不出她想到什么去处，只觉得有些形神不属。赵瑜望着她良久良久，彼此都默然相对，半晌，赵瑜忽然笑起来，望着芷芬说道：“妹子倒想起一件事来了，倒不妨同姐姐斟酌。姐姐适才责备妹子无以酬报方家少爷，这句话委实一点不错，然而妹子此时却有酬报方少爷的去处了。妹子此身既属林姓不能同方少爷附为婚姻，论方少爷的为人，其少年英锐，见义勇为要算如今社会上不可多得的人物，姐姐又是英姿爽飒迥异凡庸，与方少爷正是天生嘉耦。好在他对着姐姐又有前日一番义举，感恩报德，姐姐亦不当置方少爷于膜外，妹子不揣冒昧拟替方少爷向姐姐乞婚。若蒙姐姐俯允，在妹子既可以酬其悔约之情，在姐姐亦可以报其相救之惠。姐姐是须眉巾帼，谅不以妹子为唐突，便请慨然金诺。妹子知道方少爷若听见这事，包管他要喜而不寐呢！”赵瑜说毕，只望着芷芬嬉嬉的笑。芷芬初时听了尚有些不耐烦的形状，后来却不曾动怒，停了半歇转用手这着赵瑜笑道：“好呀，别人家方替姐姐在此设法要成就姐姐的好事，我不料你不来感激我，转拿这些胡话同我取笑。”赵瑜笑道：“谁敢同姐姐取笑？这件事细想起来，真要算是天作之合呢！姐姐我益发告诉了你罢，方少爷的婚姻一直至今已历过无数曲折，妹子固然是悔了婚了，他在先还有一个表姊，自幼儿他的姑母便愿意将他表姊嫁

给他，后来耽搁许久也不曾定议。不料这位刘小姐前此又到舍间走了一趟，这刘小姐为人却也温柔贤淑，又被我母亲爱上了，一定强着方少爷出来做媒要他做我的嫂嫂。如今这事算已成熟，我哥哥虽然失之于林，却喜得之于刘，惟有方少爷独自向隅迄今未有良匹。不图在公园里竟遇见姐姐，这不是上帝在暗中有意无意的专叫他等候着姐姐吗？”芷芬微笑了笑说道：“一件事到了姐姐嘴里转说这般委婉好听，若是叫姐姐去充媒婆，怕世界的情人都一例的成了眷属呢！好在妹子年纪还轻，一时尚提不到家室之好，且放着随后再看罢！”两人说了大半夜闲话，彼此都有些困倦，遂展衾而卧。

次早起身，芷芬依然别了赵瑜照常进校去上课，后来那个和平大会却也开了好几次，不过官中虽然不曾加以严重的干涉，却也不肯信从，一直迁延了好久。赵瑜背地里也曾将向芷芬所谈的话告诉赵珏，叫赵珏转行告诉方钧。方钧听了自然欢喜不尽，平时他们借着朋友名义也时时同芷芬相见，只是急切不敢提议这事罢了。芷芬起先决意要替赵瑜同赛姑将他们的婚事撮合起来，没事时候便自己思量一个办法，想恳恳切切由自己写封函札责问赛姑，要强迫他亲自到福建来乞婚。后来一个转念，因为当初曾经同赛姑反过脸的，若是由我写信给他，万一他纪念前仇置而不理，不是转误了赵瑜大事，因此总不敢冒冒失失的下笔。由是又耽延了好些日期，每次会见赵瑜，觉得赵瑜虽然不好意思追问此事，然而自己总有些抱愧。有一天忽然想到自家姐姐兰芬，她同林少爷的秘密原是我们知道的，这件事最好由我写信寄给兰芬，再请兰芬去向林少爷接洽，有此转折不怕林少爷不肯承认。主意已定，当真便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寄至兰芬那里，信尾上还赘了一句事之成否，专待她的回信。谁知这信寄去之后，候了有几个月的光景，不但不见林赛姑前来，且不曾见兰芬一封回信表示若何

办法。芷芬是个年轻负气的人，更按捺不住，以为林赛姑是一定负义的了，依她性子，恨不得立刻转回故里闹到林赛姑那里去向他责问，又苦于校务纷繁，兼忙着开会事务急切不得分身，好容易隔了许久，才向校中请了一个假要回家省亲。湛氏母女得了这个消息，少不得又备了送行筵席，邀约芷芬到家里来叙别。芷芬平时虽然也同赵瑜时时把晤，便是写信寄给兰芬的事也曾向赵瑜说过，赵瑜心下十分感激，后来因为不得兰芬回信，芷芬屡次为此生气，赵瑜还百般的向她劝慰。这番芷芬又向赵瑜提及此事，言间露着无穷怨愤，有时候还提着赛姑名字戟指痛骂，说我此番回去第一件事便须亲自去会林家少爷，看他对我有什么话来解说？赵瑜也无言语，只是潸然流泪，又因暂时分别格外哭得伤心，芷芬也不免怆然雪涕。

当夜芷芬并不曾回校，又同赵瑜宿在一处。芷芬含笑向赵瑜说道："林少爷既已这般负心，姐姐何必苦恋着他呢？在我看起来，姐姐便是勉强同他结了婚约，像这样少年也难保没有白头之欢。好在目前世界风气开通，莫说姐姐并不曾同他正式行过婚礼，尽有在一处生男育女的夫妇因为性情不合，还尽管彼此离婚呢！"赵瑜低低叹道："姐姐的议论何尝不是，但是妹子也有妹子的愚见，如今世界上自由的名词固然成就了一班女子，也会遗误了一班女子，从一而终虽是古时男子专制的作用，然而朝秦暮楚、弃旧怜新在男子尚不得算是完人，在女子又安得称为贤妇！妹子当日千不合万不合已经失身于他，若叫我此时腼颜再事别人，实在抚心惭愧。姐姐此番返里，若是果然同他相见，也不必过于激烈。他果肯翻然悔悟自然有他的办法，万一他竟甘居薄幸，姐姐赶快写封信给我，我已打定主意从此长斋绣佛事母终身，做一个女孩子的不见得不嫁丈夫便成饿莩，姐姐觉得我这话还是不是呢？"赵瑜说到此处，也禁不住珠泪纵横，襟袖尽湿。芷芬

望着她又无以慰藉，也只得浩然长叹。停了好半歇，芷芬重又说道：“姐姐适才所说的话，足见恢宏大度不肯予人以难堪，但是白白的叫人家讨了便宜不给他一个惩戒，妹子心下委实有些不大甘服。我此时倒想起一个好主意，不知姐姐听了可还使得？”赵瑜哭道：“妹妹方寸已乱，姐姐如有吩咐，尽管告诉妹子，妹子没有个不遵依的。”芷芬笑道：“我的意思想邀约姐姐同到敝省去走一番，一者可以借此解释愁肠，二者那个林少爷听见姐姐亲自前来，他一定要触起前情，重联旧约，比较我们这些局外的人在这里面干涉的好。横竖也不过一两月的耽搁，假期一满依然由妹子将姐姐送回尊府，这是再便当不过的了。”赵瑜听了也深以为然，想了一想重又说道：“此事足见姐姐盛情，但是恐怕母亲不放我出门，我自幼也不曾离过母亲，将她老人家一个人放在家里，妹子也有些放心不下。”芷芬笑道：“姐姐又来蝎蝎螫螫的了，如今做女孩子的还像当日要谨守闺门，动一动脚步儿便许被旁人议论。若讲到伯母一人在家姐姐不放心她老人家，这又不必顾虑，令兄既承欢膝下，目前又多着一位方少爷住在一处，她老人家断然不苦寂寞的。老实说姐姐若不依我这样办，我此番回粤发誓不再替你料理这事，包管叫林少爷将姐姐搁一百年然后再来迎娶。”这句话转将赵瑜引得笑起来。

当晚不得已便将这意思禀明湛氏，湛氏起先尚是游移不定，后来一个转念，因为关系着赵瑜终身大事，我若不顺她们的意思，万一这里面有个舛误，不是要叫自家孩儿怨我；况且又见芷芬十分殷勤，不忍过于拒绝，当时也就答应了，只吩咐赵瑜在广东不可多耽搁，必须早早回来。芷芬同赵瑜非常欢喜，忙着打叠包裹。赵瑜又问芷芬行囊可否收拾齐备，芷芬笑道：“我一身以外别无长物，说走就走，不至耽延时刻，不像姐姐这样琐屑，箱笼什物成大堆的闹得不清。若是不知道的，还要疑惑姐姐是忙着

出阁呢！”赵瑜不禁含笑向她啐了一口，大家方坐在屋里闲话。

外边赵珏早同方钧走得进来，两人笑嘻嘻的手里捧着成大卷的纸束，一眼瞧见赵瑜房门外面堆着行李，赵珏惊问道：“妹妹敢是要出门吗？不知道这一会子又忙着到哪里去。”湛氏便将适才的事告诉赵珏，赵珏只点了点头一言不发。方钧笑道：“可惜缪小姐在这假期里又要回里，放着这里开会又少了一个热心的人，在我看便暂时不回广东也好。”芷芬笑道：“开会的事原是要继续进行，我虽不在这里，那些同学的女友已允许我随时写信报告。”方钧笑道：“促进和平会固然要开的，如今又发生一种青岛问题，各学校又忙着开惩办国贼抵制日货的会了。”芷芬吃了一惊，随即站起身子问道：“怎么这种问题真个发生了？”赵珏答道：“今天北京大学已派了学生到此接洽，各学校学生闻得此信，已在那里秘密运动，大约不久也须有罢课的举动了。喏喏，这不是他们刊印的许多传单，除得向各处张贴，还沿路的散给各人阅看，你们不信，包管一瞧这上面的话也就明白了。”

此时芷芬同赵瑜两人早将那传单取在手里，湛氏吃了一吓，冷笑着说道：“哎呀！为什么好好的又抵制日货起来了，我记得前三年曾经闹过一次，后来不到两个月光景早就销声匿迹了。可是抵制日货这件事，他们闹也闹得快，掉也掉得快，又不晓得热心儿天大家搁开手不去理会呢！”赵珏笑道：“娘又来说这些呕人的话了，这番的事不比前番，全由各校学生主动，他们眼光很远魄力很大，道不得个随意闹儿天就搁开手哩。况且那个卖国贼姓章的听见说是已被北京大学学生打得半死，他们一共还不肯罢休，一定要强迫政府里提出他们的罪名，从严惩办，好儆戒以后的人不去蹈他们的覆辙。”湛氏接着说道：“珏儿，珏儿！我请问你，这姓章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还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怎么这许多学生都知道爱国，他偏生要去卖国，人人又骂他是贼，又要问他的罪。”赵珏跌脚说道：“他何尝不是我们中国的人！他不但是中国人，他当初也还是中国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一经做了出洋公使，他就卖起国来了。”湛氏不等赵珏的话说完，重行冷笑说道：“你又来！这卖国的贼原来也是学生，可想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大约够不着去卖国呢，便口口声声去讲爱国；一经够得着去卖国，他们也就不爱国，一定也会去卖国了。”赵珏听他母亲这几句话，不由气得脸上通红，也顾不得挺撞，便指湛氏急道：“母亲你不知道就少讲一句儿，也没有人说你是哑子，无怪我们的国里凡是有了几岁年纪的，没有一个不像母亲的这番论调。哼哼，一个堂堂民国，若都交在像母亲这一班人手里，大约不到一二年必然亡国，必然灭种。”湛氏怒道：“好呀！你的见识高明得很呢，我的话总算是没理，你们说的话无论再没理些总算是有理。我不相信，我打从做女孩儿时候算起，便听见许多人讲中国要亡了，中国要灭了，如何一直到了今日也不曾见它亡过，也不曾见它灭过，难不成到了你们手里好好的中国就会灭亡起来？我瞧你们也不用肉麻罢，倒是我们这一班老成持重的人不会将国家弄得一败涂地，怕像你们这样闹法，真个不闹到亡国不止哩！无论什么事都要图个忌讳，好端端的一个国还不曾到了那个要亡的时候，你们公然今天也说是救亡，明天也说是救亡，我怕当真闹到亡国那一步田地，包管大家也将个脑袋一缩，商议着某地可以避兵，某处可以逃难，任它再亡到什么模样都就不去管了。”

湛氏愈说愈气，赵珏方待再拿出话来去辩驳，转是芷芬此时手里捧着那许多传单，一面看一面点头说道：“激烈得很，单是议论的几条办法也选稳健。惟是今日第一件要紧的事务必文明到底，不能有丝毫暴动，让别人据为口实，要晓得我们今日抵制日

货全是自保的政策，并非与邻国的商人有仇，就是学生对着政府也须自居于辅佐他们的地位，不可居于仇敌的地位，同舟共济，艰巨同肩。万一自己家里彼此先闹起意见来，宁可亡国，若要你让我一步我让你一步都是做不到的，这就错认了题目，必至酿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惨剧了。学生既然说是政府糊涂，可想他们都是明白的了。未曾举事之先必通盘筹划，这件事闹起来落后究竟作何结束，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只顾奋然一往，不计祸福。你们大家想想，这不计祸福的办法在个人尚且不可，何况这重大问题关系着一国存亡万民性命呢！赵先生同伯母也不必作此无谓之争，须知当这风雨飘摇国家多事之秋，忽然又发生这非常变故，也不是一二人的私见可以转移得来，只好看我们中国气数，为祸为福此时尚不能决定。”方钧站在一旁，忽然听见芷芬口里说出“气数”二字，暗暗纳罕，只管目不转睛的向芷芬脸上瞧看，芷芬微微飘了一眼，重又说道：“至于方先生适才所说，以为目前发生这事，我便不可以离开这福建，这话却又不然。中国一家，我可以替这福建出得力，何尝不可以替广东出得力？我同婉如姐姐赴粤之后相机行事，一样在那里看着进行，福建这地方便交给方先生同赵先生，有你们二公在此主持一切还怕人才消乏么？”方钧勉强笑了一笑，见她决然要走，也就怆然露出惜别颜色。芷芬也窥见他的用意，惟恐为情魔所缚，转咬了咬牙齿，扯着赵瑜袖子走入房里以料理衿被为名，不再在厅堂里久坐。赵珏同方钧然后将那些传单一一掳掇在手，依旧出到厅上去了。

我此时且缓叙述赵珏他们在福建若何联合同志，若何对待政府，且表缪芷芬偕同赵瑜安抵广东之后，她母亲看见芷芬回来自是异常欢喜。缪老太爷虽然不大愿意她诡辞求学，毕竟膝前只有这一个娇女，平时又钟爱惯了的，也就不曾责备她什么。梅氏看见赵瑜生得十分美丽，固然觉得怜爱，但是触着前番赛姑的事迹，

几乎疑惑赵瑜也是乔装来的，私地里笑向芷芬诘问，芷芬连连摇手，笑道："母亲真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世界上像那种不经见的事，那里会一而再而再三呢？可怜这赵小姐便是你女儿的前车之鉴，你女儿侥幸不曾被那林少爷略骗了去，她却不幸已被林少爷略骗到手了。"芷芬便将赵瑜当初事迹一一告诉梅氏，又说到此次来粤，正为了她同林少爷结婚问题想要趁此解决，说完又问道："不知近日兰芬姐姐可曾回家走走，她近来身体还好？"梅氏冷笑道："问你兰芬姐姐么，她轻易却也不肯回家。便是偶尔我们打发人去接她，她到家之后也只是鬼鬼祟祟的同你那姨娘在一处谈笑，她的眼睛里哪里有我这嫡母呢？"芷芬笑道："明天我们再打发人接她去，她知道我回来或者肯到此相见，我还有要紧的话向她询问呢！"梅氏点了点头。

当夜赵瑜便同芷芬宿在一处。芷芬又指点她这坐卧楼上当日刀砍林少爷便在此地，赵瑜听了，也不知道是羞愧是畏惧，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到了第二天，兰芬果然坐着轿子回来，姊妹相见不免也亲亲热热的叙了许多契阔，芷芬又介绍到赵瑜，彼此又寒暄了一番。一直等了用过午膳以后，芷芬方才将她姐姐邀到自家楼上，三个人坐下来啜茗闲话。芷芬笑向兰芬问道："姐姐你看你这人可好不好，妹子在福建时候曾经寄过好几次函札到你，所托的事不但不曾得着你一个切实办法，便连一封回信都不曾答复过我，我可猜不出你在家里忙的些什么？"兰芬以前在芷芬信里已知道赵瑜同林赛姑的事迹，此时见芷芬问起这话，不禁皱起双蛾，微微含笑说道："咳，这个人你们还提他则甚？我瞧世界上薄幸的男子总算不少，还不至像他薄幸到这般田地。妹妹不问我我却也不便直说，打从那一次你同他闹过风潮以后，他在家自要养息病体一步不能出门，这也原怪不得他。后来我接到你的那封函札，我又打听得他的伤痕全然平复，我便暗暗地打发仆妇们

到他府上奉请，好等待他到来以便同他接洽。说也奇怪，我一次打发人去他固然不理，两次三次打发人去他仍是依旧不理。”兰芬说到此际，不由脸上红了红，含笑望着芷芬说道：“以前的事大概妹妹都是明白的，我也不消瞒得你。他自己去问良心，我哪一件事儿亏负了他？莫说我还实在有事同他接洽，便是没有这件事，你病愈之后也须防着我替你悬心，论理早该来见我一见才是道理。就是你急切不能出门，难道打发一个仆妇来告诉我一句，就给了我的脸不成？我后来着实急了，暗想他虽是负心，我却不可误了别人的要务，除得将妹妹原信直接寄给他瞧看，另外我还写了几句，一面问问他的身体，一面责问他不肯来的缘故。我以为他见了这种函札总该给我一句回话了，咳，我如今提起这事我便气得腰疼。”说着又轻轻拳回一只皓腕，在肚腹上按捺着，复行叹气说道：“谁知他依旧给你一个不理。哼哼，你负了我也罢了，赵小姐她却是一块无瑕美玉，你有今日像这样同人家薄情，你便不该当日同人家要好，你一个做男子的可以另娶，赵小姐她是一个纯粹女孩儿她断然不能另嫁。赵小姐却不要生气，并有人来告诉我，他府上叠叠有人前去替他做媒，至于目前究竟可否同人家结亲这却不敢替他决定，那时候我原想写一封回信，将这些情节详细告诉妹妹，后来一个转念，又怕赵小姐知道这事必然生气，不如姑且替他瞒着，随后等妹妹回来再议罢。不料妹妹此番又挈同赵小姐一齐到此，我就要替他掩饰也掩饰不及了。”

兰芬说完，只是唉声叹气。再看赵瑜已是纷纷珠泪，一声儿也不言语。惟有芷芬听见这话，顿时怒焰熊熊，说：“这还了得！这姓林的简直不是衣冠中人，与那些痞棍枭匪略骗人家妇女的无异了。你们能饶恕他，我却断断饶恕他不得。”兰芬笑道：妹妹你且坐着，这件事总须想一个善处之法，也不是负气的事。在我看，须得耽延一两日让赵小姐休息休息，然后用赵小姐的名

义亲去会他，或约他在一处地方相会，那时你再插身进去，替他们完全此事，否则，你冒冒失失的一径同他去会晤，他是个惊弓之鸟，听见你的鼎鼎大名，包管缩着头躲在他们公馆里再也不敢出来见你。不转闹得决裂，反误了赵小姐的正经事情么！”芷芬想了想，觉得这话也很近情理，于是先劝赵瑜不必因此烦恼，既由我们姊妹出来帮同你料理此事，断不至望着这姓林的辜负你当日待他的那番情分。兰芬当是也向赵瑜调笑了几句，直弄得赵瑜又羞又气，细想也没有他法，只好权且在芷芬家里住下。过了几日，坐着轿子亲自去拜访赛姑。

原来林赛姑自经芷芬刀伤右臂，他祖母林氏便因为这事一口气转不过来旋即殒弃生命。在旁人观察，林氏之死原可为溺爱不明的报应，但是旁人可以这样想，赛姑却不可以这样想。要论赛姑的心理，却是铁聚九州铸成大错，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赛姑若果然是个蠢如鹿豕的男儿，或者尚不至引为疚心之痛，无如他又生有自来聪明天赋，自小儿不过是绮罗裹体兰麝薰心，无端的叫他易弁而钗，他也就顾影自怜，揣摹颦笑，倚仗着自家这一副俊俏面庞，觉得得天独厚，无论世间什么好女子总该尽我消受，别人容或因为男女异体，虽欲偷韩寿之香，窃何郎之粉，尚不免为名教所防，礼义所缚，至于我却迷离扑朔，不辨雌雄，画阁并肩，璇闺促膝，更没有人加以防范。况且平居把晤，一得之于赵瑜患难相逢，再得之于兰芬，他便以为从心所欲，事无不谐，几几乎要化为蝴蝶，遍睡花心，刻作鸳鸯，永圆香梦了。是以自从遇见芷芬以后，他又见异思迁，得新忘旧，不料芷芬的为人既不同赵瑜之温柔，又不比兰芬之淫荡，窥破形迹顿起情澜，举九狮之宝刀作当头之棒喝。虽复经医诊治，未曾损及生命，然而赛姑当痛定思痛时候，方才恍然大悟，觉得人生情缘自有份定，未必全国的女子皆能如我的私愿。他那时候心理上倒一毫不去怨恨芷

芬，转感激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暗思我若不经她这一番惩戒，万一自今以往径情直行，不但负了我一生的事业，且难保不堕祖宗之基业，败父母之令名。譬如祖母她老人家竟因为爱我的缘故，还不曾受过我一点好处，她老人家竟一瞑谢世，倘论我的罪名，真是既不可以为人，复不可以为子。大凡一个人要老远糊里糊涂的做去倒也罢了，偏是一经悔悟，论他的这一颗心大约比较什么惨痛还难禁受。赛姑当时一天一天的想去，越想越觉得不容腆颜人世，于是便在那居丧之中一步也不轻易走出房门。初时别人还当他创痕未愈借此养息，及至后来渐渐平复，他也是除得在林氏柩前守灵尽孝，其余只独坐在自家房里默默不语，书也不读，字也不写，背着人一般的用手在空中乱指乱划，口里几哩咕噜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他母亲舜华怕他因为新改男装，或者耻于出外见人，有时候还拿话去安慰他，说道若是男装不惯，不妨在家里依然穿你的旧时装束。他听见这话，急得飞红了脸，几乎要同他母亲冲突起来。玉青看着暗暗发笑。每逢同赛姑坐在一处时候，时常戏着他说道："陶家少奶奶那里你倒有好些时不去走动了，你不想她，还防着人家要来想你。你若是果然愿意同她相见，虽然你改装之后不便轻造她的府第，我们何妨将她请得过来替你解解闷也是好的。"谁知赛姑不听这话则已，自从听见玉青这番话，总疑惑玉青是有心嘲谑自己，恨不得咬牙切齿，当日便寻刀觅杖希图一死，好表明自家心迹，吓得舜华她们百般的哄骗他，又将玉青数说了一顿方才罢休。

自是以后，赛姑想到当初书云小姐遇事规劝自己，便对着缪家姊妹一事她也曾同祖母反对，说不该让我去混入闺闼，早依了我这母亲的话，此番又何至闹出如此的变故。是以合家之中惟有对着书云小姐十分孝顺，依依膝下，遇有事件都要去同书云小姐斟酌。书云小姐固然喜欢他能悔过，然而窥探他的举动又觉得改悔

太速，形态又是若疯若癫，怕由此酿成别的变故，有时便拿话去试探他，他也是所答非所问的叫人无从测摸，因此书云小姐转着实有些悬心。这也罢了，还有一件最可怪诧的事，每逢他父亲林耀华打从督署里回家，他偏生一长一短向他父亲询问外间的国事，他父亲便一一的同他谈论。他听到得意去处，遂不由的眉飞色舞，听到失意的去处，他便非常的咨嗟叹息，这是他一生未有的举动。他平时除得在那脂香粉泽里陶熔，偶然听见人家说一句正经话，他忙不迭的掩耳而走，不知道他近来何以变换得如此飞快。所以他在那个南北议和没有决断的当儿，在家里已是愤不可遏，大有跃跃欲试之势。叵耐缪兰芬又在这几日里打发人来请他去相会，试想赛姑那里肯去理他呢？后来左一次右一次兰芬着人来催促，他更置而不理，连回话都不给人家一句。兰芬请他相会的缘故，便因为接到芷芬函札，想借这个名目以便重续旧欢，及至见赛姑不肯前来她也没法。当晚便在银灯底下恳恳切切写了一封情函，大致都是责备赛姑薄幸的话，然后再将芷芬替赵瑜说媒的那封信套入自家情函里面，第二天命了一个家人送至林公馆，上面写明交给他家少爷亲手开启。林公馆里的家人接到此函不敢怠慢，立刻便送入赛姑房里。赛姑正坐在床上闭目养神，听见这话，随即接过来用眼一瞧，见是兰芬的手笔，不由皱了皱眉头，等待家人出去之后方才缓缓的将信拆开，大略看了一遍随手搁在旁边，却好另行又抽出一束笺纸，正是芷芬寄给兰芬叙述赵瑜近状命兰芬亲向自家接洽的，不由大大吃了一吓。暗想芷芬原来已到福建，这件秘密的事偏生又给她知道，明知当初赵瑜不时的也曾有信寄给我处，那时候我因为一心系恋着缪家姊妹身上，就将她置诸脑后，从来也不曾回复她一句亲密话儿，无怪她心里对着我要非常怨恨。再想一想以前小时候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真是耳鬓厮磨形影相对，彼此解了知识又是深深款款，食则同桌寝则同

床，海誓山盟恩情何等固结。挈便论我们眷赴粤，其时离筵惨痛珠泪盈腮，犹可想见她那一种可怜状态，今日的事委实是我负她并非是她负我。赛姑想到这里，不觉一缕情丝从新荡漾而起，手里捧着那一封信早就神驰意荡，不知怎样才好？不料在这个当儿，又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蓦的将银牙一咬，暗暗提着名字喊道：“林赛姑，林赛姑！你的初志是怎么的，如何今日见了这一封信就会改变宗旨，将来你这人还能替国家做一番事业么？况且我如今已瞧破世界上一切情难，虽然剩此躯壳尚无从摆脱，但是一遇见摆脱躯壳时候，我就要将浩然之气还诸太虚了。婉如的事我既已遗误于先，何肯再纠缠于后？她年未及笄，后来的幸福甚大，我若是再回她的信叫她对着我抱无穷希望，不肯再嫁别人，岂非一误再误，她不负我我转负了她么？婉如，婉如！人各有心，不能掬以相示，随后只要你听着我的消息，才知道我林赛姑并非负义之辈，我这不情的表示正别具苦衷呢！”想到此处，对着以前的事非常懊悔；对着以后的事又非常畏惧。蓦的在案上取过一柄水晶界尺，认定右臂上的伤痕使劲敲扑，一霎时满腮清泪索索落落滴满衫袖。此时只把房里站得几个仆婢吓得手足无措，又猜不出这位少爷是何用意？更不敢怠慢，早飞也似的跑入后进禀告书云小姐她们，说：“少爷忽然发了癫病，无缘无故的坐在房间里用界尺敲扑自己，像是不知道疼痛似的。在我们冷眼瞧着，幸喜少爷取入手里的仅仅是一柄界尺，万一另有一柄刀子在桌上，他一般会夺过来砍他的颈项，那可就危险的了不得了！”舜华同玉青听见这话，吓得急泪交流，立刻拽着衣裙向赛姑房间跑进。

书云小姐心里虽然也是一般着急，却比她们镇静些，忙站起身子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近来看这孩子举动与从前迥若两人，他能知道悔过原是好事，但是悔得太快了些却叫人异常悬心。”一面说着，一面也就移步到了前进。这时候赛姑见有人进房，他

早顺手将案上那一叠信函背着人向抽屉里一塞，界尺搁在一边，少不得起身迎接。舜华同玉青见他却没有什么变故，倒也没有话说，书云小姐冷笑望着他，说道："我听见仆婢们告诉我那一番话，我们才走过来看你，我且问你，近来究竟安的什么心，一味的不疯不癫，做出事来总叫人发笑。譬如你一个人好好坐在房里罢咧，忽然想到什么去处，将父母的遗体任意糟踏起来，这难道算你十几岁的人应该做的？好孩子，你父母一生单就生了你这一个宝贝，便是我青年守节所为何来？不过指望你将来显亲扬名，既可慰你祖母的阴灵，又可报答你父亲的恩养。我看你虽然将以前的那些闲情绮迹铲除得干干净净，然而却从不曾读书上进，勉为完人。要晓得你目前责任很是重大，年纪也渐近长成，我同你的母亲她们也没有别的希望，不过想赶紧替你娶一房好媳妇，一二年后生下几个儿女，我们就可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如今纷纷来替你说媒的很是不少，我初意还想起你当初在家乡时候，那个赵家小姐同你非常亲密，不过因为你那时还是乔装，不便同人家提议姻事。那女孩子我们却是瞧见过的，生得真是不错，可惜如今相隔太远，好在你们也没有婚约，只得权且将她搁起，另行替你在此定亲。你若是一味像这样疯癫，被人家知道了，又有谁肯将女孩子嫁给你这呆头呆脑的女婿呢？你没事时候替我仔细想想，看我这话说的可是不是？"舜华同玉青也接着说道："可是你母亲说的话句句金石，你若是想娶妻子，就不该像这般举动。"

赛姑先前听她们在此侃侃说话，也只默默听着，并不拿话去搀杂她们，惟有翻着两个小白眼睛珠儿发愣。此时知道她们的话业已讲完，他转哈天扑地烈烈狂笑起来，转将书云小姐她们吓了一跳。但见赛姑笑了一会，重行望着她们说道："母亲你们希望我好好上进，拿别的话来哄骗我都还使得，若是拿这娶亲的话来

哄骗我，那可是你们走错了路了。老实告诉你们罢，像中国目前这样累卵世界，已经岌岌有朝不保暮之势，依我的心理，方且恨我那祖父不该娶亲，以至生了我的父亲；我又恨我那父亲不该娶亲，以至生了我。你们想想我还肯娶亲，再生下我的儿子么？譬如我的儿子他本来是没有的，只因为我娶了亲他便有了，既然不幸又有了他，以后中国越危，他的惨痛愈大，将来他所受的惨痛都是我成就他的。他若是同我一样明白，可不是恨起我来也如我今日恨我的父亲，恨我的祖母。在儿子的愚见，以为要想脱离这万恶世界，固然不可娶亲，便是要想挽救这万恶世界，也须得人人不思量娶亲。”舜华同玉青只听见他叽叽咕咕的说，却一时悟会不出他的意思，只是冷笑说道：“你们听听他又在这里闹疯话了？”惟有书云小姐却知道他的用心，因就趁势说道：“照你这样讲，左右不过都是些消极的办法，若是讲到积极的办法呢，你这点点年纪知道热心爱国这是最好的事，但也不是一味发呆可以济事的。我们须得将这大道理讲一讲，即如你说的中国如今实在是危险的很，但是这转危为安，全要凭着我们做中国人的大家振作起来，方才可以希望一天一天的进步。譬如你觉得今日在政府里办事的人不好，你就须要磨练你的操守，增长你的学识，恢宏你的志趣，一班年纪大的死了，又有你们一班年纪轻的出来担当国事，那才是正经办法。若是左右像你这样委靡不振，口口声声都说这些颓丧的话，难道眼睁睁的就望着这中国亡灭了不成？”赛姑连连摆手说道：“这些老生常谈母亲也不必再同我讲，这都是孩儿素来知道的。不但知道，而且想来想去，像母亲这种议论是我们中国人永远做不到的。我只不相信我们中国那个政府简直是人不能进去的，无论什么人，平时慷慨时事没有一个不痛心疾首，及至一经叫他手握大权，他平空的就操守也变了，志趣也换了，学问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我不但不能相信别人，我而且不

能相信我自己。我今日置身局外，分明觉得政府实在不好，然而果然有人叫我去做总理，去做总统，包管会神差鬼使的，那心地自然而然就转换过来。所以拿我的心度人的心，一个人如是，人人也是如是，至于这其中的奥妙连我也就不得而知了。我还有一句极其不通的话，益发告诉了你们罢！若要中国有万一的转机，必先将政府里所有若大若小的权利，一概删汰得干干净净，将来没有一个人肯去做总理总统，这时候或者真有点希望了。母亲你们仔细去想想，看还能够做得到做不到呢？”

书云小姐此时尚未及答应，那个玉青早在旁边笑着说道：“少爷这句话一点也不难呀！你不看见昨天报纸上内阁总理固然已经辞了职，不是说那个大总统也立意要辞职么？这就是没有人肯做总理、总统的凭据了。”赛姑正色说道：“姨娘你知道什么？没事的时候便就职，有事的时候便辞职，这固然算不得是良心上作用，况且他们辞职的虽然辞职，那些在暗中活动，忙着去做总理、总统的人还不知有多多少少呢！这难道就算得是中国的转机吗？”书云小姐觉得他越说越近于乖僻，不由心里又恨又急，顿时向他大声叱喝道：“赛儿我和你的母亲此番来看望你，原不是要同你议论国家大事，这些话且搁着一边不必去谈，但是我究竟要问一问，你的宗旨终不能像这样不疯不癫的一世，自今以后，你的宗旨想怎样才算得人家一个好儿子呢？”赛姑冷笑道：“我也没有别的宗旨，我的宗旨已抱定了一个死字。这死字便是我一生的学识，一生的操守，一生的志趣。我这死又不是白死，我拿我这死做中国全国的人一个榜样，做全国人的一个指导，叫那些手握政权的人想到世界上毕竟还有一死。只须时时刻刻将这死放在心坎儿上，便连权利也不必贪了，南北也不必战了，强邻也不必怕了。孤行其是，好留后世之名，百岁何常，莫造生前之业。”

赛姑正说得高兴，谁知舜华站在旁边，蓦然听见这句话好像

赛姑就立时要死了一般，止不住喊着儿呀肉的嚎啕大哭起来，玉青也是凄惶不已，吓得满房的仆婢猜不出她们所为何事，背地里交头接耳的私议。书云小姐也觉得赛姑出语不祥，又怕再同他多讲，再招惹出些外邪恶祟来，勉强忍着眼泪向舜华她们劝说道："赛儿全是些孩子说话，你们不要去理他。让他静养一会，他自然悔悟他这话说的全然不近情理。"赛姑冷笑说道："我句句都近理，偏你们说我不近情理，包有这一天，我做出来你们就知道我不是孩子说话了。"大家真个没法，少不得依然回转后进，互相议论赛姑的举动。书云小姐只得将伏侍赛姑的几个仆婢唤得近前，吩咐他们平时留心少爷的起居饮食，又加派了好儿个人日间监守着他，夜间轮流在赛姑床前值宿，防他一旦有意外变故，直闹得一家上下鸡犬不宁。赛姑见这模样，心里暗暗好笑，有时候也同那些仆婢说道："你们休得大惊小怪，我难道立刻便死了么？就是要死也不能死在家里，叫那些不知道我的还要疑惑我死得无缘无故。你们不用理会我那母亲的说话，徒然叫你们白操了心，像是看守囚犯一般，叫我看着又是生气又是好笑。"那些仆婢见他这样说法，大家也就趁势劝了他几句，以后防守的地方也渐渐松懈下来。

不料又过了几个月光景，赛姑这一天刚坐在房里拿了一本《留东外史》在那里阅看，正在颠头播脑的别有会心，蓦然外间传进话来，说外面有位姓赵的小姐，新近打从福建过来的要求见少爷，家人们回复他少爷不肯见客，她兀自不肯答应，所以特地进来禀告一句，少爷究竟见她不见呢？说着已由一个仆妇手里呈上一张名片，上面分明印着"赵瑜"两个小字。赛姑听见这话觉得出自意外，不由吃了一吓，略略沉吟了一会，暗想：我此时已决意摆脱尘网，万一同她见面，再被她将情缘束缚起我来，不但负了婉如，而且也负了自己。英雄作事第一要刀斩斧凿，不如

径自回绝她，任她骂我无情，转可以博得心地清净。主意已定，立刻沉下脸色，向进来的那个家人说道："你们对这赵小姐说，就告诉她我此时卧疾在床，万不能出见生客。至于她的居址，我们也不必去动问她，我也没有前去回看她的机会。"那个家人领了赛姑言语，径自垂头走出去来回复赵瑜。

再说赵瑜此番本不好意思径自到赛姑这边求见，无奈缪芷芬强逼不过，说任是林家少爷再不讲理些，他听说你打从远道而来，断没有个不殷勤招待的道理，只要你们两人相见之后，你虽然不必径自发表你的意见，他的父母少不得定然有个办法，不是悄没声的将这件事联合了么？赵瑜细想她这话也近情理，只得含羞忍愧坐了轿子，带同芷芬使唤的一个侍婢赶在这时候前来求见。她也断料不到赛姑竟会有此决裂。当时那个家人在轿子面前将赛姑的话一一说了，可怜赵瑜在轿子里勉强点了点头，一句也不曾开口，只吩咐将轿子仍行抬回缪府。她坐在轿子里不由抽抽噎噎的痛哭不已，将一幅罗帕全行湿透，觉得被赛姑拒绝这事引为生平奇耻大辱，恨不得立刻便寻了自尽。

此时，缪芷芬同她姐姐兰芬，正坐在楼上议论赵瑜的事迹。不多一回，外边有人通报说："赵小姐业已回来。"芷芬这一惊委实不浅，猜道事机不妙，不然断不会甫经出门便行遄返。兰芬早合合的笑个不住，两人互相携手迎接下楼，早已看见赵瑜扶着那个小婢一路含悲带恨的进来，彼此重行相将上楼，芷芬更忍耐不得，忙问道："姐姐此行可同他会见没有？"接连问了两遍，赵瑜只是拭泪，更不开口。还是那个小婢将适才情形禀明了芷芬，只听得桌案上扑通一声，原来是芷芬的纤掌拍得那案价响，大声叱喝道："哎呀！这厮竟非人类了，他的这颗心我猜不出他究竟是什么做的，无情无理一至于此。中国社会上万一都像这厮，那个国也不消人家来灭早该自家灭掉了。好姐姐，你尽哭则甚

呢？放着我芷芬不死，你肯饶他，我也不肯白饶了他，走走走，我同你姐姐再行转去，看这厮躲向天上去，我也有这本领从兜率宫里将他扯得下来。”一面说，一面早向帐钩上去摘她那柄九狮宝刀。兰芬在旁见她妹子这种形状，不禁笑得前仰后合，指着她说道：“你简直成了一个什么人了！动不动便去同人家持刀弄杖，好像砍了人是不用偿命的。这个人不是我今日才诬栽他的不是，比如别人的心容或是铁石做的，这厮的心简直是金刚钻石，又坚又硬。我猜准他的心里也不是一定同赵小姐有什么深仇大隙，我久经打听得清楚了，我们本省那一位督军，不知道他怎生知道这厮生得很好，托出媒人来同他父亲商议，要将自己的一个小姐招赘他为婿，他父亲正在督署里做事，自然要迎合上意，竭力赞成，这厮有这番际遇，那里还容得赵小姐去同他纠缠？我不怕赵小姐见怪，你们又不曾过了明路，他若不负前约是他的良心，万一他竟自掉转脸来将以前的事一概抹煞，凭我这妹子有天大的本领，难道轻轻易易便将你那九狮宝刀搁在他颈项上，叫他答应了你不成？”芷芬顿足急道：“照姐姐这样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终不成就白让他过去，不同他讲理吗？你们怕他，我缪芷芬偏不怕他。”说到这里，立刻便逼着那个小婢下楼去吩咐他们预备两乘轿子，我同赵小姐再去走一趟，务必叫那厮交代我们一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哩。那个小婢还是望着她们尽笑不肯动身，急得芷芬揎拳捋袖要上前去打她。兰芬笑着拦道：“你这人性子真急，赵小姐适才打那边回来，你此时又逼着她前去，这成个什么样儿？好在你们在家还有几时耽搁，这件事又不是三言两句可以解决的。依我主意，今天时候也不早了，你权让赵小姐休息休息，过一天你再去充什么黄衫押衙也不为迟。”说着又掉头向那个小婢笑道：“你也不用呆站在这里，你去吩咐他们预备些盥洗的水上来给赵小姐梳洗。”那个小婢得了这话，忙跑下楼去了。不多

一会，果有两个仆妇送水上楼，兰芬便扯着赵瑜到芷芬卧室里帮着她盥洗，芷芬却也没法，只得忍着一口闷气，怏怏的坐在一边不言不语。赵瑜盥洗完毕，大家坐在窗口闲话，兰芬倒很觉得赵瑜楚楚可怜，不时的想出话来去安慰她。芷芬插口说道："姐姐你尽拿话安慰她也没用，我想来想去，除得同那厮严重交涉，此外皆是无济于事。不管他，我准在明天同瑜姐姐好歹都要过去，向那厮质问。"

彼此正谈着话，时已入暮，下面早送了酒菜上来。三人分着宾主坐下，芷芬吃了几杯闷酒，不由发起满肚子的牢骚，慨然长叹说道："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性质毕竟是怎样造就的，任是别的国里再好的方法，一到了我们中国人手里做起来不知不觉便生出许多流弊。譬如'共和'两个字的政体，委实是再好不过的了，为甚才将专制君主推翻，那争权竞利的人便都风起云涌，你也希冀这样，我也钻营那样，人人可以讲得话，人人便想遂他的私心。你要责备他的不是，他就拿出这'共和'两字做个大题目好掩饰他的诡计，在这个当儿你要说是中国不适用共和，还不如用一个虚君政府重行专制的好，这话固然万万讲不下去，但是长此以往，若照这样一味胡闹，还不知道要闹成一个什么局面？委实叫人越想起来越觉得害怕。"兰芬笑道："妹妹这话未免太觉得过虑了，就我个人的见解讲起来，这事一点不难。妹妹要晓得如今掌握大权的人，毕竟还是当初那一班资格高深的占着多数，他们脑筋里既不曾多灌输些新知识，他还要想多霸占些财产，多把持些禄位，好让他子子孙孙享用不尽。以后我们中国里若是教育普及，那一班青年学生自幼儿浸淫平权自由的名词，领略共和民主的学术，年纪大的死也死了。年纪轻的自会呈露头角展施手段。不消二十年后，若不做到生聚教训，媲美列强，你尽管来将我这双眼睛珠子抉了去，我不怪你。"芷芬笑了笑，重行摇头咋

舌说道："姐姐所见何尝不是，但是这教育普及的希望，如今究竟还不能一定乐观哩。即以此次抵制日货，惩办国贼而论，固然由许多学生发起，他们锐意进行手段激烈些也是有的，然而风闻各地对于学生捕的捕拿的拿，也叫人听着寒心。然而还有一件最可骇的事，是我同赵瑜姐姐由福建动身以后，前天有几个同学写信告诉我，说督军署里便因为这件风潮，已经捕获本地学生至六千余名之多，事出传闻，或者不可据以为实，然就此看去，姐姐教育普及这句话，将来怕还在未定之天。咳，总之中原大局，为祸为福固然要凭着上帝的布置，也须倚靠着四万万同胞的良心，也只好随后再瞧着罢。"

她们姊妹俩你一言我一语的，正讲得十分高兴，惟有赵瑜坐在那边含愁无语，劝她的酒也不肯多饮。芷芬瞧这模样不由又叹口气道："瑜姐姐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不是也吃的这自由结婚的亏？比如欧美各国的男女，没有一个不崇拜这自由结婚的好处，惟有到了我们中国里人做出来，便生出许多流弊来了。姓林的那厮固然不消说得，就要瑜姐姐也同目下那些文明女子一样，朝结识了这一个，暮又结识了那一个，他做男子的可以抛弃得我，我做女子的也可以抛弃得他，什么叫做廉耻，什么叫做从一而终，一概搁置在脑后，那就不消说得了。瑜姐姐也不至从福建寻到广东，我缪芷芬也不必苦苦的要替她出气。你们想想别的文明女子可以做得到，我这迂腐顽固的瑜姐姐她还做得到做不到呢？"芷芬这一番话不由对兰芬同赵瑜都说得笑起来了。"芷芬又接着说道："我这兰芬姐姐她平时都讥诮我性情执拗，不是我一定性情执拗，你们瞧这种污浊世界，我们若想保持这清洁身体，除得拿定独身主义还有什么法儿呢？"兰芬笑道："妹妹又来讲这话了，老实说，不是我唐突妹妹，妹妹如今不过不曾遇着一个知心合意的男子，所以才这样说法，若是万一遇见同妹妹一

样的人，彼此投契得来，任你再要拿定这独身主义，怕这独身主义也有改变的日子了。”赵瑜这时候不觉微微一笑，低低说道：“我们这芷芬姐姐如今可算已遇着知己的人了，她还依旧这样说，可想她心口也不相应。”兰芬忙笑道：“这人是谁？怎么竟会叫我这妹妹瞧他得起，真是意外的事，赵小姐也不必替她隐瞒，道好说出来让我听个欢喜。”赵瑜便将芷芬在公园演说肇祸，遇见方钧救她出险，后来彼此在自己家里晤对的话说了一遍。兰芬笑得连连拍掌，说道：“我的见解如何？这转要替我妹妹道贺的了。”芷芬任从她们在那里谈笑，她也不羞涩也不辩驳，只一味的端着酒杯子放在唇边嫡然无语。大家又谈论了一会，方才罢膳就寝。

到了第二日，芷芬毕竟要强着赵瑜同她一路去访赛姑，赵瑜只是不肯答应，含泪说道：“羞人答答的，我一个女孩儿家，左一次右一次去赶着别人会面，别人又不理我，我有何面目再去讨人家没趣。”芷芬急道：“他又不来，你又不去，这件事万无合拢的指望了，好姐姐你将来究竟怎生结局呢？”赵瑜哭道：“我也不管结局不结局，还有一个死呢！人只须拿定了死的主意，再也没有难处的了。”芷芬顿脚叹道：“死有什么打紧，只是姐姐死了于情于理上都不值得，何苦自便宜那厮！你便是要死，他也未必肯跟着你死。”两人正在这里闹个没有开交，还是兰芬笑着说道：“妹妹你既然肯犯难替赵小姐抱这样不平，她不便去，你不会一个人径自去会他一会，难道还怕他家将你吞吃了不成？若是你果然胆小，你就将你那柄九狮宝刀佩带着做个防身之具，也就可以充得一个朱家郭解了。”芷芬听她这话却也有理，顿时怒晕横生，叱咤那个侍婢将刀摘下来，望着赵瑜说道：“姐姐你就坐在我这里等候消息，我此番前去，他若有一句半句的支吾，我立刻将他那颗脑袋砍下来，替姐姐出这口无穷怨气。至于杀人偿

命，我缪芷芬拚着性命结识他了。”说毕，真个将刀握在手里，转身就想匆匆下楼。赵瑜见这样情形又急又怕，也顾不得羞耻，忙上前一把夺住芷芬那柄刀鞘，说：“姐姐与其砍了他，不如先砍了我罢！”芷芬急道：“姐姐这是什么话？你又恨他，你又护他，难道这种人你还要留他在世上不成？”兰芬见她们两人相持在一处不禁异常好笑，急抢上前将那柄九狮宝刀劈手夺过来向楼板上一掼，笑向芷芬说道：“呸，你这人敢是真疯了！我倒不曾见替人家说媒的人先自去持刀弄杖，还要将人家吓坏了呢。去罢，去罢，不用在这里尽耽搁了，我们在这里好静候你的佳音。”一面说，一面又命那小婢下去吩咐轿子。芷芬笑道：“谁耐烦乘轿，我有腿敢自不会走路。”说着便携带了那个小婢径自出门，向林赛姑这边走来。

赛姑此时刚坐在房里，他母亲书云小姐也在一边同他闲话。忽的外边走进一个家人，仓惶失措上前禀告，说缪家二小姐亲自过来拜会。赛姑不防，蓦然听见这话吃了一吓，忙向那个家人说道：“糊涂东西！是有人要来会我，我早吩咐过你，一概回绝，说我不在屋里，你巴巴的又进来禀告则甚？”那个家人急得说道：“缪二小姐与昨天那位赵小姐情形不同，家人起先也曾拿话去回她，谁知她不由分说，也不问少爷是否见她不见，她早就跟着家人进来，此时正坐在厅上，好像要和少爷淘气似的。”书云小姐惊问道：“哎呀！他这番要来见你毕竟是何用意？怎么你们又说昨天有了赵小姐来过了，这赵小姐是谁？可是当日我们在福建时候，同你同学的那个赵小姐赵瑜不是？若果然是她，你为甚又不肯同人家相见？这缪二小姐自从砍伤你右臂之后，我久知道她往福建求学，此次难保不是同赵小姐一路回来的。你不肯同赵小姐相见，她一定听着恼了，要来干预这事，你万一再叫家人们得罪了她，她的性子是你领教过的，她又比不得男子，你不愿出

去难保她就不进来。你瞧你吓得这个样儿面目都失色了，你若害怕就先向你姨娘她们房里暂避一避，等我出去同她相见，问她一个缘故，然后再定办法。”赛姑连连答应，真个避入后边去了。

书云小姐忙忙的走出前厅，早听见芷芬在那里同家人发话，说：“这又奇了！我若不因为有事同他相见，何必白跑向这里，他难道躲在内室里我便不能进去？”那个家人未及答应，瞥眼已看见书云小姐，忙含笑上前行礼。书云小姐笑道：“原来是二小姐亲临寒舍，许久不见二小姐，如今越发出脱了。据闻小姐近来在福建求学，目下想是请假回来。小儿自从病体全愈之后，接连因为守着他祖母的服制一共不曾出门，停会理应命他出来同小姐相见。但是小姐见访不知有何事故？如能见告，不妨明白宣布。”说话之顷，仆婢们已端上茶果。舜华同玉青本坐在内坐，因见赛姑仓惶失措的告诉她们缪二小姐见访的话，她们大家均不放心，随命赛姑在内室里稍待片刻，她们早悄悄的都拥至屏风背后在那里窃听。芷芬此时见书云小姐异常和蔼，也就将心头一股愤气按捺了一半，先自叙了几句寒暄，然后才原原本本将赵瑜在先同赛姑的事迹详细叙述出来。又说：“此次赵小姐原不肯赴粤，因为自家怂恿，方一路结伴抵省。昨天她亲来拜谒，尊府又严行拒绝不容相见，无情无理莫此为甚，所以侄女不惜横身干涉，一定要求尊处一个办法。”书云小姐大惊，说道：“原来竟有这等事，我们实在不曾知道。”说着便向那个家人申斥道：“怎么赵小姐到此，你们统不进来禀报。”那个家人回道：“赵小姐原是要见我们少爷，家人们所以仅向少爷那里禀白。少爷吩咐家人们这般去回话，家人不敢违背，这是全出自少爷的意思，实不干家人们之事。”书云小姐跌脚急道：“不肖孽儿荒谬已极，莫说赵家小姐当初在一处同你读书情好亲密，便是寻常内眷巴巴的从远道而来殷勤求见，也没有一个拒而不纳的道理，无怪二小姐听着生

气。不瞒二小姐说，自从那一次承蒙教训之后，他兀自像换了一个人一般。无论何事均持冷淡主义，即对于家庭骨肉亦复视同陌路，大有超尘出世之想。我们做母亲的方因此很替他担忧。至于要说别缔良缘仰攀贵介，道路传闻实在不足凭信。小姐在外间阅历已深，还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性质，分明是一件影响之谈，只须传到第三人耳朵里便就据以为实，督军膝前原有一位小姐，还是数月前他父亲的同僚曾经举此为戏，孽儿听了这个消息还百般的同我们反对，说时艰方亟，何以为家。”书云小姐说到此际，便又将赛姑前日所发的求死狂论一一告诉芷芬。芷芬听了，心里也觉得十分纳罕，方才知道赛姑拒绝赵瑜之意原不一定出于薄幸，或者这人竟别有抱负亦未可知，不禁点头叹息，半晌不语。书云小姐又说道：“若论情理，赵小姐既从远道而来，应该由敝寓招待一切。既蒙眷爱，赵小姐已在尊府下榻，无论如何准于明日由我处恭备请帖，敬邀赵小姐同小姐光临敝寓，藉叙契阔，并稍尽东道之谊。令姊陶少奶奶亦须偕二位同来。孽儿举动虽背常轨，鄙人当竭力剖解，务使他们圆成好事，向平之愿，庶几稍慰。赵小姐处并请小姐代达鄙意，昨日之事委实不知，请赵小姐千万勿罪。”这一番委委宛宛的说话，早把一个芷芬说到矜平躁释，非常快慰，忙起身连连答应，说：“明日定然同赵小姐前来替伯母等请安，至于家姊兰芬，侄女亦当代达尊意，来与不来悉听其便。”书云小姐又要留芷芬在此用膳，芷芬坚辞不肯，说：“赵家姐姐尚在舍间无人作伴，好在明日便行奉扰，此时权且告别。”书云小姐也不便强留，便一直将芷芬送至二门以外，然后方转身回来。

此处舜华同玉青她们方才知道赵瑜见访的事，互相谈笑。书云小姐见了赛姑，不免又重重的训斥了他一番，又告诉他明日请她们到此宴会，你须出来略为酬酢，不可一味执拗。始乱终成已

非盛德，始乱终弃你叫赵小姐将来终身作何结局？幸喜你尚不曾同别姓结婚，不妨力谋晚盖，此事须由我们替你做主，你若再拘执成见，那就简直不以人类自待了。赛姑听一句只摇头一句，后来听他母亲说毕，他转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情障牵缠竟使我摆脱不得，赵婉如既不相谅，区区此心也无从掬示，以后若何进行孩儿决不自主，悉听母亲们料理一切罢了。"书云小姐听他说到这里，方才欢喜，笑向舜华她们说道："怪道赛儿在先每逢人家替他提起亲事他兀自生气，原来他意有所属，不知不觉的已在暗中将我们媳妇聘定好了。赵家小姐我们在福建时候不是曾经会见过的，性情举止非常端静，如今屈指起来已有好两年不同她相见，可想越发生得好了。一经等待她娶过门之后，再好好的替我们生下一两个孙男孙女，我们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去处？"说得众人都笑起来。赛姑觉得异常羞愧，趁势避入自家卧室里去了。

且说芷芬回家之后。自觉这件事已做得十分满意，一见了赵瑜，将适才的情事揎拳掳袖的向她讲说。赵瑜听了虽然暗暗欢喜，脸上却露着绯红颜色，兰芬又在旁边向她戏谑，她益发默默不语，尽低着头不去理会。芷芬又笑向兰芬说道："明日林太太还命我代请姐姐一同过去，我却不曾替你答应，万一人家真个来奉请，姐姐还是去不去呢？"兰芬蓦不防听见这句话，芳心里止不住跳了两跳。据她的意思，久想要去同赛姑会晤，只是无缘无故不便向人家那边走动。此际忽然听见林太太也请她一同去宴会，却也顾不得碍着赵瑜在座，以为既同赛姑相见之后，保不定不能重续旧欢再圆好梦，登时向芷芬笑道："妹妹你明天还去不去？"芷芬笑道："我如何可以不去？没的叫瑜姐姐孤零零去同人家酬酢，有我在里面帮衬着她好多着呢！"兰芬红着脸笑道："既是你们大家都去，我也只得奉陪。"芷芬不禁向她瞧了一眼，冷冷的说道："你在当初原同林少爷是至好，此次应该也去

走一趟，但是林少爷这会子已改了装了，不比当日同姐姐是假姑嫂，姐姐究不便过于同他亲密才好。”兰芬被她说得益发羞愧，笑道：“那些事提他则甚？偏生有你记得这样清楚。”三人刚说着话，外间早将林家请帖送得上楼。

到了第二天清晨，那边又早打发三乘大轿到来，芷芬逼着赵瑜赶紧梳洗，大家穿好了衣服，一齐坐着轿子径向林公馆行走。这一天书云小姐真个一毫不肯怠慢，虽然丧服未满，然而觉得这件总算是喜庆的事，特地将左边五间大花厅上收拾得花团锦簇。上下人等无不知道赵瑜是将来的新媳妇儿，内中有同赵瑜儿见过的，还有不曾见过的，无不伸头垫足赶着赵瑜瞧看。赵瑜瞧出这样光景，益发羞羞缩缩，及至上了花厅之后，早有许多仆婢簇拥着书云小姐同舜华、玉青她们远远的下阶迎接，彼此行了相见的礼，然后分宾主坐下。先由书云小姐向赵瑜询问了好些话，又说前日委实不知小姐光降，十分开罪，诸希小姐原谅，又问她母兄在家安好。赵瑜也略略酬答了一番。兰芬同她们本是熟人，也互相慰问了好些话。舜华又向芷芬道谢，说：“赵小姐在尊府打扰心里殊抱不安，不知赵小姐究竟还有许多时候在广东耽搁？以后必须请赵小姐到舍间来往，方合正理。”芷芬不肯答应，只说瑜姐姐在舍间起居同在府上都是一样。

大家说了好半晌话，惟有芷芬左瞧右盼，只不见赛姑出来。她是个性急口快的人，那里按捺得住，不由冷笑说道：“奇呀，我这瑜姐姐巴巴的打从远道而来，用情不为不厚，怎生你们少爷一点儿也没有敬客道理。前天既已屏人于门外，此次蒙伯母殷勤招待，论理他也该出来同瑜姐姐见一见，方尽地主之谊。我们来了也有好一会子，如何还不见他出来，不知何意？”书云小姐见芷芬在一旁发话，深恐她动怒，忙笑说道：“这孩子连日身体不好，起身很迟，小姐们来的时候他刚才忙着下床，如今也是时

候了。”说着，便命身旁一个女仆，说：“你快进去催一催少爷，着他快些出来同诸位小姐们相见。”那仆妇笑着答应进去。其实赛姑并非因为下床太迟，他实是不愿同芷芬她们会面。头一天晚上便因为这事，很同书云小姐她们闹了一次。书云小姐原也没法，方以为今日芷芬她们到时，如若不一定要他出来便可作为罢论，不料偏生遇见这位芷芬小姐苦苦逼着要赛姑晤面，书云小姐又不便告诉她们实话，只得勉强命那女仆去同赛姑商议。等了半晌，那女仆同赛姑都不见出来，书云小姐焦急万状，一面向赵瑜她们周旋，一面又将玉青唤得近前，同她附耳说了好些，玉青点头答应，也跑入后进去催促赛姑。赛姑始犹不肯允许，禁不住玉青带劝带扯，又告诉他芷芬如何生气，万一触怒了她的性子，当真同你母亲她们厮闹起来，你不是转叫母亲她们为难。赛姑此时真是万分无奈，少不得委委曲曲随着玉青走至厅上，大家见了赛姑都站立起来，芷芬方才大喜，用手招着赛姑，说道：“林少爷你休得装腔儿，你看这人是谁？你们许久不见了，还不快过来行个礼儿。”说着早用手扯着赵瑜向赛姑面前一推，直羞得赵瑜没有地缝可以钻得进去，几乎急得要哭出来，一厅上的人无不哄然大笑。赛姑见了赵瑜不免想起当初的情好，又见她这个委屈模样，心下十分难受，好在便趁芷芬说话当儿，深深的向赵瑜行了一鞠躬礼，又转身同芷芬、兰芬相见。兰芬偷眼去看赛姑，见他换了男子服色，格外觉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真是绝世人物，只不过觉得近来消瘦了好些，不及先时丰满，登时芳心里觉得荡了一荡，依她的意思便恨不得上前去同他谈话，要问他一个避不见面的缘故。无如碍着众人在座，又见赛姑神情落寞，迥与当初柔情密意的不同，只得向他笑了一笑，依旧坐下。赵瑜当着人也不便同赛姑絮语，惟有芷芬恢谐自如，大刀阔斧的向赛姑左一句右一句谈笑。赛姑不免也回答了几句，不耐久坐，早向他母亲们面前告

辞，径自转回他自家内室。

此处书云小姐对着她们转是十分殷勤加意款待，散坐之后，又将芷芬小姐扯过一边，去商议赛姑同赵瑜的婚事。芷芬便替她们出了一个主意，说是目前就在广东举行喜事固然赶办不及，最好等我同赵小姐同回福建，你们少爷便可以同我们一路偕行，入赘到赵小姐那边，一切仪文只须应有尽有也不必过于琐屑。现在便由侄女那里写一封信通知赵家伯母，赵家伯母准许乐从，我可以负这完全责任，包不误事。书云小姐听了非常欢喜，说就是照这样办法最好。两人计议妥贴，是日便尽欢而散。

晚间无事，书云小姐少不得将这事告诉了大家，舜华尤其欢喜无已，玉青便拿这话同赛姑调笑，赛姑只是闷闷不乐，却说："母亲们何必多有一番举动。赵小姐她不肯相谅，一定要苦苦的践当年旧约，这也是她命中注定的魔劫，当不至怨我赛姑亏负了她。"别人听他这话有些没头没脑，也猜不出他毕竟是何用心，也都不去理会，只管忙着进行一切事宜。

书云小姐又择了一个好日子，备齐了十六件礼物，以外还有花果羊酒并求婚帖子一封，都把来送至缪公馆里。缪老夫妇也很替赵瑜欢喜，一般的大开筵席，替赵瑜热闹了一天。芷芬觉得这件事做得非常美满，背地里常同赵瑜取笑，赵瑜也是感激万分，没有酬报芷芬的去处，便趁这个当儿将方钧的为人以及在福建共过患难的话，详细告诉了缪老太爷夫妇。又说到自家要替他们撮合姻事的意思，缪老夫妇也很以为然，不过防着芷芬性情与人不同，必须她自己愿意俯就方才可以提议，否则也是徒劳无功。"不瞒小姐说，历来向我们这里求婚的人很是不少，无如芷芬都抱着一个独身主义，绝对的不肯赞同，是以屡梗父母之命，只也不可不虑。"赵瑜又说："自家也曾窥探芷芬姐姐的意思，对于这姓方的觉得非常钦佩，大约只要伯父同伯母允许，这件姻事，便

可以包在侄女身上可望联合。”缪老夫妇登时也就答应。

不曾隔了几日，芷芬这里已接到福建回信，大略说是已知瑜儿婚姻成就，来闽入赘无不乐从，所有妆奁等项目当料理齐备，惟望瑜儿同缪小姐早来闽省等语。赵瑜接到此信以后，从背地里也写了一封信寄给母亲，并提及方钧同芷芬姻事的话，嘱咐若能命哥子同方少爷到粤一行，好让缪老夫妇见方少爷一见，此议便可决定，这件事母亲在家必须替方少爷赶紧做主。这都是两方面琐屑的接洽，不必细表。

光阴易逝。又过了几时，计算芷芬假期将满便须来闽，这预定的婚期也就渐近了，湛氏便因为这事忙得异常。第一件先同赵珏商议，命他到广东去接妹子赵瑜，又将方钧唤至面前，告诉他芷芬的姻事必须你亲自赴粤一趟便可集合。方钧听了正中下怀，没口子的答应不迭。惟有赵珏十分不快，板着面孔向湛氏说道：“妹子此番回来，林府那边少不得也要派人护送，正不须儿子亲去，况方大哥他也要赴粤，一路上就烦着方大哥照料一切，我在家里自然还有我的职务，也不能累着母亲一人操心，不知母亲意下如何？”湛氏明知他是因为赛姑的事，心中老大不甚愿意，所以不肯前去相接，自己也不好勉强着他，只得笑说道：“这倒也罢了，家中喜事不无要需人料理，你就在家布置罢。她们此番回来，便烦方少爷替我们当心，等到家时候我再重重酬谢。”方钧笑道：“伯母说那里话！侄儿理宜效力，请伯母各事放心，凭侄儿一人包可保得他们新夫妇儿安然抵省。”说毕便去收拾行李，随身也带了一个家人，搭趁火车径往广东进发。

赵瑜在前几天里已接到方钧电报，知道他在这一天抵省，早已禀告过缪老太爷。缪老太爷觉得这方钧是他将来的新婿更不肯怠慢，早分派好几名家人，清早便向车站那边等候。及至会见了方钧，更不容他寻觅旅馆，早簇拥着他到了公馆。缪老太爷已在

厅上坐等，方钧上前谒见。缪老太爷看见方钧一表人物，器宇不凡，心里早十分快活，立刻传报进去。赵瑜及芷芬也知道方钧已到，便都齐集在梅氏内室好同方钧相见。方钧拜见过梅氏，又同赵瑜及芷芬问讯了一番，然后又告诉赵瑜，说赵珏不能前来的缘故。大家正在那里闲叙，外边又传报进来，缪老太爷相请方少爷到厅上用膳，方钧告辞出去。

缪老太爷又一长一短的同他攀谈，先泛论着些时事，后来又讲到军事学识上面，方钧对答如流，并将当日在湘中同南军宣战的事迹详细告诉了缪老太爷。缪老太爷掀髯大笑，说："论你这般才具，可知我那个大女婿如飞万分不是你的敌手，可惜北方不知道作养人材，不但不叙你的功劳，转叫你避祸潜逃飘流无定，可想他们全是倒行逆施，中原还不知何日可以安戢呢？"

且不讲外间在此谈论，再说到赵瑜这时候已同芷芬上了卧楼，不禁含笑望着芷芬说道："姐姐你试猜方少爷此来究意为的何事？"芷芬笑道："这有什么难猜，自然是伯母不放心你们在路途上没有人照应，所以请方少爷权当此任。"赵瑜摇头笑道："这话不然，照料我们应该是我哥哥的责任。我哥哥不来转请方少爷抵粤，可想而知其中定然别有作用。况且你不看见伯父对待方少爷的情形真是异常亲热，好姐姐你也是个聪明人物，不要装着没事的人一般。我劝姐姐能俯就些便俯就了罢，也叫堂上二老藉完心愿，省得牵肠挂肚的替你操心。"芷芬笑道："呸，你在先那些鬼鬼祟祟的样儿打谅我不知道呢！百般的在我父母面前怂恿他们替我联合这事，老实说一切都任从你去办罢，我也不管。"赵瑜笑得合合的说道："奇呀！又不是别人的事，你不管谁又管来？万一到了结婚那一天，人家要同你行礼，什么合卺呀，交杯呀，你也能够说出我不管吗？要知道凡事人都能替代你，这件事是没有旁人能替代得的，那时候我偏要瞧你管不管呢？"芷芬被

她说得也笑起来，指着她恨恨的说道："我委实猜不出你们是何用意，一个男女彼此要好些罢呀，到了你们心眼里，一定都要向婚姻上去着想，就像一个女孩儿生在世上不去嫁人就虚生了一世一样。譬如方少爷为人我心里原很爱他，他爱不爱我虽然不得而知，就是彼此都还相爱，会在一处，一般可以亲亲热热谈话，为甚总要逼着人嫁了给他，然后才算趁了你们的心愿？如今既承姐姐的错爱，又拿着家父家母这样大题目来压服，我却也不敢违拗。但是我还有一句话要申明在先，将来就烦姐姐转达给方少爷听，依我呢就这样办，不依我呢，我老实还抱定我那独身主义。"赵瑜笑道："你说，你说。"芷芬道："我嫁了他以后必须让我照旧求我的学，他照旧出去干他的事，会着他的时候自然要比寻常朋友亲密些，若要勉强着我有天没日的坐在那个闺房里面，成日成夜陪着他调脂弄粉压线添香，像是囚犯拘留在牢狱里一般，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一番话说得赵瑜甚是好笑，忙摇着双手，笑说道："这些以后的条件请你不必预先提出来研究罢，我将来总替姐姐将这话转达给方少爷知道可好不好？但是我替姐姐出了这番力，姐姐便有这许多话向我啰嗦，请问我的事又与姐姐什么相干？姐姐偏要横身插在里面，不惜提刀弄仗来圆成我们的事呢？"芷芬笑道："这又不可一概而论了，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姐姐的目的不过仅仅要嫁给林少爷，其余通不过问，我所以也只要将这件事办得圆满了就可以告无罪于姐姐。这句话并不是我敢唐突姐姐，你试抚心想一想，只要听见林少爷不来理会你，你便淌眼抹泪哭得像个泪人儿，好像一天不嫁给林少爷，就要一天没有饭吃终身没有倚靠似的。照这样看起来，只须林少爷把姐姐娶得进门，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依得林少爷去做，将来闺房之乐，甚于画眉，又不仅调脂弄粉压线添香了。"芷芬越说越觉得高兴，不禁笑得拍手打掌。此时只把个赵瑜羞得无以形容，那粉庞上一朵

一朵的红云如潮而起，站起身子就向楼下走去，一路说道：“看我告诉伯母去，姐姐可该拿这样话奚落我。”芷芬见她真急，忙抢近一步，扯着她手腕哀告道：“好姐姐饶恕妹子这一次罢！以后可再不敢了。”赵瑜那里肯依？使劲夺手要跑。芷芬笑道：“姐姐能在我手里夺得跑了，算你本领。”于是紧紧的捏着赵瑜手腕，果然赵瑜要想扭脱再也扭脱不得，不由笑着说道：“你凭着你力气很大就百般的欺负我，看我明天就离了你这地方，省得叫你讨厌。”芷芬笑道：“离了我这地方，难不成便跑向林家去？”赵瑜笑道：“我还敢同你住在一处？省得你拿着我取笑。”芷芬笑道：“姐姐适才不同我讲这样话，我又何敢取笑姐姐。”

且不必表她们姊妹们在背地里闲话，这时候惟有林家忙得十分热闹，合家上下都在打叠赛姑就婚的事情，真是花团锦簇，刻无宁晷。至于赛姑却只声色不动，也不去阻拦也不觉欢喜，镇日价拿着许多报纸躲在房间里评论时事。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咂舌，看到各处抵制日货风潮极烈，他也没有发泄的去处，转向案上望得一望，凡有东洋物品平时陈设在一边的，兀自取在手里乒乒乓乓向地上摔得粉碎，听见那一种声息，觉得非常快活。不到几日功夫，那些品物已经被他摔得干净。别人初时还只当他赌气，跑来向他劝慰，他便指手划脚将这道理一一演说出来给别人听。后来没有东西可摔了，他又想到有好些衣服是东洋的原料，又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撕的撕烧的烧，闹得一塌糊涂。书云小姐看不过去，便责备他不知道物力维艰任意毁坏，他登时又痛哭流涕起来，望着书云小姐说道：“娘你不知道时局，万一我们做了外人的奴隶，什么财产还容着我们好好享受？与其将来被他们夺了去，不如在这个当儿，趁我们还有这主权把来毁坏净了倒还爽快些。”书云小姐也被他说得感动起来，真个命公馆里上下人等，是凡有东洋物品一例都取出来焚弃，因此又闹了好几日，赛

姑方才十分欢喜。连日见了人竟有些笑容了。书云小姐同舜华她们暗地里叫声惭愧，希望赛姑由此回心转意，惟有玉青很不以这事为然，说好好拿钱买来的衣服什物何苦白糟蹋了？我不如悄悄将这些东洋货收拾起来藏在一边，等待后日再用也不为迟。于是瞒着书云小姐她们，真个实行她的主义，别人忙着却也不去查究她。

一直忙了有半个多月光景，由芷芬那边递过信来，说是赴闽在即，要赛姑这边择日就道。书云同舜华得了此信，益发忙得利害，从几天头里便将箱笼行箧衣装什物打叠了有百十来件。先是大家议论，赛姑此去就婚原是一件重要的事，便叮嘱耀华亲自送他前去，后来耀华因为督署里近来公务繁重万万不能分身，便转请书云小姐替自己代劳，书云小姐勉强答应了。玉青想起她母家原在福建，久已不曾归省，此番也想随着书云小姐同行，书云小姐觉得多一个人照料也甚欢喜。舜华在家中筹备一切，准备赛姑娶亲回来的热闹。当时又派了遣两名女仆四名男仆跟着一齐动身。耀华觉得他们物件又多，人口又众，若是搭赴火车万不方便，随即命人向虎门那里打探往赴福建的海轮，一路上觉得妥贴些，又亲自去晤会方钧，将这话一一告诉，方钧也很以为然。赵瑜得了这个消息心里也甚快乐，因为同赛姑在一个火车上，保不定不同他厮见，究竟有些羞涩，如今改乘海轮，那海轮房间又多，一切起居较火车上格外安适。芷芬是无可不可，登时也就赞同这话。

缪老太爷知道他们有了行期，赶忙备了盛筵，替方钧同赵瑜送行，内室一席，外厅一席。缪老太爷陪着方钧在厅上饮酒，内里梅氏便同赵瑜提着芷芬的姻事，说："依她父亲的主张，原想就在目前替他们正式结了婚礼，无如芷儿执意不肯，一定要等待国事平静外交胜利以后方才可以议及家室的事，大约这件事只好暂缓再议，到那时候还望小姐从中调力，不要由着芷儿 性 子 去

做。”赵瑜连连答应，只是望着芷芬尽笑，芷芬也不理会。席散之后，各自料理行装，准备明日登程。

再说林府上在前一天晚间，书云小姐特地命人将神佛前香烛点得齐整，吩咐赛姑穿好了衣服一一行礼，赛姑也不违拗，果然端端整整的向神前叩拜，又复转身望着他父亲耀华母亲舜华叩拜下去。这时候赛姑便止不住心头一酸，那眼泪登时簌簌而下，引得众人很是诧异，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赛姑忍泪立起身来。又走到他祖母灵前叩拜，这叩拜一下去，却早放声大哭起来。书云小姐还猜他是不惯出门的缘故，忙上前安慰着他，又笑说道："这是你大喜的事，你祖母若是在世，看着定然欢喜，此时她老人家形骸虽然相隔，神气毕竟相通，只要你将来替祖争光，夫妻和美，也不用你伤心到这步田地。"赛姑勉强答应，复行要向书云小姐行礼。书云小姐拦着说道："我同你一路到福建去，那时再行礼不迟。"赛姑一定不肯，毕竟向书云小姐也磕了几个头方罢。

第二天清晨，缪府那边已命家人们来催促，说："我们小姐等人已经上船，专候这边太太同少爷从速光降。"书云小姐更不怠慢，携着玉青同赛姑向耀华夫妇告别，然后各人坐着轿子径向船埠而去。到了轮船上面，少不得互相厮见。其时尚未开行，玉青欢天喜地的在上面观玩，早看见有许多年纪轻的学生，各人背着篋子在船上兜售货物，像似穿梭一般往来不绝。玉青笑向赛姑说道："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赛姑道："他们在那里提倡国货，你不看见各人篋子都有字样。"书云摇着头微笑道："他们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固然是热心，但是兜售货物总不是学生分内事，况且专靠着这样做个小贩，也不见得就能发达国货呀！"不多一会，那船渐要开行，方才看见那些学生纷纷上岸。此时众人各归舱位，略事休息。

赵瑜、芷芬同书云小姐都聚在一处，惟有赛姑及方钧两人并宿在一个房舱里，彼此谈及时事。方钧倒还慷慨激昂，赛姑只有叹息，吃了便睡，睡了便独自默坐。那海轮行了一日一夜，这一晚已离福建不远，暮霭四沉，海风平静，便有好多旅客都向甲板上去闲步。方钧邀着赛姑也向那里吸新鲜空气，赛姑倚着栏干默默的向海天怅望，方钧背着双手踱来踱去。蓦不防这个当儿，忽见赛姑大叫了一声，涌身向栏干外边一跳，方钧吓得魂飞魄散，抢近一步要去扯他已是不及，船上所有的人无不大声吆喝，登时喧哗沸反起来。方钧再望那海水正自滔滔不绝，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男子不知卷向何处去了。这种消息传入书云小姐及赵瑜她们耳朵里，立刻飞奔出来，那里见有赛姑的踪迹？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十四回

劫中劫不肖子竟作波臣　缘外缘有情人都成眷属

且说书云小姐同赵瑜得了这个消息，自然是惶骇无主动魄惊心，望着那莽莽海天哀号欲绝。便是那全船上的人都在那里互相议论，有的说是失足落水的，有的说是这人疯狂自尽的，饭饱茶余，倒好多一件事去谈论谈论。再看那海舶双轮，依然是倒卷碧波乱翻白浪，骨东骨东的向前路进发，也没有个为赛姑一人停船去打捞的道理，况且这海水汪洋一望无际，便是打捞也无济于事。书云小姐不得已只好将方钧唤进舱来，问他看见赛姑投水的情形，毕竟可否有别的言语。方钧一面垂泪，一面指手划脚，说："好好的彼此都倚着栏干凭眺，再不防他忽然生此短见，倏的涌身下海，我要扯他也扯不及。"书云小姐点了点头，说："这孩子在先我也猜出他的用意，其求死之念已非一日，但不料他在这途路之间忽然抛撇我们而去，我做母亲的白白抚养他一场倒也罢了。"说到此，又指着赵瑜哭道："早知如此，又何苦来多此一举，将来叫我这媳妇作何安顿？"说毕又哭，大家再望望赵瑜，已是哭得声嘶泪竭，只有哽咽的分儿。芷芬也含着两包清泪，拍手说道："我可错怪了他了，先前总讥诮他冷心冷面，对于我这姐姐像是薄幸似的，谁知他有他的心肠，明知道要解脱这

世界而去，不忍以负己者负人。我们偏生不体谅他的苦心，百般的替他们撮合此事，福兮祸倚，目前竟酿成这样变局，功魁罪首，我缪芷芬不独负我瑜姐姐，兼负了林少爷了。”方钧接口说道：“林少爷死志既决，可想他胸有成竹，必非仓卒出此，连一句遗嘱都没有。伯母且缓啼哭，倒是在他箱箧里查一查看，怕一样会留下笔墨来亦未可知。”书云小姐哭道：“我那里忍心再去查看他箱箧哩。人已是死了，便是查出他的笔迹，益发叫人伤心。”

书云小姐说这话的时候，玉青却十分积伶，早将那两个仆妇唤至面前，吩咐她们去将少爷的行箧打开来阅看。那些仆妇先本挟着一团高兴，准拟到了福建少爷正式结了婚礼，他们少不得总要得些赏号，如今忽然出了这事，大家都哭丧着一副面孔，没精打采的走过来搬移箱笼。玉青便从箱子里一叠一叠的翻出好些字迹，却都不关紧要，后来在一个小皮包里取出三封信函，上面却写着赛姑绝笔字样。芷芬眼快，一把早捞到手里，轻轻的启开封皮。原来一封是留给父母的，大致总说是以前作为罪孽深重，在家庭要算是不肖子弟，在社会要算是无赖国民，万无可逭的还有逼死祖母一重大罪，日夜疚心永难解免，除却一死更无办法。又说此身一死，祖宗血食虽然由我而斩，然论家族制度，我罪似无可逃，若论国家制度，凡为国民均同一体，只须黄种一日不灭，即谓林姓百祀永存，亦无不可。一封是赠给赵瑜的，先叙日前拒绝不肯相见的理由，后又力劝赵瑜此后当另缔良缘，断不可为我区区一身矢柏舟之节，转使我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第三封却是哀告同胞，以为今日国势阽危甚于累卵，强邻虎视犹操同室之戈，危幕燕巢仍作争权之想，激意气者徒取快于一时，安委靡者仅偷安于旦夕，区区之躬苟无瑕玷，理宜群策群力相助进行，无如此身已矣补救无从，不得已借一死为惊醒同胞之作用，以后能

资助政府者当为政府之后援，不当仅视政府为仇敌，万众一心，富强有日，则我林赛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这一封书洋洋约五千余言，因为它篇幅太长，作者却不便把它再抄录出来，徒然占我这部书的地位。好在方钧同赵珏他们在福建晤对的时候，早将这书送入各报馆里替他按日登录，诸君如要窥他这书的全豹，不妨在报纸上去浏览浏览，此是后事。

再说那时候赵瑜将赛姑赠给她的那封信从头看了一遍，立刻斑斑点点的泪痕湿透个笺纸，一句也不开口，倏的立起身子直向舱外奔走。依她的意思原想步赛姑的后尘，依然向那茫茫海水里做了比翼之鹣，连理之木。无如芷芬异常敏捷，早紧紧随在她后，一把将她扯住，含泪向她说道："姐姐你这是什么用意呢？林少爷这事已叫他母亲肝肠寸断，还禁得住你再蹈他的覆辙，你不去替伯母想想，叫她如何得过？况且姐姐的尊堂她还不知道消息，眼巴巴的在家里盼你回去，你这一死比较林少爷更是无名了。"书云小姐同玉青也百般劝慰，赵瑜只是痛不欲生，茶饭一点儿都不肯入口，只闹得大家神志丧失，坐在船上毫无生趣。芷芬对着赵瑜只是行监坐守，一点也不敢大意。好容易这一天船抵福建海岸，依书云小姐的意思便不想舍舟就陆，要在海轮上耽搁几日，依旧随着原船回粤，经芷芬她们再三劝慰，一定要求书云小姐进省去盘桓些时，排遣排遣胸中愁绪。书云小姐被迫不过，也觉得玉青此番归来，必须也有好些日子耽搁，只得勉强答应。

芷芬她们当那未上海轮之先，原已发电到赵瑜家里，叮嘱她们着人来接。湛氏已经将家中一切布置收拾得齐齐整整，准备女儿女婿回家来行礼。这一天计算日期已知他们行将抵岸，一清早起便吩咐赵珏，带了好几名家人前去迎接他们一干人众。赵珏心里虽然不大愿意，然而想到赛姑此后已是做了自家的妹婿，又奉着母亲命令，也就兴兴头头的跳上轮船分头寻觅。但见那轮船抵岸

之后，上下人等纷纷拥挤急切看不清楚，赵珏正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的时候，蓦听见远远的有一个人喊着“璧如，璧如”，赵珏忙掉头一看，原来正是方钧在那里指挥脚夫检点行李呢。赵珏大喜，三脚两步抢得近前，问道：“妹妹他们呢？”方钧用手指着一个房舱，说：“婉如同芷芬不是都坐在舱间，璧如来得正好，可帮着我来料理料理。”赵珏此时正待走过去同赵瑜相见，方钧扯了他袖子一把，哭丧着脸说道：“我先告诉你一句话，你可不用跑去大惊小怪，你可知道林赛姑蹈海死了。”赵珏不等他话说完，不由双脚齐顿嚷道：“你说的什么？怎么好端端的他会蹈海起来，这一来我们这喜事怎么办呢？”方钧冷笑道：“还提什么喜事不喜事，她们已是哭到死去活来好几次了，所以我拦着你且缓同她们相见，没的又要累她们哭泣。”赵珏急道：“赛姑他不是为着喜事来的，他这堕海还是有心，还是出自无意呢？”方钧一面支派了挑抬行李，一面向赵珏摇手道：“这里面的细情一言难尽，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一会我们回到尊府，再细细告诉你不迟。”赵珏搓手顿足正没做方法，随来的家人已听出这样消息，登时互相私议，站在一处面面相觑，只是开口不得。赵珏急起来望着他们骂道：“你们在这里发呆则甚？还不快去多雇几顶轿子来抬小姐她们回去。”方钧笑道：“这且不忙，我们现带来的几个家人，他们早已将轿子预备好了，好在贵管家他们闲着没事，就拜托他们将这许多行李押着先上岸去罢！”众家人答应了一句，立刻各干各事。赵珏毕竟不能忍耐，早跑向舱里去同他妹子相见。赵瑜一见哥子只是尽哭，也没有别话可说。赵珏又同书云小姐她们相见，船上不便行礼，只淡淡的说了几句话，然后大家上了轿子。玉青已同书云小姐她们说过，她一径转回母家，改一天再到赵府拜谒。

此处一行人众纷纷离了海轮，直向赵府行去。可怜赵瑜一进

了自己的门，已见前前后后悬灯结彩十分热闹，还有好多亲友的女眷都坐在屋里，知道她们今日回家预备道贺。赵瑜一下了轿放声大哭，经仆婢们搀扶着一直哭进内室，吓得湛氏摸不着头脑，亲友女眷也觉得非常诧异，赵瑜一眼看见了母亲，扑向湛氏怀里，只说了一句："苦命孩儿回来了。"湛氏刚待向她问话，外面接二连三的已通报林太太和缪二小姐都一齐进来，湛氏急忙撇了赵瑜，上前迎接。书云小姐含着满胞眼泪同湛氏相见，彼此行了初会的礼，芷芬也上前拜谒。湛氏见她们都是神情落寞，一点笑容没有，心中已七上八下的跳个不住，看这情形像是不大吉祥，然而还猜不到她那位爱婿有别的缘故。及至大家分着宾主坐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没有人开口，仿佛哑子一样。还是芷芬性急，指着书云小姐向湛氏说道："这便是林家伯母，此番本系送着林少爷来入赘的，不料林少爷走到半途之间忽的堕海身死。"湛氏听见这话，好像劈头的打了一个焦雷一般，登时面容失色，觉得两太阳心里火星直冒，眼睛一黑，忽然晕绝在椅子上面。书云小姐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赵瑜在旁边益发哭得厉害，芷芬也就凄惶无已，拿着衣角去拭眼泪，随来的两个仆妇也帮着哭泣。一时间沸反盈天哀声动地，吓得那些亲友女眷手足无措。一面忙着去救转湛氏，吩咐预备姜汤，一匙一匙的灌得下去，湛氏悠悠醒转，依旧儿天儿地的哭闹不休。大家劝一会这个又劝一会那个，好容易才住了哭。湛氏少不得又向她们备问详细，在湛氏想去总还疑惑赛姑是无心落水，决不会抛舍家里这份财产，又新近要娶这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白白的轻身起来。依她主意还要派人雇船去向一带海滩上打捞尸骨。众亲友家的女眷乘兴而来，少不得败兴而返。家里一切喜事的陈设，重行收拾得干干净净。书云小姐勉强在赵府住了几日，依旧偕着玉青遄返广东去了。惟有赵瑜茶饭不思，精神恍惚，恹恹毫无生趣。

再讲方钧同赵珏他们这一干人别的且不忙着，早连夜的将赛姑蹈海而死的事迹，分头刊发传单向各学校里散发。大家得了这样消息，没有一个不提着林赛姑三字崇拜到非常地步，登时鼓舞起来，格外对着那保全青岛，抵制日货的风潮竭力进行，毫不退步。便是各商界各工界里面稍明时势的人，也觉得这赛姑的为人真是满腔热血，足以惊醒一班沉迷不醒的国民，于是爱国的热度也就腾腾的加到百十度上。其时各省的学校学生都忙着成立学生联合会，这个风声传到福建，先由方钧提倡着说道："林兄决志捐躯，清流殒命，这件事是人人不肯做的，这件事却又是人人不必都去做的。我何以说这话呢？若是人人肯做林兄之死，倒不足为奇；若是人人都效法他去做，则蜩螗国事，时局艰难，更有谁人出来担负？林兄原是福建人氏，论他家财产之富，虽然不能首屈一指，却还在数一数二之列，他便安然做个纨袴子弟也尽够他一生逍遥快活；况且新婚在迩，娶的妻子又系自幼儿耳鬓厮磨志同道合，将来闺房的幸福定是人人艳羡的。他公然抛弃一切，不惜以一死做全国人的模范，要使那些争权慕利的人，人人都挟着一种百折不回的志向，冒险进行，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畏惧。如今他死却已死了，后来之责，我们做朋友的不替他去继续，更有谁来替他继续做得好呢？五色国旗一定还有飞舞全球之日，即使做得不好，大家末了毕竟还有一死，不妨偕着我那林兄永作波臣，后先媲美。目前的风潮是再接再厉，由北京而遍及全国，我们这福建并非化外，即使没有林兄做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也该鼓励前进，何况林兄还眼巴巴的在天国里瞧着我们呢！"他这一篇议论发表出来之后，不但赵珏心悦诚服，便有那许多学校，始则激着赛姑的事迹，继则感着方钧的言论，没有一个不奋起急追，大家都在暗中秘密运动。还有许多女学校，更禁不住缪芷芬在里边鼓动，先说时势如何危急，又告诉他们林赛姑的为

人，怎生拒绝婚姻，怎生舍命救国，那一班女学生格外的富于感情，赞叹不置，便真有买丝绣像的，那个哀词挽对更是不消说得。

于是福建的那个学生联合会，男校里便有方钧为首，女校里便有芷芬为首，什么刊布传单，到处演说，闹得惊天动地。好从政府里又传出捕捉大学学生的消息，反响愈烈，罢课的举动渐渐发生，福建的学生少不得随波逐流，也就互相罢课起来了。罢课之后，格外没有事做，镇日价便团聚在那联合会里议论进行的方法，除得雪片价电报向北京拍发，要求将捕捉的学生释放，他们还怕不能达到目的，渐渐的想去哀求商人罢市。那时候，地方上的官吏也打听得外间闹得甚是厉害，初则还推聋装哑不去理会他们，又因为上次在公园里兵营逼迫女生大违舆论，这一次也就不肯轻举妄动，以为学生的能力除得罢课也没有什么别的本领，且自任他们去闹一会，过些时一定会自然消灭的。却不料后来愈闹愈紧，公然要去办到罢市这一层举动，好在官吏的敏捷手腕比较学生总还厉害些，早在这个当儿将省里商会的会长请到署里来议会，叮嘱会长去安抚各商人不可随声附和。

这商会会长名字叫做王璥，家资富厚，省里有许多大商铺都系他的资本，为人又极其狡猾，素来同政府各方面最通声气，他虽然也是一个商人，自从运动得了这个会长头衔，俨然有前清一二品大员的威焰，说出一句话做出一件事，众商人惟有唯唯听命，从来不敢向他违拗的。当时各官长在饮酒之间遂竭力的向王璥疏通，劝他务必持着稳健态度，不可为外间群议摇动，万一商人持重不去盲从，任他们学生再会闹些也不足为害，以后大功告成，省长必然有所酬报。王璥登时眉飞色舞，拍着胸脯说道："这事全交在会长一人身上，包管没事。众商人各有血本干系，谁肯将店门关闭起来不做交易，自己去同自己为难？至于行政一方面自有官吏主持，他们做学生的只合埋头课业，将来造就成

材，何能容着他们干涉外交，公然高谈救国起来，想那一班年轻的孩子究有多大见识。譬如一家总还有个家主，子弟不服从家主便是不肖的子弟；一国总还有个元首，国民不服从元首便是叛乱的国民。风传有个什么姓林的，他还为着这事白白的蹈海而死，这分明活得不耐烦，所以遭这天谴。他们且说这林的死得有价值，益发胡闹得不可开交，岂非笑话？况且抵制日货这件事，与邻国亲善上很有重大危险，我国本无实力，徒因口舌上致触强邻之怒也非善策。学生呢，会长却没有这权力去压制他们，若讲到蠢蠢商民，不是会长说句夸口的话，却是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的违拗。罢市举动，我要不去布发传单，他们断不至显干法律。”说到此又低低笑道：“事平之后，只求省长大人保举保举会长，那就感恩非浅了。”那些官吏听他说出这一番话，交口称赞他卓识远见，王璥益发得意。席散之后，第二天便忙着去请几个有体面些的商人，将上峰的意思一一告诉他们。有以他这话为然的，有虽然不以他的话为然当面却不敢驳回的，依然没有什么结果。然而毕竟因为王璥这一番布置，众多商人心里虽然不平，外面却都在那里观望街市景象，依旧没有什么变动。王璥十分欢喜，借着这事便时时向官场里去走动，吃酒打牌，非常快活。

方钧他们也议了许多办法，第一件便是制了许多旗帜，招摇过市，恳恳切切的说出许多亡国的惨状。谁知闹了好几日，除得学生在社会上往来奔走，没事时候还去向各店铺里调查日货，其余的百姓大都在背地里私议，一点表示都没有。方钧同赵珏后来也打听出王璥的事迹，只是唉声叹气，也只好付之无可如何。不料这一晚忽然接得上海的电报，说是因为北京又捕获学生四千余名，群情愤激，已于本日全行罢市。方钧得了这样消息，喜得手舞足蹈，随即拿了那封电稿跑向女子师范学校里去给芷芬阅看，相见之下，方钧哈哈的笑道：“人心不死，国运必昌，我不料中

国商民竟还有这样热心。上海为通国商务总汇之区，他们既已罢市，各处必有闻风继起者，我们福建何肯甘居人后？明日一早，我们便刊发传单遍告此事，行见不逾片晷，我们这街市上一定要罢市起来了。”芷芬望他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且休这样快活，我且问你，那个商会会长日前的举动你可知道不知道？”方钧笑道：“这个我岂有不知道的道理，但是王璬那厮，他有本领迎合上意，他难道还有这本领遏制群情吗？果使众商民全行罢市，管教他翻着白眼望着，他不羞死总要气死。”芷芬摇头说道：“这个怕还未必。当这开通时代，我却不敢鄙薄商界里的诸君竟没有一个热心国事的，但是商人性质却又与我辈不同，他们各有性命财产，总还得瞻前顾后，方才毅然决行此举。所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果使大家都去罢市，他们自然会随声附和，不约而同。若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你不敢去举行，他又不敢来发动。再加上王璬那厮从中阻挠，包管罢市这一层在上海容易，在我们福建却很烦难呢！”方钧笑道：“照你这样讲又未免过虑了，必先有国然后有家，不去爱国如何保家，又如何可以保得财产？众商人不是不知这道理的，区区王璬何足为梗。你平时发的议论我却没有一次不佩服你，这一次我转觉得你过于蝎蝎螫螫的了。”芷芬将粉面一红，不禁含怒说道：“横竖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果然遂了你的志愿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万一王璬那厮不达时务，凭着我芷芬不死，我都有这本领去对付他。”方钧笑道：“芷芬，你却不可过于托大，也不宜过于激切，如今世界还有什么公理？你还须诸事慎重方是正理。”芷芬怒道：“林赛姑在天之灵，巴巴的望我们替他积极进行，维持国事。若是你也顾虑，他也慎重，不如各自缩着头坐在家里，又何必苦苦的忙着罢课，又苦苦忙着罢市呢？你的身家性命要紧，你且去相机行事，至于我呢，只晓得努力向前，却不用你来体恤我。”方钧被她这一顿

抢白，不免羞惭满面，重行陪笑说道："谁说性命要紧的？不过死也要死得有个名望，若一味的凭血气之勇，便是绝项断头，徒然供别人讥诮，这不仍是匹夫匹妇自经沟渎的办法。"芷芬笑道："呸！谁告诉你凭血气之勇的？难不成我便去同那姓王的匹夫拚命，他还不配呢！好歹你只管瞧着罢了。"

方钧到此也无可再说，只得别了芷芬依然回转到那学校联合会里。第一件只有将那上海罢市的话，刊出许多传单，分派众学生持向各店铺、各热闹街市里布散。登时这一种消息遍传全省，有一班明白事理的商人便想依样进行，一时街谈巷议，罢市罢市的声音，竟不约而同的互相鼓舞起来。商人性质毕竟老成持重的居多，无论心里要干这件事若何的蓬蓬勃勃，却不敢擅自举动，少不得集合了一大群人，走向商会会长那里去要求着罢市。会长王璈听见这话随即吃了一吓，又因为自家在官吏那边是承认过的，说是断不至发生意外，此刻忽然觉得这罢市风潮公然像那流行病一般，竟会传集到本省街市，不免手足无措。幸喜他有这一副厚脸，当时勉强用好言安慰，历叙这不可罢市的理由，无如你说只是说，众商人闹只是闹，把一所商会里竟闹得仿佛是登台演戏，人声宠杂，众口喧哗，很不安静。王璈被他们闹得没法，又觉得大势所趋，非自己的权力可以按捺得下。他又狡猾不过，并不肯独为其难，悄悄的退入后面，打发人快去请警察厅长和县知事到会商办要公。这时候众商人瞥眼忽然不看见王璈，还只当他逃遁起来，便有好多人揎拳掳袖要进去寻觅会长，正难分解，蓦听见大门外面一路吆喝着说是厅长同县长到了。商人胆子最小，听见官长已到，那时已走去大半，剩了一半是大铺子里的执事依然排列坐在厅上。王璈忙着出外迎接厅长、县长，请他们二公坐了主席，自己侧首相陪，便将众商人来意侃侃表明了一遍。那厅长性情最是猛厉，听了这话大大不为以然，还是县长有些见识，

从中调和说道："北京捕捉学生这事尚在传闻，众商人热心爱国本县长也极加赞许，不但本县长如是，即省长督军亦莫不如是。为今之计，众商人且安心忍耐数日，俟督军打一个电报到部里询问，并将众商人的意思代为陈明，如果北京政府里没有这事就罢了，万一果有这事，再不肯俯顺舆情，力维公论，那时候一任众商人若何行动，本县长定表赞同，决不加以干涉。至于目下这几日间千万不可率意而行，致干法纪。"这一篇话说得有情有理，八面圆通，第一个先由王璥拍掌喊好，众商人也就各各无辞，一哄而散。

方钧刚派着人在外打探这样消息，及至听到这里，再一向街市去观看观看，只见各铺户依然照旧交易，丝毫没有别的变象，心里不由焦急万状，只是往来的盘旋并无主意。一直等到第二天上会见赵珏，赵珏也是唉声叹气，说："我们这福建商人竟是毫无血性，怎么外省已纷纷的全都罢市起来，我们这地方难不成竟是化外？"他们刚在这里互相感叹，哪里会知道那一天王璥在商会里做了这一番的手脚呢？王璥却是得意非常，便偶然从路上瞧见那些学生，他都露着趾高气扬的颜色。谁知那些商人当时虽然听了县长的话在铺子里安心等待，转眼之间倒又过了三四日，见县长那里也没有回信，大家相约又到商会里去求见王璥，王璥早躲起来，简直给他们一个永不见面。众人知道已为王璥所骗，各各愤不可遏，竟不待王璥的命令，从这一天早间互相不去开门。王璥打听得确实，便又施展手腕，随同警厅里许多警士沿街察勘，见有不曾开门的，始则婉言劝导，继则用压力去强制他们，说是谁发起这事，就带谁去见警察厅长。商人胆小，纵有几家罢市的，听见这话早又将门开放了，仍是个毫无效力。

王璥见这模样，相信罢市这一层断然不会竟成事实，当晚便欢欢喜喜的转回家里。晚膳之后同了妻子儿女坐在一处，将这事当

做笑柄互相谈论。时刚二鼓，王璥方待安寝，忽的听见屋瓦上有人行动，他是个怀着鬼胎的人，遂不由吃了一惊，刚要询问，这个当儿房门开处，忽然看见一个伶仃女子身上结束得非常紧密，已走近自家身边，吆喝了一声说：“王璥奴才，你认识我么！”说时迟那时快，早由腰间拔出一柄宝刀，冷光森森逼人发毛。世界上大凡像王璥这一种人，任你唾弃他笑骂他，他一总不觉得害怕，至于性命这一层却是非常要紧，总以为一个人既然没了性命，那以前谄媚官吏欺压良民的种种手段，又所为何来呢？是以缪芷芬小姐早洞见这些匹夫的症结，施展出她擒贼擒王的手腕，觉得比较方钧他们尽在那里奔走呼号容易收效些。那一天她同方钧驳诘的当儿早就存了这样念头，只是不曾对方钧明说出来，及至过了几日，罢市这一层文字简直没有做得到本题，她遂从这一晚上闯入王璥的住宅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果然王璥这时候已吓得浑身抖战，先还疑惑她是强盗，后来听出芷芬口气是专为罢市而来，再回头看一看房里的女眷，早都逃避的逃避，惟有他妻子是呆呆的站在半边，他也没有别法，只连珠价哀求饶命，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允许。芷芬知道他胆小，便命他立刻布散传单，吩咐众商店明天不许开市。王璥抱着头抖抖的说道：“依你，依你，但是今夜已近二更时分，便是传单也来不及布散，容待过了今夜，明天一准遵照小姐的话办理，小姐不妨先请回学校。”刚说到此，芷芬接着冷笑道：“你这厮如此狡猾，平日为人已可想见。你将我当三岁孩儿哄骗，骗我今夜将你释放，你明日倒好向督署里一躲，再不然去报告警察，好多派些警士过来替你防守门户。要知道那些警士为地方上造福则不足，为你们这些会长保护则有余，那时候我难道还跑来同你开仗不成？”芷芬一面说，一面早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态度来，王璥连连哀告道：“小姐有话尽管吩咐，千万不可动怒，我适才说的既然不是，依小姐意思究竟要

我怎么样呢？”芷芬冷笑道：“若是要我饶你，你尽今夜多写几张吩咐众商人罢市的布告交代给我，我携回去自然会着人上街去张贴，很不用你再去费心。”王璈这时候真是万不得已，惟有连声答应。他妻子见他们已有办法，方才殷殷勤勤的将芷芬邀过一边备茶款待，众家人也就陆续出来。王璈忙命人拿了笔砚，真个便坐在房间里写了十多张布告，但下面不用了自家名字。芷芬还逼着他亲自签了字，然后一张一张的过了目，把来折叠完好向怀里一塞，方才带着宝刀起身告别，王璈夫妇一直送至门外。芷芬一路走着，重行向他笑说道：“王先生你须知道今日时事与当初专制政体大不相同，任政府里那般赫赫威权尚不敢显违民意，你这会长有多大能耐，不去帮着众商人做一番事业，转阴谋诡计的去献媚长官。我是一个娉婷弱女，今日尚是文明对待，你早恐惧得那个样儿，万一长此不改，将来再遇着比我还激烈些的人，你这性命财产怕一总保不住安稳。我觉得你这人可与为恶也还可与为善，是以用忠言奉告，你若是相信我呢，毕竟是你的造化，如果你不见信，依然任意去倒行逆施，放着我芷芬在福建一日，包可以看得见你的将来结果。”王璈更没有别话可说，只是唯唯答应。芷芬别了他们，遄返学校，大家正坐在那里等候消息，一见他欣然而回，知道这件事已经就绪，纷纷的都去向她询问，芷芬略略答了几句，立刻便命人去将方钧请来。

方钧正坐在赵珏家里无计可施，忽然听见芷芬相请，也猜不出有甚缘故，便约同赵珏一齐前去。见了芷芬之后，芷芬不曾说甚，早从桌上将王璈亲手写的布告一古拢儿拿来给他们瞧看，方钧同赵珏两人望着那布告朗朗念了一遍，真是出自意外，不禁望着芷芬笑问道：“这布告是打从那里来的？王璈那厮如何竟肯亲笔写这样物事，还请小姐明白宣示，好让我们听了欢喜。”芷芬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是凭着你们去干，那里会奏此

功效？”说着，便将当晚事迹一一告诉他们，直喜得个方钧手舞足蹈，笑道："佩服，佩服！但是倒累着小姐独为其难了，我当替众商民顿首道谢。”芷芬笑道："大家都是为国，谁又要你们道谢！但是我同那厮缠了半夜委实辛苦已极，我能将这布告取得来，至于若何布置，还仰仗你同赵先生一同去干，我可要睡一会子休息休息了。”赵珏笑道："这事小姐放心，我同天乐此时就着人遍处张贴起来，包管明天再没有人肯做买卖。”说毕，同方钧取了那一叠布告，别了芷芬也不回家，径自向联合会里走去。

那会里本有好些学生住在那里常川办事，方钧便纠合了他们分派着人，按着地段将这布告连夜张贴好了。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上，那街市各商铺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真个没有一家肯做交易，顿时将一所热闹省城变得像鬼市一般，便连行路的人觉得比往常都少得许多。这个缘故固然由于各人心理上都一致不以政府举动为然，而且这商会会长的威权，竟是登高一呼万方响应。

再说这个消息，一霎时便传入各署，初则还不肯相信，继而派人上街略为探听，才知道竟演成事实。众官吏都觉得出自意外，以为那会长王璥本同我们是一鼻孔出气，如何竟不曾同我们斟酌就擅自发表布告，难道他不怕督军震怒么？大家正在那里互相议论，猛不防外面已有人通报进来说是会长到来求见。先由警察厅长叫请，见了王璥，不由放下一副严厉面孔，问他外间的举动可否知道？王璥自经芷芬恫吓之后，当夜原想将这一件事，一总推在女学生身上，好洗脱自己的干系。不料在五更时分发现天良，觉得爱国热肠应该是人人所同具的，以缪家小姐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竟不畏强御，甘犯险难来同我王璥施此手段，临别之顷还谆谆用言相劝，说的那一番话委实是金石之论，颠扑不破的大道理，我王璥也是国民一份子，并非化外，何独连一个女孩子都不如起来？若果甘冒不韪倒行逆施，剩此须眉何以

立于今日的世界？如此委曲想去，第二天清晨不但不去阻拦各家铺户，而且竟公然来同各官相见，第一便来先会警察厅长。及至厅长问他这话，他转不慌不忙，将芷芬恫吓的事一字不曾提起，反说是上海既已罢市，昨夜有电报到此，会长一再思维，在势不得不同他们一致进行，明知会长这番办法有干宪怒，然而为俯顺舆情、维持大局计却是不得不出此着，伏祈厅长原谅。那个厅长忽然见他换了这一番论调，不由气得须发怒张，连声冷笑说道："好好，好个俯顺舆情、维持大局，你这小小会长竟比督军见识高得许多？你且回去，听候督军发落罢！"说毕也不送客，拂袖竟起。王璥虽然吃了这一顿没趣，然而问心无愧，却也不去计较，竟自转回家里坐着，猜道督军他们必有一番威压，还隐隐替芷芬他们耽心。

果然竟不出王璥所料，约莫午后光景，已有人纷纷传说，督署里已派了许多军队一面押令各铺开门，一面捕获学生入狱。说也奇怪，论我们中国商人的性质素来胆小，便是偶然看见本地县令发一张示谕，无论有理没理，大家都是服服贴贴不敢有丝毫违拗。何况以堂堂督军尊严无比，所派的军队又复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谁知他们见了竟毫不为意，任你说得舌敝唇焦，他们只是如聋如哑。便有几家迫于威势，军队在这里时候他们勉强开放门户，及至军队过去又重新关闭起来，真弄得那些带兵官没了主意。后来总觉得此事是学生主动，遂迁怒到学生身上。在督军用意，不过命他们对于学生略略恐吓一番，军官们却是不然，竟从联合大会里将所有学生一古拢儿捕捉出来。路途之间，只须瞧见是学生装束也就牵连而去，又恐没有这偌大监狱拘系多人，是以拣选了一个极大操场将他们围在里面，足足围了有一昼一夜。那些学生程度更好，一任你百般凌折，他们不但毫无怨言，转是态度安详声色不动，除得女学生不曾逮捕，至于方钧、赵珏一齐都在

罗网之列。这时候只急得赵珏的母亲湛氏既望着赵瑜连日以来是哀哀欲绝，又听见儿子被捕，还不知道性命如何？芷芬小姐偷着空儿还去看望赵瑜，安慰湛氏，又向各处拍发函电，叙述学生被捕的缘由。各处接得这种消息大动公愤，不住一起一起的用电报来责问督军。幸喜其时北京政府忽的翻然变计，先前政府里总疑惑学生是为人利用，商人是为学生利用，后来接得各省纷纷报告，仅以罢市这一件而论，几于万方响应一道同风，然后才知道民气发扬，那些压制政策万万施行不去；便在这个当儿下了一道命令，把那卖国贼曹、章、陆三人一齐罢职。各省闻得这信，真个欢声雷动，无不额首称庆，立刻重行开市，福建这边自然也照这样办法。督军也只好将机就计，命军队将学生好好释放，又拍了许多电报纷至各处，表白自己并不曾虐待学生。

再说方钧同赵珏一干人出来之后，觉得他们所希冀的目的，一是抵制外货，一是铲除国贼，可算到此已略告成功，自然说不尽心中愉快。各省的学生自然各有功不可没的去处。至于福建这一省，在各校各学生论功行赏，早公推出男校这边惟方钧同赵珏用力居多，女校这边惟芷芬小姐用力居多。当时虽然不能像君主时代，或是晋他们一阶，加他们一爵，然而群情推戴，少不得对着他们三人必有相当的酬报。于是择定了一个日期，大家便在那个学生联合会里开了一场会议。这一次会议却是议的什么哩？说来却也可笑，原来金戈铁甲，既销为日月之光，粉盒脂奁，遂叠奏凤鸾之曲，众学生知道方钧同芷芬女士在先本有婚约尚不曾行着正式婚礼，他们便想在这个当儿替他们联合起来，做一场圆满筵席。所有婚事中的用项并不须方钧同芷芬料理，大家将贺份儿公凑齐全便足够这一天的热闹，这是一层。后来又打听得赵珏也聘定了刘秀珊女士为室，一双两好，便在一处举行。在他们三人既算得酬庸，在众学生又可以借此聚乐。计议已定，然后才将方

钧、赵珏、缪芷芬女士约得过来，将此番举动一一告诉他们，至于结婚行礼的场所便在公园里面，以为方钧、缪芷芬那一天在公园遇合的纪念。其时方钧听见这话自然喜形于色，虽然谦谢了几句也就默认其事。赵珏因为方钧上次至闽曾奉着他姑母的言语，说既是刘府这边求亲，他没有不允许的道理，母亲湛氏已经替他们订了婚约，这件事少不得是要做的；既然附合在公园里同时举行，又比较在家庭之间增许多光彩；不过因为秀珊女士尚远处北京，一时未必能来就婚，尚待回家禀明母亲，发信向那边通知一声，好让那边预备妥贴再送秀珊到来，不知大家还能等待不能等待？众学生又道："这件事原非仓卒可办，至快必须迟至半月以后，赵兄回去快快通信，想还来得及哩。"赵珏当时也答应了。

惟有芷芬同好几位女同学坐在一边听他们纷纷谈论，她却不去赞同，也不过去驳辩。停了好半晌，方才侃侃提议着说道："目前这件大事，众擎易举，独力难成，不集合全省同学不足以济事，不集合全国同学也不足以济事，在鄙人固不敢贪天以为功，在诸君尤不可因此而论报。况曹、章虽去，奸佞犹多；签字虽停，隐祸尚伏；悲观固不必抱，而乐观亦未必可期，莽莽神州危机遍地，国难不已何以家为？然而既承诸君挚爱，不惜牺牲职务，糜费金钱，诚意热心为鄙人等议成婚礼，鄙人等实逼处此，若必过于坚拒，亦恐近于矫情，只得敬谨拜嘉，勉循盛意。"众学生先前听见芷芬口气，觉得此举简直不能成立，后来又见她慨然允许，不禁十分快畅，不约而同的那鼓掌之声如雷而起，众女同学也就一例的色然而喜含笑相迎。芷芬等他们鼓掌既毕，重又叹着说道："但是诸君对于我们生者固已曲尽其情，然而我们生者对于已死的那位林先生未免有些抱歉。诸君要知道别的省分我们姑且勿论，若讲到这福建一隅，我同诸君所以竭力进行固是大局关系义不容辞，至于这一番拚生拚死，刀锯在前桁杨在后，并不肯有丝

毫让步，一半还由于想到林先生蹈海这一节，叫人勇往直前不遑返顾。今日侥幸算已集事，苟一想到茫茫长夜，尚有一英姿飒爽的少年抛弃室家解脱遗蜕在那里翘首盼望，他虽不索我们的酬报，我们若竟置之不理，将来何以鼓舞后哲，又何以安慰英灵。”芷芬说到沉痛去处，那一把感慨淋漓的痛泪也就登时挥洒出来，众学生也便竦然动容全行起立，敬待芷芬往下再说。芷芬哽咽又说道：“诸君只知道赵先生同刘女士定有婚约，又知道方先生与鄙人定有婚约，还不知道赵先生有位令妹婉如女士同林先生所定的婚约尚在我们四人以前。她这一次本系随着林先生回里结婚，林先生便因为国步艰难，人心全死，不惜舍自己之生命警醒全国同胞。万一侥天之幸，那时候他不在海轮上赴义，此次同我们一齐在公园里行礼，何等荣幸，何等快慰！如今转将那婉如女士抛弃下来，只影伶仃凄惶无主，我们不先去安慰婉如女士，转忙着自家的事，似与天理上、人理上均讲不过去，不如诸君还以鄙人这话为然么？”众学生齐齐答应着道：“缪女士所论极是，提议及此，实为吾辈所思虑不到，但是一方面安慰赵女士，一方面酬报林先生，毕竟若何办法，还祈缪女士筹划进行，同人等无不赞同。”芷芬又说道：“这又没有别的办法，依我愚见，固然刘女士远在北京仓卒不及到省，即以我辈而论，亦须稍事摒挡，半月之限尚觉匆促。不如尽先将这半月全行料理林先生的事，大家在公园里替他设起灵座，由同人等开一追悼大会，务须请赵女士亲自出席。一方面将林先生就义事迹，编成行状在南北各家报纸上详细登载，征求各处的挽对哀词，裒集成册，立行刊刻，庶几光泉壤而彰义烈，也叫那些贪生鄙夫知道死有死的价值，与其偷息世间为人奴隶，为人犬马，远不如飘然羽化，抛弃了这五浊世界，还落得后人唏嘘凭吊感喟无穷。至于我们的婚礼费用，既由诸同学热心担任，鄙人等所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然而遂叫我

们不名一钱，安然享此厚贶，我们毕竟万分抱歉。所以我倒有一个主意，林先生此番开追悼会的一切费用通由我们两边分认，断断不许诸同学再行问讯，昔贤耻独为君子，想诸同学亦应体谅我们的私衷。”芷芬说完这话，众人觉得他义理交尽，无不心悦诚服，又拍了一阵手，遂行订议。方钧同赵珏更是不消说得，自然愿意出这重资襄办林赛姑开会的经济。

大家散会之后，赵珏同方钧一路回去，笑着向方钧说道：“你看缪小姐这一番作用真是叫人钦佩已极，像这种女郎做了你的妻子，不知你几生修到。我仔细想去，我却不甚值得，从往年便魂梦颠倒，把全副精神都注重在那假林小姐身上，谁知一旦败露，我只白落得一个贻笑千古，转有意无意的将一个妹子给他为妇。这也罢了，偏生事机不测，赛姑忽然又蹈海而死，弄得舍妹只身无主，未成凤耦先叹鸾孤。便是刘家小姐虽也秀丽天然，至于比较起缪小姐来终究有大巫小巫之叹。天乐，天乐，上帝何厚于你，何薄于我兄妹二人，我转有些由羡生妒起来了。”方钧这时候虽也勉强谦逊了几句，然而总算说不出心中愉乐的去处，那眉宇之间也露着扬扬自得的颜色。两人回家之后，赵珏便进去见了母亲，又告诉他妹子赵瑜，说是大家要替林赛姑追悼的话，赵瑜听毕益发伤心落泪哭泣不止。赵珏又问赛姑可有什么小影在妹妹这里，也须将它取出来，交给他们在会场里悬挂以便大家行礼。赵瑜哭道：“前番匆匆由广东旋里，妹子轻易是不便同他相见，也不曾向他索取小影，可惜林家伯母又匆匆回去了，她如在这里住着，或者问她可有小影这没有？如今打那里去寻觅这件东西哩？”说毕，又哽咽起来。赵珏急道：“这便如何是好？”说了这话，又赶向外间去同方钧商酌。方钧想了想笑道：“你且休如此着忙，依我看起来，当初你那令妹同林少爷终日厮混在一处，断然没有不赠她小影道理，你再进去问一问包管就有头绪。”赵珏见

他这话也还近情，果然又跑至里边向赵瑜询问。赵瑜凝了一会神，重又说道："当初虽然有几张小影存在我处，可惜都是女装，终不成可以将这女装放在那里被人家看着取笑。"赵珏笑道："这却无妨，我们自然另有办法。你尽管将他女装小影交给我，我可以再请同学中的朋友会铅笔画像的照样将他放大，只须有了他的真正面目，便轻轻改成男子装束也还容易。"赵瑜依言，便走入自家卧室，将她绣案上供的一张林赛姑影像，含泪取出来交给赵珏。赵珏端详了一会，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径自拿出去了。

此时湛氏也知道要娶媳妇，赶着写好了信寄至北京，将结婚喜期以及请她母亲送秀珊到省的话详细叙述了一遍。赵珏并不曾理会这事，镇日价同方钧在外边布置开追悼会的一切事宜，收拾出公园五开间的大厅，里里外外程设得非常齐整。不到五日之后，那各处纷纷寄来的挽诗、挽对还有吊祭的许多文字真是应接不暇，幸亏各学生人多手众，分头办事却一毫不觉得凌乱。其时学生权力未免扩张起来，便是警厅里知道他们办理这事，还派了好几名警士替他们守护公园驱逐闲人。好容易一直忙了半月功夫，看看追悼的日期已至，从这一天清晨，那来往游人已是成群结队的来预盛会。正厅上面安设了灵座，绣幕沉沉，内里安放着赛姑二尺来长的上半身影像，画手又非常工细，真是英姿秀态，奕奕如生，一班人那里见过这样美貌少年，无不交口称赞，只恨不能亲见这赛姑活跳新鲜的来此会面。约莫到了午后三句钟光景，两旁来宾的席次已坐得文风不透，各学生照料各务井井有条。不多时候，芷芬已率同众女学生簇拥着赵瑜到会。赵瑜虽然未穿重孝，浑身素服益发显得天然妩媚，况加以愁眉泪眼楚楚可怜，一入厅事，众人眼光都一齐向她瞧看，霎时军乐大奏，奏了好半晌，方才戛然而止。灵座上首本设着一座高台，首由方钧上去

报告开会宗旨兼叙赛姑死事缘由，其时鸦雀无闻，大家侧着耳朵静听。方钧叙述完毕，便有赞礼的高声喝着脱帽行礼，方钧也跳下台同众人排班站立，于是各各扯脱帽子向赛姑影像行了三鞠躬大礼。其次便是芷芬同众女生排班行礼。这时候便该赵瑜登台致谢，再望一望赵瑜，见她坐在一旁已是哭得死去活来。芷芬含泪近前向她扯了一把告诉她这话，无如赵瑜哽咽难言，几次要晕厥过去。芷芬不得已重行登台，将这话报告了大众，说是等赵女士稍事休息，然后再致谢来宾及各同学，此时先由我们将撰述的祭文对灵开读罢，众人齐声答应。于是鱼贯而起，挨着次序一一向灵前致祭。

好容易等到祭文读毕，那军乐又大奏起来，便从那军乐声中，忽然见那守园门的几个警士，匆匆荷枪进来，向方钧他们说道："外面有美国海军军官，率领着许多兵士闯入园内，警士们阻挡不住，是以赶着进来禀告，不知诸位先生们还是见他不见？"方钧听见这话十分惊愕，望着赵珏一班人只管发怔，暗想："我们又不曾预备接待外宾的席次，这一来如何布置？芷芬急道："你们还不出去赶紧道歉！万一让他们径行到此，仓卒之际简略了他们也非道理。"方钧将头点了几点，更不及再说别话，向警士们挥了挥手，跳起身子刚待向外边走去，蓦不防有十几名美国水军靴声橐橐，后面便跟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军官，须发皓白，徽章灿烂，一手按着佩带的那柄指挥宝刀，含笑上厅。最奇怪的身后还有一位军服少年，英姿爽飒，蹙着两道秀眉，似笑非笑，似恨非恨，直向灵座上供的那幅小影瞧看。两边来宾以及男女学生无不诧异，均各起立，一例的向外观望。惟有芷芬最是眼快，一见那少年进来，早已失声怪叫，说："哎呀！这不是林赛姑少爷，这不是林赛姑少爷！"可怜赵瑜刚俯着头坐在那里哭泣，任是这里若何热闹，她一毫不曾注意。不审为什么耳畔忽然

听见“林赛姑”三字，她是如梦初觉如醉方醒，自然而然流转秋波远远看去。果然不是赛姑是谁？她也顾不得羞愧，从人群里直挤过来，一手紧握着赛姑衣袖仔细端详了一会，喜极而悲，一欹身已晕入赛姑怀里。赛姑见这光景，已止不住双泪交堕，一把将赵瑜扶着，低低唤道：“婉如，婉如，赛姑真在这里呢！”场中诸人大约除得方钧、赵瑜、芷芬三人，其余都不曾同他见过，大家这一欢喜真是非同小可。暗念，适才我们对着影像还恨着没有一个活跳新鲜的赛姑会面，如今不是竟有一个活跳新鲜赛姑在此了么？说也可笑，连拍掌都来不及，那一声喝采宛深似半空里响了一个霹雳，顿时全场沸乱，有那身段矮些的人，还恐瞧不清楚，竟有跳上几案去观看的。十几名美国水军各守秩序，早一排鹄立在阶下，至于那个老军官大约连芷芬也认他不得，只见方钧思异常惊喜之中，赶近身旁笑着叫道：“姑丈，姑丈！”赵珏也是出自意外，在旁鞠躬拜谒，说：“刘老伯是打从哪里来的？今日何以忽然到此，又怎生同舍妹婿会在一处咦？”

那林赛姑出现，虽属奇怪，尚在人情想望之中，至于这刘金奎老先生遥遥事隔十数回前，不独今日在场诸君觌面不能相识，我怕读我这部小说的锦心才子、绣口佳人因为年代已湮亦当茫然不复省记。讵知白沙滩口，蛇尾港边，当年惊涛骇浪之中，方怪此老愎谏违言，致罹不测，匪独尸骸难觅，亦且音信杳然。如今忽然发现在这福建公园，也不知苍苍者天，是有意无意，特地叫在下构成这一篇奇局。

再表这刘金奎见众人这纷乱情形，他也微微含笑，后来见他们闹得没有休息，他也不去理会方钧赵珏，转伸出他两只大蒲扇似的手腕不住的向众人连连摇摆。众人会得这意思，方才渐渐宁息各自归了座次。赛姑同赵瑜已有芷芬一班人将他们劝得止了泪痕，并坐在灵座右侧，然后由刘金奎侃然说道：“诸位可想对着

今日的事迹，没有个不惊奇诧怪的道理，但是老夫这番归国，如何得遇林君，内中情节曲曲折折殊非一言可尽。趁今日诸君一齐在座，少不得破费老夫一番口舌，将以前的事迹约略叙来，使大家好欢呼称快。”其时方钧早已起立接着说道：“姑丈所论极是，以前事迹想在座诸君没有一个不急于要探讨下落，好在今日设有讲台在此，便请姑丈对着大家演讲一遍罢！”那刘金奎年龄虽迈，兴致极豪，这时候真个向大家行了一个举手礼，立刻跳上讲台侃侃而谈。他的声气又宛似洪钟一般，刚才发声，那四座之间倏的肃静无哗，大家竦然敬听。刘金奎先笑着向方钧、赵珏笑道：“自从那一夜海船遇风时，你们不肯听我的吩咐，大家都纷纷凫水逃难，我心里很不以为然。谁知便因此番愎谏，等不到一点钟光景，那风势愈大，全船渐渐沉没。我知道性命已在顷刻，幸喜我于这些事尚有经验，立即拿定主意，抱了一块舱板随着它跳了下海，意思想浮近海滩或可望保全性命。叵耐下海之后，那身躯竟不为我所用，浪掀波拥，转将我迫入莽莽洪流，一直挨到黎明，我的知觉渐渐迷失，不料远远的却好来了一只兵船，我便大声呼救，那兵船见有人堕海，随即放下舢板，一霎时间将我救得上船。原来那只兵船是美国派遣驻在我国的，因为欧洲战事，奉政府命令叫他们回国。那兵船上的主将名字叫做福尔瓦特，救我以后便问我的姓名居址，我感激他救命之恩，一一的告诉他明白。他知道我是在前清做过武官的，倒也异常敬服，他说本拟送我上岸，无如他们奉着紧急命令不能一刻耽搁，同我商议预备将我带回美国，然后才设法送我回家。诸君想想，那时我自然唯唯答应，道不得个不近情理还去同人家违拗，于是径自随着那主将出洋去了。论理我一抵了美国之后，便该拍一电报告诉我遇险出险的事，再者也不放心合家眷属，亦须探个确实消息。谁知行装甫卸，忽的骤撄重病，平时既伤于沉湎，加着年衰精惫，又叠遭患

难饱受惊恐，那时一病便病得不省人事。福尔瓦特转为我着实悬心，随派人将我抬入一所医院，神志昏迷终夜谵语，去死也不过咫尺，如是病了有大半年光景，好容易渐告痊愈，又过了数月才出医院，便住在福尔瓦特家里。其时我心甚为焦急，可不能再不拍发电报报告家人了。最可恨的，你姑母究竟住落何处我已模糊忘却，发电报时只得糊里糊涂拍至北京城里，后来由北京送来回电，说这封电报无处探投，可怜我整整哭了一夜，料定失事那一夜里你们必然都遭了危险，合家眷属都付波臣。哭过之后，我倒也放开怀抱不去思想你们了，终日仍然以酒为命。福尔瓦特也是一个好饮的，同我脾气十分合得来，由此格外亲爱，便要和我结为异姓兄弟，劝我从此便入美国国籍。我想此生既无返里之期，不如就依了他的话罢。后来因为德国历行潜艇扫海的政策，美总统异常震怒，便派了许多军舰着着进兵，福尔瓦特也在派遣之列，遂携着我一同赴战。我的军事学识不瞒诸君说委实可以去得，于是东驰西荡，竟被我立了许多功绩。及至欧战告终，德皇屈服和议大定，总统得福尔瓦特的荐举，竟任命我做了海军兵官，令我带领一只兵舰，这也可算得荣幸极顶了。诸君，诸君！我虽然已入了美国国籍，至于中国是我祖国，我毕竟刻刻放心不下，比不得那些狗彘不食没有心肝的汉奸，倚仗外人势力，处处欺负祖国同胞。”说到此，那一片拍掌之声又如潮而起。

刘金奎又接着说道：“我暗想我的眷属虽已没有指望，然而亲戚故旧尚有多人，我年已就衰，万一竟死在异国，不得再践中原国土，未免抱憾。因此同福尔瓦特商酌，托他在海军部中要求一件驻扎中国海口的差使，借此可以到中国走一趟。福尔瓦特也知道我的用意，果不其然，不曾隔有多日，部中竟命我率领自家兵舰来驻广东虎门。我听了魂梦里都是喜欢，刻不容缓就由美国启碇，不久已抵中国洋面。事有凑巧，那一天正行至闽粤交界地

方，我在甲板上向海中眺望，其时波平浪静，蓦的见海面上淌来一个人；我想起我当年堕海情形，不禁心中有感触，遂下令停轮，派了许多兵士下海将那人救起，看是死活。及至救得上船验他尚有鼻息，兵士们将他水控得罄净，然后才微微苏醒，将息了半夜，问他姓名，他便一一告我知道，又说他死的缘故并非失足，实系因中国时局万难支持，不惜以身命为殉。我当时听了打从心坎儿里十分佩服，又见他生得非常清秀，家世住址都被我探得明白，我便留他在船。无意中向他问一问你们消息，谁知他同你们不但交好，还有一重戚谊，这时候我方才知道你的姑母以及表姊表妹均各安然无恙。我登时额手谢了上帝，随即携着这位林君一路向广东驶去。抵岸之后，林君先拍了一个电报给他父母，可怜他的父母得了这样消息，立刻赶到虎门同他相见。据他那位太夫人告诉我，林君原同赵府这边结了姻眷，此番航海本系就婚，我又知道天乐已同一位缪女士订了婚约，我的女孩子秀珊已聘给赵府，哎呀，相隔没有多年，其中种种变幻种种曲折，真个叫我听了又是喜欢又是感叹。依林君父母主意便要将林君领得回去，重行送他到这福建来，我兀自不以为然。我当时便说也要到福建来看望看望你们，不如就将林君交给了我，借此扰一杯喜酒吃罢。他的父母倒还爽快，当时也答应了。我又觉得这件事希奇古怪，拦着他的父母不用给你们知道，好让我将林君带到福建时候叫你们出自意外那才别有兴趣。谁想我们昨天才抵福建海岸，早从报纸上看见许多说话，又是什么追悼会呀，又是什么挽联、挽诗呀，闹得一塌糊涂。我见了十分好笑，暗暗向林君笑道：'他们这班人不是活见鬼么？你分明好好活在世上，他们转把你当做死人看待。'先本拟同林君进城来访你们，后来一个转念，益发让你们将这追悼大会开得起来，好给你们一个冷不防闯得进场，看你们可吃吓不吃吓？老夫马齿虽增，童心未化，半生来贪于嬉

戏，明知此举虽快人意，然而不免累及我那赵女士多多哭了几场，老夫问心实深惭愧，适才同林君在一处握手的想就是赵女士，好好，我们请过来见一见。”刘金奎一面说，一面早跳下讲台，赵瑜这时候不免含羞带笑，盈盈的走过来行礼，引得合场哗笑，快乐非常，悲容都改笑容，吊客转成贺客，无人不同声叫好。其时早有许多仆役，会场乱嘈嘈的将赛姑影像撤得下来，四壁上挽联、挽诗收拾得干干净净。

众学生更不怠慢，随即命人排齐餐桌，除得来宾不与其列外，大家恭恭敬敬推着刘老先生坐了首席，其余便是林赛姑同赵瑜并坐，方钧同芷芬并坐，赵珏以下一边是男学生，一边是女学生。重行奏乐侑酒，花光含笑，烛彩腾辉，写不尽众人心中乐处。至于刘金奎带来的水兵自有别人在外间设席招待。饮酒之顷，众人又将日前如何罢市，如何被捕，如何经芷芬女士同商会会长用武力对付，然后才可以达此目的。总而言之，事关国计，大家固然不能坐视，然而这其中种种进行，不计利害不顾祸福，总全亏着林先生一死，大家才格外奋发，不稍退步。今日论功不属之林先生，更将谁属？林赛姑听见他们这番议论着实谦逊了几句。刘金奎听到快活去处，那一杯一杯的酒越下肚得快，拍掌笑道：“好极，好极！我在先还以为中国今日各方面的行为竟无是处，现在听到诸位这一番举动，真叫老夫五体投地。老夫老了，去死已不过远，以后中国这重担子全望大家去负荷，我也没有别的奉祝，我再喝十大杯，算我一点敬意罢！”于是命人斟下十大杯酒，骨碌骨碌一口气饮干。又掀着长髯，向方钧、赵珏两人笑道：“我的酒量是你们知道的，那一次海船遇险行将覆没，我还在舱里伏地牛饮呢。但是我又想起一件事来，那一夜出事时候，同我搭船的不是有一个汉子，姓名我却记不清楚，这人的见解倒高我几倍。他力劝我凫水上岸，我不但不曾听他，还将他骂了一顿，如今觉

得我的性情未免过于褊窄，但不知这个汉子后来可曾逃出性命没有？”方钧笑道：“这人名字叫做郝龙，并不曾死，当夜大家却全赖他照应，便是表姊也经他同赵兄救起的。”方钧于是逐将当日带兵在湖南开战的话说了一遍，又告诉他，表兄刘镛以及郝龙这时候还驻扎湖南地方暂时不能回家。刘金奎哈哈大笑道：“应该，应该，这姓郝的既有功于我们，我们也不辜负了他，过了今天，请老侄替我写封信寄给你表兄，叫他辞去差使，携带那姓郝的一齐到我兵舰上来罢！我那里也很需人使用。老实说，我们中国政治腐败也无庸讳言，譬如老侄这样替他们出力，他们还听信谗言叫你投奔无路，这怎不叫英雄气短？这些话如今不必去谈，但是诸位的喜期约在何日？如若相离不远，我急切就不回广东，好在这里耽搁些时，以便扰你们一杯喜酒。况且我的秀珊我也要见她一面，她母亲能送她到来尤妙，又可让我们劫后余生的老夫妇重行团聚，真是非常愉乐。”说毕，掀髯狂笑，引得四座的人都笑起来。

方钧然后才告诉他，喜期定在半月之后，最好姑丈就在这里耽搁几日，秀姐姐到此，姑母一定要同她一齐来的。刘金奎笑道：“好极，好极！你的那位夫人呢？据适才他们的言论，可想你这夫人真是敢作敢为女中豪杰，我得了你们一位女士做我的内侄媳妇，不独你自家欢喜，我也替你欢喜不尽，我们也该得见一见才好。”一面说，一面早伸着脖子向那女学生席上瞧望，芷芬随即立起身子向刘老先生行了一鞠躬礼。刘金奎端详了一会，不禁伸出一个大拇指头，啧啧啧的赞叹，说道：“好呀！一个赛过一个。赵小姐是丰姿楚楚，看着叫人可怜；缪小姐又是英气内涵，看着叫人可敬；照这样看起来，这三对新夫妇儿还是我家秀儿稍逊一筹了。”说完这话，方钧自然是眉飞色舞，赛姑也就对着赵瑜微微含笑，惟有赵珏很不满意，不免低下头去装做吃酒模样默

然无语。刘金奎也瞧出赵珏神态，觉得自家的话未免说得没趣，忙拿话搭讪着说道："天乐，你在这边住居何所，成婚之后还回北京不回北京呢？"方钧答道："侄儿此时现住在璧如那边，至于结婚时候，大家已同那边伯母说过，另行租赁几进房子，我们都拟住在一处觉得热闹些，那边伯母十分赞成，前天已将房屋租好，不久便可搬入里边居住。今又加上林先生这番意外的喜事，那边伯母一定越发高兴了。"刘金奎点了点头，又望着赛姑说道："停会子我就回船了，你呢？"赵珏听见这话，忙接着说道："林兄自然随同我们一齐回去，舍间房屋尽宽，可以暂住几日不妨。"林赛姑尚未及答应，刘金奎又笑道："这却不好，今日文明时代，虽然林君便住向府上也不妨事，但是总觉得有许多妨碍。他家父母将他委托给我，依我的意见，你今晚不妨先去见你岳母一见，见过之后依然还回我的兵舰，等到吉日再由我送你过去如何？"林赛姑当时也就允许了。

再说这件事已经沸沸扬扬几乎闹得通省皆知。早有家人们将赛姑遇救的事赶回去报告湛氏。湛氏听了已是笑得拢不起嘴，约莫知道他们宴会将散，早打发轿子来接赵瑜。这时候刘金奎依然率领着水兵同赛姑回船，芷芬同众女学生返校，方钧、赵珏、赵瑜先后抵家。赵瑜见了母亲，说不出心中无限悲喜，转扯着湛氏的手又痛哭了一会，经湛氏劝慰了一番。逐日便忙着将以前预备的装奁一一查点出来，新居择定五重住宅，两座大厅，为三家公共处所。看看离喜期不远，三日之前由北京来的是方氏母女。方氏得了刘金奎再生的信，其喜悦自不消说得，不为这事尚且要亲自送女儿的嫁，何况急于要同刘金奎相见呢？由湖南来的是刘镛、郝龙，还有陶如飞营长。刘镛也系接到方钧的信，告诉他老父在闽，吩咐他携着郝龙来，刘镛遂辞了职，率同郝龙就道。陶如飞因为自家同赵珏、方钧交情很好，也请假来此祝贺，一边又

写信给他妻子兰芬，命兰芬随着他父母到福建来厮会。于是由广东来的缪老夫妇、兰芬母女，还有许多仆役，许多陪宾，更有耀华、舜华、书云小姐、玉青以及孟老先生的侍妾春莺。春莺却好在这里同郝龙的妻子秋鸿相见，想起当年欺负秋鸿老实，特地将她遣嫁出门。不料时事无常，秋鸿却是夫妇双全，膝下又有儿女，自家只落得孤身有偶降为厮役，心中自然另有感想。众人抵省之后，都拣在一个大旅馆里住下，非常热闹，只等待喜期这一天观礼，其间惟有方钧的父亲方浣岳因为小赛金不安于室，后来竟随着那个彭璧人逃走，方浣岳愈加气恼，病势格外沉重，终日困顿床褥，方氏携着秀珊就道时候，也曾将这件事告诉他知道，方浣岳只叮咛了一句，命儿子方钧结婚之后赶快回京一走，好图父子相见。谁知方钧结婚不到半月，那方浣岳便溘然谢世，所以此次不能到此躬与其盛，这是后话不表。

再说三日之后，那公园地里已过被众学生收拾得焕然一新，真是鸭鼎香浓，虾帘风细。风声传播，人人都知道这一天三对新人一齐行礼，觉得是从来未有的盛事，是以来宾比较前日开追悼会尤多。午后二时，先由各家眷属到了园里等待，然后香车宝马纷至沓来，军乐齐鸣香风四起，三对新人厮并着行礼，交换戒指，互相盖印，各家家长训辞，来宾祝辞，新人谢词，足足周旋了有半日功夫。迨至夕阳西下、皓月东升、来宾各散之后，各家眷属方才率领着三对新人转回住舍，重又大开筵宴极尽欢乐，少不得一对一对的将他们送入各人的新房。方钧同芷芬是性情相得，自联鱼水之欢。即赵珏同秀珊也算患难之交，定熟鸳鸯之梦。惟有赵婉如女士此时却想到赛姑的薄幸，始则因为系恋兰芬，对自家撇在脑后，及至亲往访旧，他又拒而不纳冷语冰人；这还罢了，分明那一次婚约已成，返里合卺，他又撄情国事竟忍心投身海峤，全没有一点夫妇恩爱。今幸出生入死好事重圆，万一竟

撒手人天，我这寡鹄孤鸾不是他作成我，是谁作成我的呢？因此越想越气，竟自和衣睡入床上不去理会赛姑。赛姑没有法儿，只得陪着笑容，低声下气，拿出他当初做女孩子的温柔手腕在那里苦苦哀求。鱼更再唱，好梦未圆，毕竟他们是几时方才可以双宿双飞，在下却没有这闲功夫去替他们查考了。

（沪）新登字第201号

战 地 莺 花 录

（上、下）

李涵秋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 插页：8 字数：520 千字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11000本
ISBN7-5617-1141-7/I·087　定　价：（套）13.50元

《中国现代言情小说大系》
第一批书目:

《战地莺花录》
李涵秋　著
《歧途佳人》
苏青　著
《永久的女性》
叶灵凤　著
《银　　蛇》
章克标　著
《如　意　珠》
予且　著
《情　　变》
吴趼人　著
《红杏出墙记》(上册)
刘云若　著
《红杏出墙记》(下册)
刘云若　著
《吉布赛的诱惑》
徐讦　著
《上帝的儿女们》
张资平　著
《塔里的女人》
无名氏　著

ISBN7-5617-1141-7
I·087
定 价: 13.50 元